

共和国之战（中）

第七章

解放军“清理门户”，美蒋签订共防条约。两军首次大海战，陆海空合攻一江山岛。

第一节 美台预谋协防条约

台向美方提出缔约建议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至此，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然而，停战协定的墨迹未干，美国便与南朝鲜于同年8月8日签订《美韩协防条约》（草案），前一天，杜勒斯发表声明，称他已同李承晚达成了协议，不排除用军事手段来统一朝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感到危险将临的台湾当局，也积极通过外交途径，向美方提出缔结防御条约的建议，以便借助美国的力量来与共产党抗衡。

美国出自本身的利益考虑，既需要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同时也担心台湾利用沿海岛屿频繁对大陆采取袭扰军事行动，最后将自己卷入与中共的直接冲突之中去，所以觉得有必要订立一个条约来约束国民党军队。于是，双方进行了频繁的接触。

这一系列事态的发展，都在告诉世人，美国政府的目标不仅仅为了朝鲜半岛的枪声停下来，而是为了扭转杜鲁门造成影响美国战略全局的被动局面，最终仍要执行遏制共产主义的“遏阻战略”。

毛泽东重提解放台湾

10月，中共中央军委在杭州召开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杨勇关于朝鲜形势的报告。

毛泽东一边津津有味地吸烟，一边聚精会神地听着，时而微微点头，时而淡淡一笑。

杨勇报告完毕，毛泽东一面吞云吐雾一面说：“朝鲜停战了，我们身上的担子一下轻了很多，不过，恐怕还不能大意，要有所准备，防止战火又起，备而无患嘛。这两年我们那位在台湾的蒋先生，趁我们抗美援朝无暇他顾之际，仗着有‘山姆大叔’撑腰，很是兴风作浪，在那里做反攻的美梦哩！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腾出手了，我看该集中力量去解决台湾的问题了。从现在起，就应该就此着手准备，要长治久安，不解放台湾不行。请诸位就此发表高见。”

毛泽东在这时提出解放台湾问题，在座的军委委员中也有不理解的。

首先，三年朝鲜战争使新中国耗资巨大，已经推迟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元气尚未得到恢复。如果渡海解放台湾，必然需要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对于国内的经济建设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极为不利。

第二，人民解放军经过朝鲜战场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较量，陆上和空中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可是，面对台湾、金门的福建省，无一寸铁路，无一个机场、空军、炮兵入闽极为困难，后勤供应无法保障，而海军发展还刚刚起步，十分薄弱，不利于实施大规模渡海作战，特别是台湾得到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使台湾、金门的防御力量远非1949年相比，实力已大大提高。

第三，当时整个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如在台湾海峡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缓和，也不利于国内建设。更主要的是美国插手台湾事务，

第7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使台湾这一中国的内政问题复杂化，行动很可能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

解放台湾所面临的困难毛泽东是十分了解的，提出这一任务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毛泽东认为：“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目前，如果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有所作为，任美国肆意活动，搞“一中一台”、“两个中国”或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随时间的推移，给世界造成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既成印象，这是一生致力于祖国统一的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纯属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毛泽东甚至考虑到为了维持国家主权，不惜再战的可能性。

朱德建议“清理门户”

“我完全赞同主席的意见。”国防部长彭德怀和以往一样，率先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现在朝鲜局势已经稳定下来，我看应该把空军移到福建和浙江来，首先夺取沿海的制空权，这样才能确保渡海部队的安全。”

毛泽东点点头并补充说：“还有制海权。没有这两权，我们的战士跨海作战的安全就难以保证。要尽快地把这两权夺过来。”

“主席和彭老总的意见我都赞成。”朱德建议说。“我认为可以分两步来走，首先是‘清理门户’，也就是把沿海那些还被国民党占领的岛屿解放过来，把我们的门户打扫干净。这样，既解除了对我东南沿海的威胁，打通了海上的南北航道，也砍掉了台湾的手脚，使我们下一步解放台湾时没有后顾之忧。”

“‘清理门户’，说得好。”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举双手赞成。”

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提议说：“我认为‘清理门户’可以从大陈岛开始，它是浙江东南沿海岛屿国民党守军的指挥中心和防御核心，攻克大陈岛就能击中敌人要害，浙江东南沿海其它岛屿就有可能不战而克，这样我军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

大陈列岛位于浙江台州湾外，包括蒋儿岗、东矾山、高岛、头门、上大陈、下大陈、琅矾山、龙金岛、一江山等20多个岛屿，其中上大陈、台州岛、下大陈3个岛如一个等边三角形紧靠在一起，面积共有100平方公里，相互之间最远距离只有2.2公里，所以一般人把这三个岛混为一体，通称为大陈岛。

从上海往南到镇海、厦门的船只都要经过大陈岛水道。因大陈岛被国民党军所占据，所以新中国的南北航运被截断，以大陈岛为基地的国民党海军舰队，对长江口、杭州湾是个很大的威胁，并控制舟山渔场，而从大陈军用机场起飞的飞机，不用半小时就能飞临上海。

大陈岛确实是新中国的心头大患。

“大陈岛就交给你陈毅了，”毛泽东说。“你们华东军区先拟定一个作战计划，报军委批准后实施。一定要拔掉这颗钉子。”

1954年1月，华东军区几经研究，提出了陆海空三军联合攻打大陈岛的战役计划，报中央军委批准后，立即着手进行作战准备。

第二节 拉开解放大陈岛战幕

我军决定先攻一江山岛

为了打击美国人在日内瓦的嚣张气焰，1954年5月15日至20日，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部队先后攻占大陈列岛的东矾山、头门、高岛、龙金岛、雀儿岱等岛，拉了解放大陈岛的战幕。

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认为，下一步应先攻占一江山岛。

一江山岛位于浙江省台州湾外东海中，由南江、北江两个小岛组成，相距110—250米，中间相隔一条江，形成南北对峙，这就是一江山岛名的由来，岛上面积共1.7平方公里。其北江岛稍大，东西宽1900米，南北长100—700米不等，面积约1平方公里；南江岛东西宽约1010米，南北长约300米，面积约0.7平方公里。该岛西北距浙东陆地黄岩县海门镇（现为椒江市）30余公里，东南距大陈岛16.6公里，北距头门山9公里，为上、下大陈岛的前哨阵地。

我国大陆解放后，国民党军残部纷纷撤逃，一部退踞浙东近海岛屿，同大陆人民解放军形成隔海对峙的态势。虽其兵力有限，但其用心良苦，企图以大陈、披山、一江山等岛为依托，屏障台湾，进而实现反攻大陆之黄粱美梦。因为一江山岛的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地形的险要，台湾当局对它更是备加关注。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说：“一江山岛是大陈岛的门户，大陈是台湾的屏障，一江不保，大陈难保；大陈不守台湾垂危！”他还和美国军事顾问一起专门对一江山岛作了防御部署，配备守军1100余人，岛上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有较强的火力配备。蒋介石对一江山岛设防特别关心，提出了“保卫台湾，必先固大陈；要守住大陈，必确保一江山岛”的口号。为守护这扇大门，宋美龄曾代表蒋介石亲临该岛“慰问”官兵。蒋经国也在台“国防部长”的陪同下，到该岛巡视。

“解放台湾”日号响彻神州

日内瓦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向全世界表示解放台湾的决心。人民解放军的海空力量逐步移向东南沿海，精锐野战部队也在陆续调入东南沿海地区。

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一定要解放台湾”中指出，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台湾苟延残喘，不断向大陆挑衅，破坏公海航行自由。中国人民再次向全世界宣布，一定要解放台湾，决不允许有侵犯中国领土的事存在。

7月24日《人民日报》在“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社论中指出，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就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消灭蒋介石残存集团，解放台湾。

8月1日，朱德在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上讲话指出：不要忘记台湾还未解放，不消灭蒋介石集团，不解放台湾，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就没有完成；台湾一天不解放，全国人民、全体解放军就没有洗清身上的耻辱。

8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发表《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号召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完成这一光荣的历史任务。

大陆的词作家和作曲家也谱写了激昂的歌曲，顿时，“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和歌声响彻神州大地。

战前周密准备

1954年8月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召开了解放浙、闽沿海岛屿的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总参谋长粟裕、作战部长张震、铁道部长吕正操、通信部长王诤、海军副司令方强、空军副司令王秉璋和沈阳军区副司令邓华以及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等人。

张爱萍在会上作了解放大陈列岛战役作战设想——首先攻占一江山岛的专题汇报，同时佯攻披山，得手后，全力进攻大陈本岛。彭德怀对此方案表示同意，并说要充分准备，慎重初战，攻则必胜……。

8月24日，彭德怀又听了华东军区“进攻一江山岛的登陆作战方案”的汇报，并对此次作战问题作了很具体、很详细的指示。并说：“轰炸大陈岛的那一天，要想尽一切办法查明大陈港内及其停泊在那里的美军军舰，如有美舰在那儿，我们暂时不攻击，等他离开以后再打，这样可以减少很多麻烦。我们的原则是，既不惹是生非，但也绝不示弱……。”

华东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彭德怀的指示，对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作了战前周密的准备和精心的部署。同时在宁波组建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由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浙江军区代司令员林维先、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彭德清和参谋长马冠三任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参谋长王德任参谋长。浙东前指下设3个军种指挥所：空军指挥所，由聂凤智任司令员；海军指挥所，由彭德清任指挥，马冠三任副指挥；登陆指挥所，由陆军第20军副军长黄朝天任司令员，海军舟山基地政治委员李志明任政治委员。

确定参加这次作战的部队有：步兵第20军之第60师1个团又一个营，地面炮兵1个多团，高射炮兵1个多团，火箭炮兵2个营及喷火兵和工兵各一部；海军航空兵7个大队，海军第六舰队，鱼雷快艇、登陆运输船艇各一部和部分海岸炮兵；空军航空兵15个飞行大队又1个夜航中队。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浙东前指组成后，张爱萍要求部队进一步摸清敌情。于是，参战部队立即从空中、海上、地面对一江山岛进行了详细而周密的侦察。运用多种侦察手段，实施多方向、多层次、多种方式的侦察。主要有：航空侦察，先后共进行了8次航空照相，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抵近观察，组织了7次侦察分队，抵大茶花礁、百夹山、雷鼓礁等处，对岛上进行侦察。其中，由登陆指挥员亲自率领侦察人员，以打渔为掩护，化装进抵岛1000余米处直接进行观察。另外，还通过隔海观察、越海捕俘、谍报侦察、雷达侦察、海面巡逻侦察等手段，进行反复敌情核对。

9月，浙东前指举行作战会议。张爱萍宣布作战计划：

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夺取战区制空、制海权，掩护参战部队进行战前训练，同时创造孤立，围困，封锁大陈岛国民党军的战场条件；第二阶段为实施渡海登陆作战阶段，以4个步兵营，隐蔽进入进攻出发海域，尔后在海、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对南、北两个小岛同时实施登陆突击，主要突击方向是北江岛的西部和西北部，辅助攻击方向是北江岛的东北部和南江岛的西部。规定登陆突击应是在白天满潮时进行。

他分析解释说：这次登陆作战，第一，登陆地段只能选在登陆条件差的岛岸突出部，以避开岙部滩头地段敌火力封锁，这样既可出敌不意，又能利用地形直接迅速登上岛岸各主要阵地，割裂对方防御体系，各个歼敌。第二，我军是首次举行联合渡海作战，缺乏经验，夜间登陆突击难度大，而白天能

够准确掌握登陆点，减少因登陆地段狭窄面造成的混乱，有利于三军协同作战。至于担心白天渡河可能遭国民党空、海军袭击问题，由于我军已有夺取制空制海权的把握，也就可以放心了。

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只俟时机成熟。

作为大战的前奏，双方的飞机、舰艇频繁在空中、海上纠缠格斗，都想把制空制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美台加紧缔约步骤

在人民解放军紧锣密鼓的备战过程中，台美之间共同防御条约也在加紧筹划。

1954年5月，美国国防部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和海军部副部长托马斯·盖茨来到台湾访问，他们是就双方缔结防御条约的问题，代表美国政府来与蒋介石交换意见的。

威尔逊说：“我国政府对贵方所提缔约的建议，认为很有这个必要。我们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想就此彼此交换意见。”

“好，好。”蒋介石微笑颌首。“我们愿与美国重修抗战期间的旧盟，在西太平洋上对付共产国际的侵略，成为中美两国共同防御的责任。我们中华民国参加这个安全体系之后，不独其能弥补太平洋防线的空隙，且能强固我后方基地，更可使我今后反共复国事业立于不败之地，并获得事半功倍之效。”

“我国政府也认为，缔结防御条约是有利于我们双方的。”威尔逊表示说。

蒋介石点点头说：“美国在东亚应该拟定和奉行一种摆脱老殖民主义影响的政策，否则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叶公超说：“中美之间缔结一个条约，是在日本、韩国、菲律宾和中华民国这四个最直接有关的亚洲国家之间进行一种集体安排安全的先决条件。”

威尔逊点头表示同意，随即说道：“根据目前台湾现状，我们向总统先生提个建议，能否全面自大陈、马祖、金门等外岛撤退，集中兵力防守台澎。我国政府认为，如果双方缔约，条约也只适用于台湾和澎湖地区，而不能包括其它地区。”

蒋介石收敛了脸上的笑容，美国驻台顾问团也曾提出过这个建议，已被他断然拒绝，现在对方又将此提出，他心里自然感到不愉快。

“这些岛屿，是我们反共复国的前哨阵地，是不能轻易放弃的。尤其是金门、马祖，它们不仅是前哨据点，也是防卫台澎的屏障。对这些岛屿来说，不存在撤退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强防御的问题。”蒋介石停了一下，告诉对方说：“我刚刚下了命令，派部队增援大陈、金门。”

“我们可以理解。”盖茨插上来说。“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一下总统先生，目前我国在远东的海空力量因需保护巡航地域很广，只能顾及台澎地区，如果要范围扩大到贵国的全部岛屿，除非从美国本土再增派海空力量到远东来，而这是不现实的。”

叶公超说：“既是两国之间的缔约，似不宜将一方的一些领土摒弃于条约之外。”

蒋介石也强硬表示不能接受。

威尔逊无可奈何地耸耸肩，随即又提出台湾方面未经美国同意，不能对

大陆采取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

“反共复国是我国既定目的，”蒋介石不容置疑地说。“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是我们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应列入防御条约条款之中。”

威尔逊与蒋介石先后进行了3次长时间会谈，都不能就这两方面的分歧达成统一。

对于美国坚持未经它的同意，台湾方面不能采取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蒋介石为了尽早签订条约，决定作出让步。

6月28日，叶公超通知蓝钦：“如能缔结共同防御条约，蒋总统同意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之前，先征求美国同意。”

8月2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已决定协助台湾防守台湾本岛和外围岛屿，并正考虑与之缔结一项双边协防条约，建立一个东北亚的安全体系。

新中国的抗议

为了打击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和制止国民党军对东南沿海的侵袭，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福建前线部队：在美蒋预谋签订条约期间，对金门国民党军实施惩罚性打击，以炮火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9月3日下午1时50分，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向大小金门、马祖发起猛烈炮击。顿时，金门、马祖岛上硝烟滚滚，火光弥漫。

我军的强烈炮火摧毁了国民党炮兵阵地7个，击沉炮艇、拖轮各一艘，击伤猎潜舰3艘，击毁水上码头一个。这一炮把蒋介石打懵了，他一时摸不清中共的真正意图，这是准备解放台湾的前奏，还是只为了阻止美蒋签约。

同日晚7点，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安德森将一份关于共军炮击金门的报告放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上，艾森豪威尔大吃一惊，感到台湾问题终于来了。

小小的金门一下子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在美国国内，政坛各界众说纷坛。美驻台“大使”蓝钦等官员倾向协助蒋介石保卫这些岛屿，但最好秘而不宣，让共产党捉摸不透美国的意图。

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为代表的军方多数人则主张采取强硬立场，派海军防卫这些岛屿，并出动空军轰炸大陆。

陆军参谋长李奇微反对美国介入，认为“美国对福摩萨（台湾）的防务能力上说，这些岛屿在军事上并不重要；没有美国支援，中国国民党人不可能守住它们。”

国防部长威尔逊也认为，要守住这些岛屿就必须打击大陆上的军事目标，使美国卷入中国内战，这样，对西方盟国美国无法解释为什么为了几个小岛而同中国开仗。

“新西兰提案”流产

9月12日，星期日，金门炮战仍在进行。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召开特别会议，与会者有杜勒斯、雷德福、威尔逊、李奇微等高级官员。

会议一开始，这些美国官方当权者就为金门等几个小岛争论不休。一阵舌战后，个个弄得面红耳赤，但仍未有结果。

“先生们”艾森豪威尔制止住会议的争吵，说道：“我提醒诸位注意，如果我们要进行一场全面战争，合乎逻辑的敌人将是俄国，我们需要在那里进攻，而不是在中国。作为美国的总统和武装力量总司令，我认为应优先考虑的是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不能为几个小岛而陷入与中

国的战争，从而削弱我们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与苏联抗衡的力量。”

会议沉寂下来，杜勒斯感到这一问题使美国处于“可怕的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考虑再三后说道：“中国共产党人正在进行试探，除非我们制止他们，否则，任何的示弱表现都将导致在日本、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及整个远东的灾难。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定下一个方针，直接参与金门和马祖的防务，我们将会发现除李承晚、蒋介石欢迎外，我们处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单独与赤色中国交战。”

杜勒斯故意停顿了一下，又说道：“因此，我建议采取一个变通的办法，我们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意在获得一项维护原状和实现福摩萨（台湾）海峡停火的指令。不管苏联否决还是同意这一计划，美国总有所得。”

杜勒斯的建议是折衷方案，同时也是一个十分狡猾阴险的方案。假如苏联在安理会否决这一提案，美国国内、盟国及世界的舆论就会对美国有利；假如苏联同意、美国也就不必再面对这些“该死的小小岛屿”了，从而也使赤色中国在世界舆论面前处于理亏的地位。

杜勒斯是利用联合国来达到既能取得停火，又不使美国卷入同中国的战争，更重要的是这些是以台湾国际地位未定为前提，为以后分裂中国准备了条件，这是一箭双雕。

艾森豪威尔立刻批准了杜勒斯这一方案，并指示杜勒斯尽快实施。

同年10月，杜勒斯代表美国政府立即飞赴英国、新西兰与两国政府进行了紧急磋商，达成美、英两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由非常任理事国新西兰向安理会提出杜勒斯这项提案，并为这项提案取名为“新西兰提案”，又称为“神谕提案”。

当然，这个精心炮制的“神谕提案”在提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之前，还必须获得蒋介石的同意。

“神谕提案”在蒋介石那里碰壁了。10月9日，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带着这项提案访台。尽管罗伯逊在长达7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会谈中使出了他的全部招数，做出了种种许诺，仍未打动这位冥顽不化的委员长的心。他仍坚持要不惜一切代价固守这唯一能表示他仍是全中国最高统治者象征的地理联系上的纽带——金门。蒋介石毫不客气地否决了杜勒斯的提案，强烈反对将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他认为这个提案只能对共产党人有利，外岛停火和中立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台湾中立化，再下来中共进入联合国，最后台湾就要由共产党接管了。蒋介石气愤地说：“如果台湾赞同这个建议，那么对国民党人，对我们的士兵，对生活在本岛的百姓，对海外侨胞及大陆的中国人将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当蒋介石拒绝“新西兰提案”的消息传回白宫时，艾森豪威尔冲着杜勒斯十分懊恼地说：“约翰，我真不明白，这位委员长是怎么想的？他误解了我们诚实而又认真的建议。”转过身，艾森豪威尔冲着桌上的地球仪咒骂道：“这些该死的小小沿海岛屿，有时我真恨不得让它们都沉下去，在这地球上消失掉。”

由于蒋介石的坚决反对，“神谕提案”最终流产了。

艾森豪威尔有他的考虑，他担心向蒋介石施加太大的压力，使其可能在绝望之中放弃整个斗争，“就目前而言，中国国民党人的士气对我们是重要的”；“抛弃蒋介石，我们可受不了”，这样会严重损坏美国在亚洲反共国

家面前的信誉。因而，他不得不在蒋介石的强硬态度面前作出了某些妥协，安抚一下台湾当局，加快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进程。

原来，美蒋在条约中最有争议的是最大的适用范围。现在达成了妥协，把美蒋共同防御范围扩大到台澎之外，美国做了让步，暗示美国可考虑承担台湾澎湖之外的中国领土义务。但在何种情况对那些领土适用未作解释。美国让步了，他也要求台湾作出让步。美国主要担心台湾当局擅自采取军事行动把已承担条约义务的美国卷入其中，因此美国要求台湾来经美国同意不得采取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蒋介石虽不满意，但为了条约能签订，只好作出让步。同时要求美国不要将这写入条约正文，美国立即同意以换文的方式来表达。

从9月3日始至11月3日止，人民解放军共轰击大、小金门和大、二担岛47次。但炮声并没有阻止台美协防条约的制定进程。解放军浙东前线指挥部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进行实施。

11月1日，解放军空军轻型轰炸机在米格15战斗机的掩护下飞临大陈岛，猛烈轰炸岛上设施及泊港舰艇。头门岛上解放军炮兵则用岸炮轰击一江山岛。

11月2日，国民党军出动F—84战斗机攻击头门岛，解放军空军则出动轰炸机投弹一江山岛。

11月3日，国民党军派出轰炸机猛炸头门岛，解放军也派出轰炸机再次轰炸大陈岛。

这种胶着的战况，无日无之，构成了一江山岛战役的前奏曲，11月14日，解放军海军击沉国民党海军“太平”号军舰则奏响了这前奏曲中的最高音。

第三节 海峡两岸首次大海战

鱼雷快艇设下埋伏

1954年10月下旬，我军设立在高岛上的海军观通站向前指报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即国民党海军护卫舰“太平”号经常行驶在温州湾、三门湾和台州湾一带窜扰。其实，在当年的5月和8月，海峡两岸舰艇已经先后展开了两次小型海战。

1954年5月，国民党海军炮舰“楚江”号（系日本投降时接收的日本驱逐舰49号）偷偷驶往鳀门岛“接运国军地下工作人员”，被我巡防的数艘炮艇发现并围堵，打退。

8月初，台湾国民党海军“联仁”（107号）、“联智”（106号）两舰曾到我海区窜扰。当时的“联仁”号舰长为汪希苓（中尉），这位后来担任台湾情报局中将局长的台湾第六届“国军英雄”，主要“战绩”即为当年8月窜犯至我福建省的铜山港，对停泊于此的我海军舰艇部队和港湾设施进行火箭袭击。我军在国民党炮舰偷袭下奋勇出击，将“联仁”、“联智”这两舰联合编队的海上突袭进攻击退。

高岛海军观通站将“太平”号活动规律掌握并呈报前指后，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前指司令员张爱萍于10月25日抵达高岛，在通观站亲自通过观通镜核实这一情报的准确性，通过与前指及下属的三军指挥所负责人研究，终于定下了攻击“太平”号的作战决心，并制订了严密的战斗组织方案。前指很快批准了这个攻击计划。

太平号军舰是美国在1946年送给蒋介石集团的。全长289.5尺，宽35尺，6000匹马力，排水量（全载）1430吨，舰上配有3寸口径50倍身长平高两用炮三门、40公厘高射机关炮4门、20公厘高射机关炮11门和9个深水炸弹投射器。

1954年11月1日，我人民海军鱼雷艇31大队的6艘鱼雷快艇由浙江省的定海港启航，向高岛海域开进。为了寻找有利战机，我鱼雷艇编队利用岛礁和渔船群作掩护隐蔽，悄悄地埋伏在海上……

离弦之箭飞驶目标

11月13日，浙江海面的天空降着蒙蒙细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队的舰艇在汹涌的海浪中巡逻着。水兵们的衣服都被雨水淋湿了，寒冷的海风阵阵吹到他们的身上。但是年青的水兵们不顾严寒，仍然警惕地站在破浪前进的舰艇上，仔细地观察着祖国的海面。晚上，海上的风浪已经平静下来。但水兵们还是保持着守卫祖国海洋的警惕性。到14日凌晨1时许，指挥员的作战命令忽然传到舰艇上：“在大陈岛和渔山列岛之间的海面上，发现国民党军舰一艘向我骚扰，准备出击！”

水兵们日夜盼望着的战斗就要来到了，舰艇上立即沸腾起来。马达声、机器转动声和水兵们要求任务的报告声响成一片。国民党军舰在海上抢劫渔船、商轮，屠杀渔民，炮击我沿海岛屿和大陆的罪行，也再次重现在水兵们脑海里，他们决心要用英勇的战斗来消灭祖国人民痛恨的国民党军舰。

按照军礼，各舰艇举行了升旗仪式，庄严的五星国旗在旗杆上飘扬着。各舰艇列成战斗队形，在大海中奋勇前进。这时，平息不久的海风又刮起来了，大浪一个接一个地打来，浪花翻上甲板，海水打在水兵们的身上。尽管海水从脖子一直流到脚跟，但负责了望的水兵孙锡田不时地抹去脸上的海

水，继续观察着海面。忽然，他向指挥员报告：

“右舷发现闪了一下火光！”

“加强观察！”指挥员回答。

不一会，孙锡田便看见在远处海面上出现了一个长长的黑影，从舰形上判断，它就是蒋海军的“太平”号军舰。

我军舰艇继续迅速地与其靠近，这时我军已经看到了蒋军舰首上的锚爪了。他们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1时30分，指挥员发出了向蒋军舰攻击的命令。各快艇立即组成了进攻队形，并加快速度向前驶进。离蒋军舰越来越近了。指挥员刚发出了“预备——放！”的口令，各舰艇立即向这艘军舰展开了猛烈的轰击。蒋军舰受到突然而猛烈的打击以后，舰上的炮毫无目标地轰击起来。

在我军连续不断的猛烈轰击下，这艘蒋军舰当即被击中了，舰头部分冒起的黑烟笼罩了驾驶台和舰桥，从舰两旁冲起的巨大的水柱也顿时漫没了舰身中部。这时，蒋军舰上残存的大炮更加慌乱地发射着。

我军勇敢的水兵们在完成战斗任务后安全地迅速返航。他们回头望着仍在盲目发射着炮火的蒋军舰，兴奋地说：“尽管打吧！等一会你就要沉下海底去喂鱼啦！”

“太平”号沉入大海

这艘蒋军舰被击中后，在海面上顺着潮水飘荡了3个多小时。拂晓时候，守卫在前哨海岛上的指挥员、战斗员们都兴奋地跑到海岸上去观望。他们迎着露出海面的朝阳，欢腾地观看着这艘蒋军舰正在下沉的灰影。下面是他们的叙述。

14日天明后，在波涛汹涌的大陈岛东北海面上，有一艘蒋军舰拖着逐渐下沉的“太平”号护航驱逐舰，缓慢地向南移动，在它旁边，还有几艘蒋军舰和炮艇在慌乱地来回打转。这时，“太平”号的舰头已经沉进水里，驾驶台只剩下一点点痕迹露在海面上，那根挂满旗帜的桅杆，倾斜得好像一门半升起的高射炮的炮筒。

7时15分，“太平”号的驾驶台已经全部沉入海里，那根桅杆只剩下一个顶端露在海面上。这时在前面拖着它向大陈岛爬行的那艘蒋军舰慌忙地松开了铁索。蒋“太平”号军舰一失去依托，翘在水面上的舰尾部分就迅速地沉到大海里去了，舰上惊慌失措的蒋军纷纷跳水逃命，周围海面上立即浮起了很多黑点子。7时30分，这艘美国造的1430吨的“太平”号护航驱逐舰就全部沉入海底了。

这时大陈岛信号台上的蒋军还在慌乱地打着旗语，因为停泊在锚地里的蒋军炮艇和驳船，都吓得披上了防空伪装，在大陈岛附近乱窜。直到上午10点多钟，大陈岛上蒋军才从慌乱中逐渐沉寂下来。

台报对“太平”舰被击沉的报道

“太平”舰被击沉的消息传到台湾，台舆论界一片哗然，下面为台报对其“太平”舰被击沉的有关描述：

民国43年（即1954年）11月14日深夜12时5分。

我海军作战舰队之“太平”护航驱逐舰在台湾温州湾外执行轮值监视任务中。舰上之官兵有180名。

为了了解这一带国军军舰之动态，中共海军东海舰队第31鱼雷快艇中队，在大陈岛

的对面地区配置了6艘鱼雷艇。第31鱼雷快艇队指挥官并搭乘一艘鱼雷快艇在高岛登陆，登至展望良好之山顶，以无线电指挥鱼雷快艇部队。

第31鱼雷快艇中队的“155”、“156”、“157”、“158”等4艘快艇，已经在10月31日完成出击准备。

此时，这4艘鱼雷快艇在暗礁、岛影、渔船群的掩护之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了“太平”号驱逐舰；47分钟后，鱼雷快艇已悄悄地驶至“太平”号驱逐舰之巡弋水域。

凌晨1时28分（时已11月14日）。先头的鱼雷快艇“155”号之炮手在右舷发现了灯光但是却是一群在附近水域作业的渔船。

另一方面，“太平”护航驱逐舰上的“SC”雷达屏幕上，却无法识别出隐藏在渔船尖缝中的已逼近的4艘共军鱼雷快艇。

此刻，在高岛山顶了望的鱼雷快艇队指挥官，以无线电通知第31鱼雷快艇中队：“敌舰在右方30°。”

第31鱼雷快艇中队指挥官即将所有兵力“155”、“156”、“157”、“158”号鱼雷快艇分为两个部分，进行波状攻击；中队长令成“左梯队”阵势，进行突击。

4艘鱼雷快艇同时发射4枚鱼雷。并再一连发射4枚，一共发射了8枚鱼雷。这绝对是奇袭作战。8枚鱼雷中的一枚命中了“太平”护航驱逐舰的舰首，立刻掀起了冲天水柱。时为凌晨1时37分，天色未明。

那时“太平”护航驱逐舰上的官兵以为是中共飞机临空攻击，即以舰上装配之40公厘机炮进行防空防护射击，当时台湾海峡的制空权是由国军的美造P—47战斗机所掌握。但是由于国军军机航程，油料所限制，不能一天24小时的临空掩护，中共空军军机仍不断地出现在台海上空。因国军军机自台湾北部基地加满油料升空巡弋，至东海温州湾一带空域，只剩下返航的油料，只好立刻返航，中共空军军机遂有地利之便，国军舰必须保持一级战备之态势。

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战史可知，被一枚鱼雷命中后即沉没之护航驱逐舰之例有之，重伤后依然幸存者之例亦有之。由“太平”号护航驱逐舰之状况来看，起初大家均以为它一定可以撑得下去。

3个小时后，友军的3舰高速赶至作战水域支援，开始收容“太平”舰上生还的152名官兵。

但是，将近3小时的驳接，援护之后，11月14日早上7时15分，“太平”护航驱逐舰浸水日增，舰上及友舰官兵奋力抢救之后，终于无力回天，而宣告弃舰。

现在尚存有“太平”当时不甚清晰的遗影，她在汹涌的波涛之中，左舷缓缓倾侧的舰姿，令人伤心。

7时24分，奋战力尽的“太平”护航驱逐舰舰首首先沉没于滔滔白浪之中。其地为高岛之南18海里之海上。

“太平”舰上载之180名官兵中，有28名官兵（含中校副舰长一名）战死，行踪不明；舰长于获救返台后即前往慰问阵亡官兵遗属，以表哀悼之意，并藉表崇功追思之情。

“太平”舰官兵阵亡人数不多之主因为中共鱼雷快艇所发射之鱼雷，所命中之部位为乘员较少之舰首仓库。

这一次海战被命名为“第一次东海海战”；“太平”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海战之中被击沉的第一艘驱逐舰以上之战斗舰艇，亦为世界海战史上第一艘被鱼雷快艇击沉之主力舰只……

美蒋感到十分惊慌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国民党当局在“太平”号军舰被击沉后的24小时内，接连举行了两次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付这种局势。蒋军事头目还对蒋海军部队发出紧急命令，要他们提防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的攻击。

“太平”舰被我人民海军鱼雷快艇部队一举击沉后的第二天，即11月15日，蒋介石为给被震惊的“全台军民”鼓气，立即颁布了抚恤令和褒奖令给毙命和生还的该舰官兵。

褒奖令号召“建舰复仇”，并派人组织台南工学院等大专院校学生发起了一个“建舰复仇”运动。

国民党驻美国“大使”叶公超也出面发表谈话说：“‘太平’舰的沉没，无损于中国政府的领导，三分之二的中国人民仍大力支持我政府……。”

同日，国民党当局还和美国当局商量，要求给予更多的军事援助。

大洋彼岸，对“太平”号军舰被击沉有一片狼来了感觉。

合众社说，“太平”号军舰的被击沉是一个“惊人的行动”，这艘军舰是蒋海军的骨干之一。合众社还说，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显示的攻击力量，“使得台湾的军事当局感到越来越惊慌”。

美联社也说，“太平”号军舰的被击沉是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的“重大的胜利”，它“使国民党人大吃一惊”。

华盛顿方面对蒋海军遭到的这一沉重打击也感到非常不安。

据路透社报道，华盛顿方面人士表示，“太平”号军舰的被击沉“证明共产党中国现在拥有很大的海军力量”。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评论员柯斯特洛14日说，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日益强大的力量，肯定会构成对蒋海军的“严重的潜在威胁”。

参战部队受到欢迎

击沉蒋海军“太平”号军舰的人民解放军某海军部队，15日在返回海军基地时曾受到部队首长和战友们的热烈欢迎。

15日晨，几百个海军人员就排列在基地的码头上，等候某海军部队胜利归来。

当这支海军部队的舰艇在远处海面上出现时，欢迎的人群就热情地向他们挥手欢呼。

不久，这些舰艇排成一路纵队徐徐驶进港口。舰艇上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参加这次战斗的指海军官兵怀着兴奋的心情，站在甲板上向岸上的人们挥手答礼。

码头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口号声。停泊在码头附近的某军舰上的水兵们，也在甲板上为战友们创造的光辉胜利欢呼。

当胜利归来的水兵们走上码头时，欢迎的人群拥过去向他们献花，和他们热烈地、拥抱，并把他们高抬起来。在码头上迎接水兵们的某部海军首长，也向他们表示了亲切慰问。

当晚海军某部为胜利归来的水兵们举行了欢迎大会。海军某部代表在会上宣读了部队首长的慰问信。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领导机关14日通令嘉奖浙江前线击沉蒋海军“太平”号军舰的海军部队。

通令中说：

直接击沉蒋贼护航驱逐舰“太平”号的部队应予记功。

通令中并勉励海军参战部队应戒骄戒躁，不断提高技术、战术，积极地连续地打击蒋军，争取更多的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司令部通令表扬协助我人民海军舰艇击沉蒋军“太平”号并荣立集体三等功的浙江前线某雷达站全体人员。

通令中说：

由于你们辛勤的忘我工作，及时地发现了蒋贼军舰的行动，准确地协助指挥员下达了作战的决心，使我人民海军英勇的舰艇能以迅速、突然的动作取得了击沉蒋贼军“太平”号军舰的胜利。

通令还希望雷达站全体人员再接再厉，提高业务水平，以便配合其他部队更有效地打击和歼灭蒋军。

第四节 解放一江山岛

美蒋达成协防条约

经过较长时间的协商和互换意见，1954年12月1日，美台谈判达成协议。

12月2日，台湾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分别代表台美双方在华盛顿签署了《台美共同防御条约》。

这个条约共有10条，前面有一个序言。

新华社在12月4日发表文章，对该条约的序言和全部条文进行了揭露，指出：

条约的序言包括了一大堆掩饰美国的侵略意图的谎言。说，缔约国重申它们“对联合国宪章之宗旨与原则之信心及其与所有人民及政府和平相处之愿望，并欲增强在西太平洋区域之和平机构”。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美国通过美蒋条约无限期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而且公开宣布要用武力来干涉中国的内政，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战，这完全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的行为。至于所谓缔约国双方希望“增强在西太平洋区域之和平机构”，人们知道，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从来没有建立过什么“和平机构”，反之，它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侵略性的军事集团——东南亚公约集团以及美国和李承晚集团、菲律宾等国家订立的侵略性的双边条约，美国企图通过一系列条约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由美国控制的军事侵略体系。美蒋条约显然不是为了增强这个地区的什么“和平机构”，而是为了增强美国所策划的军事侵略集团的体系。

序言还“公开和正式宣布”了美蒋双方为“自卫而抵御外来武装攻击的共同决心”，“并愿加强两国为维护和平和安全而建立集体防御的现有努力”。这就完全暴露了所谓“和平相处”、“增强之和平机构”的虚伪性。原来签订这个条约的目的之一就是所谓“抵御外来武装攻击”，也就是说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但是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在中国领土上的中国人民进攻在中国领土上的蒋介石反动集团，无论用什么理由也不能说明这是所谓“外来武装攻击”。很明显，美国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美国这种侵略行为，与“维护和平和安全”毫无共同之点。

条约的第1条说：“本条约缔约国承允依照联合国宪章之规定，以不使危及国际和平安全与正义之和平方法可能牵涉两国之任何国际争议，并在其国际关系中不以任何与联合国宗旨相悖之方式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这一条不过是美国在它所签订的许多侵略性的条约中共有的一条装饰。事实上，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和长期侵占台湾的记录已经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表明了它的所谓“和平方法”和“不以任何与联合国宗旨相悖之方式”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且这一条文经过台湾“外交部”次长沈昌焕的解释，更清楚地表明对台湾当局进攻大陆并无任何限制，却不许中国人民自己来解放台湾和澎湖。

条约的第2条说：“为期更有效达成本条约之目的起见，缔约国将个别并联合以自助及互助之方式维护并发展其个别及集体之能力，以抵抗武装攻击及由国外指挥之危害其领土完整与政治安定之共党颠覆活动”这是这个条约中最重要的一条。一言蔽之就是：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和澎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就要加紧对台湾受到攻击时出面进行武装干涉。此外，美

国还要竭力扶植台湾当局加强其暴虐统治，防止这具已经没有生命力的政治僵尸在台湾人民愤怒的反抗下完全垮台。

条约的条3条说：“缔约国承允加强其自由制度，彼此合作以发展其经济进步与社会福利，并为达到此等目的而增强其个别与集体之努力。”没有人不知道，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是一个特务横行的世界，所谓“加强其自由制度”，实际上就是加强警察和特务统治。至于所谓美蒋“合作以发展经济进步和社会福利”，不过是美国侵略集团进一步掠夺台湾经济资源而已。

条约第4条规定美蒋之间“就本条约之实施随时会商”。这一条的规定实际上为了使美国便于随时利用这个条约来遂行其侵略战争政策。

条约第5条说：“每一缔约国承认，对在西太平洋区域内任一缔约国之领土上之武装攻击即将危及其本身之和平与安全，兹并宣告将依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以对付此共同危险。”这就是公开宣布，如果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美国就要对中国人民采取行动，也就是进行战争。不但如此，这一条还规定：“任何此项武装攻击及因而采取之一切措施应立即报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此等措施应于安全理事会采取恢复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必要措施时予以终止。”这更彻底暴露了美国想重演侵略朝鲜的故技；操纵联合国来强迫其他国家跟着它一道来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并且把战争扩大。

条约第6条规定：“为适用于第二条及第五条之目的，所有‘领土’等辞就中华民国而言，应指台湾与澎湖；就美利坚合众国而言，应指西太平洋区域内在其管辖下之各岛屿领土。第二条及第五条之规定并将适用于经共同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这是这个条约中极为重要而且极为露骨的一条。据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蒋介石的“外交部”次长沈昌焕的解释，所谓“其他领土”不但是指现在被蒋介石集团盘踞着的沿海岛屿，而且是指已经解放了的中国大陆。这就证明美国侵略集团随时可以把它的侵占中国领土的侵略行为从台湾和澎湖扩大到中国沿海岛屿直到中国大陆。这一条暴露了美国侵略集团签订这一个条约的长远目的是要支持蒋介石集团在全中国复辟，从而把全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

条约的第7条说：“中华民国政府给予，美利坚合众国接受，依共同协议之决定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为其防卫所需要而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利。”这实际上就是把中国人民的这些领土完全听任美国军队占领，把它们作为美国进而侵略中国大陆的跳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占领部队中除了台湾和澎湖经常驻扎的海、空军外还包括陆军。

条约第8条说，“本条约并不影响且不应被解释为影响缔约国在联合国宪章下之权利及义务，或联合国为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所负之责任。”这实际上就是说，美国在其他地方利用联合国名义进行侵略时，不受美蒋条约的影响。

条约第9条规定：美蒋条约应由美国和蒋介石集团“按照各自宪法程序批准”，并将于“在台北交换本条约批准书时生效”。

条约第10条规定：“本条约将无限期有效”。这就是说，美国将以这一条约为根据，无限期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并利用蒋介石集团作为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和挑起世界大战的工具。

总而言之，这个条约全部十条本文外加序文彻头彻尾地暴露了它自己是一个侵略中国领土、破坏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强盗条约，是一个违背联合国宗旨、违反联合国宪章、破坏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安全的战争条约。

12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

美国政府不顾中国人民历次的反对和警告，竟在1954年12月2日同逃窜在台湾的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政府企图利用这个条约来使它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以台湾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准备新的战争。这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一个严重的战争挑衅。

现在，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公敌。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完全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国干涉。任何战争威胁都不能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只能增强中国人民的愤慨。蒋介石卖国集团没有任何权利同任何国家签订任何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它是一个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条约，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如果美国政府不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仍然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美国政府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的这个“共同防御条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侵略性的战争条约。美国帝国主义是敌视中国人民的。美国政府不甘于它的帝国主义政策在中国的失败，1950年6月在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同时，便武装侵占台湾，庇护和指使蒋介石卖国集团对中国大陆和沿海岛屿不断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现在，美国政府看到由于朝鲜战争已经停止，不能再用来作为侵占台湾的藉口，于是索性制造了这个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来公开霸占中国的领土台湾和澎湖。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防御性的条约，它是一个露骨的侵略条约。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诡称这个条约是防御性的，但是这种说法丝毫不能掩盖这个条约的侵略实质。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政府在它自己参加签订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条款等国际协议中承认了这个事实。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政府在1950年1月也曾经承认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美国不拟卷入中国内争。现在美国政府要在远离美国本土5000英里以外的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设防和建立军事基地，庇护已为6万万中国人民所唾弃了的蒋介石卖国集团，阻挠中国人民去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这是明目张胆地背弃国际信义、霸占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绝不能说成是防御。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是真正的防御行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经把他们在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的行为说成是自卫。但是，这种说法从来就没有人相信过。谁都知道霸占别国的领土，侵犯别国的主权，干涉别国的内政，就是侵略。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胜利斗争中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决不会容忍美国在防御的名义下侵略中国的台湾和澎湖。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一个企图扩大侵略、准备新的战争的条约。这个条约同维护和平毫无共同之处。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企图用各种各样的论点来掩盖这个条约的战争目的，但是这是掩盖不住的。谁都知道，美国政府自从武装侵占台湾以来，一直在支持蒋介石卖国集团对中国大陆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美国政府又企图利用这个条约使美国海空军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取得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军的权利，以加强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基地，美国政府在这个条约中公然企图以战争威胁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同时又为它侵略台湾以外的中国“其他领土”作了安排。毫无疑问，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加深了美国对中国扩大侵略的危机。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他12月1日声明中公开宣称，这个条约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建立的所谓安全体系中的“另一个环节”。这就说明，美国侵略集团不仅要侵占台湾，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而且还要准备新的战争。不久以前在美国策划下签订的马尼拉条约，增加

了在东南亚的战争危险。美国侵略集团现在显然是要把这个美蒋条约同马尼拉条约和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战争条约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东方侵略体系。美国侵略集团的这种做法，是同它在欧洲策划签订巴黎协定、复活德国军国主义、扩大西方侵略体系的做法互相呼应的。它的目的就在于加深世界的分裂，奴役这些地区的人民，和加紧准备新的世界战争。

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在这个“共同防御条约”中追求的目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事实上，美国侵略集团目前正在抄袭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故伎，而有人竟希望中国人民忘记历史的教训，按照他们的意志接受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但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1931 年沈阳事变所造成的灾难，永远不会忘记 1937 年芦沟桥事变是沈阳事变的发展。对 1941 年珍珠港事变记忆犹新的亚洲和太平洋各国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当年姑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政策产生了怎样惨痛的结果。同样，欧洲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恰恰就是纵容德国军国主义侵略的慕尼黑政策导致了第二次世界战争。历史的错误不许重演。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个危害中国安全和亚洲和平的美蒋战争条约，也坚决反对危害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巴黎协定。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在远东造成了新的紧张局势。有人说，这个条约可以导致远东局势的和缓。这完全是一种颠倒是非的说法。美国政府在它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加紧干涉印度支那战争的同时，武装侵占了台湾，这原来就是它在远东制造紧张局势的一环。由于朝鲜的停战，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远东局势开始有了和缓。为了进一步和缓远东局势，在日内瓦会议之后，我们又明确地提出美国应该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武装力量，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但是，美国政府不仅没有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武装力量，反而指使蒋介石卖国集团更加猖獗地对中国大陆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事实上，不断制造紧张局势是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几年来，是美国的武装力量不断地侵犯中国的领空和领海；是美国派遣间谍分子到中国大陆上来进行颠覆活动，而不是中国对美国进行颠覆活动。在朝鲜停战中，朝中方面忠实地执行了停战协定和遣返战俘协定，而美国方面却破坏了遣返战俘协定，劫夺 20000 以上的朝中战俘，编入李承晚和蒋介石的军队，至今尚未交代。对于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中国方面保证了日内瓦协议的执行，但是美国方面不仅拒绝了参加对于协议的保证，而且还签订了马尼拉条约，并正在准备武装和训练保大的军队，来破坏日内瓦协议。现在，美国政府又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了这个侵略性的战争条约，企图在远东加强战争威胁，制造新的紧张局势。这就证明，远东紧张局势不能和缓的一切责任完全在于美国。

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不得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这项原则是国际和平的基础。美国政府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的这个条约，正如美国策划签订的其他所谓防御条约一样，照例都要重申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信念。但是所有这些所谓防御条约根本就是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背道而驰的。这些条约只能导致战争，决不能促进各国间的和平相处；这些条约只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嘲弄，决不能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保障国际和平。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坚持保障民族权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议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完全符合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我们坚信，如果世界各国能够遵守这五项原则，努力建立和扩大和平地区，避免制造分裂局面，那么，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就能够和平共处，世界的集体和平和安全体系就能够建立起来。刚刚闭幕的莫斯科欧洲会议就是朝着这个方向作了巨大的努力，它已经得到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广泛支持。但是，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却竭力破坏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百般阻挠世界的集体和平和安全体系的建立，使目前国际局势不论在东方或西方都日益严重。我们认为，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有责任制止国际局势恶化的发展，为保障国际和平加紧努力。

为此目的，中国人民愿意向全世界郑重宣布：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只有把台湾从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暴政下解放出来，中国人民才能完成自己祖国的完全统一，才能进一步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一切关于所谓台湾“独立国”、台湾“中立化”和“托管”台湾的主张实际上都是割裂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都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为了和缓远东局势，为了消除对中国的战争威胁和保障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美国政府必须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美国没有任何理由远涉重洋来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

中国人民坚决地反对战争，但是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吓倒。如果有人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一定要对干涉者和挑衅者给以坚持的回击。

中国人民热烈地要求和平，但是决不会拿自己的领土和主权作代价乞求和平。牺牲领土主权，只能导致进一步的侵略，决不会得到真正的和平。中国人民懂得，只有反抗侵略，才能保卫和平。

对美蒋的缔约，苏联政府也作出了强烈的反映。8月16日，苏联外交部就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发表如下声明：

1954年12月2日，美利坚合众国和躲藏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在华盛顿签订了一个所谓“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泄露了这个条约的侵略性质，他说：“我希望，这个防御条约的签订将会一次地、永远地消除关于美国会以某种方式同意把台湾和澎湖列岛交给共产党控制的传说的报道。”

从上述侵略性的条约的全文和杜勒斯先生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美国的目的是要从中国手中夺去台湾和澎湖列岛，在这些中国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统治。

美国这种行为悍然违反了它在国际协定中所承担的义务，这些协定确认中国对上述历来属于中国的领土的合法权利。

大家知道，1943年美国 and 英国都参与签了字的开罗宣言庄严的宣布：“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人民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这一决定又在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中予以确认，美国，以及英国也在这一公告上签了字。日本投降以后，台湾和澎湖列岛重归于中国大陆。

随后，美国政府曾一再声明，美国对上述领土没有任何侵略意图。例如，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中说：“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者特权或者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目前的局势。……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的援助或意见。”

但是在1950年6月，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美国政府就命令自己的军队进驻台湾，而实际上直到现在还占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部分领土。

美国和蒋介石集团12月2日签订的侵略性的条约，目的是为美国武装部队非法驻扎在台湾和澎湖列岛找藉口，是为了保持美国对这些领土的占领。

美国政府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签订条约，是悍然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因而也就是破坏联合国宪章的行为。宪章第2条第4款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既然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自然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是中国人民的主

权。

假如不是由于美国武装力量的干涉，台湾的重归中国早就已经实现了。

美国对中国实行侵略，打算以武力手段夺取它的一部分领土，而且企图以显然站不住脚的关系美国安全的论调为藉口，为它的这种行动辩解。

这种论据的笨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和美国隔着一个太平洋，而台湾距离美国在 1 万 1 千公里以上。

从上述美国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侵略条约中可以看出，条约的规定不仅适用于台湾和澎湖列岛，而且也适用于“经双方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这就是说，美国政府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看作将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远东和东南亚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进行侵略的军事基地之一。美国方面的这种行动，没有疑问会使远东的局势恶化，并加剧国际紧张局势。

缔结以复活德国军国主义、把西德拖入军事集团为目的巴黎协定，建立以维护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为目的军事集团，美国同南朝鲜李承晚政府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实际上是美国在远东建立一个新的军事基地的条约，美国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缔结和中国人民为敌的条约；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国阻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加速准备新战争这一政策的整个锁链中的各个环节。

大家知道，苏联政府对于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侵略政策的态度已经在 1954 年 10 月 12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联合宣言中表示过。在这个联合宣言中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直接的侵略行为，特别是它对台湾的继续侵占以及它对中国人民敌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和财政的援助——所有这一切，都是同维护远东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任务不相容的。

苏联政府声明：它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 12 月 8 日的声明中所表示的态度：美蒋条约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侵犯，并且威胁中国的安全和亚洲和平。苏联政府完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美国军队必须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撤走，停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要求，以及中国人民解放这些地区的决心，是为苏联人民所理解的。

苏联政府声明：美国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缔结的侵略性的“共同防御条约”的后果应由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负完全的责任。

12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的社论。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以极大的愤怒反对美国侵略者公开强占我国领土台湾、准备世界战争的滔天罪行。1954 年 12 月 2 日是美国侵略者公然同蒋介石卖国贼以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的形式强占台湾的日子，中国人民绝不能忘记，中国人民绝不会让美国强占台湾这个事实存在下去。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这是公认的历史的事实。美国签了字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认了这些，并规定台湾应归还中国，而且事实上台湾已在日本投降后归还了中国。但是美国背弃了国际义务，于 1950 年武装侵占台湾，现在又企图利用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缔结“条约”的办法“无限期有效”地占领台湾。“条约”第 7 条公然规定“中华民国政府给予，美国利坚合众国接受，依共同协议之决定在台湾和澎湖列岛及其附近……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利”。谁都知道，中国人民早已推翻了蒋介石的万恶统治，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蒋介石

卖国集团这样一副腐臭了的政治僵尸已成了美国侵略中国的工具。它出卖祖国领土主权已经是罪大恶极，美国侵略者利用同它签订的“条约”侵占台湾，更是破坏一切国际法规的强盗行动。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美国这种明目张胆掠夺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

杜勒斯所谓美蒋“条约”是“纯防御性的”说法完全是谎言。美蒋条约的第2条和第5条公然规定美国将不惜以战争赌博来干涉中国的内政，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不仅如此，这个“条约”还公然鼓励蒋介石卖国贼侵犯大陆来挑起大战。美蒋“条约”第2条第5条所包涵的武装侵略范围，根据第6条的规定，还“将适用于经共同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美英反动舆论这几天来忙于为美国侵略者掩饰和欺骗人民，他们硬说条约是为了和平。但“条约”中的这句话却打了他们一个响亮的嘴巴。事实上，美国侵略集团的战争阴谋明显得很。杜勒斯公开叫嚣说“条约规定了美国在台湾的基地权利”，美国“必须可以自由动员它的部队……进行报复”。杜勒斯还说“这个条约将成为美国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已经缔结的各种集体防御条约所建立的集体安全体系中的另一个环节”。他说“这些安排合在一起构成西太平洋自由国家人民抵御共产党侵略的中心体制”。世人皆知，并没有任何国家侵略美国，侵害美国的安全，反倒是美国在到处强占别国的领土为军事基地，并企图把全世界的海洋都变成美国的内湖。另一方面，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却是一贯努力谋求和平、主张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等五项原则。因此，侵略究竟来自何方，世界公正人士和广大人民已有答案。杜勒斯所谓的“防御”“安全”和“抵御共产党侵略”等等，无非是学希特勒的办法来掩饰他们的战争政策，这还不清楚吗？从这个“条约”的条文来看，从杜勒斯的这些话来看，美国企图把美蒋“条约”和东南亚侵略集团以及策划中的“东北亚联盟”和其他军事条约联结在一起，扩大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准备把一些美国的追随者拖入军事冒险中去。挑起战争，这还不明显吗？由此可见，美蒋“条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准备侵略战争的“条约”。

杜勒斯公然表示，如果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挑衅进攻的话“从技术上说并不构成战争”，因为“战争状态只存在于两个互相承认的政府之间”。这实际上就是为美国侵略者随时以任何藉口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立下了逃避法律罪责的藉口。但是这种藉口是毫无用处的。美国侵略者这种横蛮做法完全是承继了日本军国主义者过去侵略中国的陈旧衣钵。人们知道，日本军国主义者过去侵占我国的东北作为基地时，就说它的侵略“并不构成战争”。而在1937年向中国大举进攻之际，也说他们对中国的侵略“并不构成战争”，因为不是处于“战争状态”。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和亚洲各国的惨痛教训，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至今记忆犹新。美国侵略者竟敢于认为中国人民会忘记了这种历史教训，它竟以为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6亿人民可以欺侮，亚洲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可以蒙蔽，那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如果美国侵略者一定坚决要走日本军国主义的老路，那么，这一次要受到历史的沉重鞭打的仍不会是中国人民，而是疯狂的美国侵略者。

美国侵略者一面强占中国领土，准备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竟企图把联合国宪章来作为他们的罪恶野心的掩饰。美蒋战争条约的序言在一开头就毫无羞耻地说：“美蒋”重申其对联合国宪章之宗旨与原则之信心”。这种鬼话只能被认为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最大的嘲讽和污辱。体现了各国爱好和平人民意志的联合国宪章，明确地规定了它的宗旨和原则是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且规定不许任何国家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然而，美蒋战争条约既然明目张胆地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并且是以准备对中国的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为目的，这就露骨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上述庄严规定。美国侵略者无论如何都推卸不了他们的破坏联合国宪章的可耻的罪行的。

事实很显然，美蒋条约的签订势必引起远东和亚洲局势的恶化。美国侵略者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进一步勾结不但是对中国人民严重的战争挑衅，而且也威胁着远东和亚洲各国

的安全。目前台湾问题已成为维护远东和亚洲和平的关键问题。一切真正愿望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美国侵略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破坏远东和平、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做法都不应该孰视无睹。对战争政策的忍耐和纵容就是对世界和平的危害。历史已经无数次的教训了我们。人们在这样的关头必须有所选择。

面对着美国侵略集团公开进行战争挑衅的局势，英国政府却对美国这种作法采取支持的态度。英国政府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另一面却又公然支持美国侵略集团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公然认为中国的叛徒和卖国贼可以窃据台湾，这不仅是道义所不能容，而且也违反了国际关系的准则。12月1日，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就美蒋签订战争“条约”发表谈话说，很久以来，英国政府对美蒋战争“条约”的谈判“一直获悉一般情况，并且就远东一般局势同美国政府经常保持接触。”美国方面又说“条约”本文早已给英国看过。这就证明美蒋战争“条约”的缔结不但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同意，而且英国政府还参与其事。英国发言人还说台湾存在有所谓“未来的地位”问题，主张这个“地位”必须为直接有关各方所接受，并且必须同他们磋商。”谁都知道，英国这句话显然是指所谓“台湾中立化”或者“台湾独立国”。可是，台湾的地位早就确定，台湾在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中国的领土。现在的问题，只是制止美国武装侵占台湾，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撤出美国武装力量。中国人民决不容许用所谓台湾“中立化”或者“独立国”的办法来侵占台湾。这是十分明显的事。

中国要解放台湾的正义立场英国是知道的，它这种态度显然是明知故犯，甘心不顾它自己的利益追随美国对中国人民采取不友好的态度，而且违背英国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担承的国际义务。英国应该记得23年以前日本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是怎样发展成为世界战争的。那时候，连英国也遭到严重的损害。难道英国政府今天还在追随美国战争政策来重复这种经验吗？难道谁还能再认为今天伟大的中国人民是可以被作为对美国侵略政策的牺牲品吗？外国帝国主义决定中国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谁不想正视这样的铁一般的事实，谁就要犯天大的错误。

必须指出，有一些人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也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是中国的内政。但对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和蓄意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行为却默然不置一词。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斗争将会造成紧张局势。这实际上就是想以牺牲中国的领土主权，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在台湾的中国人民的利益，来屈从于美国的侵略行为，其结果只能是对美国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纵容。历史上也有过这种对侵略别国的行为采取默认态度的做法。但是这恰恰使侵略战争扩大以致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连默认侵略者也深受其害。中国人民特别深切地了解这一点。中国人民主张和平，曾用一切办法来谋取和平。但是，中国人民从自己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用光辉的事实证明，只有坚决地击败侵略，捍卫祖国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决不能拿牺牲自己的国家主权和人民的利益去乞求和平，更不能拿默认和听任美国肆行侵略的办法来使和平遭受危害和破坏。必须制止侵略，才能保障和平。因此，中国人民对美蒋签订的战争条约决不能置之不理。

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正是为了我国和一切国家的主权领土不可侵犯，为了保卫我国和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也就是为了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这个真理是极为明显的，接受这个真理，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行为，就曾对世界和平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保卫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不移的政策，是我们神圣的责任。任何外国干涉都不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

澎湖列岛的决心。任何恫吓和威胁都不能丝毫动摇中国人民保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保卫和平的坚强意志和行动。中国人民必须以不可动摇的意志，更紧密地团结一致，加倍努力，为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而坚决斗争到底。中国人民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如果美国侵略集团，竟敢于进一步来实行武装干涉，那么，美国政府必须负起一切严重后果的责任。

毛泽东揭示解放一江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的抗议，并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同年 12 月中旬，毛泽东指示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张爱萍将军，根据美蒋缔约这一新情况，决定在近期解放一江山岛，并一再强调一定要切实准备打好解放一江山岛这一仗。

解放军浙东前指认真研究中央军委的指示后，确定于 1 月 13 日至 19 日之间最后完成三军联合进攻的战斗准备工作。

1955 年 1 月 9 日，浙东前指出动 3 个轰炸机大队百余架伊留申 28 轰炸机轮番猛烈轰炸上、下大陈岛，使大陈岛遭到巨大损失。

第二天，台湾急令海军对大陈岛实施运补，夜间，解放军海军鱼雷快艇出动，对护航的国民党军军舰进行攻击，450 吨级的国民党海军巡逻舰“临江”号和“瀛江”号，相继被鱼雷击中，“临江”号当即沉没，“瀛江”号负伤被拖返，使国民党海军在遭到“太平”舰厄运之后，再次受到重创。

正在台北参加表扬大会的国民党军“战斗英雄”、一江山防卫司令王生明，急匆匆连夜返回一江山，一江山岛守军眷属及妇孺也撤至台湾和大陈岛，准备与解放军恶战。

此后一星期，解放军海空军频繁出动，不断袭击大陈舰艇，国民党军舰在遭到连续的打击后，为免遭损失，被迫退出南麂岛外缘，浙海门户洞开。

一江山岛，岛上光山秃岭，地质坚硬，有 203、190、160、180 四个高地，可控制全岛。岛的四周多系陡壁岩礁，岸高 10 至 40 米。海水多回旋和岩头浪。岛上守军构筑了以永备型和半永型备工事为骨干的较完整的防御体系。阵地编成为三线：

第一线，以西山嘴、海门礁、乐清礁、三三礁、向阳礁、守固村及南江的巩固坡、田岙湾等突出部为前沿支撑点；

第二线，设于山腰各突出部，筑有辅助堑壕及地堡，并以交通壕与前沿及纵深相连接，组成锁闭工事；

第三线，以 203、190、160、180 各高地为主要核心据点，筑有土墙与永备发射点，形成坚强的环形防御。

此外，各阵地支撑点有交通壕相连接。各突出部及重要支撑点前沿设有铁丝网、地雷等障碍物。全岛共有四层火力配系。

战前，我军对岛上进行侦察，在查明岛上的地形和守军的设防情况以后，解放军登陆部队有针对性地投入了战前练兵。主要抓了海上适应性训练、打活动靶训练、克服敌工事障碍训练、合成军兵种近似实战的作战训练。

1955 年 1 月 18 日，我军拉了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幕。

解放军战鹰揭开战幕

由第 20 军之第 60 师 4 个步兵营组成的登陆部队，从穿山起航，18 日拂晓前到达头门山、金门岛待命。

6 时 58 分，绿色信号弹升上瓦蓝的天空。顿时，机场上马达声震耳欲聋。

空中指挥员、第一中队长机马连成率9机长阵依次起飞，接着担负掩护任务的空军第85团拉—11歼击机随后起飞。

几分钟后，编成整齐的战斗队形，按预定航线隐蔽出航，直奔战区。

8时，空军3个轰炸机大队和2个强击机大队在歼击机掩护下，准时飞抵一江山岛之上空，实施第一次火力准备。敌高射炮向我机猛烈射击，我机进行反高炮火力机动飞行，对北江岛的中山村、中心村、了望村、重要村和南江岛的胜利村、180高地，猛烈轰炸扫射，准确无误地将54枚250公斤爆破弹投向预定目标。在蔚蓝的东海上空，只见解放军成群接队的轰炸机、强击机在歼击机的掩护下，炸毁敌气象台、导航台各一处，115高地炮兵阵地和环形围墙130米。海军航空兵预先航空火力准备和直接火力准备，为登陆部队扫除了障碍。

与此同时，以轰炸机和强击机各1个大队，飞抵大陈岛上空，对“大陈防卫司令部”实施猛烈轰炸扫射，霎时，一江山岛和大陈岛上浓烟滚滚，尘土乱石飞扬。8时15分，空军又对北江岛的前沿阵地实施轰炸扫射。

此时，一江山岛上空弹光此起彼伏。炸弹的爆炸声和飞机的尖啸声响彻海天。事后证实，首次航空兵突击行动，摧毁了一江山岛敌军的通信系统，直到登陆成功后，台湾国民党当局才知道解放军攻击了一江山岛。这次轰炸打了个国民党军措手不及。

“自从你们开始轰炸，我们的指挥系统就全部被打乱，无法同部队取得联系。”敌突击4大队长被俘后说。

9时，支援炮兵实施炮火准备，50余门火炮对准一江山岛上的目标进行射击；13时16分，海军舰艇开始进行破坏射击；13时至14时，火箭兵群和直接瞄准炮兵群向预定目标发射。一群群炮弹，以排山倒海之势，呼啸着飞过海峡，准确地命中目标，扫得一江山岛山崩地裂。先后进行了7次火力急袭和5次监视射击。共发射炮弹1.2万余发。打得岛上守军丧魂落魄，指挥瘫痪。

陆、海、空协作登陆成功

12时15分至13时22分，登陆部队第一梯队3个步兵营，分别从高岛、蒋儿岙和头门山岛起渡。110余艘舰艇，输送着5000多名官兵，分两批、成三路防空队形，相继向展开区驶去。此时，天空飞机护航，地面炮声隆隆，海上火力支援队和保护队在登陆输送队的先头和两侧掩护，浩浩荡荡，场面壮观……

当护卫艇和船载57战防炮驶至距一江山岛3000米时，向守军前沿火力点进行压制射击，两个船载火箭炮营对岛上主要阵地进行齐射，协同航空员、地面炮兵，掩护登陆输送队成一、二梯队展开。

13时55分，大陈岛上的国民党军炮兵突然向我登陆部队进行拦阻射击。张爱萍立即命令海岸炮兵和已经升空的轰炸机实施反击。仅5分钟，即把对方打成了“哑巴”。

由于我登陆输送队有空军、炮兵的强大火力保障，另外，大陈岛与台湾的通信联络，又被截断，故国民党军之海、空军不敢出动，所以整个航渡进展顺利。

当登陆输送队一、二梯队临近展开线时，指挥艇上升起了信号旗，各编队立即迅速地进入了展开区域。

14时整，空军、海军之轰炸机混合编队，对一江山岛守军实施第二次航

空火力。船载的 10 门火箭炮（卡秋莎）对北江岛进行第二次齐放，暴风骤风般的炮弹，铺天盖地地倾注到 190 高地守军之阵地上。轰炸机再次对南、北江岛各主要阵地再度猛烈轰炸。强击机对岛之前沿阵地实施轮番俯冲轰炸扫射。

14 时 10 分至 19 分，登陆部队第一梯队火力支援掩护下，按预定计划，以 7 个突击连 28 个突击排的兵力，完成战斗展开，同时向南北江岛 7 个登陆点实施冲击。

登陆第三大队（步兵第 178 团突击营），乘 28 艘登陆艇，在大茶花一线完成战斗展开。该营第 5 连，在连长毛坤浩和指导员洪阿毛率领下，直扑第一道铁丝网。他们一边爆破一边前进，动作迅猛，转眼之间，即越过守军第一道堑壕，又迅速向了望村之守军前沿支撑点冲击。14 时 29 分，该连首先在乐清礁登陆。随即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它向指挥部报告“占领滩头阵地成功”的胜利喜讯。

“前指”司令员张爱萍立即用报话机：向 5 连登陆成功表示祝贺！向陆、海、空三军表示祝贺！

在紧张登陆突击的关键时刻，三军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积极主动地互相支援，密切协同作战。

在乐清礁登陆突击的部队，在靠近岛岸时，岛上守军在前沿利用石缝内的暗火力点进行疯狂射击。海军指战员临危不惧，冒着岛上火力杀伤和登陆艇沉没的危险，奋力把步兵送上岸。在靠岸过程中，212 号登陆艇艇长负了伤，操舵兵柏文冒立即代替艇长的指挥，炮长负伤了，枪炮兵魏福根立即代替炮长射击。魏福根亦负了伤后，他咬紧牙关继续坚持战斗，直至登陆艇靠岸。

在海门礁、西山嘴、黄岩礁登陆突击的部队，指挥艇被岛上的暗堡火力封锁，艇门无法打开。该部另一艘登陆艇上的战防炮立即开火支援，把这个暗堡火力点打掉。当步兵登陆抢占岛岸突出部阵地时，岛上守军利用其有利地形拼命射击，扔手榴弹，致使有的部队登陆上岸受阻。海军舰艇的指战员，以猛烈的火力进行压制射击，使支援登陆部队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

在南江岛登陆突击的部队，临近靠岸时，遭到国民党军的猛烈射击，无法登陆。要求航空兵火力支援，顷刻间，空军强击机群临空，向南江岛前守军阵地俯冲攻击，登陆部队乘机靠岸。其中一艘登陆艇在靠岸中，又遭守军火力封锁，艇门无法打开。艇上重机枪班班长吕有库立即英勇地进行猛烈还击，掩护本艇打开大门。吕有库在还击中多次负伤，腹部中弹。他以无比坚韧的毅力，用棉衣堵住自己的伤口，继续坚持射击，直到掩护该艇指战员冲上了岸，而自己终因流血过多，献出了生命，战后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守军司令毙命阵地

第一梯队登陆突击队，先后经过 31 分钟的激烈战斗，全部占领了预定的登陆场。

随即，进入了纵深战斗，迅速扩大战果。一江山岛坡陡、路窄、怪石嶙峋，又多悬崖峭壁，向纵深攻击十分艰巨复杂。由于岛上地形的限制，一些登陆分队的战斗队形被割裂，形成犬牙交错。正面敌人凭借有利地形拼命顽抗，背后残潜之敌又以冷枪袭击，使登陆部队伤亡增多。指战员们立即以灵活机动的小群战术，互相协同，猛打猛冲，穿插分割，迂回包围，迅猛地

敌纵深内预定的方向推进。登陆之第一梯队 3 个步兵营占领守军第一道堑壕之后，在支援炮兵、直接瞄准炮兵和护卫舰艇火力支援下，不停顿地向岛上守军发起纵深战斗。

担任主攻方向上的第 178 团第 1 营，在黄岩礁、海门礁等地段占领第一道堑壕后，即组织第 1、第 3 连向中心村攻进。3 连在沿山嘴村棱线向中心村冲击时，遭守军山腰暗堡火力点压制，前进受阻，该连立即组织火力，以两挺轻机枪掩护，用喷火器向暗堡口猛烈喷火，消灭了守军火力点，于 14 时 5 分占领了中心村。

与此同时，第 1 营以第 2 连向山中村（160 高地）攻进。在攻击前进中，遭守军两次火力射击，但该指战员们英勇无畏地勇往直前，猛烈冲击，前仆后继，终于于 14 时 50 分占领了山中村。

该团以第 2 营乘胜向了望村和 203 高地攻进。203 高地，是一江山岛的主阵地，一江山岛国民党军司令部设在这里。所以，该高地是一江山岛的核心阵地，也是国民党守军最后的一道防线。守军司令王生明，一再命令部队依托工事顽抗，欲作困兽之斗。大陈防卫司令刘廉一也给王发来急电，命令要“死守阵地，为党国成仁”。

第 2 营以第 5 连为主攻连，该连在航空兵、炮兵和直接瞄准火炮的支援下，乘守军被火力压制之下还未抬起头来之际，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勇敢果断动作，向了望村猛插，一举攻占了望村。接着，向 203 高地前进。

203 高地之守军，见了望村失守，即进行了顽固抵抗。其火力密集得如同筑起一堵围墙，子弹掀起团团烟尘包围了整个高地，在这种情况下，主攻该高地的 5 连指战员，受到严重威胁。毛张苗副团长机智地调整攻击部署，采取灵活的小群战术，对 203 高地主峰实施攻击。空军以 4 架强击机，再次以航炮和机枪火力向 203 高地轮番俯冲扫射，吓得守军纷纷躲进掩蔽部。海面上的 4 艘护卫舰，亦抵近岛岸，向 203 高地主峰勇猛射击。

在海、空军和已经登陆的地面炮火的支援下，二营官兵高举红旗，冒着守军猛烈的火力，向 203 高地主峰勇猛冲击。该营营长孙勇边冲边指挥喊着：

“同志们，快冲啊！向 203 高地冲击！把红旗插上主峰！”

战士们一边跟着红旗直上主峰，一边高呼：“冲啊！前进就是胜利！”

响亮的口号犹如雷鸣在山谷回响，官兵们紧紧地护卫着红旗，前仆后继，冲向主峰……

当红旗快接近主峰时，主峰上烟尘飞扬，守军的子弹打得更加猛烈了……

高举红旗的 5 连连长毛坤浩头部第三次负伤倒下……

5 连连长陈寿南，迅速接过红旗。他一会扑倒，一会儿前进。守军手忙脚乱，射击不着边际……

红旗向前跃进，终于插上了 203 高地主峰。这面被打得弹痕累累的战旗，战后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

15 时 5 分，5 连攻占了国民党军之主要阵地——一江山司令部所在地。

守军司令王生明被炸死，第 4 突击大队长王辅弼被 2 营 6 连 11 班班长傅德昌在 203 高地地堡里活捉。

南江岛的进攻部队，以第 180 团之第 2 营之第 5、第 7 连为第一梯队，向胜利坡 160 高地攻进。海军炮舰以抵近射击进行火力支援。“沈阳”号炮舰在支援岛上战斗时，被守军击中 3 发炮弹。但舰上指战员将自身安危置于度外，继续对岛上守军炮兵阵地进行猛烈射击，摧毁其一个炮兵阵地，有效

地支援步兵攻占 160 高地。进攻 160 高地的部队，在海军炮舰的支援下，从南、北两侧对守军实施夹击。于 15 时 5 分相继攻占 160 高地。

160 高地攻占后，随即向核心阵地 180 高地发起攻击，在进攻中一度进展缓慢、伤亡增加。营指挥所及时将第 6、第 8 连投入战斗，第 6、8 连接替第 5、7 连的攻击任务后，5、7 连转入防御和肃清反斜面之敌。第 6、8 连在营火力的掩护下，勇猛冲杀，于 15 时 48 分占领了 180 高地。

解放一江山的主要战斗，自登陆突破算起，其主要战斗仅 3 个小时便结束了。在第一梯队攻占了一江山岛各主要高地后，第二梯队第 178 团第 3 营立即投入了歼灭国民党守军最后一批支撑点的战斗。尔后，转入搜索残敌和组织防御。

肃清残敌，在一般战斗中是件比较轻松的任务，可是在一江山战斗中，它比攻占主峰和解决主要敌人所花费的时间还多好几倍。

一江山国民党之守军思想极为反动，加之受蒋介石集团的欺骗宣传，认为解放军对他们不讲宽待俘虏政策。因此，和解放军进行拼死作战。指战员们发动了政治攻势，边打边喊话，有的还利用俘虏喊话。至 19 日 2 时，全部肃清了反斜面暗堡之敌，一江山岛从此获得彻底解放。

这次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守军 1086 人，其中毙守岛司令王生明以下 519 人、生俘守岛第 4 大队长王辅弼以下 567 人，击沉国民党军舰 3 艘、击伤 4 艘，缴获各种火炮 53 门、火箭筒 27 具、轻机枪 68 挺，各种枪 834 支以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解放军登陆部队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有 416 位烈士长眠在这东海之滨，负伤 1176 人，损失火炮 3 门、轻伤舰艇 6 艘、飞机 8 架。

蒋军撤离大陈岛

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作战解放一江山岛战役，打得干脆利索，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谈起这次陆、海、空联合作战的强大威力时，都心有余悸。

原国民党军大队部作战参谋相廉远说：“18 日上午，解放军空军机群一飞到一江山岛上空就进行猛烈轰炸，大部分通往司令部前沿阵地的电线都被炸断了。”

原国民党军一江山司令部情报参谋葛覃谷说：“解放军炮火把一江山司令部的掩蔽部炸塌了，整个司令部都慌乱成一团。”

原国民党军士兵沈南生说：在炮火轰鸣中，只见解放军许多登陆艇正向我们开来，军舰上的大炮向岛上的阵地轰击。解放军的飞机又在我们头顶上俯冲起来，炸弹、炮弹响成一片，我们的地堡被炸毁了。我刚从地堡里爬出来，登陆艇上的解放军已经冲上岸了，不久我就被俘虏了。

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是解放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它的一举成功，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张爱萍日后总结说：“我军解放浙东沿海诸岛特别是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役，是第一次组织实施陆海空联合作战。那时，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个仗怎么打？我们没有照套苏军的条条框框，也没有按照欧美那一套，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经过周密的筹划、计算，确定了自己的打法，结果打胜了。”

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一江山岛，给了“台美共同防御条约”一个有力的回击。

解放一江山岛后，解放军的进攻态势明白无误地表明下一步将攻击大陈

岛。

1月19日下午，解放军空军轰炸大陈岛，炸毁了大陈守军的指挥所和气象台。

轰炸大陈后，台湾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认为解放军进攻大陈岛战斗开始了。他们甚至惊呼，共产党出动200架以上的飞机攻击大陈群岛，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一次空袭。

台湾国民党当局，担心其它岛屿之国民党守军一触即溃，故再三声称：“任何岛屿将不惜任何代价予以坚持”、“大陈岛将准备作最后的战斗”。还下令在闽、粤沿海对大陆进行报复轰炸。

在解放一江山岛的整个战斗过程中，驻大陈岛的美军顾问华尔登上校和他的接替者麦克雷登上校都在现场观察。美国摆出一副军事“干涉”的架势。一江山岛的解放，美国当局感到恐慌。尽管美国此刻并不想直接与中国正面冲突，但又不能不摆出承诺条约的姿态，美国驻台协防司令部司令普莱德海军中将，于1月21日派出数十艘舰艇开赴大陈岛海面布下应战阵势，同时还出动美国作战飞机在大陈岛上空进行示威。

1月23日，美国急忙从菲律宾、日本、香港等地，相继调遣航空母舰“中途”号、“约克逊”号、“埃塞斯”号和“大黄蜂”号，驰往大陈岛东南海面游戈。据美国报纸报道，当时在中国海域共有5艘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50艘可供登陆的其他舰艇。先后出动了2000多架次飞机临近大陈岛空域活动，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陈岛，为已丧失固守信心的国民党军撑腰打气。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玩弄“停火”阴谋，四处活动。它怂恿联合国斡旋安排停火；让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要求“停火”；又让英国驻苏大使威廉·海特尔找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从中劝说。

中国人民不畏强暴。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就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美国在联合国提出停火一事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绝不同意和蒋介石集团停火。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并未造成国际局势的紧张，只是由于美国侵占台湾，庇护蒋介石集团，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才造成了国际局势的紧张。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国的武装力量必须从这一地区撤走。《声明》庄严的宣告：“中国人民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允许他人干涉”，给美国当局玩弄的花招以有力回击。依照中央军委的意图，浙东前指于30日，下达了准备攻占大陈岛的预令。

当晚，解放军鱼雷快艇大队159艇在大陈附近海域击伤国民党海军炮舰“宝应”号。

但是美国当局并没有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烈抗议而收手。就在这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递交了《正在台湾海峡发展的局势》的特别咨文。咨文除提出由联合国谋求所谓停火外，还要求国会授权美国总统在必要时使用美国军队来保证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至于中国的沿海岛屿，他要求国会让他来辨明，如果解放军进攻沿海岛屿是“对台湾及澎湖主要阵地的进攻的一部分或肯定是预备步骤”，就可以使用美国军队。

1月26日、1月28日，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了《台湾决议案》，决议指出：“兹授权美国总统，在他认为对确保和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不受武装进攻的具体目标是必要的时候，使用美国武装部队。”

1月30日，解放军浙东前线指挥所为了实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解放大陈岛等浙江东南沿海岛屿的既定作战方案，正式向所属三军部队下达了准备攻占大陈的命令。

针对新西兰政府1月28日在联合国安理会提议讨论台湾海峡停火问题，周恩来于2月3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指出美国侵略台湾造成了西太平洋紧张局势，联合国应谴责这种侵略行为。并声明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联合国任何有关中国的决议都是无效的。

在这段日子，美国一再要求台湾从大陈岛撤退，并非正式地向台湾保证，如同意全面自大陈岛撤退，美国将协防金门与马祖，并暗示在必要时刻会以原子武器对付中共，美国国会将通过“台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动用美国军队保卫台湾、澎湖。

如果说在此之前，解放军的空军、海军由于初创，蒋介石凭藉他手中的飞机、军舰还能称雄空中海上的话，那么一江山岛之战就明白无误地证明了一点，这个时代已挥手与之“拜拜”，一去不复返了。蒋介石不能不面对事实，如再坚持如昔，上下大陈将遭一江山岛的同样命运。

2月5日，蒋介石作出最后决定：从大陈岛全面撤退，行动代号取名为“金刚计划”。

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政府下令第7舰队和其他美国部队“协助”蒋介石部队从大陈撤退。

撤退行动自2月6日开始。美国通过其驻华沙大使向中共提出了有关这项行动的目的，并保证不骚扰中共的渔船，希望中共方面不干扰这次行动。

2月7日，由普莱德指挥的美蒋联合舰队像鲨鱼群似的涌到大陈海域，美国第7舰队出动了132艘舰艇，5000余架飞机，48000余名海空人员，到达大陈海域协助蒋军撤离。

大陈防卫司令凄然叹息

“金刚计划”正式实施时，蒋经国也在大陈岛。他是在一江山失守之后，受蒋介石委派来大陈稳定军心士气的，随其同行的还有总政治部的美籍顾问杨帝泽。

当放弃大陈已成必然后，蒋经国在大陈的任务就转为安定民心了。在他下榻的渔师庙附近，不论日夜，都有人在守望，只要他一露面，便会大声呼喊：“蒋先生还在这里！”

晚上，蒋经国和杨帝泽坐在山头，凝视月光下的波涛，深有感触。他沉痛地对杨帝泽说：“我们反共复国，是一件大事，为了百年大计，一时的忍痛，是不能避免的。”他不得不给自己吃宽心丸了。

2月6日，台湾当局发表声明，宣布从大陈岛撤退的消息，说撤退大陈岛上的守军，是为集中力量防守台湾，同时也撤退岛上的居民。

2月7日，阴雨连绵，春寒料峭。《中央日报》记者刘毅夫描述说：

夜雨已停，仍是满天低云，我跑出渔师庙，上了附近的海边小山头，向东一看，吓，真来了，大概是一艘美国海军的扫雷舰，也许是联络舰，舰身的号码是124号。再往屏风山外看去，有更多数不清的战舰，像鲨鱼群似的往大海域涌来。我立刻跑回渔师庙，报告了蒋先生，他只微笑的点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早餐后，跟着蒋先生乘吉普车去风山岭，又看见了下大陈守将彭团长，他陪我们爬上下大陈最高峰凤尾山，一路上蒋先生随便同他谈些事宜。上山之后，才知道美国第七舰队

已像猎人似的在大陈海域散开了猎犬，海上有一眼看不清的兵舰，空中处处飞机巡逻，还有一些大蜻蜓似的直升飞机在舰队上空回旋警戒。我们可敬的将士们，虽然也知道了撤退计划，但仍在挖战壕，修碉堡，诡变无定的战场上有备才能无患，可是一些库存待运的弹药箱，已在往山下搬运。

这天，蒋介石也为撤退大陈岛军队和平民发表了“告海内外同胞书”，称此举为转移兵力，增加台、澎、金、马防卫力量，配合新战略，避免无谓损失。

在发表告同胞书的同时，蒋介石还在台北讲述国际形势时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大陆必须光复，曲解台湾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两个中国”的主张荒谬绝伦。

蒋介石的讲话，也是台湾国民党政府第一次对“两个中国”问题的表态。

2月8日，台“国防部长”俞大维、海军部司令梁序昭、“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蒋纬国等来到大陈，与蒋经国会合，共同巡视指导撤退作业。

2月8日夜开始至12日，驻守大陈岛之国民党军第46师和直属炮兵、军官战斗团等18000余人，及大陈居民14000余人，共32000余人，在美国第7舰队直接参与下，撤逃台湾。

撤离前，蒋经国从军舰上取下一面“中华民国”国旗，在岛上举行了最后的升旗仪式。蒋经国对在场众人说：“不要难过，不要失望，此刻我们要下决心打回来。”也许，蒋经国为此心愿一直在奋斗，但最终至死也没能再回到大陈岛。

军舰起锚了，大陈守军司令刘廉一望着四处吐火冒烟的大陈岛，凄然叹息：“完了，什么都完了，落了一场空。”

整个撤退行动在2月11日晚完成，岛上守军16353人和平民17132人全部分批运到台湾。居民不愿走者惨遭枪杀。撤退前，国民党海军爆破组在大陈岛上进行疯狂破坏，把大陈居民们世代居住的地方炸成一片焦土和瓦砾，把几十个村庄烧为灰烬。大陈岛国民党军头目刘廉一在逃走之前，曾对合众社记者说：“当我们离开时，岛上只剩下死人”。

解放军根据隔海观察和情报侦察发觉敌人撤退后，立即进占浙江沿海岛屿。

2月8日至14日，浙东前指所属部队先后进占北鹿山、渔山、披山诸岛。22日，又出动飞机轰炸南麂山岛，岛上守军于25日仓皇逃窜台湾，人民解放军当即进占该岛。至此，浙江东南沿海岛屿，全部回到人民的怀抱。

第五节 缓和台海紧张局势

蒋介石拒绝放弃金、马

解放军华东军区在浙东作战结束后，即开始拟定福建沿海作战计划。当时福建境内的机场一时尚不能竣工，空军不能马上入闽，以浙江为基地的空军只能控制闽东北包括马祖列岛一带的上空。从军事观点上看，这时攻击金门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攻克马祖是有把握的。因为马祖岛上只有国民党军 1 个步兵师，连同配属部队不足 2 万人，使用解放军在浙南已有的海空力量再加少量陆军攻击，是有胜利把握的。因此，解放军华东军区（4 月改编为南京军区）在闽浙的部队进行了首先攻夺马祖的准备，等待着中央军委的最后决心。

在浙东连连失败后，蒋介石急于把美国拖入中国内战。他一方面命令部队加剧海峡两岸的紧张状态，一方面要求美国承诺直接以武力帮助守卫金门、马祖，企图由金、马之战引发为中美之战。

为激怒解放军达到扩大战端的目的，1955 年 1 月 10 日，国民党军队空军以 12 架飞机轰炸福州市居民区，炸死炸伤居民百余人，引起了市内大火，烧毁民房 4000 余间，上万居民在春节前无家可归。

中共中央不为蒋介石所激，冷静地观察着美蒋的新动态。

台海战争一触即发，美国政坛一片混乱。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格林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协防金门”，可能使美国“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刻，为一个并不会影响到我国重大利益的问题，而卷入战争的漩涡。”

许多美国官员同意上述观点，认为美国应信守对台湾安全所做的承诺，但极力反对美国以武力保卫金马。

美国国务院认为，“保卫金门”很可能使之和中共。甚至和苏联发生直接冲突，因而一再建议国民党当局撤离金门、马祖。他们甚至提出以美国陆战队和战斗机群驻守台湾，换取台湾当局撤离金门、马祖的建议。

蒋介石断然拒绝了这类建议。他到台湾后，一直以“反攻复国”来激励残军败将，说是“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如果可作反攻跳板的沿海最后两个岛屿再丢掉，谁还会相信他能“反攻复国”呢。

美国准备使用核武器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最后支持了蒋介石的观点。他认为，国民党的军队之所以能在丢失大陆后保持相当高的士气，主要是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会打回大陆，放弃金门、马祖，等于粉碎了他们的这个梦想。只要士气不保，台湾便将“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中共随时会将它占领。”

3 月 3 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赴台湾同蒋介石进行了密谈。回国后，同艾森豪威尔商讨了保卫金、马，防止中共进一步攻打台湾。据美国日后销毁的历史档案看，美国当局当时为保卫金、马，不惜采取使用原子弹在内的一切打击手段。3 月 10 日，杜勒斯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了他和总统的意见，又提出了使用原子弹的问题。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副总统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也暗示，美国可能使用核武器，这使得美国国内与世界舆论都对可能发生核战争的前景感到十分紧张。

有了美国撑腰，台湾的口气更硬了。3 月 22 日，蒋介石在对美国报人谈话时宣称，台湾为保卫金门、马祖，将战斗至最后一个人。此后在许多场合

及私人谈话中，他都一再表示，要誓死保卫金门、马祖。

5月5日，台“行政院长”俞鸿钧在向立法院报告施政工作时也说，保卫金门、马祖的决心不会改变，台湾反对任何和谈与停火的建议。9日，他对美国记者重申这一观点说：“保卫金门、马祖的计划不会改变，不会因为外国的意见就放弃了这几个岛屿。”

陈诚也在多次和外国记者谈话时表示，即使金门、马祖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也一定要坚守下去。

毛泽东决定停攻金马

在形势上，金门马祖是两道伸入大陆心脏的触角，澎湖则控扼台湾海峡的衙地，也是台湾与金门之间的中继站。台湾是“反攻复国”的主要基地，而金马则又为登陆的踏脚石，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保台澎必须保金马，保金马以卫台澎。这是一位美国军事家评价台澎金马关系及其战略意义时所说的一句话。这句话也常被蒋介石用来说明他所以誓保金马的理论依据。其实蒋介石比谁都清楚，国民党的力量已大大弱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防守沿海岛屿尚且感到力不从心，哪里还有“反攻”的力量？既然无力反攻，金门、马祖也就失去了跳板的作用。随着军事科技的高速发展，金门、马祖对于防卫台湾也已失去了价值，解放军若进攻台澎，完全可以绕过金门、马祖而直取目标，金马实际上已没有什么战略意义了。

金门或撤或守，对台湾来说都无关紧要。美国之所以动员蒋介石放弃金马，其中也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因为这样一来，两岸的距离拉大了，分裂起来变得容易。蒋介石之所以坚守金门、马祖，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把美国人拉入中国的内战。因为金、马战火一起，国民党军队必然不敌，美国如果视而不救，必将在全世界面前失去信誉；如果插手，则就要同中国共产党军队发生直接冲突，这样，中美战争就会爆发。

毛泽东：这位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对美蒋的阴谋自然有所洞察，他当初决定在沿海地区采取有限军事行动，主要目的是对国民党的骚扰破坏予以惩罚，并显示坚决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分裂中国的决心，并不打算引发中美之间的全面战争。通过浙东沿海作战的胜利，这一目的已基本达到。接下来，新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只要中国强大了，美国是无法干涉中国内政的，那时，只要嘘一声，外国人就会脱身。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停攻马祖，并适时地采取了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

台湾在美国的庇护下，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形成偏安海岛的局面。

祖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投入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八章

北戴河，毛泽东导演战争奇观。沿海军民痛击武装特务，海峡两岸空战频发。

第一节 一次特殊的军事行动

中央指定叶飞指挥

1958年7月15日，美国政府派遣海军陆战队入侵黎巴嫩等中东国家。7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和抗议美国的侵略行为，要求美国立即从黎巴嫩撤兵。随后，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小城市，纷纷举行反对美国侵略中东地区的示威，但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却一再表示“完全支持”美军侵略黎巴嫩的行动，并叫嚷“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国民党空军连日出动飞机对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进行侦察、空投宣传品。根据当时的国际和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为惩罚国民党军疯狂叫嚷“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打击美国侵略者和声援中东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央军委于1958年7月18日作了炮打金门的决策。

此时正值东南沿海台风季节。这一天，福州军区第一政委叶飞，正同机关、部队一道，帮助当地农民抢收水稻。突然，军区司令部参谋匆匆赶来，请政委回作战室接北京来的保密电话。

叶飞拿起电话，耳机里传来了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的声音：

“叶政委吗？中央决定炮轰金门，指定由你指挥！”

那时福州军区新任司令员是韩先楚，已经到任接替了叶飞的工作。叶飞虽然仍兼军区第一政委，但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在地方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应该由军区司令员指挥，为什么要政委来指挥呢？叶飞有点疑问，就问道：

“到底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

王尚荣答：“是中央决定。”王尚荣感觉到叶飞有怀疑，就说：“刘培善同志在这里，你可以问问他。”

刘培善接过电话说：“是的，是毛主席决定要你指挥。”

叶飞说：“韩先楚司令员现在在北京，应该由韩司令员指挥啊！”

刘说：“那你就别问了。”

叶飞只好回答：“既然如此，那行，我接受命令来指挥。”

叶飞接受任务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安排工作。决定江一真代替他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并立即组织前线指挥所。第二天，由福州乘车奔赴厦门，同去的有副司令员张翼翔和副政委刘培善，张兼任前线指挥所参谋长。此时，皮定均副司令员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不在福州。

7月19日叶飞一行到达厦门，迅速展开多项准备工作，24日前完成了一切作战部署。7月27日收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内容是毛泽东致彭（德怀）、黄（克诚）的信（注：此时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为总参谋长）：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们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

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必须坚持。如你们同意请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毛泽东信上所说“中东解决，要有时日”，指的是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人民发动革命，推翻了旧统治集团，美国直接出兵入侵黎巴嫩，随后英国又侵入约旦。同时，美国于7月15日宣布其远东地区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中东形势骤然紧张，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美、英、法介入后，苏联也有所动作。世界进步舆论都声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蒋介石集团企图乘机扩大事态，于7月17日宣布所属部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金门、马祖与台湾国民党军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同时加强空军对大陆侦察活动和袭击准备。

叶飞接到电报后，立即找张翼翔、刘培善商议，觉得各项准备工作比较紧张，加之福建沿海遭受台风袭击，连续暴雨19天，冲毁大小桥梁43座，公路铁路塌方情况严重；部队在阴雨中昼夜作业，疲劳过度，疾病丛生；特别是空军进入福建前线的转场尚未完成，海军入闽部队尚在调动中，认为推迟炮击时间较为有利。当即复电表示：根据前线情况，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些再进行炮击，较有把握。

由于推迟了炮击时间，又进行一个月的准备工作，完成了地面炮兵的集结和展开。炮兵对金门炮击的所有目标，都进行了现场交叉测量、观察，把目标都一一标在作战图上；也完成了空军的紧急战斗转场、海军舰队和岸炮部队的入闽部署，制定了炮兵、空军、海军协同作战方案，一切作战准备都就绪了。

炮击金门序幕是空战

炮击金门的序幕是空战。没有这场空战掌握了福建前线的制空权，就没有下一步的炮击。当时沿海机场的飞机起飞，不能朝大海方向，只有往后飞，升空后再调头。如果朝前起飞，就飞到台湾海峡上空了。我空军要在福建前线站住脚，首先必须要战胜敌人的空军，不然，掌握不了制空权。为了加强福建前线空战的指挥，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调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海军进入福建后，彭德清也调来任厦门海军基地司令员。

7月的一天，空军进入福建。看到我们自己的飞机飞临福州上空，人民欢欣鼓舞，机关办公的、工厂做工的、学校上课的、全从屋子里出来，很多人爬到屋顶上欢呼。因为人民群众以前吃够了敌人的空袭的苦头，天天有警报，不得安宁。在福建前线的空战中，美国自己的飞机不来，只是掩护台湾蒋军空军基地，在台湾海峡上空巡逻飞行，掩护蒋军飞机在第一线作战。我军的飞机每次只能出动一半，另一半保护机场。国民党空军没有这个顾虑，机场由美国空军保护。

空战后期，国民党空军使用了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空战中，我军有两架飞机不明不白地被打落了，开始我军不知道是怎么被击落的，后来才弄清是新式武器干的。

这场争夺制空权的空战持续了半个多月，甚为激烈。国民党空军损失50多架，大约占它总数的三分之一。我军损失20多架。空战后，敌人老实了。制空权被我军掌握了，为大批炮兵开进厦门，为炮击金门打下了基础。

接着，炮兵调来约3个师，还有1个坦克团。这次调动都是晚上行动，

重炮加上坦克，夜间通过福州开往厦门，轰轰隆隆，连街道都颤动了，空军、海军、大批炮兵和坦克进入福建，老百姓高兴极了，纷纷议论，都认为这一次不但是要解放金门，而且一定是要解放台湾了。

8月上旬，地面炮兵全部进入了阵地。海军130岸炮部署在厦门对岸角尾。炮兵阵地从角尾到厦门、大嶝、小嶝，到泉州湾的围头，呈半圆形，长达30多公里，大金门、小金门及其所有港口、海面，都在我远程火炮的射程之内。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待北京来命令。

毛泽东在北戴河亲自指挥作战

8月20日，北京来电话，要叶飞速去北戴河。他立即乘专机赶去。21日下午3时，毛泽东派人找叶飞去他的住处。叶飞一见到主席，就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和部署，以及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彭德怀、林彪也参加了汇报会。

毛泽东一面听叶飞汇报，一面看地图，精神非常集中，汇报完后，毛泽东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

那时，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国民党部队的营一级。叶飞回答说：“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啊！”

毛泽东考虑了十几分钟又问，“能不能不打到美国人？”

“主席，那无法避免！”

毛泽东听后，再也不问其它问题，也不作什么指示，就宣布休息。大家知道，这是毛泽东要进一步考虑问题了。

晚饭后，王尚荣拿了一张条子给叶飞，那是林彪写给毛泽东的。林彪这个人很会捉摸毛泽东的意图，他知道毛泽东很注意能否避免打到美国人的问题，所以写了这个条子提出：是否可能通过王炳南（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林彪此人也有点莫名其妙：告诉美国人就等于告诉台湾，这怎么行呢？看到条子，叶飞很吃惊，便问王尚荣：

“主席把这信交给我看，有没有什么交代？是不是要我表态？”

“主席没说什么，只说拿给你看。”

第二天继续开会。毛泽东下决心了，看来没有理睬林彪的建议。

他说：“那好，照你们的计划打。”并要叶飞留在北戴河指挥，跟彭德怀在一起住。

叶飞心想：自己怎好跟彭老总一起住呢？主席究竟是什么意思？叶飞不懂，也不好问。彭德怀也没派参谋来叫他住到他那里去。

晚上叶飞散步后回到房间里，正在发愁，恰好王尚荣来，他说：“老兄，主席不是交代你住到彭老总那里吗？”

叶飞说：“我哪好去住啊？！”

王知道叶飞为难，就说：“我替你想个办法，把专线电话架到你的房间里。”这下就解决问题了。

他们商定，前线直接同叶飞通话，叶飞再通过王尚荣转报毛泽东，毛泽东的指示也由王尚荣转告叶飞。叶飞问：“彭老总那里怎么报告呢？主席交代我同他住一起的呀！”他说：“你别管了，此事由我办。”

所以，炮击金门是在北戴河指挥的，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直接在指挥。前线则由张翼翔、刘培善代叶飞指挥。

万炮齐发 调遣美舰

8月23日中午12时，炮击开始。第一次急袭，所有炮兵阵地同时向金

门开火，一个小时密集发射了几万发炮弹。火力十分猛烈和密集，整个金门岛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蒋军猝不及防，死伤惨重。我军的炮火打得很准，一下子摧毁了敌人的许多阵地，特别是集中火力猛击金门胡璉的指挥所，打得非常准确，可惜打早了5分钟！后来得到情报，我军开炮的时候，胡璉和美国顾问刚好走出地下指挥所，炮声一响，赶快缩了回去，没有把他打死。要是晚5分钟，必死无疑。在阵地上的美国顾问被打死2人，对此，美国人一直没有吭声。

毛泽东决定大规模炮击金门，是不是就要解放金门、马祖呢？当时，包括福建前线我军指挥员，还有台湾蒋介石，包括美国艾森豪威尔在内，都没有搞清楚。毛泽东这一重大决策，是同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进行较量，是一个有国际、国内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这是当时一切中国人、外国人都没有弄明白的。

毛泽东选择这个时机大规模炮击金门，摆出我军要解放台湾的姿态，一是警告蒋介石，二是同美国进行较量，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远东来，以调动当时正在侵略中东的美国第7舰队，支援中东人民的斗争。

福建前线我军实施对金门大规模炮击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3天睡不着觉，摸不清我军此举的意图。他从我空军入闽，在空战中已击败了蒋介石空军，牢牢地夺取了福建前线上空的制空权；我海军入闽，已基本控制了福建沿海的制海权；大批炮兵及坦克部队调入福建，鹰厦铁路已修通，福建前线包括汕头等地已修建大批空军作战基地等种种迹象判断，我军这次大规模炮击金门行动，决不只是为了要解放金门、马祖，而是要大举渡海解放台湾的前奏，于是下令将地中海美第6舰队一半舰只调到台湾海峡，和第7舰队会合，加强第7舰队，中东局势缓和下来了。

艾森豪威尔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完全被毛泽东调动了。杜勒斯于9月4日发表声明，公开要扩大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侵略范围，对中国人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讹诈。美国从中东的第6舰队调来一半舰只，加上从本国和菲律宾调来的，美军在台湾海峡就有航空母舰7艘、重巡洋舰3艘、驱逐舰40艘。美国第46巡逻航空队、第1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和其它好几批飞机也调来台湾，美国第一批陆战队3800人已在台湾南部登陆。侵台美军司令部还公然扬言，要在8日的演习中以舰炮封锁我沿海岛屿。

毛泽东把美国的注意力从中东转移到远东来后，地中海紧张局势趋向缓和。

我国外交部于9月4日发表领海线声明，宣布我领海线为12海里，向全世界宣告保卫我领海不受侵犯的坚强决心。后来福建前线部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国人民的这一立场。

只打蒋舰不打美舰

8月下旬，叶飞由北戴河回到厦门前线。此时大、小金门蒋占岛屿，包括金门唯一的港口料罗湾和海面，全部在我炮火射程之内，完全被我炮火封锁，金门和台湾的海上通道截断了。为了补给金门，台湾从海上运输，以海军护航，我军炮火即转向攻击其海上运输线，专门打它的海上运输船只。蒋军舰只受到严重打击，不断被我海岸炮火击沉击伤，最后，金门海上运输线完全被我截断了。金门不但弹药补给中断了，粮食、燃料的补给也中断了，储备的炮弹也在半个月炮战中消耗得差不多。储备粮只有一个月，也消耗差不多了，于是频频向台湾告急。蒋介石即请求美军护航，以恢复金门的海上

补给线。

9月7日，美蒋组成一支海上大编队。美国军舰配置在海上编队左、右两侧护航，把蒋军舰只和运输船只夹在中间，美舰和蒋军舰只相距仅2海里，由台湾向金门开来。美蒋联合编队从台湾一出动，我军在雷达上就看得一清二楚。情况复杂化了，美军已经卷人，怎么办？打不打？如果一打，势必会把美舰一起带上，这就可能把美国拖下水，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打不打美蒋海军联合编队，事关重大，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行动，这不是前线指挥员有权可以作出决定的，只能由中央、最高统帅毛泽东才能作出决定。叶飞立即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回答：照打不误。叶飞又请示：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毛泽东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并且交代要等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口才打，要叶飞每一小时报告一次美蒋联合编队的位置、编队队形、航行情况，到达金门料罗湾时，要等北京命令才能开火。

叶飞为了准确执行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命令，又请示：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毛泽东明确回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

命令是由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以直达军用专线电话向叶飞转达的。叶飞接到这个电话，极为吃惊，恐怕电话传达命令不准确，铸成大错，再问王尚荣：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是不是也不还击？回答是毛末席命令不准还击，清清楚楚。这样叶飞就说：明白了，我严格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

这一下叶飞就极为紧张了，因为要严格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这很不好办。美舰和蒋舰相距仅2海里，如果哪一个炮群瞄不准确，稍有误差，就会打到美舰。至于如美舰向我开炮，我不予还击，这倒还比较好办。

叶飞为了准确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就亲自向31军及各炮兵群下达命令：待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北京下了命令后才开炮；各炮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如美舰向我开火，我不予还击！各炮群接到叶飞这个命令，都吃惊了，纷纷追问。叶飞又把命令再复述一次，并问炮群是否都听清楚了，明白了？各炮群回答听清楚了，明白了，按毛主席的命令严格执行。

9月7日中午12时整，美蒋海军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运输船只开始在料罗湾港口码头上卸下补给物资。情况直报北京，毛泽东下令开火。全线所有炮群接到命令，即以突然的密集火力攻击蒋舰及其运输船只，集中攻击料罗湾港口码头。没想到我军一开炮，美舰丢下蒋舰及运输船只不顾，立即掉头向台湾方向逃去。这时，金门蒋军和在料罗湾的蒋舰纷纷向台湾告急。台湾问：“美国朋友？美国军舰呢？”蒋舰回答：“什么朋友不朋友？美国军舰已经掉头跑了！”他们大骂“美国人混蛋”，使用报话机通话，连密码都不用，我军的侦听机听得清清楚楚。蒋舰被我军击沉3艘、击伤数艘。台湾即下令蒋舰返航。这一场惊险的战斗就这样戏剧性地宣告结束。

试探美蒋合防条约效力

通过9月7日的炮击，中共中央、毛泽东初步摸到美国的底细。当然，美国军舰这一天未敢开火也许有一定的偶然性，美国真正的态度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9月9日，杜勒斯公开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使护航的美舰保持在沿海岛屿3海里之外”，进一步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的态度。9月11日，有4艘美国军舰再次掩护国民党的4艘运输舰、7艘作战舰向金门驶来，周恩来

立即亲自布置了打击这次护航编队的战斗，准备以这一行动进一步摸清美国的战略底盘。

9月11日11时以后，美蒋混合编队侵入金门海域的中国领海。周恩来下达命令后，从14时57分起，前线解放军炮兵又以40个地面炮兵营又6个海岸炮兵连的强大火力射击驶近料罗湾的国民党军运输舰和金门岛上的目标。这一次国民党军的运输舰吸取了前几天的教训，不再等待美舰的掩护，一遭打击就急忙向外海逃走，因而只有1艘被击伤。美国军舰同9月7日的表现一样，在解放军发炮后马上退向外海，仍一炮未发。

通过9月11日的炮击，中共中央、毛泽东终于摸清了美国的战略底盘。正如叶飞后来所回顾的：

事后我才明白，原来毛主席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并且规定如美舰向我开火，我军也不予以还击，这一切都是在试探美帝国主义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经过这一次较量，就把美帝国主义的底全都摸清了。美帝国主义虽然貌似凶恶强大，在全世界到处横行霸道，不可一世，其实也是一只纸老虎。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只要涉及美帝自身的利益，要冒和我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它就不干了，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了，如此而已。

这时台湾海峡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楚，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拖美帝下水，而我们则力求避免同美帝发生直接冲突，美帝也极力避免同我发生直接冲突，这就是当时台湾海峡非常微妙的三方形势。

继续封锁打零炮

1958年9月7日和11日两次炮击后，国民党见乞求美国护航已经不能达到预定目的，于是变换方式对金门实施补给，企图在岛上继续坚持下去，并仍想利用金门问题把美国拖入中国内战。美国在对新中国进行军事讹诈未收到效果的情况下，开始实行脱身政策，企图压迫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进而造成台湾和大陆在政治上的彻底分离。针对不断变化的复杂形势，中共中央、毛泽东一面思考新的对策，一面要求人民解放军继续封锁金门，使国民党更加陷入困境，以加深美蒋矛盾，为从长远角度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

9月13日，毛泽东对解放军前线炮兵自月初以来开展的零炮射击活动加以肯定，电令参战部队炮兵全面开展这一活动，要求做到白天黑夜打零炮，每天24小时，特别是料罗湾3海里以内，打零炮（每天打二三百发），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以增强全面封锁的效果。根据这一指示，福建前线炮兵在发现重要目标时才集中火力进行大规模炮击，而平时则转入零星炮击，使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日夜都需要隐蔽在阴暗潮湿的坑道中，岛上的地面活动基本陷入停顿。

由于金门岛上的守军处境日益困难，急需补充粮弹和各种物资，9月13日，台湾国民党军又采用了一种新的运输方式，在天还未亮的凌晨用“美”字号运输舰进行偷运。但是运输舰在接近料罗湾时又遭到解放军猛烈的炮火射击，2艘“美”字号都中弹负伤逃回，补给再次失败。

鉴于由运输舰直接靠岸运输已不可能，国民党海军的运输人员想到了利用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常用的履带式水陆输送车（LVT，台湾军方俗称为“水鸭子”）。当时，解放军的海空军为了避免中美军事冲突奉命不出外海，而海岸边的炮兵火力射程也在20公里左右，国民党海军以装载水陆输送车的

大型运输舰于白天驶到金门以南解放军炮兵火力无法达到的海面上，水陆输送车装载货物后再从舰上下水，直接抢滩上岸卸载。9月14日，台湾国民党军首次试用这种补给方式，虽然17辆离舰抢滩的水陆输送车在解放军炮击中损失2辆，但是台湾当局认为还算成功，下令继续实施。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利用傍晚和夜间对金门守军进行空投。近海施放水陆输送车抢滩和空投，自此成为对金门实行补给的两项基本方式。

9月15日，中央军委对于封锁金门问题也作出新决定，强调：为了进一步封锁金门，炮兵要努力改进射击技术，重点打击驶进料罗湾的运输舰艇及卸载点，切实避免误击美舰，并加强对空投场的炮击；空军要加强大陆沿海空空的巡逻活动，掩护炮兵打击空投的国民党军运输机，并坚决打击进入大陆上空的国民党军战斗机；海军在确不误击美舰的前提下，夜间可予进入料罗湾的国民党军舰艇以打击。根据中央军委加强封锁的精神，从广州军区和其他单位抽调的地面炮兵、高射炮兵部队又陆续入闽，使参加炮击金门的地面炮兵部队达14个团另7个营又14个连，还有海岸炮兵8个连。

9月20日以后，美国又以军舰和航空兵为国民党军护航，不过护航的方式有所改变。美舰再度和国民党军舰混合编队，行驶至金门外海解放军岸上炮火射程之外停泊，再由国民党海军的运输舰放下水陆输送车，涉水上岸卸货。这样，解放军的炮兵已经无法炮击国民党军的舰只，而水陆输送车长度仅几米，目标甚小，又处于运动之中，火炮远距离射击很难命中。美军舰载战斗机则由停泊在台湾海峡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几乎每天都出动数十架次，掩护国民党空军的运输机飞抵距金门20公里以外的空域（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的领海线以外），然后美机在外面巡逻掩护，国民党军的运输机则迅速飞入金门上空实行空投。这种补给方式，确实给人民解放军实施封锁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针对国民党补给方式的变化，解放军前线部队相应研究了对策。由于金门斗争牵涉到复杂的国际问题，军事行动必须服从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的需要。9月24日中央军委又向前线部队重申了“以炮击为主，海军空军在确实不误击美舰美机和有把握胜利的原则下相机作战”的方针。当时，由于台风，海面风大浪高，解放军海军快艇的吨位一般都只有几十吨，这类小艇出海已很困难，因此封锁任务主要由炮兵和空军担负。炮兵根据新的敌情研究了打击国民党的水陆输送车并封锁空投场的新战法；空军则寻找时机，在确保不同美机交战的情况下打击国民党军的运输机。

解放军炮兵为了有效地打击水陆输送车，将部分远射程的火炮和海岸炮前推，增大火力控制范围，迫使国民党军的运输舰在更远的海面停泊，使水陆输送车因增大航程更易遭受打击；同时，迫其在距岸更远的海中下水，在海浪中也容易发生沉没事故。此外，解放军炮兵经周密计算，在料罗湾各主要航道上及沿岸便于水陆输送车着陆的滩头，事先计划移动拦阻射击弹幕和不动拦阻射击火墙，一旦发现水陆输送车或小型登陆艇上岸，马上呼唤火力实施较准确的射击。开始，国民党军的水陆输送车由舰上泛水后，分次成一列横队抢滩上陆，这样在解放军的炮火打击下每次都有几个目标被毁伤。另外，有的水陆输送车还在海中翻沉。如一辆满载新闻记者的输送车沉没，当场就淹死记者6人（其中有南朝鲜记者1人，日本记者1人），一时在台湾和国外新闻界引起了轰动，同时也更增加国民党的恐慌情绪。

国民党军在其水陆输送车连遭打击的情况下，又不得不改变抢滩上岸的

方法。其运输舰在距金门更远的海面放下减少装载量的水陆输送车（这样航渡时可安全些），然后由输送车在多方向以单个不规则的跃进方式上岸。这种运输方式确实可以大大减少遭受炮击的危险，可是运输量同样也大为减少。

由于海上运输量远不能满足金门守军的需要，台湾当局又只得加紧空投运输。自从9月3日金门机场在解放军的炮火打击下起降中断后，国民党空军就一直利用视度较差的天候（黄昏、拂晓或夜间）对金门进行低空空投。解放军炮兵和空军针对这一情况，反复研究了打击运输机和空投场的办法。解放军炮兵以加农炮和中口径高射炮在前沿配置，对金门岛上各空投场构成空中火网，国民党空军的运输机一临空，马上以浓密的炮火射击，使其无法空投或升高盲目空投。敌机逃走后，炮火马上转移打击空投场和着陆物资，杀伤地面人员。针对国民党空军夜间空投的情况，解放军在前沿岛屿和突出部也模拟国民党军的炮光信号，诱使其运输机误投。这样，从9月23日至29日，解放军炮兵不仅击落国民党军运输机1架，击伤2架，而且使国民党空军的运输机投下的物资损失甚多，有许多还投到解放军阵地上来。台湾当局的空投计划没有一天能够如数完成。金门国民党军一天中最多只能得到100余吨空投物资，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随着金门守军遭封锁后处境日益恶化，美蒋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了，已经公开表现出美国企图在金、马脱身，而蒋介石坚持不撤，仍想以金、马把美国拖在中国内战中。

毛泽东为何不取金门

正当美蒋为金门撤守问题激烈争执之时，1958年10月6日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福建前线广播站传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暂停炮击的消息，使台湾海峡两岸的军民乃至世界舆论都大感意外。从这时起，炮击金门进入一个打打停停的阶段，作战完全变成一场地地道道的政治战。

早在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前，毛泽东就确定了“走一步，看一步”的方针，对于是否夺取金门要看形势的发展而后定夺。自9月中旬摸清美国的战略底盘后，毛泽东就一直在思考下一步的方针。9月下旬美蒋在金门撤守问题上的矛盾公开化以后，毛泽东审时度势，从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的阴谋，以扩大反美统一战线的长远目标出发，毅然决定改变封锁金门的方针，让金门、马祖继续留在台湾国民党当局手中。这一决定，向台湾方面乃至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再次显示出和平统一祖国的诚意。

毛泽东确定的这一新的方针，是基于我国国家利益、全民族的长远利益，经过对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反复研究，权衡各种利弊，才最后下定的决心。从当时的某些眼前利益来说，如果逼蒋从金、马撤退或登陆夺取金、马固然有很大好处；但是如果斩断了蒋介石乃至整个台湾当局同大陆有地理关联的这条政治纽带，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长远目标来看，反倒有可能增加困难。

自1955年浙东沿海作战结束后，中共中央、毛泽东对于夺取金门、马祖的考虑已完全服从解决台湾、实现祖国统一的大局。在大陆战事已结束，台湾海峡两岸的社会情况又有了很大变化之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改变。在共同维护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共之间重新对话，并建立某种程度的合作，在事实上已经有了可能。因此，自1955年以后中共中央就向台湾当局发出和平谈判和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建议。由于台湾当局依仗外国势力

拒不接受，中共中央、毛泽东才决定以炮击金门这种军事行动以促进政治上全面解决台、澎、金、马问题。在炮击封锁金门后，如果只能夺取金、马而不能同时解决台湾问题，那么国共之间在地理上的距离将由不足 10 公里扩大到 100 多公里，对话、接触将更为不便。而且蒋介石失去象征其在大陆沿海存在的最后据点，将使得美国更便于制造“两个中国”或支持“台独”。反之，将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中，不但有可能促进今后两岸关系的改善，也会使蒋介石有资本去抵制“台湾独立”的活动，同时能扩大美蒋矛盾，争取台湾广大军民，建立更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另外，当时毛泽东还考虑实行牵制美国战略力量的“绞索政策”，留下金门、马祖，可能套住美国，使它在战略上难以脱身。

10 月 5 日 8 时，毛泽东指示福建前线部队：“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10 月 6、7 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也一炮不还。僵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央军委确定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决策。为了向党内军内解释作出这一决策的原因，10 月 5 日晚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指示中说：

我们目前以收复金马还是仍由蒋军占据金马，两者对今后斗争孰较有利，是我们当前必须考虑和决定的问题。当然，早日收复金门、马祖，对解除福建沿海地区的直接威胁，对打开海上交通，发展福建沿海的经济建设，对于鼓舞全国人民和我军的士气有很大好处，如果做到这一点，应该说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把这个胜利和暂时利用金马把敌人套在绞索上，把解放金马和解放台湾统一来解决的长远利益比较起来，则不如把金马暂缓解放仍由蒋军占领似乎较为有利。

军委的指示还要求福建前线部队：在目前，宜减轻对金马的军事压力，使金马蒋军能够生存下去，是必要的。同时又要求仍要使其处于紧张的状态，拖住美国不得抽身。为了打破美国的停火的阴谋，在必要时，我仍可组织像过去那样的大打。总之，临机应变，主动在我。

10 月 6 日凌晨 2 时，由毛泽东起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公开声明暂以 7 天为期，停止炮击，并向台湾当局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这份《告台湾同胞书》不仅据理说明了炮击金门的理由，而且划清了台湾问题上内政和对外交涉的界限。这一公告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台湾当局虽然对此不公布，但是台、澎、金、马的军民从暂停炮击的行动、收听广播和口头传闻中也大体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金门岛上的气氛也马上缓和下来。岛上十多万军民从躲藏了 40 多天的阴暗潮湿的坑道和防炮洞中走出，见到了阳光，都为眼前的危险消除而感到高兴。岛上国民党军的炮兵在解放军停止炮击期间也一炮不打，台湾军方则抓紧这 7 天大力运输，不仅运上几十天的补给品，而且运上了美国供给的 8 英寸（203 毫米）重炮，准备长期固守。

对于彭德怀元帅的文告，台湾国民党当局随即表示“这完全是骗局”，对此“不予理会”。但是蒋介石也十分担心这一文告会影响美国对他的支持，因而强调“宁可冒继续炮击封锁的危险，亦不愿美国盟邦退出护航。”可是美国对这一文告的反应却是表示“欢迎”，并宣布从 8 日起暂停护航。不过

美方同时又歪曲这一文告，把中国政府基于民族大义所宣布的暂停炮击和它鼓吹的所谓“停火”混为一谈，并要求实行“永久停火”，即承认它人为制造的海峡两岸分裂的事实。

台湾当局在金门虽然不敢破坏为时7天的事实上的休战，但是为显示自己尚有战斗能力，于10月10日“双十节”这天又出动飞机到大陆上空挑衅。当天，国民党空军共起飞44批182架作战飞机，至大陆沿海岸线地区，其中有6架窜入福建龙田上空。解放军空军当即以航空兵第14师一个大队起飞迎战，双方又进行了一场空战。空战中，解放军飞行员杜凤瑞击落F—86战斗机2架，其中一架的飞行员张乃军跳伞后被俘。杜凤瑞的飞机在空战中也被告击落，他跳伞后在空中被另一架国民党军飞机击中牺牲，这架国民党军飞机又随即被解放军高炮第105师击落。这次空战，国民党军被击落战斗机3架，解放军被击落歼击机1架，此后，国民党军的战斗机基本上不再进入大陆上空，其活动线退到福建的海岸线以外。从解放军空军7月末入闽至10月，福建上空共进行空战13次，解放军航空兵总共击落国民党军飞机14架，击伤9架；解放军飞机被击落6架（其中空军5架，海军航空兵1架），被击伤5架。

10月12日午夜，《告台湾同胞书》宣布的7天暂停炮击的期限已满，金门国民党军和当地居民又全部进入坑道和掩体。可是解放军一炮未发。13日凌晨，福建前线广播站又播送了国防部长彭德怀对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对毛泽东的写作风格有所了解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命令也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命令全文如下：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己，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那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这一文告发表后，金门地区乃至整个台湾海峡的局势得到进一步缓和。在 10 月 13 日以后的一星期里，金门和对岸地区炮声沉寂，金门岛上的军民通过切身体会相信解放军是言而有信的，岛上恢复了正常的地面活动。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表现出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以及基于民族大义发出的呼声，台湾当局虽然不响应，但是毕竟控制不住它在岛内的影响。在香港和海外侨胞办的一些报刊上，也纷纷发出重开国共和谈呼声。中共中央以打促和的方针，已经开始收到一定成效。

单日打、双日停的戏剧性战争

从 10 月 6 日起至 10 月 20 日金门地区休战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美国三方都在认真观察各方动态，并继续做出试探，结果最后演变为一种极其特殊的带有戏剧性的作战形式，出现了古今战争史上的奇观。

自 10 月 13 日彭德怀的文告宣布人民解放军再停止炮击两周后，美国官方十分得意，宣称是它的强硬政策才带来台湾海峡的和平。美国官方一方面在对外声明和中美大使级会谈中要求中国方面“永久停火”，一方面又压迫蒋介石撤退或减少在金、马的驻军。蒋介石面对中共方面和平呼吁和美国要其撤退的双重压力，为维持其军心士气，于 10 月 14 日在接见澳大利亚记者时公开发表谈话称：“不撤退，不姑息”。这实际上是向美国表示他决不接受撤军的态度。

美国政府为了要蒋介石听从自己的安排，宣布将派杜勒斯于 10 月 21 日赴台同蒋介石会谈。10 月 19 日，美国竟又出动了 4 艘军舰，侵入金门海域为国民党军运输船护航。其实，美国已于 10 月 8 日宣布了暂停护航，这时解放军又未恢复炮击，在军事上本无护航必要，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显然在于试探解放军的停止炮击是否会变为永久性的，并在杜勒斯访台前以此安抚一下蒋介石。

美军的护航行动明显违反了彭德怀文告中“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的规定，同时鉴于杜勒斯即将访台，中央军委决定提前恢复炮击。10 月 20 日下午 16 时，解放军又以 32 个炮兵营又 5 个海岸炮兵连猛烈炮击金门，目标为岛上码头、机场和炮兵观察所等处，共发射了 8800 发炮弹。炮击使国民党军的 3 艘运输舰、1 艘大型货船和 1 架 C—46 型运输机中弹，岛上守军在遭炮击 70 分钟后才开始还击。

解放军对金门的炮击虽然给国民党军带来一定的损失，却也给蒋介石增加了拒绝美国要求停火和撤退金、马的资本。10 月 21 日杜勒斯到达台北，随即和蒋介石开始会谈。杜勒斯仍坚持美国原来的意见，即要蒋介石撤退在金门、马祖的驻军，并停止对大陆使用武力，造成两岸事实上的停火和隔离。结果双方争执起来，蒋介石恼怒地回答说，在我活着的时候不会撤军。最后，在双方都作出让步的基础上达成妥协。美国同意增加对台湾的援助，不再要求国民党从金、马撤退；蒋介石则答应“减少金、马驻军”，不再对大陆使用武力。11 月 23 日杜勒斯离台前，双方依此精神签署了公报并立即发表。可是在公报中对于不使用武力一条，台湾公布的中文本和美国公布的英文本有微小的差别。在英文本中，用的是“not the use of force”，意思很明确地表示“不使用武力”。可是中文本则是“而大量凭藉武力”，用的是比较婉转的语言以维护面子。

看到美蒋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在民族大义的前提下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人，在杜勒斯回华盛顿后的第二天，即10月25日，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福建前线广播站播出。

这篇文告，规定了双日对金门“四不打”，即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和船只，是希望自己包围中的对手能长期固守，已属罕见。而文告提出的愿意向同自己作战的对手提供补给品，这更是古今中外战争中的奇闻。到了10月31日，中央军委又进一步发展了“四不打”的方针，决定：“今后逢双日对任何目标一律不打炮，使国民党军人员能走出工事自由活动，晒晒太阳，以利其长期固守；逢单日可略为打一点炮，炮弹一般不超过200发。”从此，正式确定了“双日不打单日打”的新方针。

这种单日打、双日停的奇特作战方式，一时使全世界的舆论感到惊奇。不过，人们都明白了这种炮击已经是一种政治上象征性的战争。实行象征性的单日打炮，是为了反对美国的“停火”阴谋和蒋介石拒绝谈判的顽固态度，表示战争仍然存在；在双日不打，实际上取消封锁，有意让国民党军固守金门，是为了将美蒋继续拖在金门、马祖这根“绞索”上不能脱身，并向台湾当局和广大军民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解决的诚意。这种打法单纯从军事上看，确实为许多人所大惑不解，但它正是毛泽东的策略思想在战争中的一次生动体现。

在实行“双停单打”方针后，人民解放军于11月初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炮击。这次炮击主要是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考虑。因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0月下旬在台湾大肆活动返美后，曾宣传金门战斗已经基本“停火”。蒋介石也宣传共产党军队已是“强弩之末”，已无力再打。为了加大美蒋矛盾，表示金门并未“停火”，同时使蒋介石得到拒绝从金、马减少驻军的口实，毛泽东经考虑后，中央军委又于11月3日下令对金门地区实施比较猛烈的炮击。这次炮击前，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向国民党守军事先作了预告。从3日早上6时起，人民解放军炮兵以33个营又1个连向金门国民党军的阵地实施全面而又有重点的轰击。11月4日因是双日解放军未打炮，5日继续实施炮击，一时又造成“声势大，温度高”的场面。

由于国民党金门守军利用停止炮击的时机补充了弹药，并运进了美制大口径的8英寸（203毫米）重炮，因而又改变了10月6日前很少还炮的态度，在11月3日壮起胆子同解放军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炮战，集中火力轰击解放军的炮兵阵地。但是国民党军炮兵的火力毕竟不如解放军炮兵，当天解放军发炮1.2万发，国民党军还炮2000多发，最后以国民党军炮兵的火力被压制而结束炮战。在这一天炮战中，国民党军伤亡约140人，特别是大金门东半岛的炮兵损失较重。人民解放军的炮兵也有部分损失，在大金门正面的大、小嶝岛上的个别炮阵地因工事不坚固被打坏，部分人员伤亡。吸取了经验教训后，11月5日解放军炮兵扩大了阵地配置正面，并广泛实施了机动，还设置了假阵地迷惑对方。当天，解放军向国民党军炮阵地发炮3000发，又摧毁其炮阵地和观察所一部；国民党军还炮1000发，人民解放军却无一伤亡，成为金门炮战中的一个突出战例。这次炮战不仅达到了预期的政治、外交目的，也使新入闽参加轮战锻炼的炮兵部队经受了实战训练。

1959年元旦过后，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炮兵突然对大嶝岛滥施炮击，造成托儿所31名儿童死亡，17人受伤。为了对这一罪行进行惩罚，中央军委决定于1月7日再对金门实施炮击。为了表示只惩罚少数作恶分子，并利于

国民党军继续固守金门，这次炮击只限于金门岛上的炮兵阵地。1月7日下午，解放军炮兵以28个营又8个连猛烈轰击金门，共发射炮弹2.6万发，国民党军还炮约7000发，最后终于以解放军的炮火占压倒优势而结束。这次炮战，实际上成为金门地区最后一次真正的炮战。炮击结束后，1月9日中央军委指示福建前线部队：“今后单日不一定都打炮。”此后单日的炮击也只转入零炮射击，对金门国民党军彻底实行不封不锁，让其悠然固守的方针。这样，在福建前线以炮兵为主体的陆、海、空三军既顶住了美国的战争恫吓，又粉碎了其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诡计。

台风化解了一次炮战

1959年8月23日，是我军炮击金门一周年。这个敏感的日子，从我军指挥系统多方面掌握的情况看，国民党军有可能在这一天对我军采取报复行动。我福建前线指挥员决定采取内紧外松的方法，从各方面做好工作，以求有备无患。

这一年，我军仍沿袭上年的做法，实施零炮射击。在发射实弹时，同时发射大量的宣传弹（实弹和宣传弹都打在无目标的空旷区）。用宣传弹大量散发《告台湾同胞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和《再告台湾同胞书》等文告。以此不断揭露美国的侵略阴谋，阐明中国政府对台湾海峡局势的立场和我军炮击金门的旨意。前线部队和沿海地区民兵，还利用顺风，把一只只纸鸢、一个个红色气球、一座座矗立着标语牌的竹筏飘洋过海，使大量的图片、画页和宣传单飘落在金门岛上，给国民党军官兵和群众送去大陆上兄弟姐妹的温暖、关心和期待。

部队刚入闽时，修筑的工事都是土木结构的半永久型阵地。从1959年下半年起，我前线部队自己动手，砸石块、筛沙子、和水泥和折编钢筋，逐步建成钢筋水泥结构的永久型工事。至8月23日前，多数连队都有了永久型的阵地。

临近8月23日炮击金门一周年这一天，战争气氛在福建前线沿海地区一天比一天紧张。地方政府抓紧组织群众抢修道路、发动有关部门积极为部队准备粮食、炮弹，种种迹象，使基层官兵判断在这天恐怕会有一场更加激烈的炮战。

我炮兵第六师在北京训练时，各单位使用的是苏制火炮。部队到达福建前线后，即改装为国产130毫米和首批152毫米加农榴弹炮。战士们用上自己国产的火炮，心花怒放。总群领导也把他们使用的火炮视为“拳头”武器，说：“零炮射击，一般不用你们。”这样，平时只能偶尔打上几次，炮手们总觉得不过瘾。在临近炮击一周年之日，战士们早就铆足劲了，个个摩拳擦掌，想显显自己的武艺。

正在此时，福建前线气象站，天天预报要刮12级台风。由于部队指战员都未经历过“12级”台风，对它有多厉害，谁也不清楚，加之战备紧急，大家对“12级”台风警惕并不高。

8月22日晚，指战员在观察所和炮兵阵地严阵以待，密切地注视着金门岛的动静。

23日上午，薄云遮天，风力不大。下午3时许，忽然乌云密布，迅速吞没了阳光大地，疾风暴雨呼啸而来。官兵们只能在炮阵地里看着这惊天动地的狂风暴雨，倾听那狂风暴雨的呼啸。

翌日，天蒙蒙亮，风雨渐渐地见弱。他们走进村庄，映入眼帘的是一栋

栋几乎没有瓦片的房顶，许多树木被连根拔起，墙壁坍塌，一片狼藉。

事后，从上级的通报上得悉，这次“12级”台风，使国民党军和我沿海部队都受到某些损失：群众房屋倒塌、农作物被毁坏，最惨的是不少渔民，连人带船被台风吹得无影无踪了。

国民党军原准备在这一天对我军进行报复，我军也铆足劲准备回击国民党军，但一场台风使炮战化为乌有。

炮击迎送美国总统访台

1960年，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风起云涌，反对侵略和殖民统治的烽火，日渐扩大。亚洲一些国家的人民不断取得斗争的胜利，美国政府感到形势于己不利。因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亲自出马到远东访问，进行干预。6月16日，他离开马尼拉到台湾“访问”。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第3天，杜鲁门于6月27日命令美国远东军入侵朝鲜的同时，派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至此已整整10年。这段期间，中美大使级会谈，到1960年6月，已开过97次会议，美国始终拒绝在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达成不以武力或者武力威胁解决两国争端的协议。从1958年9月美舰侵入福建沿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提出第一次严重警告，到此时已达108次，可美国政府仍然置之不理，如今艾森豪威尔又窜到台湾来“访问”，中国人民岂能容忍？为了反对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中央军委决定：按照单日打炮的惯例，于6月17日，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的前夕和6月19日艾森豪威尔离开台湾的时候，我军福建前线炮兵举行打炮示威“迎送”；炮击目标是大、小金门面向大陆的滩头、空旷无人地区和无工事的山头。我炮兵6师党委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福建前指的部署，即召开了党委会议和分群领导干部会议研究炮击示威的具体实施计划。由于准备工作周密，行动隐蔽，金门国民党军事先未能察觉。

6月17日下午5时，福建前线司令部发表《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当广播宣布要进行炮击示威的消息后，金门国民党军大吃一惊，防卫部和美国顾问组争先将文告内容抄报台湾，请示对策。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金门国民党军基本上按文告的要求行事：停泊在料罗湾内的两艘军舰立刻开往外海，金门各雷达站马上停止工作，地面人员进入坑道。

17日，临近20时，各级指挥系统人员在一分一分钟地对表。当秒表嗒、嗒、嗒地走到20时整时，一串串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刹那间420余门大炮同时发出雷鸣般的巨响。反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的炮击示威开始了。总炮群政委方官富在鹅乌鹊指挥所直接指挥莲河地区的炮击示威，总炮群群长沈仲文密切地观察敌情的变化。

此时，艾森豪威尔乘坐的军舰正驶抵台湾火烧岛附近，一听说打炮，即加速驶向基隆港，并指责“中共不加选择的炮击”。在我军炮击示威时，金门国民党军纷纷上报说：这次比“八·二三”炮击更猛烈，弹着点都在滩头、水洼和阵地之间。没有伤亡。各部通信人员在联络时，互报平安，个别人在开玩笑说：“老兄，解放军不是打我们的！”在我军炮击示威时，金门国民党军炮兵仅向莲河地区发射了28发炮弹，以示还击。美方对此甚为不满。23时，我军炮兵又向金门进行40分钟的炮击，这一天共发射炮弹3万余发。美国国务院还一反常态地提出抗议。

19日晨，艾森豪威尔即将离开台湾，我军于6时和8时30分两次开炮

示威。每次炮击 50 分钟，共耗弹 3.8 万余发。炮击一开始，台湾“国防部”即查询弹着情况。40 分钟后，金门国民党军进行还击，炮弹也是打在滩头及田野里。台湾“国防部”再三要求报告还击的具体情况，大、小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只好又装模作样地向大陆打了千余发炮弹。当我军停止炮击后，金门国民党军就恢复了正常状态。黄昏时分，小金门岛上已炊烟袅袅。

金门之战宣告结束

1961 年 12 月中旬，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稳定，不主动打金门国民党军的指示，我福建前线炮兵部队，把单日打实弹改为只打宣传弹。从此，用实弹炮击停止。金门国民党军除偶尔打点零炮外，主要打的也是宣传弹。

根据福建前线形势的变化，1962 年春季，我参战炮兵部队奉命将武器装备及作战任务移交给兄弟单位炮兵部队，于 3 月末顺利返回原部队。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断绝了与台湾当局的“政府间”关系。同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国防部长徐向前亦于当日发表《关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声明说：“台湾是我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为了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等活动，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接到命令后，我军完全停止了对金门打宣传弹的活动。

至此，这场特殊的炮击金门之战宣告结束。

第二节 “反攻”老调

秘密制定“反攻计划”

8.23 炮战之中，尽管蒋介石宣称据守金、马，但他深知：如果没有美国的护航与协防，据守不过是一句空话。随着台、美“蜜月”的结束，台湾海峡平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60年代初，中国大陆由于连续几年自然灾害，加之政策失误，经济上出现严重危机。台湾国民党当局误以为反攻大陆时机已到，于是，蒋介石亲自出马召开了几次高级军事会议，调集得力干将，布置制定了庞大、周密的反攻计划，即“国光计划”和“旭光计划”，几十万军队日夜演练，蠢蠢欲动。这两项计划属于台湾当局的最高军事机密，初时甚至连美国顾问团也一时被蒙在鼓里，知情人可谓寥若晨星。而今30多年过去了，蒋介石已经作古，反攻大陆的梦想终成泡影，两项绝密的计划方得以陆续曝光。

“国光计划”是蒋介石密令台湾三军“副总参谋长”执行官唐守治中将担任召集人，精选优秀军官，配合参谋本部若干人员，成立了一个作业中心。后来，美国得悉蒋方瞒着他们搞“国光计划”后，勃然大怒，台湾当局只好请美国人也来参与，该项作战计划也随之易名为“旭光作战计划”。该项作战计划设想是国民党军先在闽南粤东地区登陆，迎后续部队到达，攻占福州、海丰等地，建立攻势基地，形成先期有利声势再向内地发展。

此时，老蒋不顾70多岁高龄，多次在阳明山和凤山基地召开军事会议。在一次会议上，他询问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最先问到的是“陆军总司令”罗列，罗答“没有把握！”蒋介石闻言大怒，立即撤了罗列的职务，改由刘安祺担任。刘迎合蒋的意图，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蒋介石顿时喜形于色，遂下令“三军”集结高雄附近基地，准备从高雄港登船出发。许多士兵都被逼写好了遗书，随时准备“殉死”。

发出“反攻动员”令

在秘密制定反攻计划的同时，蒋介石还到处散布他的“反攻”神话。

1961年3月29日，蒋介石对台湾青年宣称：

“面对当前反共斗争的新形势，真是报国救民千载一时的机会”。

1962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革新、动员、战斗”的口号。何谓“革新、动员、战斗”呢？蒋介石自己解释称：

“革新”包括“心理革新、工作革新、生活革新，而着重在心理建设的上面，要从精神、思想、观念、生活，到实际行动，全面的、彻底的革新”。

“动员”乃是“精神动员和组织动员，要求发挥同志的潜力，以提振全党的活力，并加强组织，深入群众，依循国家动员的轨道，完成一切准备，以保证全民总动员的贯彻实施”。

“战斗”则是在于“发挥集中统一的战斗精神，结合全党为一个战斗体的组织，并以战斗纪律，保证党的政策、命令贯彻执行，使能在敌前、敌后、政治、经济……各个战场上，展

开全面的战斗”。

蒋介石还宣称：

“以革新重启革命的契机”；“以动员集结反共的力量”；“以战斗争取反共革命的胜利”。

1962年3月29日，蒋介石在告青年书中提出：

“今日反共形势，我们已由掌握了复国之钥，进而要打开铁幕之门的时候了”。“青年子弟们必须确切准备”，“响应‘革新、动员、战牛’的号召”。

1962年11月13日，国民党召开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三大任务，其中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反攻复国”的动员与准备。蒋介石对美国记者称：

“目前正是进攻中国大陆的良好时机”。“我可独立反攻”。一旦我们开始反攻大陆，我们预期少则3年，最多5年内，完成我们底定全国的任务”。

“神话”的依据

听蒋介石的口气，好像“反攻圣战”迫在眉睫，他立刻就能扭转乾坤了。蒋介石为什么在1962年前后大肆叫嚣“反攻大陆”呢？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蒋介石错误估计了大陆的形势。蒋介石宣称：

中共“现在是正处于公社失败，工业倒闭，俄援不继，灾荒饥饿，空前未有的毁灭恐怖的当口；亦就是天灾人祸，交相煎迫的当口”。“陷于全民的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之中”。

“中共部队的效忠精神业已愈夹愈糟，理由之一，是中共政权无法以较人民为多的食粮配合供应他们的部队。”

大陆民众“所遭受的迫害，已达到不可忍受的程度”，“大多数中国人民，均热切盼望我反攻大陆，推翻匪伪政权”。

大陆发生饥荒是事实，有些人有些怨气也能够使人理解。但决没有蒋介石所说的出现了“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也没有军队不忠现象，更没有大多数中国人热切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事实。有的只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同心同德，改正错误，战胜困难，建设新中国的雄心壮志与实际行动。

第二，蒋介石企图利用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蒋介石在回答记者问时宣称：

“这两个共党集团间的分裂，在赫鲁晓夫或是毛泽东任何一人被清除之前，没有弥缝的机会”。中共与苏俄间“争执激烈，如果中华民国军队反攻，苏俄将不会援助中共”。‘中共与苏俄之间的分裂，已为中华民国光复大陆造成一适当的机会’”。

1963年3月4日，蒋介石在《反攻复国的前途》的演说中，专门分析了中苏之间的矛盾，提出：

“今日世界反共形势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赫、毛斗争加剧以后，自由国家如何把握利用这一机势的问题”。

从利用中苏矛盾的角度出发，蒋介石决定“反攻大陆”立即展开。

第三，企图在台海造势，拖住美国。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美国人为了从台湾海峡脱身，重新考虑对华政策，企图松动同中国大陆的关系。特别是肯尼迪入主白宫前后，曾发表言论称：他坚信美国必须保卫台湾，但应划一条清楚的防线，他一直认为金门、马祖对防守台湾并非必不可少，美国防线应仅仅划在台湾本岛周围。肯尼迪的主张，遭到了蒋介石与“外交部”不点名的批评。肯尼迪上台后，虽然在改变对华政策方面迈出仅仅一小步，但也令蒋介石忧心忡忡。他之所以在两度“海峡危机”之后，再度点起海峡战火，其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台海局势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牢牢拖住美国，同时借机试探一下美国对台“反攻大陆”的真实立场究竟如何；还可在政治上

造成一定的声势，配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成就，引起国际上的瞩目。

“反攻圣战”的部署

正是基于上述三个原因，蒋介石认为1962年至1963年是他“反攻”的“决定年”、“胜利年”，遂在新竹召集国民党军队将领会议，具体研讨“反攻”部署。为了切实完成“反攻”，蒋介石并非只说不做，他的具体措施与步骤是：

第一，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筹措反共经费。1962年4月27日，台湾“立法院”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通过了《国防临时特别捐征收条例》。该条例规定，为完成“反攻圣战”，征税金额：各类货物税的30%，娱乐税的50%，筵席税的50%，地价税的40%，铁路、公路票价的30%，电报电话价的30%。4月30日，蒋介石明令公布此一条例。5月1日起该条例生效。

时任“财政部长”的严家淦，解释“临时国防特别捐”不增加企业负担，只从个人所得税中增加，以增筹国防经费，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行政院长”陈诚也就开征“临时国防特别捐”发表谈话，希望同胞支持当局政策，承受暂时负担，增进集体安全，呼吁工商界人士与当局合作。

尽管台湾各界人士对征收“临时国防特别捐”表示不满，并且根本不相信蒋介石的“反攻”神话，但都怕被扣上一顶红帽子吃官司，故被迫上交，据台报统计：14个月内共征收6000多万美元的“临时国防特别捐”。

第二，设立“反攻”机构，全力进行“反攻”准备。1962年初，国民党当局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最高5人小组”（又称“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反攻”大陆的决策机构。

1963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之际，蒋介石在鼓吹“反攻大陆”的同时，提议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蒋宣称：

“本党中央前后筹组反共联盟及拟订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之议，当以审虑未周，延未施行，现一切反攻准备，既已新近就绪，而在复国建国整个过程中，尤复经纬万端，非举国意志更加集中，才智更加发挥，行动更加一致，不足以迅赴事功。加速胜利。九全大会，允应掌握时机，恢宏襟袍，以兴海内外仁人志士才智俊贤，推诚合作。中正盱衡全局，深觉此时筹组并召开反共联盟，实为符合全国愿望之举措”。

基于此认识，蒋介石向大会提交了《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案，要求大会议决。该案的要点是：

（1）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以集中海内外意志与力量，提供反共建国大计，争取胜利为主旨；

（2）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为在现行宪政体制下之全民性结合；

（3）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以个人为主体。由各民族、各党派、各社团、各侨团、各经济团体、各学术文化团体、各妇女及青年团体——特别是敌后组织，具有声望、成就与代表性之人士参加之；

（4）拟具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草案，融会各方意见，提出联盟会议，以为今后共同行动之准据；

（5）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会议决议事项，其属子政府职权者，经由政府有关方面采择施行；

（6）责成九届中央委员会根据上项原则，研拟具体方案，付之实施，并望于最短期内达成此一任务。

蒋介石提交的议案无人敢违，自然为大会所通过，并决议“遵照总裁指令积极贯彻”。

翌年4月30日，“行政院”成立“反共建国联盟”筹备委员会，由一生反共的谷正纲挂头牌，其他成员均多为蒋介石的准嫡系与忠臣，如：袁守谦、陶希圣、余井塘、张其昀、黄伯度、阮毅成等。当时还煞有介事地下设秘书处于台北，辖议事、联络、新闻、总务4个组，进行各项筹备具体事项。与此同时，蒋介石、唐纵公开号召海内外人士参加“反共建国联盟”。然而海内外人士相信蒋介石“反攻”神话的越来越少，参加者寥寥无几。

第三，纠集军队、特务准备窜犯大陆。在筹集“反攻”经费与建立“反入”组织的同时，蒋介石还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蒋还令各部门将台湾的各种轮船、渔船和车辆，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为了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蒋在“反攻”前不断对部下进行“反攻”政治教育。北投的政工干校特别繁忙，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登上大陆培训党政干部；政工部门要求士兵要明确“为谁而战？”要有献身精神，并在每一个士兵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蒋介石还从日本购进大量血浆，准备与中共决一死战。

美国方面早就得到台湾当局可能发动反攻的情报。见到事态愈发严重，美国总统肯尼迪出面警告说：“台湾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无异于自杀”，“台湾如出兵大陆，将违背‘中美协防条约’”。蒋介石心虚了，在凤山又一次召开军事会议，以美国不赞同和信守“台美协防条约”作为藉口，不得不宣布暂缓军事反攻，改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

第三节 幻想成了泡影

叶翔之布置“游击活动”

经蒋介石批准，特务头子、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兼“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具体部署了代号为“海威”、“班超”等的派遣武装特务骚扰大陆沿海的情报作战，企图进行“游击活动”与“渗透工作”，建立组织，配合大陆的所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颠覆人民政权。

为了执行这两个破坏计划，美蒋特务机关，在台湾北内湖乡开办了“海龙训练班”，在台北淡海村开办了“海威训练班”。叶翔之任“海威训练班”主任，台“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任建鹏任副主任，“国防部情报局监察室”主任项乃光任教育长。在训练班里，对那些搜罗来的特务进行了海上渗透登陆、山地作战、野外生存、策动暴乱、爆破射击、心理作战、搜集情报、电讯联络等各种特务技术的训练。

特务机关为了驱使这些特务娄罗们到大陆来卖命，竭力对他们进行欺骗、蒙蔽和利诱。叶翔之等数次对他们进行“精神讲话”，要他们相信“大陆政权已摇摇欲坠”、“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他鼓励特务们潜回大陆组织反革命武装，策动暴乱，建立所谓“游击走廊”。叶翔之还奉承这些武装特务是“国家的中坚，时代的宠儿，天之骄子，革命的先锋队”。他欺骗说，“只要你们登上大陆，一定会得到大陆同胞的拥护和爱戴”。

为了给这些特务打气，叶翔之亲自给他们授衔、授印，并设宴“欢送”，祝他们“马到成功”。

然而，事实是这样的无情，所有从海上和空中派来的美蒋特务，无一漏网地被我沿海军民歼灭。蒋介石的一切幻想，变成了泡影。

下面所举是几个地方的军民和人民群众歼灭台武装特务的经过。

荒岛上瓮中捉鳖

1962年10月7日天刚破晓，广东省惠阳县港口公社的一艘渔船驶向小星山岛南面的海面打鱼，忽然发现远处漂着一个黑色物体。具有高度警惕的渔民们，马上放下一只小舢板，由杜冯来等4人划着前去查看，发现原来是一只放了气的半浮半沉的橡皮艇，艇里有5支桨和一颗子弹，附近海面上还漂着同一式样的6支桨。杜冯来立刻想到，可能是台湾特务来了，而且从艇上的5支桨还未漂散、海面上的6支桨也漂流不远等情况来判断，乘船的人还是刚来不久。他又根据海潮、风向和橡皮艇、船桨的位置，判定敌人可能爬上了附近的一个无人荒岛——小星山岛。

情况初步分析判定后，杜冯来等立即掉转渔船驶回港口，向港口公社、公社民兵连和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惠阳县港口公社民兵连得到杜冯来的报告，马上紧急集合。理发师莫镜明、庄同、张耀南都是民兵，他们正在替顾客理发，听到紧急集合的命令，马上停止工作，飞奔到民兵连部报到。搬运工人李灶等也放下正在搬运的货物，跑步前去集合。不久，来自各行各业的民兵就集中到了连部。这些民兵的一部分在港口墟一带布防，准备在特务登陆时给予迎头痛击；另外21名民兵和3名人民武装警察，由4名干部带领，乘坐两艘机动渔船，由杜冯来领航，从港口急驶小星山岛搜捕敌人。

他们在小星山岛登陆后，分三路搜索。有一路负责搜索海岛的山脚地带，他们英勇向前搜捕埋伏在乱草丛中的特务，开始了战斗。另一路民兵由人民

武装警察助理员滕喜祥和民兵班长李灶率领，抢占小星山岛的制高点。他们听见山下激烈枪声，就赶向枪声响处，在半山腰打死了一个武装特务。接着，又在—个山窝里发现了第二个武装特务，他—见民兵吓得连忙双膝跪下，弃械举手投降，活捉后查明，原来他是这股武装特务的“少校通讯组长”周俊义。接着，他们又和6个正要抢占山头的敌人迎面相遇。理发工人莫锐明端起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这6个特务被迫退到—个山洼里躲藏。滕喜祥、李灶部署了火力，封锁了这个山洼，并向敌人喊话：“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投降！”这6个武装特务无路可逃，只好举手投降。

这一路民兵走下山坡和其他两路民兵会合，经过对捕获的特务进行现场审讯，了解到还有4个特务没有抓到。他们就在岛上继续搜索。当晚，海军派来了炮艇，封锁了海面。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公安部队、地方干部和民兵，也陆续赶来。第二天天亮，在全岛进行了大搜索，终于把特务全部捉住。

绿豆岭水泄不通

在这以后不久的10月28日拂晓，又有两股台湾武装特务在广东省西部电白县沿海登陆。这两股武装特务共22人，带着35支长短枪、2000多发子弹以及烈性炸药等，乘两只橡皮艇在电白县爵山公社下村海滩登陆。他们刚上岸，就被渔民和民兵发觉。渔民和民兵与上摸黑向附近的民兵队和公社报告，公社民兵立即将特务登陆点附近的交通要道和海面封锁起来，并且占领了控制海面的前岚岭制高点。附近各村庄的男男女女老少也闻讯赶来，他们拿着木棍、菜刀、鱼叉、禾镰等等，四处搜捕敌人。

天明以后，民兵陈金品发现荒僻的绿豆岭上，有两个人忽隐忽现，在—块石头上还搁着—个背包。陈金品立即向他所在的爵山公社排坡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杨亚基报告。杨亚基带着几个民兵与陈金品—起，跑步登上绿豆岭。22岁的共青团女支部书记杨亚妙，拿着—把禾叉也跟着上了山。不久，民兵营长杨大应也带领民兵们赶来。他们首先和两个放哨的敌人遭遇，杨大应高声喝令敌人投降。两个特务在威武的民兵面前吓得浑身哆嗦，乖乖地弃枪投降了。藏在附近的另—个特务正想逃跑，被民兵发现。—个民兵赤手空拳地扑上去，双手卡住特务的脖子，这个特务吓得赶紧举起了双手。民兵们从他身上搜出—支手枪和—枚手榴弹。

这时，闻讯赶来的民兵越来越多。当他们发现第4个特务的时候，22岁贫农出身的民兵杨妹九悄悄地绕到这个敌人的身后，猛然冲向前，—手抢过敌人的冲锋枪，趁势用冲锋枪托猛力—击，把这个特务打倒后活捉。在继续搜捕的过程中，民兵们又活捉了4个特务。

这时，天已渐渐黑了。民兵们仍在巡逻搜索。突然，杨大应发现—个石洞内躲藏着两个敌人。他独自—个扑到洞口外—丈远的地方，依着岩石，举枪喝令敌人投降。有—个特务看到跟前只杨大应—人，便拿出金条和手表来收买他，要他不要开枪。特务们对他说，要金条有金条，要手表有手表。杨大应—听气坏了，他端起枪来就把这个特务的嘴巴打伤了。其他民兵闻声赶来，冲进石洞抓住了这两个特务。

民兵们这时已抓到10个特务，对这些特务进行现场审讯后，知道还有12个特务躲藏在这条弯弯曲曲到处是大石头的沟壑内，这时，附近几个村庄的群众也都拿着刀枪等各种武器起来，把偌大—座绿豆岭围得水泄不通。民兵和群众怕特务利用夜色逃跑，就点起五盏大汽灯，挂在绿豆岭上的沟壑附近，把那里照得通明。附近村庄的老大娘和媳妇、闺女们，也纷纷烧茶煮

粥，成群结队地挑到绿豆岭，给正在围捕特务的乡亲们吃。许多妇女还从家里带来了捆缚一百个特务也用不完的绳索。躲藏在沟壑内的最后 12 个特务看到无路可走，只好一个个举着手钻出来投降。当民兵押解着这两股特务回县城的时候，沿途村庄的老大爷、老大娘们，都气呼呼地一边骂，一边拿着木棍、扫把要打这批胆敢爬上大陆来捣乱的台特，有些老大娘还哭着要替解放前被国民党反动派害死的亲人报仇，特务们个个吓得浑身发抖。

“光杆司令”的下场

10 月 8 日，有一股武装特务爬上惠来县海滩不久，沿海的渔村里就到处响起了报警的螺角声。带队的“广东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一纵队”的“司令”吴纯彬，吓得丢掉了帽子和地图，在登陆点附近乱窜。有几个武装特务不久就掉了队。当天，他带着剩下的特务在野地里伏了一天。到了晚上，他看到交通要道上已经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更吓得手足无措，赶紧叫特务们丢掉电台等笨重装备，分头逃命。

吴纯彬带着一个特务找路逃生。在四处乱窜的时候，他和那个特务又在躲避巡逻的民兵时走散。他慌慌张张地钻进一处小高地下面的石头缝里，提心吊胆地挨过了一夜和一个白天。到了晚上，他实在冻饿难当，就爬出石头缝想到地里挖几个番薯充饥他刚一出来，就被在这个高地顶上放哨的三个民兵发现了。民兵们拦住了吴纯彬的去路，高声喝问：“口令？”他抖抖索索地说：“我是惠来人”。民兵一听对方答非所问，接着又喊：“不准跑，你开枪就打死你！”吴纯彬被吓得连连鞠躬，结结巴巴地说：“兄弟狗胆包天也不敢开枪，更不敢跑，要跑现在也跑不动啦，从上陆到现在，我一口饭还没有吃呢！”

这个特务纵队“司令”被押到大队部以后，惊魂未定地说：“大陆上全民皆兵真吓人呀！就像是天罗地网，不说我一个吴纯彬，就是千万个吴纯彬也逃不出你们的手心啊！”

深山密林歼伞特

1963 年 6 月以后的一个时期，我广东、福建、浙江、山东江苏等沿海军民又连续歼灭了 9 股台偷渡登陆和空降武装特务 90 人，再一次粉碎了美蒋当局对沿海地区进行小股武装骚扰的罪恶阴谋。

6 月下旬的一天，海南山区的各族人民正在欢度收获节，一架美蒋间谍飞机，以夜幕作掩护，偷偷地潜入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上空，在陵水县山区空投了一股武装特务。

敌人窜扰的罪恶行径立即激起了山区周围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怒，人们一听到消息，立即拿起山刀和枪支，纷纷上山，奔向敌人空降地区。黎族、苗族的民兵和猎手们，熟悉地形，一马当先。曾在解放初期剿匪战斗中立过功的黎族民兵连长谭才英、副连长吴亚保，刚刚从广州开完全省民兵代表会议回来，放下行李，立即星夜出发。许多在宝岛落户建设的复员军人，也雄赳赳地赶上山来。在附近执行任务的解放军边防部队某部的战士，闻讯后日夜兼程挺进。

一个围歼空降特务的天罗地网就这样迅速撒开了。

各族民兵和战士们到达敌人空降地区后，连夜设岗布哨，把各个山头、溪涧、小路都控制起来。

在某山头上放哨的凌水和保亭县交界的某生产队的黎族民兵班长黄生朝，民兵黄大祥、黄大崇三人，埋伏在灌木丛里监视着山坡的路。夜半，对

面山坡上忽然传来脚步声，黄生朝等马上警惕起来。脚步声越来越近，在寂静的山林里听得特别清楚。三个人带的只是三支火药枪，大家忙把机头打开，每个人心里都热呼呼的。

一个黑影看得见了，沉着的黄生朝一动也不动，也没有发口令，这个21岁的共青团员，心里已准备好了对策，要给敌人打个措手不及。

“站住！”黄生朝等敌人行至距他们只有五六步时，才大喝一声，三个人一齐跃身冲出灌木丛，举枪对准这个家伙——空降特工符锦富。

与此同时，一个黎族村庄——陵水县的小妹生产队，人们已经熄灯休息了，只有生产队长黄其英的茅屋里，还有微弱的火光。

这个只有四十多户人家的小村，青壮年人大都上山搜索敌人去了，黄其英一家三兄弟就去了两个，三弟其元因身体不适，留在家里，他年老的母亲按照黎族人民的风俗正忙着酿酒准备欢度收获节。这时候，突然一个身材高大的陌生人摸进屋里来，有气无力地说：“有水吗？给我水喝。”黄其元一听这个口音，就知道他不是本地人。他一面递上一碗饭汤，一面仔细地打量一下这个不速之客，还带着一支枪。他差点没叫出声来。

“可能是空降特务，决不能让他跑掉！”

黄其元一家是在旧社会的苦海里泡大的。他两岁便失去了父亲，身体还没有牛屁股高就给地主放牛了。母子四人被国民党军队逼得出走异乡，连仅有的一口铁锅也卖了。全家老小替地主做牛做马，直到解放以后才开始过幸福的生活。他三兄弟都参加了民兵，现在，仇人相见，恨不得一下把敌人抓住。

这时候，茅屋里只有他母子两人，手无寸铁。黄其元苦苦思索着活捉敌人的对策。他故意装作热情地和敌人搭讪，一面又给敌人递上白饭，又装着给敌人张罗睡觉的地方。他探问敌人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狡猾的家伙，一会说同行的有一百多人，一会又说是十多人，满嘴胡话，真是不打自招。

当黄其元正在拉扯着的时候，他的老母亲已十分警惕地溜出门外，找干部去报告了。一会儿，屋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这个特工惊慌起来，站起身拔腿就跑。“不准动！”从山上归来的黄其连和民兵陈其光、冯有辉偕同边防战士早已把他团团围住，黄其连眼明手快，一把夺过敌人的卡宾枪。

在强烈的手电筒照射下，这家伙耷拉着胡髭满脸的头，如丧家之犬。这股空降特工的少校副队长兼通讯组长周少茂，就这样乖乖地当了俘虏。这个特务自供是在慌乱中走散了，他满以为像台湾美蒋特务机关所说的，这里是什么“安全地带”，有他们的“游击队”活动，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明白，山区各族人民都跟美蒋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们只有缴械投降才有“安全”。

胜利的消息频频传来，山上山下士气大振。各族民兵、猎手和边防战士们，组成许多搜索小组，乘胜向敌人躲藏的深山搜索前进。

这里群峰绵亘，浓荫蔽日，到处都是七八十度的陡坡。漫山遍野长满了荆棘茅蒿，地上覆盖着枯枝腐叶，完全没有道路，搜山的勇士们只能披荆斩棘，开路前进。他们攀着野藤、矮树，一步一步地向前搜索。那些被誉为“飞行小组”的战士们，更是风里来，雨里去，一把炒米一口水，昼夜兼程。他们衣服给荆棘划破了，小腿给山蚂蝗咬出了血，也毫不在意，一心想着迅速、彻底、干净地消灭敌人。

山下的群众也纷纷烧茶做饭，把粮食、雨具源源送到深山里去。附近公

社的党支部书记曾繁植也亲自领着一支运输队上山来。这个40多岁的共产党员和同行的三个伙伴，都参加过解放初期剿匪的战斗，走山间夜路毫不困难，他们一手摸路，一手扶扁担，踏着怪石嵯峨的山涧溯源而上，绕过水花飞溅的瀑布，在长满青苔的悬崖滑下来，又从黑糊糊的山洞里穿过去，没有摔过一跤，也没有掉一粒米，给上山的子弟兵送来了茶饭。

来自公社的青年姑娘郑亚照，干脆把大米、饭锅挑到山上掘坑立灶，办起食堂。突然哗啦啦的来了一场夏季暴雨，她赶忙把身上的雨衣披在灶锅上，全身被雨水淋得湿透，她毫不理会，热情地招呼着路过的战士和民兵。当她看见亲人的衣服被荆棘划破了，又赶忙掏出针线包为他们把破洞缝好。

经过围追，剩下的6个敌人已被压缩在一座大山的山腰上，陷入四面包围之中，搜山小组像一把把尖刀似的从四面八方插向敌人的巢穴。

某部5连的上士班长陈培珠领着5个战士爬山越岭，一直插向山腰。搜索间，丛林里一种异样的声响引起他们注意，他们马上分头埋伏，接着发现两个家伙正想到溪涧舀水呢。尽管这些敌人狡猾，但逃不过训练有素的战士的眼睛。陈培珠向战友们使了个眼色，悄悄向敌人逼近。

陈培珠他们从早上开始已搜索了好几个山头，没有碰上敌人，心里早窝了一肚子的火，此刻，敌人就在眼前了，决心抓个活的！他们距离敌人只有二十米了，便大喝一声：

“不准动！”

这两个家伙闻声扭过头来时，陈培珠和战士像猛虎般地扑了过去，两个特工只好颤抖着举手投降。

围歼飞贼的包围圈越来越紧了。从山沟正面往上搜索的是少尉参谋胡光达和列兵刘活成。胡光达曾经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国鬼子较量过，荣立过三等功；刘活成是入伍不过一年的新战士。他俩一股劲地向前搜索，突然前面传来隐隐约约的脚步声。

“可能是敌人！”胡光达立即和小刘在一块山石后面隐蔽下来。

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果然是一个台特，这个狡猾的家伙一脸惊惶的神色。胡光达一个箭步从山石左侧跃出，跳到敌人面前，喝令敌缴枪，小刘跟着冲上前去，两支枪一齐对准敌人胸口。

这家伙猛一惊，吓得脸色惨白，口颤颤地说：“……不要开枪……”双手已举起一块白手帕，浑身打着哆嗦。

胡光达看到这个台特的狼狈相，不禁又想起在朝鲜战场上美国鬼子投降的狼狈相，真是一模一样。不过，此刻他心里急着抓台特，无心去观赏这家伙的丑相了。他俩把俘虏交给后面赶来的战友，又继续往前冲去。

这一撮残余特务被民兵和战士正追赶得走投无路，刚好就在这一条山沟里和胡光达碰上了。胡光达扬起手枪大喝一声：“缴枪不杀！”话音未落，刘活成已扑到敌人面前，附近的战友也闻声蜂涌而来。台特们眼见无法逃脱，只好俯首就擒。其中一个家伙，就是这股空降台特的少队长邓建华。

至此，这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的特务机关“海军辅助通讯中心”（N.A.C.C）直接派遣的八名空降武装特务，全部被歼了。缴获手枪、无声手枪、卡宾枪和弹药、伞具、通讯联络器材等军用物资装备一大批。这些罪证，从武器电台到电池、水壶，几乎件件都打上“美国制造”的罪恶标记。

这股全副美式装备的特务目供，他们从选拔、派遣、训练到制定破坏任务，都是美国驻台湾的特务机关“海军辅助通讯中心”（N.A.C.C）一手经

办的。这股号称“海南苗黎族自治区饥民革命行动团”的台特，是阴谋在五指山区建立所谓“游击基地”，进行窃取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的破坏活动，并且作“特种战争”的实验。但是，当他们刚刚着陆不久，就逃不了必然覆灭的命运。

当民兵和战士们押着俘虏和战利品下山时，各族人民都纷纷前来观看，小妹村的黎族同胞们更是欢欣雀跃，男女老少争相前来慰问全歼美蒋特务的子弟兵，山上山下响起了胜利的欢呼。

挺进人民罗网的“挺进军”

1963年8月20日凌晨，上弦月躲到云层里去了，四周漆黑。澄海县坝头公社洲畔大队的民兵王良河正在屋里煮饭，准备一早去生产队的田里锄草。忽然门外传来了一阵紧一阵的狗吠声。良河想到门外察看究竟，刚踏出门，一支枪口对准了他的胸口。几个陌生人挟持着他就走。到了堤上，一个家伙问王良河：“你们这里有没有山？”王良河听了，心里好生奇怪：三更半夜，这些人为什么要上山，难道这些人是……。便说道：“我们这里没有山。”走了几步，一个家伙拿出一只金戒指，就往王良河的手指上套。王良河这时心里明白了：这些人的的确是美蒋武装特务。他不禁把手一甩：“不要你们的金戒指。”那个特务眼看此计不成，又从衣袋里拿出一叠钞票来，在王良河面前晃了晃说道：“金戒指不要，钞票可要？”王良河又答道：“什么东西也不要。”特务们眼看利诱不成，便改用威胁了。他们将王良河的手缚了起来，然后对他说：“老实告诉你，我们是从台湾派来的游击队，我们不安全，你也活不成！你要好好想办法找个地方把我们藏起来。”说完这些话，便推着王良河说：“走！快走！”

特务们挟持王良河来到了一片甘蔗林面前。8月的甘蔗长得比人头还高。王良河被推进了甘蔗园。王良河看着那些用特制的电筒在查看地图的特务们，心里怎么也不能平静，他心里的盘算：我跑出去，要是敌人开枪打我，敌人会暴露自己；要是打不死我，我报告大队后，敌人就完蛋。最后，他下定决心，找寻逃脱的机会。他暗中慢慢将捆绑着两手的黑绸布解开，同时向特务假意说这块地天明有人来锄草，这儿是不能躲藏的。一个特务看见天快亮了，便急了起来，马上要转移。正当特务们从这片甘蔗地转移到另一片甘蔗地时，勇敢、机智的王良河，趁着特务们走得慢，像离弦的箭一样快步飞跑出去，一口气向大队民兵营长王镇田的村里飞奔。三个前来追赶的特务怎么也追不上熟悉地形的王良河，但又不敢开枪追击，让王良河跑掉了。

王良河逃脱以后，敌人眼见情况不妙便慌忙跑出蔗园，急奔外砂河，企图夺船逃命。

四野宁静，蓝天闪烁着点点星光。停泊在外砂河畔、准备天亮返航的饶平县海山公社隆东大队的一艘船上，睡着庄汉坤、庄汉烈两兄弟。突然，堤岸上传来了低沉的喊声：“渡我们过河。”汉烈往堤上一望，隐隐约约看见有十多个背枪的人，他以为是“大军”，急忙准备起锚。可是，船没走几步，岸上的人已跑到船边，跳上船来了。

汉烈见来势不妙，暗暗想道：这些人这样凶恶，哪像“大军”。正在犹疑不决，那个手持短枪，坐在船头的人叱道：“开船出海，到香港去。”汉烈一听这话，就断定是特务，于是下定决心，就是死，也不能把敌人送走。可是，怎么办？他看了看天色，此刻天快亮了。他想，天一亮，两岸行人多，那时跳水逃脱就容易了，他决定先在船上慢慢消磨时间，伺机逃走。

船傍东岸，慢慢地移动了。惊慌的特务，嫌船走得太慢，用枪逼着汉烈：“起帆。”本来这时正是东北风，既顺风又顺潮，一起帆，船就会像箭一样向海口飞驰。只见汉烈机警地答道：“风不好，不能扯帆。”那个特务又说：“把船驶到河中间。”汉烈撒谎说：“这条河中间沙滩多，容易搁浅。”这可把敌人吓坏了，敌人再不敢说话了。这时，在船头划桨的汉坤故意把桨停了下来，特务一阵惊叫：“干什么？”汉坤答道：“桨坏了，要修理。”

尽管两兄弟想尽办法拖延时间，可是由于顺风顺流，船还是迅速地流向巷口。两兄弟心急如焚。就在这个时候，岸上出现了几个民兵，船旁也正好横着一个浅滩，船慢慢绕过码头。汉烈眼明手快，便将船划到浅滩上，用力把舵往下一插，船唰地一声，碰着沙滩搁浅了。这一停，敌人慌张极了，就在这一刹那，两兄弟一个箭步跳下沙滩逃脱了。“砰！”敌人开枪了，接着岸上的民兵也向敌人开火了。原来，王良河从蔗园里跑出来以后，就立即把美蒋武装特务登陆的情况报告给洲畔大队的民兵营长，很快，公社、县就接到了关于敌情的报告。按照严密的部署，洲畔大队的民兵迅速出动了。

民兵副班长王映藩和民兵王芝聪，这天刚好睡在大队的民兵部，一听说发现了敌情，一骨碌就爬起来。民兵王厝边、王汉光正在准备吃饭，以便天一亮就下田锄草，听到抓特务的消息，放下碗筷，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了民兵部。他们四人带着枪，一齐来到和尚围上。复员军人、民兵王细妹，听到有人叫他侄儿去抓特务，也跑来了。在围上，他们看见外砂河面上的一只朦胧的船影，他们说道：“快追，不让敌人逃跑。”

外砂河北接韩江，南通大海。河面东西宽约六、七百米，是韩江的支流，是这个地区主要航道。

这时那艘被敌人夺占的船只正傍着河西，顺着退潮的急流，从北往南驶向大海。六个民兵划着小船，斜掠过河面，赶了上来。船上六对锐利的目光，透过朦胧的河面，紧盯着前面那艘船影。

船影越来越清楚了。民兵副班长王映藩命令大家，作好一切战斗准备。后来，王映藩又考虑了一下，觉得我方船小，且众寡悬殊，不如先上河西岸，利用岸上有利形势，缠住特务，待大队民兵上来。

6个民兵来到了河西堤岸。岸上是一座蜿蜒曲折的石堤，离石堤约一丈远，是一带防风林。王映藩立即下令：大家利用石堤作掩护，跑步前进，追踪那艘被敌人夺占的船。他们一口气赶了7里多路，到了大新围时，终于赶上了那艘船。

这时候，船搁浅了。船上两名船工逃跑了。惊慌的敌人，失去逃往大海的希望，手忙脚乱，向岸上瞎打枪。民兵们便集中火力向那艘船射击，8个敌人被迫离开了船，鬼鬼祟祟地爬上沙滩，逼近堤脚。陡直的高堤，很不利于民兵射击敌人。王映藩就叫王盛界、王细妹先撤下去接走跳船逃走的船工，又命令王汉光、王芝聪、王厝边3人，分散隐蔽在附近的防风林和竹林里窥视敌人的动静，严密监视敌人，自己沿着石堤，继续往南跑，准备把敌人诱过来，迷惑他们的去向，再设法堵死他们的退路，把他们缠死在这里，以待援兵的到来。

爬上岸来的敌人不见王汉光、王芝聪等人，果然都向王映藩追来了。他们相距只有二十来步远。王映藩见敌人被引过来了，一个劲往南跑了好几百米，然后一骨碌钻进了附近的水利管养所。敌人跟上来后，他又从管养所另一道门冲出去。敌人闯进管养所，找不到王映藩，忙乱了一阵，就慌慌张张

钻出来。这时，天色已是蒙蒙亮。敌人深怕久留中计，赶忙溜回那艘船去。这时候，王映藩从管养所出来，见敌人不敢追上来，就朝附近村庄的天空鸣了两枪，发出了警报。

当6个民兵英勇阻击台特的时刻，正在河西堤岸上看管水利的新溪公社社员谢阿猪一听见枪声，便拔脚飞跑到驻军某部七连报讯。七连立即派出了几组战士前去追捕。在河的东岸，边防公安部队某部三连接到坝头公社的报告后，也派出5名战士沿着河堤跟踪追击。公社派出的“南港二号”机帆船也迅速出击。在三路包抄下，敌人成了瓮中之鳖。

这天，机帆船上只有一人在守船，但是当抓特务的消息一传开，有着20多年掌舵经验、曾经参加过解放南彭岛的老舵手王老鹅，连外衣都没有披，就从另一条船跑到机帆船来帮忙。回家休假的隆都公社的干部林修辉刚从梦中醒来，也主动上船请缨杀敌。接着，基干民兵高耀佳、王河等人迅速赶来集合，几个边防公安战士也闻讯赶来了。一个由民兵、渔民、边防战士组成的战斗小组，就这样迅速在船上组织起来了。

“南港二号”机帆船朝着那艘敌人夺占的船追来了。这时，东岸的3连战士罗启才等5人也一口气跑了5里沙滩，直插南港口。在西岸，新溪公社的基干民兵谢木园正带着某部七连的几个战士，直奔南港口。敌人被团团围住了。

特务们并不死心，企图奔向港口逃命。守在东岸沙滩某部三连战士罗启才，瞄准敌人连发了几枪，武装特务的第一大队长林石平应声而倒。敌副参谋长兼电台台长梁发有和第二大队长蔡满堂，也先后负伤。船上的敌人看到大势已去，先后有六人跳水上岸投降。可是，一个狡猾的敌人还在船上烧文件，企图毁灭罪证。从西岸插来的某部七连战士丁维铁、叶年德看在眼里，怒在心头，他们以猛虎扑食之势，涉水冲过去，喝令敌人住手，这个家伙不听命令，丁维铁便举起冲锋枪，“砰、砰！”两枪，正中敌人左手。丁、叶两人趁势跳上船，一手把敌人抓住。这个国民党老牌特务、中校支队长魏雄文，连同罪证文件，就这样成了年青战士的“猎物”。

正当6个敌人上岸投降的一刹那，敌副支队长林良勇、陈剑鸿，一头钻到水里，向大海的方向游去，妄想逃命。机帆船上的优秀射手陈兆辉看准敌人刚露出头，连发几枪，先后将这两个特务打伤了。特务陈剑鸿摸着自己受伤的头，还想继续逃命，船上的民兵不断叫喊：“缴枪不杀，不举手就打死你！”这时，他只得慌里慌张地举起双手，大叫饶命。于是，民兵高耀佳、王河用一条长竹竿把他拖到船上来了。另一个特务林良勇，还不死心，涉水爬上沙滩逃跑，民兵们一心要抓活的，而机帆船这时又靠不了浅滩，怎么办？正好附近有一只小竹排，高耀佳叫声：“我下去！”就勇敢地跳到竹排上，对敌人紧追不舍。小竹排随波逐流，一会儿就驶到浅滩，高耀佳纵身一跳，敌人便俯首就擒了。

一场快速战斗就这样结束了，台湾派遣的所谓“反共挺进军第八一支队”这股美蒋十个武装特务，无一漏网，他们随身带来的枪支、弹药、电台等美式装备，被我民兵、解放军边防部队和人民群众全部“接收”了。

在清点战利品的时候，人们发现了一封特务没有发出的给肯尼迪的电报底稿：

请立转美国总统甘乃迪（肯尼迪）先生暨联合国主席、秘书长，并转中华民国大总统

蒋中正先生钧鉴：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人民……现在有×千×百余人，集结在××地区，进行武力抗暴，誓与共党匪徒，生死搏斗，特电请赐予支援……。××抗暴军司令、主席、……。1963年×月×日。

这份电报是美蒋特务在登陆前就写好的，他们满以为爬上大陆后会真的有人来“欢迎”他们。没想到这一切竟成画饼，这份电报成了对美蒋特务以及蒋介石、肯尼迪之流的一个绝妙的讽刺。

战后，台特首领、中校支队长发出这样的哀叹：“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以为我们来到大陆，老百姓会来欢迎的，万万没想到一登上大陆以后，老百姓都把我们当成过街老鼠。”

喝令敌特投降记

1963年8月27日黎明前，苍茫的海空只有几点星光。浙江省温岭县莞岙公社乐峰渔业大队第一生产队的一对出海渔船，正行驶到落星岛南边的海面上。老大潘度梅，看见有一只小船在浪里飘荡。“这几天好风好水的，怎么会有船漂到海上来呢？”潘度梅警觉地想了一想，忙把睡在舱里的张正大、黄定升、潘夏奶、张加忠四个伙伴叫醒了。大家一看也觉得可疑，就决定靠过去盘问一下。潘度梅把舵一转，驶近小船问道：

“你们是哪里的船？做什么的？”

“我们是岙环的船，被风漂出来的。”对方一面回答，一面狡猾地划着桨向渔船靠近。小船擦着渔船，有个人伸手想抓住渔船的船舷，企图爬到渔船上。潘度梅眼尖手快，轻轻把舵一带，渔船避开了小船。并发现这是一只“轮子船”（安机器的小船）。他们想，邻社岙环根本没有这种船，船上的人穿戴也不像岙环人。这5个民兵，越分析越觉得不对头。同时，在另一只渔船上的民兵黄奶儿、潘老五、潘小玉和老渔民黄定寿、黄定忠五人，也已看到了这只可疑的小船。10个人一起商量了一阵，认为这十有八九是只特务船，并决意不放过这只可疑的船。

两只渔船一前一后，又一次驶近小船。潘度梅厉声喊道：“你们到底是哪里来的？”小船上的人知己暴露，想瞒也瞒不住了，被迫自招：“我……我们是台湾来的。”并企图诱骗渔民：“你们要吃东西，到我们船上拿。”

渔民们一听是台湾来的特务，一个个都红了眼。千仇万恨像潮水般涌上心头，恨不得一下子就把特务捉住。可是，赤手空拳，怎么擒敌呢？经过商量，认为特务的船开不动，大概是没有油了，这样敌人要逃也逃不掉；他们决定留下一只船监视敌人，由另一只船去报告政府。

黄奶儿等驾着渔船，飞也似地向石塘驶去。特务看看情况不妙，拼命地划动四支桨，想甩开监视的渔船。但是，潘度梅巧妙地掌着舵，利用风向，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一会儿向左，一会和向右，紧紧盯住敌船。敌船划近三蒜岛，7个特务像丧家之犬，沉掉船只，爬上了小岛。

三蒜岛，离内陆有十来里路，是一个只有20来户社员居住的小岛。当时是石塘公社石塘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岛上的居民，在旧社会饱尝敌人的百般欺凌，没有过一天安定的日子。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生活。有时小岛遭到台风袭击，党和政府就派人到岛上慰问。他们深深感到新社会的温暖。

27日早晨住在半山的叶恩富刚吃过早饭，正和8岁的弟弟阿富一起上山割草，他们在山岗上看到隔坑有几个背枪的陌生人，慌里慌张，鬼头鬼脑的

在那里东张西望。叶恩富立时起了疑心，停住了脚步。聪明的阿富，连忙跑到家里去告诉母亲郭银珠。不一会，郭银珠赶到山上，母子俩就一齐盘问起可疑的人来了。特务被问得露出了马脚，自知狡辩不过，只好说出是台湾来的，并装出一副可怜相，狡猾地要她母子帮忙。郭银珠一听是台湾来的，什么都明白了，她暗地咬咬牙齿说：“你们这批强盗，残害人民，无恶不作，今天钻到岛上来，可不能饶过你！”特务见她不应，就摸出一只手表想塞给叶恩富，被阿富拒绝了。郭银珠说：“你们要活命，快向人民政府投降。”她叫阿富远远盯住特务，自己就跑向山脚去告诉社员。可是，这一天山脚只有些老年男社员和小孩子在家。大家听说有特务，就同仇敌忾，商量对策：一、马上去报告政府，二、逼特务投降。55岁的老社员郭加良刚走到半山，就和特务碰见了。他一面叫特务向人民政府投降，一面把特务引到山下来。

特务战战兢兢的走到山下，就陷入了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十来个男女老社员把特务团团围住，宣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缴枪不杀”，“只有投降才是出路”。特务面面相觑，像过街老鼠一样感到走投无路。有个特务怯怯懦懦的问了一句：“共产党真的不杀我们吗？”群众中又响起了同样的声音：“只要缴枪投降，保证不杀！”

趁这个机会，郭加良走出后门，翻上山岗，找着了正在番薯地里干活的生产队长金宗德。两个一计议，立即用联络讯号向海上船只和内陆报讯。

在山脚的特务并没有立即投降，偷偷地溜到前面的一座山上去。这时，59岁的老社员刘阿亮和女社员陈三姐，刚刚割草回来。他们听说有特务，陈三姐抬头就看到了山上的特务。但是，只有右眼有几分光的刘阿亮，却无法看见。他急得直搓手，担心地问：“特务会不会逃走？”“逃不了，岛上的船都出去了；我们已有人向政府报讯，解放军快要开过来了。”

听说特务逃不了，刘阿亮心上的那块石头才落地。这个贫苦渔民出身的瞎眼老社员，忘不了过去所遭受的苦难，对敌人恨之入骨。他在心里盘算：这些特务，等会儿一定会被解放军捉住，在解放军来到之前，最好先把敌人的枪缴下来。想到这里，他就跟陈三姐一起上山去缴枪。

当我解放军的船只出现在海面时，岙里的老人们又一次围上来叫特务投降。刘阿亮挤到特务跟前说：“你们只有缴枪投降，才是出路。”

“我们缴了枪，不会将我们割肉割耳朵吗？”有个特务颤抖着声音问。

“哪有这种事？”刘阿亮反问。

“台湾说的。”

“这是造谣。”刘阿亮气愤地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一向宽待缴枪的特务，立功有赏。”他拍拍胸脯说：“我今年快60了，有儿有女有媳妇，还会说假话？要死要活，由你们自挑！”

“要活命，快缴枪吧！”在旁的老人一齐喊了起来。

敌人自知已堕入人民的罗网，无法逃脱。当场就被群众解除了武装。刘阿亮怕特务身上还藏有武器，特地走上前去，将每个特务从头到脚都摸了一遍。

“解放军来了！”群众兴奋地喊了起来。刘阿亮等抱着缴获的枪支，接来了我边防部队、公安部队和上马、石塘、钓嘴等公社的民兵。

红日当空，海风习习。台“中央情报局”派遣的“浙江反共救国军独立第30支队”的7名武装特务，到这里就全部投降了。三蒜岛上，响起了一阵

阵胜利的欢呼声。

全歼“反共挺进军一四一支队”

1963年10月21日清晨，福建省福清县沿海，朝霞映照下的群山碧海，发出闪闪的亮光，秋风吹拂的晚稻，掀起金色的波浪。山坡上，三五成群的社员正在挥镰收割已经黄熟了的稻，到处是一派劳动和丰收景象。

新厝公社社长林金凯担任通宵值勤还没有休息。这位30多岁贫农出身的干部，解放初期当过民兵队长，曾带领民兵抓过18个台湾特务，十多年来在沿海对敌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早上，正当他在公社听取民兵干部汇报昨夜海防巡逻的情况时，突然破灶大队打来电话，说社员陈玉成天亮上山打柴，拾到了一梭崭新的子弹和一块塑料布。他想，几天来，人民解放军没有在这一带山上演习过，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于是立即警惕起来，马上叫干事蔡文高用自行车把社员陈玉成和他拣到的子弹带到公社，仔细一看，是一梭美造加拿大手枪子弹。他果断地判定：一定是特务偷爬上来的。林金凯立即打电话向上级汇报，并通知附近各大队的民兵出动搜山，捉拿特务。自己带着几个民兵与社员陈玉成一起，赶到发生情况的地方。

林金凯的判断是正确的。昨夜蒋特“反共挺进军141支队”的9名武装特务，在福清县新厝公社后屿村附近偷渡登陆了。这些由美蒋特务机关精心抽选专门训练的武装特务，梦想在大陆上建立所谓“游击走廊”。尽管美蒋特务机关的头目，向他们吹嘘、欺骗的话音犹在耳畔，可是，他们一踏上大陆，就觉得不妙。台特们胆颤心惊地从船上跳下来，有的吓得全身软瘫走不动，有的狂饮烈性酒，借以壮胆。他们在稻田里乱窜一阵后，天渐渐亮了，特务们看到周围都是村庄，炊烟四起，更加慌乱，支队长卢浩，派出两个特务把船只沉入海中，但这两个人却一去不复返。使他们觉得情况不妙，更加着慌，纷纷换上便服，丢下行装、电台，争先恐后地向山里逃窜。

美蒋特务偷爬上来的消息，飞快地传开了。周围山村的群众都行动了起来，这一带地方同蒋军是村村有仇，人人有恨，听说蒋介石又派了特务上来，个个怒火燃烧，摩拳擦掌。“走啊，捉特务啊！”训练良好的新厝、破灶、界下、棉亭以及二三十里外的许多大队的民兵都很快地召集起来。他们首先在海边、港口、要道、山隘，建立岗哨，封锁了进出路口。愤怒的群众，一听要捉特务，正在割稻的带上镰刀；正在砍柴的挥起柴刀；去挑粪的放下粪桶抄起扁担；去赶墟的也跑回家拿起锄头柄把，一齐向发现特务的山头涌去。一时，田野、路上、山麓到处都是人群。棉亭大队民兵接到通知，一下子就出动了60多人，分成两路，翻过三座山头，把西北山的主峰紧紧锁住了。破灶大队老社员陈天金听到召集民兵抓特务，高兴地赶到海边，把在海滩上捕鱼的儿子、基干民兵陈红团叫回来，父子俩一齐拿着武器直奔山上。正和6个民兵在田里种田的郭其兰老大娘，得到消息后，对即将出发的民兵说：“你们放心去吧！田里的活全由我们两个老人包下。一定要抓住这帮狗特务！”在凤迹大队部帮助烧水做饭的58岁老大娘翁亚金，接到紧急电话后立刻赶到各处通知，她边走边骂：“蒋匪帮这伙短命鬼，不识好歹，又来送死。”刚从街上卖柴归来的青年民兵翁建宁等丢下扁担，拿起步枪跟着民兵营长蔡合忠，到山上搜捕去了。

蔡合忠带着6个民兵登上西北山。没有多久，民兵副营长方春光突然发现300多米外的山沟里，有一个贼头贼脑的家伙，拐着一条瘸腿，摇摇晃晃地跑着。方春光一挥手，翁建宁等马上追上，越过悬崖，向那个特务的侧面

扑去；另外几个民兵跃身穿过荆棘丛，从正面紧跟上。他们出现在这个特务的面前时，吓得他呆若木鸡，站立不动，连插在腰带上的手枪都没有来得及拿出来，就乖乖地当了俘虏。”原来，他就是“反共挺进军 141 支队”的支队长卢浩。

蔡合忠和其他民兵押着俘虏，遇到了从山上打柴回来的社员蔡芳永和翁志宗，他们报告说前面发现两个可疑的人。要民兵去追捕，蔡合忠一听，就把俘虏留给民兵蔡清能和社员蔡芳永等三人看管，自己带着其余民兵飞速向山里追去。躲在山坳里的台特副支队长卢广谔和电台副台长锤泰源，听到民兵的喊声，像受惊的野兔忘了隐蔽，慌慌张张地向大山里乱窜，竟撞到正在山垅里守望稻禾的社员翁进发和妇女翁生仔妹的面前。翁进发大喊：“在这里啦，快来捉活的啊！”这两个特务大吃一惊，扭头就跑。这时跑在后面的蔡合忠和方春光马上朝这两个特务的头上“当当”地打了两枪，吓得那两个特务蜷伏着身子不敢动弹。方春光和民兵们抓住这个机会，向敌人喊话：“你们逃不了啦！快投降吧！”“你们不要为美蒋卖命”、“缴枪不杀，宽大处理！”这两个特务看到无处可躲，浑身发抖，高举双手说：“饶命，饶命，我们投降”。

在另一座山里，新厝公社社长林金凯带领十多个民兵在搜山，他们发现四个背包，却不见台特人影，就向山上篦梳式的搜去。公社武装干事黄兴走在前面，发现小山上有座坟墓，心想，这里没有树，特务是不是躲在坟墓里，就慢慢匍匐前进，倚着墓栏抬头一看，果然，两个特务躲在那里喘息。黄兴一招手，林金凯带了民兵包围上来。这两个特务知道自己被发现了，慌忙打了几枪，丢了个手榴弹，就跳起来溜了。林金凯带了民兵跟踪追击，转过一座小山，特务又不见了，他们继续仔细搜索。这时，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的 6 个战士也赶来了。张两泉是个老战士，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他发现山边有一座古墓，墓穴正面有几块砖头和石块显然是扒开后又重新垒上的。估计特务可能藏在死人穴里，就对准墓穴，厉声喝道：“你们要不要葬身在坟墓里？”“不愿葬身在墓里就快快缴枪吧！”这两个特务执迷不悟，终于葬身在这坟墓当中。

躲在墓穴里的两个特务被消灭了。但是窜到山上的台特参谋长兼电台台长吕景阳哪里去了？原来这个特务还在山下被追赶时，脚就发软了，便就势躲在树丛里，企图逃过人们的眼睛，但不料被上街买农具的民兵陈文贤、钱金坤和钱文荣发现。陈文贤看到这个十分狼狈的人，立即上前盘问：“喂！你是哪里的？”那家伙慌张了。就掏出几支香烟请他们抽，陈文贤断定这是个坏蛋，就向旁边两个同伴使个眼色，示意要共同紧紧缠住他。这时解放军某部边防部队战士林家肺路过这里，发现陈文贤向他打个手势，知道前面的是个坏家伙。几个箭步跑到吕景阳的跟前，连续大喝两声，吕景阳惊魂未定，小战士又敏捷地穿到他的背后，飞身一跃夺过卡宾枪。这个特务便束手就擒了。还有一个特务余永发，偷偷地溜回他的老家去，可是一到家，也就被逮住了。

这股武装特务一共 9 个人，除了被打死和活捉的以外，还有两个却选择了弃暗投明的道路，他们乘特支队长叫他们去沉船的机会，把船驶到我海岸某码头，向当地人民公社投诚，受到当地人民公社负责人的欢迎。

梦想偷渡登陆建立“游击走廊”的这股蒋特“反共挺进军 141 支队”武装特务，就这样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歼灭了。事后，台特惊魂刚定，就战战惊

惊地说：“大陆上真是到处天罗地网，处处出神兵啊！”

宽大释放台武装特务

人民政府没有食言，1963年11月，福建、浙江、江苏三省司法机关对1963年以来在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地区偷渡登陆后自动缴械投降的17名美蒋武装特务，决定免于刑事处分，予以释放，对其中三名有立功表现的武装特务，并发给了奖金。

被释放的17名美蒋武装特务中，有纵队司令、副司令、支队长、副支队长、中队长、电台台长等6人，队员11人。他们是：受台湾“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派遣，于1963年7月24日在浙江省永嘉县老虎岩偷渡登陆的“反共挺进军第十一支队”中队长南桂芳；受蒋情报局派遣，于1963年8月27日在浙江省温岭县三蒜岛偷渡登陆的“浙江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三十支队”支队长高度妹，副支队长林茂新，队员牟德发、卢岩焕、林裕森；受台“情报局”派遣，于1963年10月8日在江苏省射阳县射阳河口地区偷渡登陆的“江苏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十八纵队”司令刘直权，副司令俞宝琪，电台台长戴克傅，队员洪庆琢、鲁轶群、赵国清、姚锦兰、刘荫楷；受台“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派遣，于1963年10月20日在福建省福清县后屿村偷渡登陆的“反共挺进军第一四一支队”队员黄亚土、吴士龟；受台“情报局”派遣，于1963年10月24日在福建省莆田县平海湾偷渡登陆的“福建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九纵队”队员陈金木。这17名武装特务，由于不愿意替他们的主子美蒋集团卖命，在登陆以后，自动向我缴械投降，陈金木、黄亚土、吴士龟等三人并协助当地军民搜捕同他们一起登陆后潜藏起来的其他武装特务。

福建、浙江、江苏三省司法机关鉴于他们能够自动投降，坦白悔罪，根据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决定对他们免于刑事处分，予以释放，安置他们适当的工作。对于有立功表现的陈金木、黄亚土、吴士龟三人，决定发给陈金木奖金2000元，发给黄亚土、吴士龟奖金各1000元。被释放的武装特务，在台湾有家属、本人又愿意回台湾的，人民政府允许他们去台湾与家人团聚。

这17名武装特务在得到政府予以释放的通知后，都一再感激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宽大处理，给了他们以新生之路。他们深深认识到只有抛弃与祖国和人民为敌的立场，投靠祖国和人民，才是唯一的出路。并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来报效祖国和人民。

《人民日报》向国民党九大“献礼”

1963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祝再次全歼美蒋武装特务的重大胜利》的社论，全文如下：

我沿海地区的英勇军民，最近期间又连续全部歼灭了从海上偷渡和从空中降落的九股美蒋武装特务。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原海宁省和鸿广区的海岸地区偷渡登陆、妄图窜入我广东省西部山区进行骚扰破坏的六股美蒋武装特务，也已被我们兄弟邻邦越南人民、公安人员和民兵全部歼灭。我们热烈祝贺再次全部歼灭美蒋武装特务的重大胜利！我们谨向沿海地区具有高度觉悟的英勇军民致以亲切的慰问和敬意！我们谨向兄弟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公安人员和民兵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窃据台湾一隅的蒋介石匪帮，在凶恶的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再动员它的特务机构，拼凑特务武装，和美国驻台湾的特务机构共同策划，从去年10月到今年10月的一年多时间内，除了派遣六股武装特务，在越南沿海地区偷渡登陆以外，还先后派遣六股武装

特务，在越南沿海地区偷渡登陆以外，还先后派遣了二十四股武装特务，连续在我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沿海地区偷渡登陆和空中降落。最近，他们竟变本加厉，进一步同南越和南朝鲜的美国傀儡集团互相勾结，利用南越和南朝鲜的岛屿作为跳板，妄图扩大对我沿海地区的小股武装骚扰活动。这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我国人民的严重挑衅。但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这一系列罪恶活动，在我强大的英勇军民高度警惕和坚决打击下，都彻底失败了，二十四股武装特务先后被全部歼灭了。他们再一次派遣来的美制U—2 间谍飞机，窜扰我华东地区上空，也已被我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事实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最近，蒋介石匪帮正在筹开“国民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所谓“反攻复国大计”。为了虚张声势，装饰门面，蒋介石匪帮最近连续派遣小股武装特务，骚扰大陆沿海地区；并且编造了这样那样的所谓“海上渗透”和“内陆抗暴”的“胜利”的鬼话。这些鬼话，无非是心劳日拙、自欺欺人而已。真实的情况是，正当他们大肆吹嘘“胜利”之日，正是特务一一落网之时。我们为了诱歼继续来犯的敌特，过去没有按时一一公布。现在他们的“九中全会”就要开幕了，我们给他们算一笔账，让他们拿去“献礼”吧！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警告蒋介石匪帮：你们的武装特务，不管偷渡登陆或者空中降落，不管大股东来犯董生活上股窜扰，不管白天来或者黑夜来，不管来几股来多少，总归要被全部、干净、彻底歼灭的。美的间谍飞机，不管什么型号，不管用什么窜扰方式，都逃脱不了像U—2 飞机那样一次又一次被击落的命运。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美帝国主义从台湾滚出去！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目前，在祖国领土的台湾岛上，广大台湾同胞处在美蒋罪恶统治下，苦难日深，斗争日烈。国民党的公教人员也是生活困难，无路可走，心怀不满。蒋军官兵则是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弃暗投明的越来越多；偷渡登陆的美蒋武装特务慑于我英勇军民的威力，不愿替美蒋卖命，在爬上大陆以后，就立即缴械投降。今年8月间，在浙江省温岭县三蒜岛偷渡登陆的美蒋武装特务，就有伪支队长等五人向当地人民公社社员投诚。我们再一次向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号召：一切心向祖国的人，不论你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不论你们职位的高低，也不论你们过去罪恶的大小，只要你们弃暗投明，起义归来，人民政府仍和过去一样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热诚欢迎，不咎既往，并且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安置。台湾是一定要解放的，我们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选择自己的光明前途，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建立功勋。我们还要向美蒋武装特务警告：如果你们甘心替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卖命，一登上祖国大陆就主动缴械投诚，就会受到人民政府的宽待，有功的还将得到奖赏。你们好自抉择吧！

在历次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美蒋武装特务的斗争中，我沿海地区的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人民公安部队、公安人员、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尤其是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在围歼武装特务的斗争中，同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人民公安部队和公安人员密切配合，迅速行动，不让一个特务漏网，充分显示了我国军民的伟大团结的强大威力。我国人民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美好幸福的生活，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怀有深仇大恨，不管敌人采用任何方式再来侵犯和挑衅，都要给以歼灭性的打击。

现在，决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还想垂死挣扎，继续搜罗特务武装，加紧训练，准备派来大陆骚扰。我沿海地区的军民，一定要经常保持革命警惕性，继续加强海防边防，加强战斗准备，密切注意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阴谋破坏活动。如果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不甘心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胆敢继续来犯，那就坚决予以全部、干净、彻底的歼灭！

高墙电网中的“特别大队”

西河，原是赣江入都阳湖口的一个小渔村。三面临水，一道土堤，仿佛是一条金项链，系着翡翠般的椭圆形的半岛。绿荫如泼的树林中，洁白的大院宛如是升起的帆，写意、浪漫，其余是栉次鳞比的红砖楼，极像一所学校。倘若不是围墙上那一排排镶有大号绝缘瓷瓶的高压电网，以及那屋顶是伞形的城堡式的了望塔，还有夜间那如一道道蓝色闪电的探照灯光，谁也不会料到，这里是戒备森严的监狱。

自50年代初，台湾当局就不间断地向大陆派遣特务，他们纷纷落网，此时，也作为重点“保护对象”，转移到这里。曾几何时，蒋介石的闹剧破产，转为派小股武装特务登陆，又大部有去无回。于是，新、老台湾派遣特务在鄱阳湖畔的这座监狱中戏剧式地相逢了，并一起编在“特别大队”里。不乏幽默的时光老人，创作了一幕幕令人回味的活剧。

毕竟是曾受过特殊训练的军人，他们依然保留着严格的军事化的习惯。狱中的服饰，只是黑、白两色。床上用品：蚊帐、被子、床单、枕头，全系白色；身上的衣服，除了内衣和夏季用的衬衣，均是黑色。虽然单调，却极为分明。步入他们的房间，纹丝不乱，且如昔日的军营，一切物品，全都排成一条线，给人一种简洁、明快，耳目一新的感觉。较之于由刑事犯组成的第二大队，他们最遵守监规，极少吵架，从不盗窃；但从那一双双的目光中，人们却可以读出更为复杂的内容。

台湾的派遣特务一般也是单线垂直联系的，相互之间，并不了解，是囿于内部的纪律？还是职业上的敏感和戒心？他们之间，相互提防之心一直未灭，难得倾吐真心。

对待这批特殊的犯人，狱中派出了能力最强的干部管理和教育。对他们不打、不骂，不侮辱，并且严格执行一项特殊的命令：进入他们所在的区域，不准带枪，也不带其它戒具。尊重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特殊的心态、心理，以利于他们的改造。

七十年代前后，中国大陆正值十年浩劫时期，被迫害甚至屈死的干部和普通群众，编织了一部血泪交织的特殊历史。就是在鄱阳湖畔的这座监狱中，也不乏被冤屈的人们，但对这批来自台湾的特务们，从狱中的领导到普通干部，都没有过任何非礼的行为。其时，已处病中的毛泽东，得悉某些地方盛行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十分愤怒，亲自下令：“废除任何形式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允许犯人控告干部，并不得阻拦。”这一命令，同样原原本本地传达了。传达过后，一片惊讶、不解，继而是沉思：源于炎黄子孙的血缘亲情，难道能超越政治的分歧、隔阂，而填平海峡的鸿沟么？当然，对这一尖锐问题，当时是谁也不能也不敢回答的。

两座烟囱，高达百米，犹如两支巨笔，浓墨重彩地书写着变幻莫测的人生。台湾派遣特务绝大部分都经美国教官训练过，高鼻梁、蓝眼睛的心理战专家曾给这些肩负特殊使命的特工们描绘这样一幅画图：大陆老百姓很穷、很穷，吃大锅清水汤，几个人合穿一条裤子，你们只要一登陆，就会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继而建设起稳固的游击走廊。但事实截然相反，刚从饿殍的年代中挣扎过来的中国大陆老百姓，一听说当年的国民党“还乡团”回来了，人人喊打，他们一上岸，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很快就当了俘虏。

狱中虽然坚持“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但每天八小时的劳动，却是毫不含糊的。这里主要生产砖瓦，两座三十年代设计水平的德式轮转窑，

每天要吐出五十多万块的砖瓦，取土，制坯，进窑，出窑，没有一道工序是轻松的。尤其是出窑，隧道式的窑内，温度高达摄氏五、六十度，人只要走进去，胡子、眉毛、头发全都被烫得卷了起来。古炮式的大型鼓风机，终日吼叫着。这里劳动的人们，一色赤膊，只穿一条短裤衩，日夜犹如在火焰山中煎熬。刚入狱时，人人心中暗暗叫苦。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学生出身，还从来没有经受过如此严酷的劳动。

他们得到了优待。当队长把“特别大队”领进崭新的工场时，一片鸦雀无声。一排排闪烁着亮光的缝纫机，默默地仁立着，这是特地为他们新建的被服厂。在大陆的监狱中，一般只有女犯才能享受这样的优惠。这些粗手粗脚的男人，经过了短时期的培训，居然同样踩出了一派如温馨动人的交响诗般的均匀的扎扎声。

有小部分人的工种是纳鞋底”那完全是乡间妇女的活计。每人发一把锋利的锥子，一捆雪白的小麻绳，针针脑脑，虽是轻松，但总有滑稽。最笨的是一个在平潭岛被俘的特工，据说，他是专搞爆破的，上岸时曾化妆为人民解放军战士，开始，谁也没有看出破绽来。结果，在一座凉亭喝茶时，悄悄地问一个老人：“县党部在哪里？”一句话露出了马脚，大陆上从来不称什么“党部”，当场就被茶客们扭送到民兵营营部。有好几回，他锥破了手，在“特别大队”中传为笑话。“你大概是吃多了炸药，心里急毛了吧？”有人这样善意地取笑他。

他姓刘，在“特别大队”中，数得上是资历最老、职务最高的人物。

原来，他是江南某省特务组织的“潜伏组长”。1949年，百万雄师下江南，蒋军如鸟兽散，但大批特务却悄然潜伏了下来。临危受命，他虽然只是一个“组长”，却肩负总指挥要职。尽管宣布了一整套严密的纪律，但当红旗插遍大陆的时候，他像飘零的秋叶，同样被扫进了人民的法网。命运钟情于他，他随机应变，坦白得好，立下功劳，得到了宽大，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还安排了工作。他感到幸运至极，其时，正是二十多岁的好年华，他携着娇美的妻子和幼子，憧憬着玫瑰色的梦。

倘若，不是那次香港之行，他的好梦还可以圆下去。人民和政府相信他，为了打破封锁，领导上派他到香港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不幸的是，一到那花花世界，他旧病复发，和台湾特务机关建立了联系，并作为“派遣人员”的身份，在大陆活动。他想利用人民的信任耍小聪明，公正的上帝愤怒了，他很快重落法网，进了这座监狱。

一个美满的小家庭被他自己葬送了。妻子耐不住寂寞，带着他的爱子改嫁给一个剧团的编剧。温文尔雅的剧作家，颇能体谅他的痛苦和处境，允许他的妻子常去狱中探望她的前夫。于是，在冷清悲凉的铁窗生涯中，他是唯一一个常得到女性温存和安慰的人。

虽已改嫁，她的心仍然系着他。这座监狱的接见亭是敞开的，心细的老看守在一旁种了几棵葡萄，浓荫遮蔽，一派清凉，逢到葡萄成熟时节，更是满目硕果，盈盈喜人。这个不寻常的女人不避嫌疑，也不在乎旁人异样的目光，每月都来探望，带着孩子，还带着可口的食品，给他送来轻声细语的嘱托，给他送来了无微不至的关切。虽然，狱中不允许有任何过分亲昵的举止，但只要一瞥那含情脉脉的女性的目光，他便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幸福。

心地善良的剧作家并未能逃脱厄运。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送去劳动教养。接着，是逐步升级，至文化大革命，变成面目全非的“牛鬼蛇神”

了。可怜的女人，带着3个儿女（两个是剧作家生的），无依无靠。狱中领导伸出了援助的手，把他们全部接到监狱中来，让孩子上学，而大人，则安排了一项自食其力的工作。在当时，这确实算得上是件撼天动地的举动。

他深深地感动了。凝视着妻子丰韵犹存的面容和天真活泼的孩子们，他才体味到共产党人那宽广的胸襟和善意的心灵。他心悦诚服，积极劳动，并且协助干部做其它人的工作。论资历和辈份，他在“特别大队”中都高人一筹，因此，“队员”们都信他、服他。

狱中首批特赦，这个“潜伏组长”就被释放了。他回到自己的家中，和自己的妻子及儿女团聚。当时，那个不幸的剧作家还没有“解放”。他不负情，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养育剧作家的两个孩子，并且允许自己的妻子常去看望他。

特定时期和特殊环境中形成的家庭关系，耐人品味，更令人思索。

“特别大队”中有一批“水鬼”，他们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武装潜水员，当年，偷偷摸摸地从海底潜入大陆，原以为可以逃脱天罗地网，结果，还是束手就擒，来到这个地方。很可惜，人们都说他们的潜水绝技胜过传说中的“水猴”，但极难得使他们有用武之地。

监狱的西侧是一片大水库。南昌盛夏，酷暑难当，担任警戒任务的武装基干连，除了少数正规的军人，大部分是知识青年，虽然身穿军装，但组织纪律性，总会差一些。这一天，几个武装的战士到水里去洗澡。没有干部带领。真不幸，他们已经洗完了澡，一个战士脚上沾了沙，到大堤旁去冲一下脚，不慎被巨大的漩涡吸了下来，转眼就没有踪影。

“出事了？”凄厉的报警声，几乎击碎了人们的心。水面汪洋，漩涡的上方，只有铜钱般大，即如虎口，吞噬着一个青年战士的生命，他被卷往何方，谁知道？只有让一个水性超群的人从漩涡口下去，才能探到虚实，这无疑是人钻虎口么？

人们自然想到“特别大队”的“水鬼”们。很快，几个“水鬼”奉命来到水库的堤岸上。没有潜水衣，也没有氧气包，大堤上窄下宽，万一被漩涡到堤坝下面的涵洞里，谁能承担责任？

“给我一瓶酒。”一个“水鬼”早已脱去上衣，只穿一条短裤。“我从漩涡口下去试试看。”他征得带队干部同意，咕噜咕噜地喝下了半瓶酒，纵身跳进了漩涡。

水面上只冒出一串细小的水花，瞬间就不见了。

悄然无声。凄凉的风，把人们的心都吹冷了。

一分钟过去了，还不见人冒出来，“水猴钻到哪里去了呢？”一双双目光，搜寻着阴森森水面上的每一道涟漪。

突然，水库大堤下的涵洞口冒出一个人，是他，这位潜水本领过人的“水鬼”告诉人们，他已经摸到那位被卷到水下的战士，但力气不足，一时背不上来。说完，他又咕噜咕噜地喝下半瓶酒，运足气，重新从堤旁的漩涡口纵身跳了下去。

落水的战士终于被背出了水面。他两眼紧闭，全身乌紫，溺水时间过长，没有抢救过来。“水鬼”们的奋勇抢救行为，却传为了佳话，按照规定，给他记了一功。

1975年，棉里藏针，柔中有刚的邓小平，被毛泽东请出山，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四害”仍然猖獗一时，毛泽东、周恩来身体欠佳，中南海里，

如诗如画的浩渺烟波，遮不断箭拔弩张的政治大搏斗。

历时近十年的浩劫，已把国民经济推到极其危险的总崩溃的边缘。但对台湾的关系，中南海的英明决策者们，却几乎没有分歧。一道特赦令从北京发出了：分批特赦所有在押的原国民党战犯以及各级在押人员，特赦所有在押的原台湾派遣特务。他们中愿意回台湾的，发足路费，提供方便；不愿回台湾，能够工作的，给予安排；不能工作的，由国家养起来，这无异是激动人心的声声春雷。

一个彩色的绣球，由北京抛到台湾海峡的彼岸，一时间，舆论界轰动之声频频传来，有人称颂共产党襟怀坦荡，也有人攻击说：“这是中共的统战策略，用心良苦。”但不管怎样，尝过铁窗滋味的人们从此自由了，他们手持烫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特赦证，脱下了囚服，换上了崭新的蓝卡其布中山装，每人还领了200元零用钱。望天，天更高；看地，地更绿，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们的心中，最有数了。

狱中为他们举行盛大的送行宴会。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都派了专人来参加。10多年，甚至是20多年朝夕相伴的干部，也来为他们获得自由祝酒。从台湾来的人，大多数要回台湾去的，那里，有他们的亲人。昔日，天各一方，今日，相聚就在眼前了，谁能不怦然心动？

面对丰盛的酒宴，他们中的不少人哭了。男儿有泪不轻弹，但今天的泪，是喜悦的泪。

席间，轻松悦耳的乐曲，如水波荡漾。杯盏交错，消融了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隔膜。西河，鄱阳湖畔的一片小小的天地，今夜幻出了一道飞虹，无声地越过苍凉的台湾，轻轻地系着那神秘的阿里山、日月潭。

当年的囚犯，神奇地变成了特殊的使者，捎去共产党人冰释前嫌的一番美意，也捎去善良的大陆老百姓渴望早日统一的美丽向往。

漫长而曲折的历史，终于画上了一个沉甸甸的句号。

第四节 首位“黑小姐”殒命内幕

首次夜间击落 B—17 型飞机

为了配合“反攻”，蒋介石不但反复向沿海地区派遣武装特务，还不断派遣美制蒋机飞赴大陆进行高空侦察。

从北京传出讯息是：蒋机不断被人民空军部队、地面部队击落。美国对于蒋介石的空中侦察予以配合，不断派飞机到大陆进行侦察与破坏活动。人民空军予以有力回击，先后击落侵入中国领空的美机 20 余架。与此同时，人民空军还多次击落台湾从美国购进的 U—2 型高空侦察机。

关于台湾如何配置美制 U—2 型飞机，要从 50 年代我军首次夜间击落敌机说起。

1954 年以前，国民党军飞机夜间窜入大陆每年达 100 架次左右。主要使用 B—24、B—25、B—26、C—46 等几种飞机，从事空投特务、散发传单、接济潜伏在大陆的残余势力等破坏活动。

由于受到沉重的打击，1955 年以后，台更换以 B—17 型飞机为主，夜间深入大陆进行电子侦察。这种飞机是美国提供的，其使用权由美国情报机构——“海军辅助联络中心”控制。实质上是美国出飞机、出钱，国民党空军出入，为美国获取中国大陆战略情报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间谍活动。

人民空军由于当时用于夜间拦截的作战飞机是米格—15、米格—17 型歼击机，机上没有机载截击雷达，全靠飞行员目光搜索发现目标。有时飞行员看到了飞机火光，但未等开火，目标便消失了。所以 1955 年空军夜间拦截国民党入窜飞机达 246 架次，均未获战果。

1956 年开始，空军调整了雷达部署，主要作战基地初步形成了引导网，引导成功率有所提高。

6 月 22 日午夜，当人们还在沉沉熟睡的时候，一架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情报署”的美制 B—17 型飞机，从浙江路桥以南窜入大陆，高度约 2000 米。机上人员带有电台、还有大量的造谣诬蔑传单，满以为乘这无光的深夜，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各种罪恶的破坏勾当。可是，这架蒋机刚开始进入祖国大陆上空，就在我防空部队的严密监视之中。

深夜 11 时许，我驻衢州机场的空军航空兵部队接到了来自防空部队观察哨的情报，说有蒋机在附近活动。在辽阔的天空张网开罗的雷达，迅速准确地侦察到一架蒋机正在飞行。指挥员下达了歼击蒋机的命令，机场和指挥所的战勤人员忙碌起来。

很快，歼击机满载了炮弹待命起飞。正在雷达站值班的军官包钰桥，全神贯注地操纵着机器，牢牢地监视着蒋机，保持信号的清晰。

在各个高射炮兵阵地上，官兵们也时刻准备着开火。

空军一级战斗英雄航空部第 12 师第 34 团少校团长鲁珉，一接到命令后，立即驾驶高速度的喷气式米格—17 歼击机，腾空而起。

年轻领航员汤志耀，注视着萤光板上蒋机的航迹，精确地计算着高度、速度、方位，把敌情迅速报告指挥员、飞行员，引导着张开巨翼的雄鹰扑向蒋机。

已是深夜 12 点多钟了，群峰和原野的暗影一直延伸到远方，我机雄壮的吼声冲破了大地的寂静，无线电中回响着我空军指挥所引导飞行员前进的声音。

蒋机为了避免被发觉，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南不停地调换着方向。可是不管蒋机怎样狡猾，在我地面指挥所的正确指挥和引导下，我歼击机距敌机越来越近了。

在离敌机只有 5 公里远的时候，狡猾的蒋机又改向南飞了，我歼敌机很快地跟着改变了方向，并且根据夜间作战的经验，绕到比较容易观察敌机的有利位置。

“蒋机离你 2 公里”，“你和蒋机在一起了”，无线电里不断传来师副参谋长吴云山的声音。

鲁珉少校驾驶的歼击机迅速地追近敌机。他紧紧盯住那蠕动着的黑影。

到了射程之内。瞄准。放。

随着电钮的按动，一连串的炮弹飞向目标。

敌机中弹了，机翼顿时冒起一道火光，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机上人员发了慌。

敌机降低高度企图挣扎着逃跑。

鲁珉沉着地紧跟在敌机的正后方，对好了瞄准器，在距离 270 米的时候，又开始第二次猛烈地射击。炮弹的火龙呼啸着在夜空飞过，敌机的左机翼又闪出更大的两团火光，很快又吐出了一道道火舌，像一团火球，划过夜空，坠毁在江西省广丰县岭底乡境内的山沟里。此时是 23 日 1 时 6 分。被山坡撞碎而分成无数片的蒋机残骸，燃烧着两堆熊熊大火，把山坡和小河照射得如同白昼。机上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叶拯民等 8 人全部丧命。

这是我军第一次在夜间击落敌机。6 月 29 日，国防部通令嘉奖参战空军和防空军有功人员。嘉奖令说：6 月 23 日凌晨 1 时零 6 分，我空军某部鲁珉少校在有力情报保障和上级正确指挥下，在江西省上饶附近上空击落蒋军侦察机一架，特予通令嘉奖。并责成空军、防空军首长查明有功人员，晋升一级军衔。希有关单位认真总结此次在夜间无光空域条件下击落蒋机的作战经验，加以推广，提高各级部队在夜间和复杂气象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此后，夜间空战捷报频传。8 月 23 日夜，航空兵第 2 师第 6 团领航主任张文逸，在浙江舟山击落美军 P4M—1Q 电子侦察机一架。11 月 10 日夜，航空兵第 3 师领航主任张滋，在浙江省肖山地区击落国民党美军 C—46 飞机一架。

击落敌改进后 B—17 型飞机

不到半年时间，国民党空军遭此连续打击，不得不改变方式。1957 年后，国民党空军将过去月夜、简单气象的中空活动，改为暗夜、复杂气象低空活动，并使用经过改装的 B—17 型飞机进行电子侦察。

据此，人民空军亦将月夜、中空条件下的战斗，改变为暗夜、低空条件下的战斗。

B—17 飞机原是美国的活塞式轰炸机，经过改装后作为侦察机使用，低空性能好，续航时间长达 17 小时，机载电子侦察设备可侦察到地面雷达的部署和性能，可窃听到对方的指挥活动。

1957 年 B—17 型飞机夜间低空窜入大陆侦察达 53 架次，人民空军出动 69 架次截击，无一成功。尤其是 11 月 20 日夜，一架 B—17 飞机飞越大陆 9 个省，接近到北京地区，在大陆上空活动长达 9 个小时，未遭打击。这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深切关注。周恩来总理当晚即指出：“蒋机未能入侵北京上空，是不幸的幸事，我们应用一切方法将蒋机击落”。为加强北京地区

的防空，总参谋部向中央军委写了《对蒋机窜掠大陆纵深情况及我采取的措施》的报告。毛泽东主席阅后指示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据此，空军对战略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使夜间作战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使部队对在夜间低空击落敌机的信心大大提高。

1958年4月21日夜再次击中改进后的B—17型飞机。战况是：

当日夜间，国民党空军出动B—17飞机1架，低空窜入江西地区上空，航空兵第12师截击机大队飞行员李顺祥，驾驶米格—17波爱夫型飞机在指挥所的引导下，使用改进过的机上雷达，在约300米的同度上，距离1500米发现目标，900米截获，800米开炮，将B—17飞机击伤。

这次空战后，敌人曾消静了一阵。次年5月29日20时58分，一架B—17飞机从雷州半岛上空窜入大陆后，飞至粤桂边界山区，高度约150—300米，相当于当地山峰的高度，雷达掌握目标时断时续。驻广州航空兵第18师值班指挥员、副师长李宪刚判断，这架飞机很可能进入防区，遂命令指挥中队长蒋哲伦驾驶米格—17波爱夫型飞机起飞拦截。当时基地云高才260米，有小雨，在领航员王金彰、谭流光的引导下，使用机上雷达，在距离3.2公里发现目标，2公里截获，两次开炮，将B—17飞机击落。飞机坠于广东恩平县境内，机上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胡平山等15人全部毙命。

美制新型RB—57侦察机殒命

在连续数次击落B—17的同时，我军还击落了其他敌机，主要的有RB—57侦察机和F—86战斗机。

1957年12月15日和1958年1月7日，国民党空军两次派遣RB—57侦察机飞临山东半岛上空进行侦察活动，我驻山东半岛的飞行部队两次升空都未能将其击落。1958年1月中旬，海军航空兵某师10团奉命转场至青岛。上级寄希望于10团的英雄们。

1958年2月18日，春节。上午10时52分，我雷达发现敌RB—57侦察机1架，从青岛东南方向400公里处正不断上升高度朝西北方向窜犯。为打击窜犯者，海军航空兵第4师第10团中队长胡春生和飞行员舒积成奉命驾驶歼—5飞机紧急起飞，穿过胶州湾上空轻纱似的薄雾，双机10度爬高，背敌出航，进入同温层待机。

同温层是指12000米以上高空空间层。这个空间层温度长年在零下56℃，通常没有云、雾、雨、雪，飞行员进入这一层空间飞行，呈现在眼帘的天空不再是蔚蓝色，而是深蓝色、紫色乃至近乎黑色。同温层空气稀薄，空气动力减少，飞机反应迟钝，机动性能变差，在世界空战史上，还从未有过在同温层作战的战例。因为在这个高度开炮，炮口喷出的瓦斯进入发动机，容易使发动机停转。每门炮射击时产生的六、七千公斤的后坐力，有可能导致飞机失速，进入螺旋。这是一个空战的危险高度。就是在这样的高度，海军航空兵创造史无前例的作战纪录。

当升到1.5万米时，我方飞行员发现了敌机，胡春生首先发起攻击，由于求胜心切，两次开炮未中。他又第二次进行攻击，在距敌机433米处连续三次开炮，一直打到距敌机75米，使敌机多处中弹坠落。敌机残骸坠毁在千里岛附近海面。

正在朝鲜访问的周恩来总理闻讯后非常高兴，当即打电话向海军祝贺。这架RB—57飞机残骸被捞起后陈列在青岛中山公园。该机驾驶员是国民党空军上校赵广华。他曾获得过国民党的“飞虎”奖章。

击落敌 RB—57 飞机后，10 团威名大震。

地空导弹首次击落敌机

1959 年秋，国庆节刚过没几天。

10 月 7 日 9 时，台湾上尉飞行员王英钦驾驶 RB—57D 飞机，从浙江温岭窜入大陆，在 18000 米高空向北京方向飞来，它的目标是到天安门上空侦察骚扰。

台湾国民党空军对大陆的纵深侦察，先后动用 RB—57A 喷气侦察机、RB—57A 型侦察机，都被中国空军航空兵驾机把它敲掉了。于是，美国空军亲自出面，从 1958 年 3 月至 12 月，由美国飞行员直接驾驶 U—2 型飞机侵入中国境内侦察。中国政府多次提出抗议后，美国便将两架比 RB—57A 更高级的 RB—57D 高空侦察机交给台湾当局，由国民党空军驾机到中国大陆侦察。

RB—57D 能飞到 2 万米以上，飞机装有 4 架航空相机，在高度 1.85 万米实施航空照相，可摄取长约 4000 公里、宽 70 公里地幅的地面目标。当时人民解放军的装备，休说高射炮对它无能为力，一般歼击机也对它无可奈何，所以台湾驾驶员轻松得简直如同来大陆逗着玩一样，因为他们驾驶的飞机在大陆未遇到过对手。

仅在 1959 年 1 月至 3 月，台湾国民党空军用美国人给它的 RB—57D 高空侦察机对大陆纵深进行战略侦察，该机进入大陆 10 架次，活动地区遍及福建、浙江、江苏、上海、江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贵州、四川、河南、山东等十几个省、市。我空军虽然起飞歼—5、米格—19 型歼击机 109 批、202 架次拦截，其中有 106 架次，我飞行员发现目标，终因飞行高度够不上而无法攻击，只得“望敌兴叹”。终于无可奈何返航着陆。

然而，这次当飞机飞到通县上空，突然有三道火光从地面扑来，王英钦见势不妙，急忙跳伞。可是他那架飞机被火光击中爆炸，碎片切断了伞绳，他从万米高空直坠而下，摔得如齏粉一般。那架 RB—57D 则拖着熊熊大火，一头扎进通县东南的玉米地里，亦粉身碎骨。

台北震惊！

五角大楼震惊！

莫不是大陆有了导弹？

然也。不过时间确实很短，难怪台湾猝不及防。

地空导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50 年代初期，一些发达国家的防空部队装备了地空导弹兵器。1956 年，中共中央决定发展尖端武器——原子弹、氢弹和地空导弹；1957 年，苏联派专家帮助中国组建了空军第一个导弹营；1958 年 7 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元帅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以铿锵有力的语调传达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防空部队除继续加强高炮、雷达部队外，还应建立一定数量的防空导弹火箭部队。”

同年 10 月，中国先后从苏联进口 5 套萨姆—2 型地空导弹兵器，导弹 62 发。从 10 月—1959 年 1 月，由空军副司令员成钧负责，从空军高炮部队、雷达部队、航空兵机务部队、探照灯部队和场站部队中，挑选精兵强将，先后在华北、华东等地，组建了我这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导弹在当时是绝密的尖端武器，自然要挑选政治思想可靠、文化程度高、专业技术好、责任心强的干部战士掌握。当时这些干部都是高职低配，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英雄营”营长、空军战斗英雄岳振华就是由一个高炮团的团长调任了这个营的营长的。

萨姆—2 型导弹，它是苏联人在战败的纳粹德国的“瀑布”式导弹基础上研制成功的一种半固定、全天候型防中空、高空导弹武器系统，技术精密、难以掌握。可是，这些精兵强将，在某个偏僻的山沟里，凭着为保卫祖国领空而掌握尖端技术的神圣信念，顶盛夏烈日，勤学苦练，硬是用 4 个月的时间，熟练掌握了驾驶这条“神龙”的本领。

1959 年 4 月 19 日第一次地空导弹实验成功。

1959 年 10 月 1 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的庆典活动，届时，天安门广场将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世界上 60 个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和 87 个国家的贵宾参加这一规模宏大的庆祝活动。

未雨绸缪。为保卫 10 周年国庆，刚刚成立的导弹部队于 9 月上旬奉命进入北京郊区阵地，9 月 21 日正式担任作战值班。雷达转动着天线，似睁开了警惕的千里眼；数十枚导弹翘首挺立，似抽出了银色的利剑。

10 月 1 日，全天无敌情。国庆活动顺利、圆满、成功。

10 月 7 日，星期天。敌机终于露头了。上午 9 时 41 分，远方雷达荧光屏上突然出现一个亮点。雷达兵报出情况：台北市以北 50 公里海面上空，大型机一架，正向大陆飞来。10 时 3 分，雷达部队再报：敌机为 RB—57D 高空侦察机，已从浙江温岭上空窜入大陆，飞行高度 1.8 万米。敌机掠过南京，高度上升到 1.95 万米，凭借升高优势，超过沿途我空军歼击机的层层拦截，以每小时 750 公里的速度，越徐州过济南上空，大摇大摆地北飞。

11 时 22 分，当 RB—57D 飞机距离北京东南 480 公里时，部署在北京的地空导弹营进入一等战备，作好战斗准备。11 时 50 分，地空导弹第二营在距离阵地 135 公里处，打开制导雷达天线，在 115 公里处捕捉到目标。

这时，空军指挥所命令第二营：我歼击机已退出战斗，你们要坚决消灭敌机！

100 公里，岳振华营长口令：3 发导弹接电准备！

70 公里，岳振华口令：接通发射架同步！

导弹发射架倏地昂起头来，随着制导雷达天线，对准敌机自动跟踪。

12 时 4 分，敌机飞临距北京 28 公里处时，岳振华口令：发射！随着果断的口令，3 枚导弹腾空而起，飞向目标，一举击中敌机。刚才还逍遥自在的“RB—57D”，顷刻粉身碎骨，残骸坠落在通县东南 18 公里处河西务村的一片水塘中，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上尉飞行员王英钦当即毙命。

首战告捷，首开纪录。自从 1941 年纳粹德国开始研制地空导弹至此 18 年，尽管美苏两国早就拥有地空导弹武器，但他们只是在靶场上射击。这次战斗，开创了我国空军和世界防空作战史上第一次使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

全营受国防部通令嘉奖，给营记集体二等功，营长岳振华等人受到晋升军衔的奖励。朱德、李富春、贺龙、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罗瑞卿、蔡畅等领导人亲临该营阵地视察，并向全体指战员致以亲切慰问。

为保密起见，这次战斗未作宣传。当时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对中国以何种手段击落国民党空军高空侦察机，纷纷猜测，但中国新闻机构始终保持缄默，未泄真情。唯有苏联人心里清楚：自己的“学生”竟然先于“老师”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

“黑小姐”首嫁台湾

那架 RB—57D 被击落以后，台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停止了对大陆纵深的战略侦察。但终究忍耐不住，美国又为台湾提供了两架更为先进的 U—2 型高空侦察机，并帮助台湾训练了 6 名驾驶员，在经过一年半训练后于 1962 年 1 月 30 日开始进入大陆侦察，至 6 月底出动 11 架次，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大部分省区。

U—2 是由设计者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总设计师凯莱·约翰逊取名的。约翰逊把他所设计的这种间谍飞机叫做“实利 2 号”(Utility—2)。U 字是实利即 Utility 英文缩写。美国把它的空中飞贼命名为“实利”，说明它是打算利用这种间谍飞机大量窃取他国军事情报，以便在它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大捞一把，谋取“实利”的。它比 RB—57D 更为先进，是专门用来侵入别国领土和进行高空间谍活动的一种飞机。U—2 型飞机没有任何标记，整个机身涂满青黑色的特殊颜料，身上的这层“黑纱”，是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专家们的杰作——一种特殊的涂料，对雷达电波有很强的吸收能力，使它在荧光屏上的回波信号变得很弱，稍不注意就“溜”过去了。高精度的报警器又使它“耳聪目明”，这种反雷达装置，能够探知本身是否已经被地面雷达探测出来。只要你导弹雷达一开机，它转身就跑，根本不进入你导弹的有效射程。这种飞机是一种机翼特别长的喷气飞机，在空中停止发动机以后还能滑翔（即无声飞行）很长时间。它的引擎的力量非常强大，飞行速度一般在每小时 800 公里以上，可以长时间在 2 万米以上高空飞行。最高速度达 22870 米，几乎是珠穆朗玛峰的 3 倍。它装有一种特殊的引擎，可以在飞行时使引擎停止，而且可以从停止状态中突然开足引擎。这样，它在高空可以停止引擎，偷偷摸摸地侵入别国领空，就是一旦被对方地面雷达或警戒机追踪的时候，也有可能迅速溜走。它续航能力强，长达八九个小时，装有用来拍摄地面情况的特殊空中摄影机和小窗户，它可摄取大面积地幅的目标。正由于它有如此“魅力”，所以得了个“黑小姐”的美称。

第一个 U—2 间谍飞机中队设立于 1956 年 1 月，包括 3 架 U—2 飞机，停驻在美国内华达州的一个空军基地上。它对外宣布的名称是“第一临时气象实验中队”，由美国全国航空顾问委员会指挥。

1956 年 5 月，美国航空顾问委员会宣布把它的“气象实验”活动扩大到欧洲，派遣 U—2 飞机入驻在英国拉肯希思和西德威斯巴登的美国空军基地。

1956 年，一个神秘的分遣队来到了土耳其亚达那附近的空军基地。这个分遣队的驾驶员住在基地上单独的秘密住处。有人问驾驶员他们是什么人，他们答称，他们是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的雇员，为美国全国航空顾问委员会所借用。在名义上，全国航空顾问委员会的 U—2 飞机不分晴雨应该进行气象实验，可是土耳其亚达那居民很快地就发现，这些飞机只有晴天起飞，驾驶员对于他们飞行的目的地、任务守口如瓶。

1959 年 9 月，在东京近郊的一个机场上，日本滑翔俱乐部的一些会员忽然发现一架没有标志的黑色喷气机式飞机在他们附近紧急降落。奇怪的是这架飞机的驾驶员不但不肯从座舱里出来，反而把舱盖紧紧地关上。15 分钟以后，一架满载美国文职官员的直升飞机在机场降落，这时驾驶员才走出座舱说：“我很好！”滑翔俱乐部的会员们发现驾驶员的制服上什么标志也没有，他的腰间挂着一支手枪。那些美国文职官员团团把这架神秘的飞机围住，并且用手枪指着滑翔俱乐部的日本会员，命令他们走开。曾有人认为：以日本为基地的 U—2 飞机共有 6 架。借口在日本进行“气象实验”，实则它们飞行

的范围向北深入鄂霍次克海，向南及于黄海，干的完全是秘密的间谍勾当。

从1956年起，美国就不断派遣U—2间谍飞机偷偷摸摸地侵入苏联进行侦察罪恶活动。

从那时起，美国开始了利用U—2飞机进行全球性的侦察间谍活动。

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供认，美国U—2飞机飞行和用“其他办法”搜集的是关于“飞机场、飞机、导弹、导弹实验和训练、特种武器储藏、潜水艇生产、原子武器生产、飞机调动及其他类似”的情报。

对付U—2，我歼击机更是力不从心，鞭长莫及，重任便又落到了地空导弹部队肩上。为贯彻罗瑞卿提出的海底捞针的指示，为积极寻找战机，空军领导机关作出了一个新颖大胆的决策：将固守北京的地空导弹营拉出去机动设伏。经中央军委批准，使用保卫要地的几个地空导弹营，在U—2飞机活动的航路上实行机动伏击。

一次，4个导弹营斜字摆开，不管“黑小姐”从哪个方向进入，向哪个方向拐弯躲避，都处在我导弹有效射程内。不料，狡猾的“黑小姐”突然飞了一个S形，恰恰从几个导弹营的缝隙中钻了过去。几发导弹放了“空炮”。要知道，当时我们只有那么几十发导弹呀，个个都是宝贝疙瘩。放了“空炮”，可把刘亚楼司令员惹火了，他把几个导弹营长“训”了一顿。

导弹创建营营长岳振华，这位当年在抗美援朝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高炮团团长，带着他那装成“地质勘探队”的导弹营，登上了南去的列车，到华东省份“设伏”。

6月27日，地空导弹第二营首先转到湖南长沙设伏，将近两个月未遇战机。空军领导机关认真分析了U—2型飞机每次进入大陆的航线，发现它几次进入内地侦察都经过南昌，而且当福建方向有航空兵调动时，通常都要出来侦察。于是决定将地空导弹第二营从长沙转至南昌设伏，为出其不意，该营装车、行车，进入阵地，均在夜间进行。为诱使U—2型飞机出动，9月7日，空军命令驻南京的一个轰炸机大队空中转场到南昌，8日，又从南昌出动轰炸机一架，高空飞到南昌地区作佯动。

设下伏兵击落U—2

果然不出所料，9月9日6时许，国民党空军的一架U—2型飞机，由台湾桃园机场起飞，7时22分从平潭岛以2万米的高度进入大陆上空。而后，经福州，沿鹰厦线，过顺昌、光泽向江西境内飞来。

7时37分，U—2距二营500公里，营指挥所进入一级战备。

电话铃响，传来了刘亚楼的声音：“岳振华同志，你看到U—2出来了
吗？”

“报告司令员，看到了！”

“把它揍下来！”

“是！”

7时59分，U—2侧飞近临75公里，二营打开了制导雷达天线，当即抓住了目标。

可是，U—2并不直飞南昌，而是在南昌70公里处向余干、鄱阳湖方向临远飞去，这在二营射击范围之外。而且越飞越远了。

营长下令：关闭制导雷达天线，解除导弹接电准备。目标指示雷达继续跟踪。

U—2飞过鄱阳湖，飞过九江市，突然左转，从黄梅、广济直逼南昌。

目标指示雷达不断报着距离：150 公里——120 公里——100 公里，该开导弹制导雷达了。可是，岳营长脸色铁青，不下命令。他要打一场近战。距离只有几十公里了！

“开机！放！”三枚导弹冲天而起。

几乎就在同时，“黑小姐”的光点在荧光屏上骤然改变了方向，可惜为时已晚，它已被导弹“咬”住了。片刻之后，荧光屏上闪出一片明亮的光晕，那是“黑小姐”被导弹击中爆炸后的回波。

“打中了！打中了！”全营一阵欢呼。

历史真会捉弄人，台湾当局做梦也没想到，1927 年 8 月 1 日，共产党在南昌打响了反对国民党第一枪之后的 35 年后，又在这个地方国民党空军及至美国最先进的 U—2，又栽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手里。

岳营长跳出指挥车。这个中年军官，奋力把军帽抛向空中。上次放“空炮”时，他也曾揪掉军帽，气得把头发揪掉一把。

“黑小姐”翻着坠在南昌东南 15 公里的罗家集附近荒丘上。残骸后来进了北京军事博物馆。飞行员陈怀是国民党空军 U—2 特别中队少校，曾因多次驾机骚扰大陆，被授予“国军克难英雄”的称号。他跳伞成功，但被碎片斜穿心肺，当降落在一块稻田里时，已经毙命。后来根据中央指示，妥善将他安葬，并给建了一块墓碑。

全世界为这震惊

西方和港台舆论，对大陆打下 U—2 感到震惊，同时他们都有一个难解之谜，所以纷纷猜测：

合众国际社记者盖尔 11 日从台北报道：国民党军事情报专家们在绞尽脑汁、希图弄清楚这架失踪的飞机究竟是由于机件发生故障呢？还是驾驶员叛变，或高射炮的兵力，抑或是从苏联借来的火箭袭击——这仍然是个“谜”。

香港新生晚报干脆宣称中共击落 U—2 是吹牛：中共的公报显然带有吹嘘的性质，新华社强调这架 U—2 机系被中共“空军部队”击落，事实上，即使苏联也无法用战斗机至 60000 英尺以上的高空拦截这种间谍飞机，更何况中共？

台湾的一些专家则认为：是俄国人操纵的地空导弹击落的。合众国际社台北 11 日电：专门研究共产党中国问题的郑学稼教授说，情报消息表明，俄国在撤退大部分军事顾问以后，今天在中国大陆仍然驻有许多战斗单位。除非这架高空侦察机的引擎发生故障而下降到常规高射炮射程以内，否则，它一定是被俄国人操纵的对空导弹击落的。

巴黎战斗报 13 日报道：中国空军对“不速之客”的有效干涉，证明北京目前是拥有高度准确的最新式高空或地空火箭的。它的出现和使用虽不说全面改变了远东力量的平衡，但是改变了那里的战略条件。

《警告美国侵略者》

就在击落 U—2 敌机的第二天，国防部部长林彪颁发嘉奖令，表扬 9 日上午击落美制蒋匪帮 U—2 型高空侦察机一架的空军导弹二营。

嘉奖令说，这一胜利是你们坚持执行上级指示，兢兢业业，常备不懈所取得的成果。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好好总结经验，加强战备，为随时打击来犯敌机，争取新的胜利而努力。

同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发表题为《警告美国侵略者》的评论，刊登在当天《人民日报》一版。

评论指出：“美制蒋匪U—2飞机侵入我领空，绝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这是最近以来，以日本为主要基地的美国U—2型的间谍飞机，加紧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间谍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帝国主义这一新的侵略罪行，发生在美国U—2飞机从日本基地侵犯苏联远东国境之后不过10天，就是有力的证明。据法新社透露，美国政府最近已进一步扩大利用U—2型飞机在全球进行间谍飞行的计划。美国把三架U—2飞机派到英国，就是这个计划中的‘大西洋方面’；而在‘太平洋方面’，也在大大加强。据日本广播协会电台引用消息灵通人士的话透露说，‘从远东基地起飞的U—2型的主要目的是调查共产党中国的军事力量’。美国U—2间谍飞机活动的加紧，正是美帝国主义加剧远东紧张局势，在全世界范围内，加紧新战争准备的一个具体步骤。”

评论说：“自从美帝国主义唆使和鼓励蒋介石匪帮准备向我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军事冒险的阴谋被揭穿之后，美国政府曾一再表示没有以武力进犯中国的意图。可是，现在它却派遣U—2飞机侵入我国华东地区进行侦察，这又是什么意图呢？人们都晓得，美国总统军事特别助理，10月1日起即将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9月7日飞到台湾，8日竟到金门进行军事部署，爬上太武山，窥察大陆，并且巡视了台湾中部的空军基地。美制蒋匪帮的U—2飞机窜扰我华东地区，同泰勒的亲自到台湾面授机宜，显然密切相关。”

评论认为：“美国加紧对中国的战争部署和侵略活动，是同美国蓄意在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计划分不开的。美国在日内瓦会议后，不甘心于它在老挝所遭到的失败，不仅在老挝继续捣乱，并且利用泰国等仆从国家威胁柬埔寨的中立，加紧对南越人民的血腥镇压。泰勒这个以主张局部战争和‘特种战争’出名的肯尼迪亲信，这次亲自前来远东，到日本，南朝鲜、台湾、南越、泰国等地进行军事部署，就足以表明美国决心要在远东扩大侵略。”

评论说：“在美帝国主义加紧准备对远东进行军事冒险的同时，美国猖狂地对古巴进行挑衅，公然叫嚣发动对古巴的侵略战争，并且在西柏林制造新的紧张局势。9月7日，肯尼迪要求国会授权在必要时征召15万名后备役人员，据白宫发言人塞林格说，‘肯尼迪决定要求授予征召的权力是由于总的国际局势。’值得指出的是，美帝国主义采取这一系列加紧备战和到处挑衅活动的时候，也正是肯尼迪同政府竭力做出各种和平姿态的时候。最近以来，肯尼迪不止一次地表示愿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愿意同苏联以及一切国家和平相处；并且还在裁军谈判中装模作样，端出两个换汤不换药的停止核试验的方案来，企图要人相信，它是多么希望停止核军备竞赛。但是，美国U—2间谍飞机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犯，却完全揭穿了它的底细，就像同样的事件在两年前揭穿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底细一样。”

评论最后指出：“现在，人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口口声声说愿意谋求和平的肯尼迪，实实在在干着的，却是积极准备发动新战争的勾当。人们由此可以明白，肯尼迪政府是一个道地的好战的政府，它的所谓‘和平战略’的那一套，无非是配合和掩盖其黩武战略的一些手法罢了。全世界人民必须保持百倍的警惕，谨防上当，坚持揭露和挫败肯尼迪政府加紧扩军备战的罪恶计划。”

台湾声称有权派机侦察

在U—2飞机被击落的当天，台湾“空军总部”发表声明承认，一架U—2高空侦察机于9日上午在中国大陆“执行例行侦察任务时失踪”。

美联社在第二天报道此事时说：

台湾当局发言人沈剑虹在一项简短的声明中说：U—2 高空侦察机是向美国洛克希德公司购买的，自从 1960 年 12 月以来，所购买的两架 U—2 机即一直被使用。沈氏声称：

台湾有充分的权力在共产党占据的大陆上空派机飞行，因为那是我们的领土。这是指台北方面所一直坚持的说法，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存在，而此间的中国政府乃系所有中国领土的唯一合法政府。此项声明，其目的之一显系免使美国牵连在此项事件中。

中共在过去曾指称击落中国（台湾）的侦察机，可是这是提到 U—2 机的第一次。

中国（台湾）守军现将特别提高警觉，以防备任何突发事件。

台“行政院新闻局”同一天发表一项声明说，在 1960 年 7 月间向美国洛克希德公司购得 U—2 高空侦察机两架，并于同年 12 月将这两架飞机运回台湾使用。

据美联社消息说，台湾承认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被击落的声明，是在美国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离开台北以后 12 小时发布的。消息说，他在动身前仅仅说了些“不明确表示自己态度的话”，而且不让记者有任何机会提出问题。

合众国际社的记者说，台湾发表的声明是“对在中国大陆被击落的一驾美制 U—2 飞机事件承担起全部责任。”

但是，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承认美国通过它给台 U—2 高空侦察机来收集中国的军事情报以后，台湾当局和美国在台湾的占领军对这件事都已噤若寒蝉。

美在混乱中抵赖

台湾美制 U—2 飞机之被击落，使美国政府大为尴尬和丧气。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尼采在一次电视谈话中承认，这件事“使美国感到为难”。他说，“这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事件”。

然而在铁的事实面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不得不承认，美国通过它给予台湾 U—2 高空侦察机来收集中国的军事情报。

在早些时候，为了掩盖美国在这个事件中的干系，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都曾装聋作哑，拒绝就美国是否曾向蒋介石提供 U—2 飞机一事发表意见。而在台北，所谓“美国协防台湾司令部”的一个发言人并且公开抵赖，说什么美国向蒋介石提供 U—2 飞机以及蒋介石使用美制 U—2 飞机对他说来是个“新闻”，他“没有任何有关这一点的消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承认美国供给台湾以 U—2 高空侦察机这一事实时，企图把这件事说成是美国一家飞机公司同台湾之间的商业买卖。这个发言人说，在 1960 年 7 月，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同台湾签订了一项出售 U—2 飞机的合同，而国务院发给了把这些飞机运到台湾的出口许可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还承认，美国政府曾经在美国“训练了一些中国国民党 U—2 飞机驾驶员”。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承认这些事实时，力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美制 U—2 飞机的窜扰中国大陆，同美国并无关系。但是，他接着不打自招地说，“可以设想，根据美国和它的同盟者通常交换军事情报的做法，国民党中国人所获得的任何情报将向美国国防部提供。”

据英国“卫报”11 日从华盛顿发出的消息报道，美国总统府白宫、国务

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 10 日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窜扰中国大陆搜集情报的台湾美制 U—2 飞机的消息“焦急地秘密会谈了五个小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里普 10 日在记者招待会上阻止记者就这件事提出问题，他说，“我们认为再谈论这件事毫无好处”。他企图以沉默来掩盖美国的罪责。

据报道，美国总统肯尼迪在 10 日还同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讨论了有关台湾美制 U—2 间谍飞机被中国空军部队击落的问题。

在这同时，美国有关右派报刊叫嚷要继续利用 U—2 飞机和其他手段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时代周刊》在最新一期的一篇文章中说，美国“并没有打算完全让 U—2 飞机停在地上不起飞”。美国“也没有保证（U—2 飞机）不在俄国以外的共产党国家——包括共产党中国——上空飞行”。

华盛顿《明星晚报》说，这些高空飞行的飞机可以作为一种手段，以便经常了解一些国家的军事发展情况。这家报纸还叫嚷间谍活动将以更新的技术继续进行。

《纽约先驱论坛报》在 9 月 1 日的一篇报道中说，无论艾森豪威尔或肯尼迪“都没有答应过停止使用 U—2 飞机进行国务院所说的‘广泛的空中监察’。”

美国官方和有关右派报刊继续企图把台湾美制 U—2 飞机窜扰大陆搜集情报一事，说成同美国政府无关。但是，包括美国通讯社在内的一些西方通讯社引用的美国官员私下的谈话，却说明美国无法逃脱它在这件事中的干系，这些官员说：“若没有得到美国的默许，台湾大概不会进行这种飞行”。“可以认为，美国是从台湾在大陆上空进行的视察中得到好处的，因为他们通常是交换军事情报的”。“美国在批准洛克希德买卖（指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卖 U—2 飞机给蒋介石）之前，对中国国民党人打算如何使用 U—2 飞机必然有很好的了解”。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里普在为台湾美制 U—2 飞机窜扰大陆搜集情报而被击落的事件进行百般狡辩抵赖之后，9 月 12 日又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什么中国方面所指出的美国在这一事件中的无容逃避的罪责“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

但是，美国报刊却透露了美国飞机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周围附近和上空进行搜集情报的真象。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报道中指出，美国用来“在共产党集团领土上空搜集电子、红外线和摄影情报的工具不仅是 U—2 飞机。15 年来，像 B—27、B—52 和海洋巡逻飞机等这样一些飞机，都曾在苏联和它的盟国的周围附近和上空进行过搜集情报的飞行。光是在中国和苏联的太平洋沿海，就一直在不断地侦察。”

《华盛顿邮报》11 日发表社论指出，这次被中国击落的“那架 U—2 飞机不是第一架飞入共产党军队所占有的领空的侦查飞机。同样可以保险地说，过去所使用的飞机大概也是美国制造的。”

美联社记者戴维斯在一篇报道中说，美国国务院在“颁发出口许可证允许把 U—2 飞机出售并运给蒋介石之前，是完全知道国民党中国将怎样使用这种涡轮发动机高空飞机的”，国民党所搜集的情报已经同美国进行交换。现在“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或国民党中国已经下令停止对共产党中国的高空侦察”。

飞行。”

强烈的抗议

针对美国当局的百般抵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 1967 年 9 月 14 日发表声明，抗议美国 U—2 飞机侵犯中国，声明指出：

1962 年 9 月 9 日，美制蒋匪帮 U—2 型飞机窜扰至我国华东地区上空进行间谍活动，当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这是美帝国主义猖狂侵略中国的罪恶行为。这是美帝国主义对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严重挑衅。6 亿 5 千万中国人民在热烈祝贺祖国领空捍卫者的重大胜利的同时，不能不对一贯敌视新中国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表示强烈的愤慨。

事情发生后，美国政府一方面宣称，这架 U—2 飞机是蒋介石集团从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购买的，企图以此证明整个事件同美国无关，另一方面又承认，美国从这种间谍飞机的活动中获取情报，这真正是枉费心机、自相矛盾。美国在世界许多地方驻扎 U—2 飞机。U—2 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战争的危險就跟到什么地方。驻有美国 U—2 飞机的各国人民，都坚决要求美国撤走这种飞机。谁都知道，所有这些 U—2 飞机，都是由美国自己直接控制的，台湾怎么能够例外？这种飞机的供应、维修、使用、指挥，都操在美国手中。这次 U—2 飞机侵犯中国，完全是美国主使的。美国政府是这次侵略罪行的元凶。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美国 U—2 飞机侵犯中国，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长期以来，美国的飞机军舰就不断侵犯我国领空领海。不久以前，美国还唆使和鼓励蒋介石匪帮准备冒险侵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这个阴谋被揭露以后，美国政府还矢口否认，一再表示没有以武力侵犯中国的意图，并且宣称不允许蒋介石集团窜犯中国大陆。这次 U—2 飞机事件足以证明，所有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而这次事件本身，就是美国政府唆使和鼓励蒋介石匪帮窜犯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步骤。

这次事件是美国在亚洲和全世界加紧侵略和战争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亚洲，美国疯狂地镇压南越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继续占领泰国，干涉老挝内政，指使南越和泰国威胁柬埔寨，积极重新武装日本，并且拉拢日本同南朝鲜合作以拼凑“东北亚军事联盟”。美国指使西德复仇主义者在西柏林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日益猖獗的挑衅，同时又公然叫嚣要对古巴发动侵略战争。肯尼迪要求国会授权在必要时征召 15 万名后备兵役人员。不久前，美国政府不顾自己对苏联的庄严保证，又一次派遣 U—2 飞机侵犯苏联领空，进行间谍活动。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表明：美国正在世界各地变本加厉地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美国肯尼迪政府上台以后，不断表示愿意和缓国际紧张局势、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停止核试验、禁止核武器、实现普遍裁军、同一切国家和平相处。但是，它的所作所为却完全与此相反。美国真正干的，是进行侵略和准备战争。它装出来的各种爱好和平的姿态，不过是企图蒙蔽世界人民的一个烟幕。这一次的 U—2 飞机事件再一次提醒人们：对于美帝国主义绝不能存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予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才能有效地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和战争活动，有效地捍卫各国的独立和世界的和平。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看透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对美国的侵略和挑衅活动，经常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自从 1958 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美国派遣军用飞机和舰艇侵犯中国领空领海的行为，提出了 213 次警告。我们这样做，一方面是给美国记一笔帐，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醒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严重注意美帝国主义要把全世界拖进核战争灾难的危险性。中国击落美国间谍飞机，这也不是第一次。1959 年 10 月 7 日我们曾经在华北地区上空击落 RB—57D 飞机一架，1961 年 8 月 2 日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 RF—101 型飞机一架，1961 年 11 月 6 日又在东北地区上空击落 P2v 型飞机一架。这次击落 U—2 型

飞机，是第4次了。一次又一次的事实证明：只要美帝国主义坚持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只要美国还占领着中国领土台湾，中国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远东和世界的紧张局势就不能消除。为了中国的安全，为了远东和世界的和平，美国的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撤走，必须从日本、南朝鲜、南越、老挝、泰国、菲律宾撤走，必须从它在世界上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撤走。

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声讨美国侵略者”的社论全文如下：

我国空军部队9月9日击落侵入我国领空的美制蒋匪帮U—2飞机一架，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个重大胜利，是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一个重大打击。美国U—2飞机侵犯中国领空进行间谍活动的事实有力地证明，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是世界和平的死敌。肯尼迪政府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时时刻刻地威胁着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

连日以来，我国各地人民，在热烈庆贺空军部队保卫祖国领空取得胜利的同时，愤怒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肯尼迪政府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决心加强自己的一切力量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我国政府9月14日发表声明，向美国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且指出，对于美帝国主义绝不能存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予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才能有效地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和战争活动，有效地捍卫各国的独立和世界的和平。

世界各国舆论群起抨击美帝国主义对世界和平的挑衅。从河内到地拉那，从哈瓦那到雅加达，在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个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怒潮。

社会主义各国同仇敌忾。许多兄弟国家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朝鲜《劳动新闻》说：这个事件“完全剥下了美帝国主义头子肯尼迪的假面具”。越南《人民报》评称：“在执行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间谍、挑衅、破坏活动和战争政策中，肯尼迪要比艾森豪威尔表现得更加露骨、猖狂和冒险。”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说：“肯尼迪上台之后这种危险的挑衅政策的规模更大了。”古巴《今日报》指出：这一事件“是美国的挑衅和间谍计划的一部分。”波兰《人民论坛报》认为：“美国这种冒险活动，正在危险地加剧着国际紧张局势。”

美帝国主义这一新的侵略罪行，在亚非各国引起了广泛的谴责。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抨击美国蓄意侵犯中国。缅甸《先锋报》指出：“今天正是美国及其傀儡在点燃战火和破坏世界和平。”阿联《共和国报》说：美制U—2型飞机侵入中国领空的行动证明美国支持蒋匪帮想占领中国大陆领土的狂妄企图。伊拉克《自由人之声报》指出，美国是“破坏世界和平的主要祸首。”柬埔寨《祖国报》抨击美国目前执行准备发动世界战争的政策。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和许多非洲国家民族主义政党的代表，认为中国空军部队击落美制蒋匪帮U—2飞机，是对美帝国主义战争挑衅的一次严重警告和对保卫世界和平的一个巨大贡献，衷心支持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侵略和保卫祖国的严正立场，号召亚非各国人民加强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衅。日本共产党发言人土岐强指出：“究竟是谁在策划战争，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践踏民族独立，现在很清楚了。”

肯尼迪政府这种肆无忌惮地破坏和平的活动，甚至也引起了西方舆论的不安和不满。英国《泰晤士报》认为，美国通过蒋匪帮进行间谍活动，不是光明正大的主张。《每日先驱报》斥责美国做了蠢事，认为这件事可能在美国的朋友和盟国中引起不快和惊恐。《每日邮报》认为这次美国遭到了“一次可耻的失败”。法国《战斗报》写道：“人们只希望，华盛顿停止再派遣其它U—2飞机。”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美国政府狼狈万状，企图抵赖自己的罪责。然而，美国甚至在

抵赖中也承认，蒋匪帮获得的情报直接提供给美国国防部。而且，U—2 飞机所使用的燃料和器材，都直接掌握在美国驻台湾的军事机构手中。U—2 飞机的飞行任务也都是由美国军官直接布置的。可见，没有美国的同意，这架飞机根本飞不起来。同时，谁都知道，美国在世界各地，在日本、土耳其、澳大利亚、西德、英国、阿根廷驻扎的 U—2 飞机，都是由美国自己直接控制的，台湾怎能例外？无怪乎，据路透社电讯透露，华盛顿的“观察家”也认为，“若没有得到美国的默许，台湾（指蒋匪帮）大概不会进行这种飞行。”英国《每日电讯报》指出：“由于这种飞机是美国供给的，美国并且能够得到侦察的结果，要区别这是台湾的活动还是美国的活动，就是微妙的事了。”其实我们掌握充分的材料证明，U—2 飞机的供应、维修、使用和指挥都掌握在美国人手里，蒋匪帮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雇佣军罢了。美国侵略者企图把他那血腥的手掩藏在蒋介石的破口袋里，这是永远办不到的。

美国 U—2 飞机侵犯中国，是美国坚持其敌视中国政策的一个新罪证。不久以前，当我国揭露了美国唆使和鼓励蒋介石匪帮准备冒险窜犯我国沿海地区的阴谋以后，美国政府曾一再表示，没有以武力侵犯中国的意图，并且宣称不允许蒋介石匪帮窜犯中国大陆。现在距离美国政府这些虚伪的“保证”只有两个多月，就发生了姜制蒋匪帮 U—2 飞机侵犯我领空，进行战略侦察的新罪行。而这一罪行，又恰恰是发生在即将就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到台湾和金门进行阴谋活动的时候。所有这些，都彻底暴露了美国政府的所谓“保证”完全是骗人的，U—2 飞机事件本身就是美国政府积极准备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

肯尼迪政府加紧对中国的侵略部署，是它全球范围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肯尼迪政府最近正在玩弄种种“和平”的花招，大肆宣扬说什么愿与一切国家“和平相处”，说什么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停止核试验、禁止核武器、实现普遍裁军。可是就在这些“和平”的伪装掩护之下，肯尼迪政府却加紧推行其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疯狂地准备核战争，到处策划局部战争和“特种战争”，大大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美帝国主义镇压南越人民的战争日益扩大，美国在参予侵略南越的军事人员已达 1 万人。美国对泰国实行了军事占领，并且以泰国为基地，干涉和威胁老挝，策应它在南越进行的“特种战争”。美国指使泰国和南越干涉柬埔寨的中立和独立。美国还加紧拼凑“东北亚军事联盟”，在太平洋建立“北极星”潜艇基地，把新式导弹运进日本。最近美国更加紧了侵犯古巴的战争部署，不断发动军事挑衅，除了利用雇佣军进行疯狂的袭击和破坏活动以外，还大肆叫嚣要对古巴发动直接的军事进攻。同时，美国在西柏林发动了一系列的挑衅，加紧武装西德，已经给西德装备了两个导弹营。美国准备征召 15 万名后备兵员，并且不顾全世界的反对，宣布要继续在太平洋上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不久前，美国 U—2 飞机又侵入苏联领空，进行间谍活动。而且，U—2 飞机的活动，已经扩大到全世界范围，破坏各国的主权，威胁各国的安全。美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向全世界表明，它是各国人民和平生活和安全的最大敌人。

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和侵略罪行引起世界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英勇的南越人民，不屈不挠，同美吴军的“扫荡”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古巴人民在美帝国主义新进攻的威胁面前，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卡斯特罗总理为首的古巴革命政府的周围，全民动员，进行战斗准备，决心消灭敢于进犯的一切敌人。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和侵略罪行越来越深刻地教育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使越来越多的人懂得：对美帝国主义，对肯尼迪政府，不能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必须以坚决的斗争来捍卫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

我国政府声明指出：“只要美帝国主义坚持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只要美国还占领着中国领土台湾，中国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远东和世界的紧张局势就不能消除。为了

中国的安全，为了远东和世界的和平，美国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撤走，必须从日本、南朝鲜、南越、老挝、泰国、菲律宾撤走，必须从它在世界上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撤走。”这表达了6亿5千万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意志。中国人民将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努力，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捍卫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全世界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必然被打败，而且是一定能够被打败的！

首都万人集庆声讨

1962年9月15日下午，首都各界1万多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我军击落U—2飞机的重大胜利。

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充满了庆祝胜利的洋洋喜气和声讨帝国主义的愤激情绪。会场上，坐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部队各兵种的军官和战士，武装的民兵，以及工人、学生、机关干部、郊区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和首都各阶层人民的代表。在大会的进行过程中，人们不断地举起拳头，强烈地高呼：“粉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计划！”“反对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匪帮窜犯大陆的阴谋！”“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加强国防建设、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各人民团体代表刘宁一，各民主党派代表程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斗英雄和首都工人、农民、民兵和学生代表，先后在大会上讲话，他们的讲话集中地表达了6亿5千万中国人民对美国侵略罪行的无比愤慨和强烈抗议，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他们在讲话中一致表示拥护我国政府抗议美国U—2飞机侵犯中国的声明，并且严正地警告美国侵略者：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侵犯和不可欺侮的。如果敌人胆敢再来窜犯，必将像U—2飞机的下场一样，遭到毁灭性的迎头痛击。

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贺龙、陈毅，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沈钧儒、黄炎培、彭真、陈叔通、赛福鼎、林枫，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四光、包尔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上将，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京部队首长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

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程潜、王绍鏊、季方、陈其尤、许德珩、徐萌山、胡耀邦、刘宁一、蔡畅、老舍、王照华、张寅安等。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首先致开会词。他说，我人民解放军这次击落美蒋U—2飞机，是对美帝国主义战争挑衅的一个最坚持最有力的回答。这显示了我军的强大威力和我国人民保卫祖国安全，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意志。我们衷心地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敬意。我们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就这一事件所发表的声明。

廖承志说，美国U—2飞机对中国的战争挑衅，已经激起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公愤。现在一个声讨美帝国主义战争侵略罪行的怒

潮，正在形成。我们感谢各国人民对我国的支持和同情。他说，中国人民将永远和世界各国人民站在一起，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而进行坚决不懈的斗争。我们坚信，只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阴谋，都一定会被粉碎。

郭沫若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开始讲话。他热烈祝贺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击落美制蒋匪帮 U—2 飞机的重大胜利。他说，这是对好战的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当头棒喝，是对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计划的一个沉重打击。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是世界人民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一个重大胜利。

郭沫若指出，美国 U—2 飞机侵犯我国是一个性质极为严重的事件。这是美帝国主义唆使和支持蒋匪帮窜犯我国大陆的一个新的严重步骤。这是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种新的战争挑衅。这是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加紧扩军备战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他说，这次事件使中国人民更加看透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看透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刻骨仇恨。只要美帝国主义还占领着我国的领土台湾，中国的安全和远东的和平就不可能得到保障，中国人民就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时刻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衅。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一切罪行，是一定要清算的。

郭沫若说，现在美帝国主义已经把 U—2 飞机基地扩大到四大洲的 10 个以上地区，这些基地的主要锋芒都针对着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这又一次说明，美帝国主义企图消灭社会主义阵营的野心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全体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必将进一步提高警惕，加强团结，不断加强自己的经济和国防力量，来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狂妄计划。

郭沫若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在驾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战争挑衅的同时，正在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进行一系列凶恶的进攻。他说，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进行的疯狂的扩军备战活动，值得引起各国人民的严重警惕。事实证明，美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而且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最凶恶的敌，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

他强调说，美国总统肯尼迪喋喋不休地表示什么愿意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愿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愿意裁军，愿意停止核试验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被美帝国主义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只不过是一派欺骗人民的谎话。对于美帝国主义这个凶恶的敌人，决不能存有一丝一毫的幻想。

郭沫若着重地指出，尽管美帝国主义是凶恶的，但是在人民斗争的面前，它又是虚弱的。他说，只要全世界人民加倍警惕，加强团结，同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就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侵略政策，就一定能够保卫住自己的革命成果，保卫住世界和平。

郭沫若说，中国人民一贯遵守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战争挑衅，始终坚定不移地进行着毫不调和的斗争。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一切“和平”花招，从未有过任何幻想。

郭沫若说，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挑衅是不会从此罢手的。中国人民决心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继续加紧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加强我国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时刻保持警惕，准备粉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和侵略。中国人民一定要加强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一定要积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把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进行到底。

郭沫若最后说：我们再一次严厉地警告美国侵略者，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中国人民，是决不容许侵犯和欺侮的。美国强盗从哪里来，中国人民就一定把它消灭在哪里。我们也再一次警告蒋介石匪帮，你们如果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对祖国大陆进行任何袭扰，就一定要得到应得的惩罚。

中国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代表全国各人民团体，强烈抗议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挑衅，强烈抗议美帝国主义加剧远东紧张局势、破坏世界和平的阴谋。

刘宁一列举许多事实指出，美帝国主义正在亚洲和全世界加剧紧张局势，准备新的战争冒险。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对美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的罪恶活动提高警惕，进行坚决的斗争。

他强调说，美帝国主义从来就是全世界人民最好的反面教员。肯尼迪政府上台以来，不断玩弄“和平”、“进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等等骗人的词句，企图麻痹和欺骗各国人民。而在这个幌子的后面，却是加紧准备核战争，加紧准备和发动“有限战争”和“特种战争”，镇压被压迫人民要求独立的运动，推行新殖民主义，同时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大规模的间谍活动和颠覆活动。肯尼迪的反革命“总战略”的目的就是要把全世界都置于美国的统治和奴役之下，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他指出，肯尼迪政府这种两面手法，决欺骗不了已经觉醒了的人民。

刘宁一正告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决不是好欺负的。如果敌人胆敢再来窜犯，一定会落得像这次 U—2 型飞机被击落的同样下场。

刘宁一最后强调说，人民群众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定因素。觉醒起来的人民，是天下无敌的力量。只要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蓬勃发展的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进一步团结起来，结成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提高警惕，坚持斗争，美国侵略者的魔爪必将被各国人民斩断，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势力一定会被人民群众的力量彻底击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程潜代表各民主党派讲话，他说，这次美制蒋匪帮 U—2 型飞机被我空军部队击落，再一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了肯尼迪假和平、真备战的狰狞面目，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完全是一丘之貉。他强调说，面对美帝国主义这个十分狡猾而凶恶的敌人，全世界人民必须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提高警惕，互相支援，同它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程潜说，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 U—2 飞机的光辉战绩向全世界表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国在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方面，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并且将更为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这个事实也有力地警告美国侵略者，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容侵犯的，不管敌人来自天空，还是来自海洋、陆地，都将被彻底消灭，被打得粉碎。蒋匪帮认贼作父，为虎作伥，也决逃不脱它应得的惩罚。

程潜最后表示，各民主党派全体成员誓与全国人民一道，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更高地举起总路线、大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解放台湾、保卫世界和平，贡献出我们的一切知识和力量。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斗英雄王海走上讲台的时候，会场上掌声雷动，向树立光辉战绩的空军英雄们致敬。王海在讲话中说，全国各地对这次击落 U—2 飞机的热烈祝贺，给了我军全体指战员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一

定要以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实际行动，回答全国人民对我们的热望。我们深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取得的，是毛主席思想的胜利。

王海说，我们清醒地知道，美帝国主义绝不会甘心于它的失败。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继续百倍提高警惕，紧握手中武器，严守战斗岗位，苦练杀敌本领，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高举三面红旗，坚决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为解放台湾、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毛泽东号司机长蔡连兴代表首都工人向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致以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祝贺。他说，我们为有这样一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感到骄傲。蔡连兴说，我们中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这条狼的本性是十分熟悉的。不管这条狼披上多少张羊皮，我们也总会抓出它的狼尾巴来。我们要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彻底粉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计划。

农民代表、长辛店人民公社副主任郭荣说，社员们听到咱们的空军部队打下来一架美蒋的特务飞机，大伙儿都说：真解气，真解恨，得给他点厉害尝尝，叫他看看中国人民的力量。

郭荣说，美国总统肯尼迪一直装模作样，耍“和平”花招，还说不把特务飞机卖给任何国家，真是“挂羊头，卖狗肉”，假和平，真备战。这一回，不管他怎样花言巧语，也抵赖不了。他说，中国人民可不是好欺侮的。不管美帝蒋匪还想来捣多少次乱，我们前方后方一条心，一股劲，攥成一个铁拳头，准把他们打个头破血流。

民兵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民兵师的团参谋长张世嵘在大会上严正地警告美帝国主义和肯尼迪：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不但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还有千百万的民兵队伍。我们懂得怎样对待帝国主义，我们千百万民兵配合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每一个角落撒下了天罗地网，在祖国的领空、领海筑起了铜墙铁壁，任何敌人敢于侵犯我们一寸土地，管叫它寸步难行。

学生代表、清华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扬懊华在讲话中说，怒火在我们的心中燃烧，全中国学生都强烈地抗议美国肯尼迪政府的战争挑衅。他说，美帝国主义侵略好战的本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次U—2飞机事件又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肯尼迪政府只能比艾森豪威尔政府更坏些，而不是更好些”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狼究竟是狼，我们必须对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大会上所有讲话，都在会场上激起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讲话结束后，会场上全体起立，台上台下的口号声连成一片，1万多人激愤地高呼：美帝国主义从我国领土台湾滚出去！从日本滚出去！从老挝滚出去！从泰国滚出去！从菲律宾滚出去！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侵略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毛泽东喜听汇报

1962年9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小礼堂会客厅中间的一大圈沙发上，坐满了中央首长：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带着他的地空导弹二营营长岳振华坐在后排。今天，毛泽东主席将在这里听取他关于击落台湾U—2飞机的汇报。

周恩来总理在门厅来回踱着步，不时往走廊看一看。一会儿，他回过头来对大家说：“主席来了！”

毛泽东身着银色中山装走了进来，大家起立，鼓掌。

周恩来向刘亚楼、岳振华打了个手势。刘、岳两人急步走到主席面前，敬礼。

周恩来介绍：“这就是岳振华同志。”

毛泽东握住了岳振华的手说：“岳振华同志，打得好哇！”之后，毛泽东转向刘亚楼。刘亚楼打着手势，向毛泽东简洁地汇报了击落U—2型飞机的经过。

毛泽东津津有味地听着刘亚楼的汇报，不时插上两句话，时而满意地点点头。

周恩来总理走过来，“主席，代表们（指空军党代会代表）准备好了，去照像吧！”

“好！”毛泽东起身，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向外走去。

第五节 “克难英雄”被俘

王诤部长再设“陷阱”

第一架U—2被击落之后，敌人变得小心起来。后来几次，当U—2飞临我地空导弹阵地附近尚未进入我有效射程就转身溜走了。显然，“黑小姐”的身上已经专门安装了对付我地空导弹的电子设备，只要一收到制导站搜索雷达的电波，它便逃跑。

这引起了具有丰富电子技术经验的老将军——当时四机部部长王诤的深思。他迅速召集有关技术人员和导弹部队进行研究，制定了一个使“黑小姐”落入“陷阱”的周密计划。因为飞机的雷达接收机可以根据它接收到的地面雷达的特点和各种参数判断地面雷达的类别、性能和工作状态。敌人得知了我地空导弹雷达工作的多种参数，所以当收到我地空导弹阵地的电波信号时，就能发现下面是导弹阵地。于是我们便通过更换元件及各种技术手段，改变了地空导弹制导站搜索雷达信号的各种参数，使之酷似一个普通的高炮雷达，这就会使“黑小姐”丧失警惕。这个“陷阱”计划又由岳振华营来完成。

首位“克难英雄”被俘

1963年11月1日上午7时23分，一架U—2高空侦察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20分钟后，便经温州窜入大陆。

这架飞机的驾驶员是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少校叶常棣。他的任务是到大陆西北去侦察中共的核基地。执行这种任务，最怕的是和大陆的飞弹“接吻”。他丝毫不敢麻痹，待完成空中照相任务后，赶紧掉头返回。

13时52分，叶常棣飞临江西上饶地区上空。他已经从20500米的高空隐隐约约感觉到远方的海岸线了，不由得心中一阵轻松，满以为此次又平安无事了。它大摇大摆，丝毫没有发现已进入“陷阱”，继续向里钻。14时11分，U—2飞机飞过九江后，进入我地对空导弹第2营的阵地。在距离35公里时，岳营长一声“放”，3发导弹冲天而起。正在操纵飞机准备出海下滑的叶常棣，突然感到“轰”的一声，飞机像一个玻璃瓶被石头击中一样“砰”的解体，自己则像瓶中的一粒小药丸似的被甩出来，失去了知觉。自由落体的刺激，使他在两三分钟后醒来，求生的欲望使他迅速打开降落伞……在空中降落的短暂时间里，这位少校很清醒，自己终于与飞弹“接吻”了！他的驾机成了被我地空导弹部队二营击落的第二架U—2飞机。

叶常棣降落在一个小山丘上。着地后，他企图站起来逃跑，可是动弹不得。他两条腿多处飞进弹片，手臂也受了伤。“完了，真要让共产党剥皮抽筋了”。他瘫在冰冷的地上。他觉得自己干的事情，共产党无论如何也不会容忍。

叶常棣原籍广东惠阳，生于1933年。对大陆他是“屡次进犯”：1960年第一次驾Rf—101A型飞机侦察大陆；1961年又9次侦察大陆。两次受蒋介石集体点名接见，两年均被选为国军“克难英雄”，这是台湾当局对反共有功的人的最高奖赏。1963年2月派往美国接受驾驶U—2训练，回来后，已驾驶U—2到大陆侦察过两次，获飞虎奖章一枚，蒋经国多次邀他到家里赴宴。就在10月份，还又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可是这次……还没容他再想下去，解放军和民兵便包围上来，他没有反抗。一位军人告诉他：“不要怕，我们不杀你。”他被用担架抬着，送进了当地医院。

他开始非常恐惧，不知什么时候被抽筋剥皮。可是医护人员却和蔼认真地为他治伤。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司令员成钧来到医院，看望了他。两个敌对空军的司令员与他进行了这样的交谈：

刘：“听说你是广东人，多大了？”

叶：“是的。31岁。”

刘：“你放宽心，我们没有必要杀死你。”

叶：“在那边听说被你们抓住了要剥皮。”

刘：“你被击中前，可以看到台湾了？”

叶：“看到海了，眼看就要回家了。”

刘：“被打时，有什么感觉？”

叶：“一震就抛在空中，座舱解体了。”

刘：“飞机有防御武器没有？”

叶：“没有。凭它的高度优势，你们的飞机对它没办法。唯一怕的是飞弹。知道大陆上到处有飞弹阵地，我们的航线想办法避开。”

刘：“你这样年轻，在那个环境里，你不当飞行员，别人也得当，你只能这样做。你现在不可能一下子相信我们的话。你对我们的政策可以一步一步地看。你以后的事，可以商量。要回去，也可以，可能要等到将来……”

台北“中央社”在这架飞机被击落当天则报道：“我空军高空侦察飞机一架于11月1日下午在匪区上空执行例行侦察任务时失事。”对被击落事实采取“不承认主义。”

对叶常棣呢？也不承认其存在了。国民党空军在1964年3月29日“青年节”的正式文告中，称叶常棣“壮烈成仁”。而此时他已完全恢复了健康，开始了必要的学习与改造生活。

1969年叶常棣被释放，后来成为华中工学院副教授，还当过钱伟长教授的助手，为钱教授主办的《应用数学和力学》刊物翻译和校对稿件。

1982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布了叶常棣的下落，随后批准他回台湾探亲。

导弹第2营因战功卓著，1963年12月26日，岳振华被国防部授予“空军战斗英雄称号”，1964年6月6日，导弹第2营被国防部授予“英雄营”称号。

三次击落U—2飞机

继叶常棣被俘之后，1964年7月7日，又一架U—2被击落。飞行员李南屏是国民党空军“头号王牌”、“克难英雄”、“飞虎英雄”，他曾12次驾机骚扰大陆。可是他哪里想到，这次他的“黑小姐”的骗术失灵了，迎接它的是三枚导弹。当李南屏眼见难以逃脱，在求生的本能驱使下猛力拉下弹射跳伞手柄，可是座椅下方的弹射装置在起飞前已被拆掉，以防他们的“飞虎英雄”被生俘。结果他与“黑小姐”一起在空中粉身碎骨。

3名飞行员的下场使台湾U—2飞行员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在西部地区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台湾极为震惊，又频频出动U—2前来侦察我核基地情况。由于这时美国电子专家给U—2加装了13电子干扰系统，使我导弹未能奏效，U—2飞行员又胆壮起来。

再次生俘U—2飞行员

到了1965年1月，轮到了张立义。1月9日下午，台北桃园机场国民党

空军第五联队 35 特遣中队少校飞行员张立义，正在打高尔夫球，联队长把他叫过来，说：“张立义，你有任务。”张立义问：“现在？”得到的回答是：“准备一下，明天。”

再过几天就到春节了。去年春节就没在家过。今年张立义想在家好好过个团圆年，并且想好了给妻子买一块衣料。给女儿买一串项链，给儿子买几挂鞭炮。老实说，他是很不愿意这时候去大陆执行任务的，他怕那个“万一”，但军令如山，又有什么办法呢？

1月10日晚18时，张立义驾驶他那3521号U—2飞机，升入茫茫夜空，向大陆飞来。他这次的任务是对大西北核基地进行夜间红外线照相侦察。

在张立义看来，飞U—2到大陆侦察是个苦差事，飞行员按预定航线飞，照下什么东西飞行员也不知道。不过，飞这种飞机一次能得5000元台币（约合500元人民币）的奖金，还有难得的“荣誉”。他1964年7月从美国训练归台，就受到蒋介石接见，并站在蒋介石身旁照了相。接着由于在8月至12月，3次驾U—2到大陆侦察，被评为本年度国军“克难英雄”，又两次受到蒋介石接见。张立义觉得，这是军人最大的荣誉。

他看看仪表，确认U—2已从山东半岛进入大陆上空。他再也不敢悠然遐想，神经立即紧绷。说不定什么时候解放军的飞弹撞上来。

飞机进入内蒙地区上空，他看了一下表，再有一刻钟就可以返航。完成这第4次任务，再完成6次，共完成10次，就可拿到一大笔奖金，离开这令人心惊肉跳的35中队了。

突然，电子预警器的显示器出现了乱糟糟的小亮点。张立义有些疑惑，如果萨姆—1导弹向自己飞来，显示器上应该是一条稳定的亮线。他哪里知道，解放军的“反电子预警2号”已经使他的13系统电子预警器失灵，此刻，3颗导弹正排着纵队向他飞来。

就在张立义犹豫要不要打开13系统电子干扰开关时，一串火球已忽地窜到机翼下，顿时，象被雷击一般，机身剧烈抖动，密封舱一片漆黑。“我被击中了！”在这可怕的一闪念间，他拉下自动弹射手柄，“轰”的一声，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降落伞将昏迷的主人投向万丈深渊般的地面。

冷！一阵阵刺骨的北国寒风将张立义吹醒。他发现自己躺在雪地上，奇寒难忍。刚才，他还在保持20度恒温的座舱里，现在被抛在零下26度的雪地里，身上只穿着单薄的高空飞行服，怎么受得了呢？他准备站起来跑步取暖，可一使劲腰部和踝关节彻骨疼痛，才知道受伤了。

他看见远处有汽车灯光，手电筒灯光乱摇，还听得见汽车声和人声。看来是人们都跑去看飞机残骸去了，倒把他这个飞行员扔在了一边。他是多么想让人们俘虏他，不然的话，他很清楚，他会在冰天雪地中冻成僵尸的。

他大声呼喊，使劲摇晃发光的救生设备，可仍然没人理他。他颇有些不平起来。

倒是在美国为期3周的野外生存训练起了作用。他拖着身子，在雪地里开始爬行。从被击落时的10日晚21时15分，一直爬到11日天明，爬了8个小时。

他终于爬到了冒着炊烟的几座土房前，心中一阵大喜。村头第一家，门虚掩着，灶口冒出火光，一位农妇正在做早饭。他扒开房门，想到灶口取取暖。

“谁？你是谁？”农妇大惊。那怪里怪气的飞行头盔、高空飞行服，农村妇女哪里见过？“我冷……让我暖和一下吧。”他央求道。农妇心中已明白了八九分。

“不要烤，冻伤不能烤。”农妇拿出一件大衣给他穿上。又说：“吃的东西在桌上，你自己吃，我出去办点事。”

农妇去了一会儿，把事办成了——带来了几个民兵。这位农妇是大队长董吉召的老婆，这里是内蒙古土默特旗沙海子公社西一间房生产大队。这个农妇又是神气又是同情地向民兵叙说了刚才的一切。

与其说是捉住，还不如说是发现。几个民兵用毛驴车把张立义拉到公社。当解放军赶到时，这位少校飞行员，国军“克难英雄”，已在公社换上了一套崭新棉衣，戴着帽耳有眼儿的棉帽，一副当地人打扮，正坐在炕上吃鸡蛋面条哩！公社的干部、民兵和前来看热闹的群众还都一个劲儿地劝他“多吃点，多吃点。”这哪里是在对待俘虏，分别象是在招待客人。

正当张立义坐在炕上吃鸡蛋面条的时候，在台湾东港张立义的家里，国民党空军司令徐焕升上将登门“报丧。”1965年1月12日台湾的中央日报是这样报道的：“空军少校张立义不幸于10日夜驾U—2侦察机到大陆执行任务时殉难。空军总司令徐焕升上将特于11日午间专程前来亲向张少校夫人张家淇女士及其子女和岳父母等慰问。”

接下来，张立义与叶常棣一样，开始了必要的学习与改造生活。

转眼到了1969年。张立义和叶常棣一起被释放。

张立义后来成为南京航空学院工厂的工程师。1982年8月26日，他和叶常棣一起被批准回台湾探亲。

五次击落U—2飞机

1965年，中国自制的地空导弹兵器已装备部队。1967年9月8日上午，国民党空军又出动了一架U—2飞机，进入浙江省嘉兴地区侦察，飞行高度2万至2.05万米。设伏在该地区的地空导弹第14营，首次使用国产红旗2号地空导弹兵器，有效地反掉了干扰，又击落U—2飞机一架。

这样，从1962年到1967年，我导弹部队共击落U—2飞机5架。从此，“黑小姐”在大陆上空销声匿迹。在这一时期前后，我军还击落RB—57D飞机1架，击落无人驾驶侦察机3架。统共有9架高空侦察机被我导弹部队击落。

空军导弹部队屡建战功，涌现了不少像岳振华及其导弹营那样的“空军战斗英雄”和“英雄部队”。岳振华营已发展成为一个主力兵团，导弹部队更加强大。

第六节 打击空中间谍

霹雳攻击 P—2V 侦察机

1961年元月25日深夜，天黑风高。在海南岛东北地区上空，一阵刺耳的螺旋桨推进器轰鸣声，由远而近。转眼间，一个巨大的黑影几乎贴着树梢掠过夜空。同时，一件件空投物品纷纷抛下，这些东西有援助所谓“琼崖忠义救国军”的武器，还有大量攻击社会主义新中国，引诱中国军队干部战士携武器“弃暗投明”、卖身求荣的反动传单……这飞来的黑影就是美蒋 P—2V 型电子侦察机。提起它，中国空军将士无不咬牙切齿，却一时拿它毫无办法，眼睁睁看着它频频窜犯大陆，疯狂破坏国家的安全。周恩来总理曾亲自来到打击猖狂之敌的中国人民空军某指挥部，熬了整整一通宵。

在台湾的国民党空军中，有一个神秘的“34中队”。它成立于1960年2月，所有飞行员是从国民党空军中经过严格审查挑选出来的，其“入队”条件非常苛刻：要求“思想纯正”，能为“国家”献身；要有2000小时的“飞龄”；在执行任务时，一律不准携带降落伞，绝对服从蒋介石“不成功则成仁”的训示。他们的薪水也远远高于一般飞行员，执行任务时另发奖金，以小时计算，夜行一趟的收入约为2000美元。以当时来讲，这笔钱够他们花天酒地，肆意挥霍的了。

“34中队”名义上直属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情报署。实际上，它被美国情报机构——“海军辅助联络中心”控制，是由美国人出飞机、出钱；国民党出人，替美国卖命，获取中国大陆战略情报的一支空中间谍别动队。

该中队的王牌武器便是 P—2V 型电子侦察机。它原是美国海上反潜巡逻机，经过改装后，不仅能超低空飞行，还能在黑夜长途奔袭。机上装有先进的电子侦察和干扰设备，配有驾乘人员13至14人，（机长1人，正副驾驶员4人，领航员2人，通讯员兼电子侦察、干扰4人，射击员兼空投特务、物品、传单2人），执行任务时可以分成2个班次，一组干活，一组睡觉。就从这个小细节也能看出，其窜犯大陆时的骄横狂妄。

P—2V 型机从1960年2月至1963年6月入窜大陆的范围是：江西、湖南、贵州、四川、广东、海南岛、山西、山东、安徽、江苏及东北、京津沪地区。它的任务：

1. 实施电子侦察，获取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战略情报。可窃听“并录音”中国对空指挥的无线电话、电报，破译中国各种密码电报，侦察中国各型雷达的部署、性能。

2. 空投武装特务。可在深山密林或社情复杂的地区一次空投武装特务10余人，配合大陆阶级敌人进行颠覆破坏活动。

3. 散发反动传单。在政治上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心理战”，进行反革命宣传和煽动，妄图策反中国军政要员。

保卫祖国领空是我人民空军的神圣职责，他们为打击 P—2V 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

一天夜里，P—2V 又来了。随着一颗红色信号弹的升起，我某部战鹰升空拦截。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里，我飞行员全靠雷达跟踪和地面指挥所的正确指令，紧紧咬住来犯之敌。

“前方距离敌机3000米。”

“前方距离敌机2000米。”

“前方距离敌机 1000 米。”

近了，近了，更近了。只见雷达屏幕上一片闪光的亮点，目标混杂其中，顿时真假难分。

怎么办？我战机设备落后，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放弃追击。但就这么让敌人逃之夭夭，逍遥溜走吗？不，这是我英雄飞行员的奇耻大辱。我战鹰以无畏的勇气继续追击，在干扰中搜寻目标，终于重新咬住了敌机。这时，P—2V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它往山区逃窜，然后突然减速，并降低高度，在两山之间“捉迷藏”（它的机动性能优越，前方有危险障碍时还能自动规避）。敌人这一招实在狠毒，穷迫不舍的我战鹰速度快，转弯半径大，又是在黑暗中，只见一团火光冲天而起，我飞机撞山爆炸，英勇的飞行员壮烈牺牲……

类似的惨重损失发生了好几起，引起了空军将士的极大悲愤。飞行员更是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恨不得驾机硬撞，也要把 P—2V 给揍下来。可是除了雷达上的光点，我们连敌机的影子都看不到。

P—2V 侦察机的罪恶飞行，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国防建设，造成了政治上的恶劣影响，理所当然地引起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曾亲临我空军某指挥所一个通宵，最后指示：“采用一切方法将敌机击落！”总参谋长罗瑞卿向全军发出指令：“要以海底捞针的决心打下敌机！”一时间，对付 P—2V 成为我军防空作战的中心任务，如何击落 P—2V 成了我军必须解决的难题！

P—2V 活动好像是神出鬼没一般，但我军很快就掌握了它的活动规律：它一般是在无月亮的暗夜入窜大陆，入陆的高度只有 200 至 300 米（目的是尽量避开我雷达探测范围），在大陆活动长达 6 至 8 小时，拂晓返回。它在大陆定点、分段、计时作低空慢速飞行，航线曲折多变，通常在我重要城市、空军基地和高炮火力的边缘通过，这样既可以大量获取情报，又能避免遭我攻击。如果碰上我战鹰拦截，它能迅速施放金属丝干扰和发射隐真示假信号，同时作不规则的航向、高度、速度机动，造成我机上雷达无法分辨目标，更不能瞄准攻击。这就是我战鹰奈何不了它反遭它暗算的原因。另外，每周六晚上，P—2V 都不出动，原因是为了让那些不知哪一天就会见阎王的驾乘人员醉生梦死，寻欢作乐……

海军航空兵某部指战员经过战术研究，认为 P—2V 利用黑夜掩护，是它的主要优势，如果我们能创造条件，使它暴露在明处，它就不堪一击了！这话在理论上当然是成立的，但有办法变黑夜为白昼吗？

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陈士珍，集中群众智慧，经过苦心钻研、反复计算，提出了一个使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的方案。他提出了用轰炸机在敌机上空投放照明弹，犹如晴空霹雳一般，同时用歼击机攻击。这种多机种协同，立体攻击的方法立即得到上级的支持，并从部队抽调飞机进行了“霹雳攻击”——夜空照明战术的试验，取得了初步经验。1963 年 11 月，经总参谋部批准，在山东流亭机场正式成立了海军航空兵独立第 5 大队，专门训练“霹雳攻击”战术。此后，各航空兵部队相继成立了夜战独立大队，刻苦演练“照明”与“攻击”协同作战技术，并于当年 12 月 6 日起，担负起暗夜打击 P—2V 的战斗值班任务。

照明攻击战术看似简单，其实非常复杂。它是在两眼一抹黑的夜间低空条件下进行的，我机起飞后要始终保持无线电静默（防止敌机窃听而掌握我机动向），完全依靠雷达提供情报数据，由地面领航员单向引导照明机和攻

击机，根据敌方的空中动态（方位、距离、高度、速度、航向），在同一时间引导我机各就各位，占据投照明弹和实施攻击的最佳位置。敌机被照明后，攻击机飞行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搜索、发现敌机、实施攻击并将其击落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这就要求参战人员个个技术过硬，配合默契，协同一致。如果在行动中出现半点差错的话，其后果不仅仅是前功尽弃，同样也会发生机毁人亡的悲剧。

曾经有一次在海上训练中，我飞行员误把海面上倒映的月亮当天空，飞机一头扎进海里。另一次事故机毁人亡。牺牲者的名字叫张玉，山东人，高大英俊，不到30岁，是海航独立8大队中队长。出事时，还与时任部队侦察参谋的蒋瑞云并肩坐在一起开会，研究如何打击P—2V。不曾想，在第二天的夜航训练中，由于飞行高度低，能见度为零，张玉产生了错觉，将拉起机头错为推机头（向前压操纵杆），造成飞机冲向地面滑行30多米，撞入一片树林而爆炸……

一个又一个优秀飞行员以身殉职，光荣牺牲，他们舍生忘死、奋不顾身的英雄行为，惊天地，泣鬼神！这笔血债一定要向敌人讨回！“打不下P—2V誓不为人！”我航空兵指战员化悲痛为力量，布下了天罗地网，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痛歼顽敌。

1961年11月6日18时18分，1架P—2V飞机在黄海上空距辽东半岛200多公里时，被雷达发现，驻城子疃高射炮兵群（由空军高炮兵第503团、探照灯兵第402团之七、八连和陆军高炮兵1个团、6个营组成，指挥员是高炮第101师师长范震江）迅速作好战斗准备，在距阵地40公里时，指示雷达突然开机捕捉目标，探照灯兵大胆将敌机放近至5公里时，才突然开灯，4公里即照中目标，使敌机进入高射炮火力范围，高炮群集中开火，一举将其击落。从探照灯照中目标到飞机坠地，只用了30秒钟，充分显示了“快速近战”战术的威力。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赴现场向作战部队表示慰问，并指示将P—2V型机组成员13具尸体，就近立碑埋葬，日后便于其亲属认领。这是我军首次击落P—2V型飞机。

该机被击落后，国民党军此种飞机时隔7个多月才恢复活动。其活动地区多在大陆沿海，有时采取直进直出的方法，尽量缩短在大陆的飞行时间。同时，机上又更新了干扰设备。

1963年，空军认真贯彻罗瑞卿提出的“海底捞针”的指示。总结推广作战经验，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于1963年6月20日晨，驻南昌的航空兵第24师副大队长王文礼，又击落1架P—2V飞机。该机坠于临川县大窝坑，机组14人全部毙命。6月28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了王文礼、领航员张健和第24师师长王子祥，表彰了他们的功绩，空军授予王文礼以“夜空猎手”的荣誉称号。

1964年6月11日16时，又一架美蒋P—2V由台湾新竹机场起飞，航向直指我青岛方向。我海航兵各独立大队奉命停止夜航训练，准备迎击入侵之敌。

21时07分，敌机在距青岛70公里处，突然改变航向，掉头向南飞行。21时54分，敌机低空从新海连市丰乐桥窜入大陆后经山东潍坊以北右转，利用大顶山、昆仑山掩护向平度、莱阳方向窜犯。

23时08分，我海航4师参谋长辛英元一声令下，独5大队攻击机陈根发、照明机石振山机组，分别驾驶米格—15和轰5型飞机昂首冲向夜空。

待照明机、攻击机飞至最佳位置时，辛英元立即命令：“照明弹一次投下！”霎时，12枚90公斤照明弹全部照亮，直径1.4万米范围的空域成了白昼，敌机正好在正中，担任攻击的陈根发立即发现目标，即实施攻击，连续3次开炮，3次命中敌机，敌机P—2V顿时冒出一团火光，拖着浓烟坠毁于莱阳以北25公里处，机上13名机组人员全部毙命。从敌机残骸中搜获4枚“响尾蛇”导弹和2部侦察原子弹试验情况的空气采样器。6月16日，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陈根发等作战有功人员。

RF—101 空中殒命

RF—101型高空侦察机，是国民党空军的一张王牌，它是美国制造的高空高速侦察机。这种飞机曾有“西方战略眼睛”之称。能高空照相。国民党空军吹嘘此飞机：高炮够不着，飞机追不上，导弹瞄不准。自1961年起，RF—101飞机竟明目张胆地在大白天窜入浙江路桥机场上空侦察，窜扰达数十次。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毛泽东主席批准海军航空兵第4师派小分队驾驶新中国制造的超音速歼击机歼—6型飞机，由山东空转浙江作战。

1964年12月18日下午2时，警戒雷达连在距路桥150公里处发现RF—101飞机1架低空北上。路桥基地司令员吴长武为迷惑敌人，首先令歼—5双机起飞至大陈、至莞岙一带空域佯动，接着令王鸿喜驾驶歼—6飞机在敌雷达发现不了的空域隐蔽待战。王鸿喜在指挥所引导下迅速发现敌机。这时敌机正在迅速爬高，已窜到王鸿喜的左前方。王鸿喜闪电般追向敌机，快速急转瞄准，待敌机正慢慢减少上升角时，3炮齐发，命中敌机，打得敌机冒着浓烟，栽进大海。该机飞行员谢翔鹤跳伞，被民兵活捉，谢翔鹤曾多次窜入大陆侦察，获得了国民党“飞虎、彤弓、宣武、云龙”4枚奖章，是国民党空军第5联队第4大队少校作战官。他说：完全没有想到这次登陆才3分40秒就当了俘虏。

海峡上空最后一场空战

1967年元月13日13时许，我空军飞行员乔田福、叶木佑、胡寿根、陈国良驾驶着4架米格19（歼六型）飞机正在福建漳州、晋江一带上空巡逻。突然，地面指挥所传来一道战斗命令：“有空情，准备战斗！”

原来，国民党空军军官校26期毕业的宋俊华奉命驾驶RF—104侦察机侦察大陆沿海机场和舰船活动情况。飞机进入福建晋江上空时，高度为1万1千米，时速2千公里。

尽管我军4位飞行员从未直接参加过战斗，接到命令后，他们怀着对美蒋空中敌人的深仇大恨，立即投入了战斗。

当我军飞机追踪台湾侦察机而飞至福建晋江、崇武上空时，被台清泉岗地面指挥所发觉，该指挥所立即命令4架潜伏在海面低空飞行的F—104飞机火速前往保驾，这个4人组合的阵容是：

一号机：萧亚民中校，机号4347，空官32期，35岁，山西太原人，已于1970年6月10日因训练任务死亡。

二号机：胡世霖少校，机号4344，空官41期，30岁，湖北黄冈人，已于1990年元月30日病故。

三号机：杨敬宗少校，机号4353，空官36期，35岁，江苏镇江人，当天死亡。

四号机：石贝波上尉，机号4348，空官43期，27岁，江苏吴县人，现

任复兴航空公司正驾驶。

这4架F—104飞机获令后，很快跟上我机来，开始的位置在我军飞机的右后方。

根据这一敌情，我机迅速以间隔7公里的距离拉开，分两边迅速掉头，胡寿根驾驶的3号飞机急弯掉头时，就发现了台湾的F—104战斗机，他采取斜对头挡阻射击方式，迅速瞄准，3门炮连发48发炮弹，一举击落了台湾3号F—104战斗机。

胡寿根看到他所击中的F—104战斗机冒着烟坠入云层，即驾机返航。到此时，整个过程仅10秒多钟。返航时，地面指挥所发出呼叫，问他们在不在，他们4人同时回答，人和飞机安然无恙。返回陆地后，胡寿根他们去打捞了这架F—104战斗机。敌机掉在晋江，崇武海边上。飞行员的右臂被打断了。

这是海峡上空最后一场空战。

第九章

张经武孤身入虎穴，开国统帅诚会达赖、班禅。雪域燃起邪恶之火，两大军

区合力平乱。

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历史性记载中，西藏的和平解放给整个大陆版图的新生记上了最后的光辉一笔。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并不甘心失去他们千百年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美妙天堂”。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坚持分裂国家，维护封建农奴制的反动立场，公然撕毁《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发动了一场举世震惊的武装叛乱。10天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遵照中央的命令，开始了一场为期三年的平息西藏反动上层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的斗争。

从1959年3月20日开始，到1961年11月为止，我军在中央的统一号令下，同西藏人民一起，团结广大爱国人士，坚决地贯彻了中央关于“边平边改”即一边平息武装叛乱，一边进行民主改革和军事打击、政治争取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平叛方针，彻底全面地夺取了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

我驻藏部队仅仅用了47个小时就完全粉碎平息了叛乱分子在拉萨的叛乱行动，首先摧毁了反动上层集团的指挥中心，而后又全面进行清剿，一举捣毁叛乱武装的“根据地”——山南地区另一指挥中心。然后又进一步平息了纳木湖、麦地卡和昌都等地的叛乱活动，到1961年年底彻底肃清了其余边沿地区的武装叛乱，从而夺取了这场中外当代军事史上的极为艰巨和复杂局面下的一场平叛斗争的最后胜利。

在庆祝平叛胜利的大会上，我军负责人向全世界宣布：

随着平叛斗争的胜利，百万农奴摧毁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平叛地区深入进行了民主改革，推翻了三大领主的统治，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从此，西藏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记述这场激烈的平叛斗争，还得从50年代初谈起……

第一节 邪火之源

反动权贵反对执行协议

1951年5月23日下午4时许，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仪式即将圆满结束，倏然间，5月的蓝空响起了一声焦脆的春雷：“轰隆隆……”

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团先是一惊，继而都面露喜色。于是，有一封据说请中央人民政府代发的电报，化作闪闪的电波，射向湛蓝的天穹，用比白鸽的翅膀迅捷千倍的速度，飞向远在西藏与印度交界的中国西部亚东，飞向浓荫环绕的东噶寺庙里那

……协议签字时，天上打了雷，这是龙在吼叫，实在是一个圆满之兆，必主雪域从此和平安康幸福隆昌……

第二天上午，当太阳运行到地球的上空时，阿沛·阿旺晋美的报喜电报从印度转来。达赖喇嘛接到电报，立即召集“亚东噶厦”全体成员开会，研究如何执行协议。

达赖喇嘛一公布《协议》签订的消息，孜本朗色林·班角晋美就首先站起来发言，他说：“这协议一签订，以后噶厦的处境肯定十分困难，样样都得听中央政府的，将来西藏佛教必将受到重大损伤，这个协议签错了，不能执行。”

接着以赤江·洛桑益西、索康·旺青格来、帕拉·土登为登和洛桑三旦为首的一部分官员立即随声附和，支持朗色林·班角晋美的观点，坚决反对执行协议。要上书达赖出逃印度。

仲泽钦波群培土登随即站起来说：“这个协议订得很好，它完全适合西藏宗教及政治的发展要求，它集中表达了广大僧俗民众的人心所向；再说，我们派出的和谈代表，都是噶厦泽仓中很有威望的人，决不会为了一杯酒，就拿西藏的政教大权作交易。因此，这十七条协议签订得好，我们应该无条件地执行，更不能上书达赖出逃，那样做就毁了西藏，毁了达赖喇嘛，毁了西藏宗教。”

则洽雪康·顿珠多吉等人坚决支持群培土登的意见。则洽雪康·顿珠多吉说：“西藏宗教的发展应该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不能依靠外国，远的不说，古的不说，就拿近的说吧，孜本夏格巴原来说我们去印度将受到如何如何的热烈欢迎，可是，而今我们到了印度的门口，在这里呆了这么久，为什么看不到他们的行动。相信，依靠外国人来帮助弘扬宗教，这是靠不住的，历史上已有过经验和教训，我的意见坚决执行决议，依靠祖国弘扬宗教。我建议立即上书达赖喇嘛，应迅速回拉萨，我把话说死了，即便光着屁股我也要回拉萨，我相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内，西藏宗教将会得到弘扬，西藏人民将会走向幸福。”

就这样，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直到天黑仍不分上下，一连几天的舌战之后，则洽雪康·顿珠多吉等人略占上风，“亚东噶厦”决定达赖返回拉萨，但协议是否执行仍决定不下，双方一致同意等看到协议的内容后再作决定。28日噶厦给中央人民政府发报，只说完全同意班禅问题列入协议，对于如何处理协议一言不提。

张经武说服达赖返回拉萨

1951年6月，中央任命张经武将军为中央驻藏全权代表，并要他尽快入藏。受命后，张经武轻装简从，由北京经香港从海路到印度，再从印度赴藏。7月15日，到达西藏边境重镇亚东。第二天上午，张经武前往东噶寺拜会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生怕张经武提出执行协议的问题，在交谈中，每当话题要接近《协议》的内容，他立即转移方向。张经武对这一切是觉察到的，知道达赖喇嘛在有意避开这件事，所以他不追问更不逼问达赖喇嘛对《协议》采取什么态度，他只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让达赖自己提出来为好。为了弥补未及时告诉张经武对《协议》的态度，使双方关系趋于融合，达赖从生活上百般照顾张经武，张经武前往拉萨时，达赖把他的坐骑送给张经武骑着到拉萨。

对于达赖喇嘛及噶厦所采取的一切，张经武完全明其用意，但他从未点破。严格控制自己——等待。

8月8日张经武到达拉萨，8月17日达赖喇嘛率噶厦住亚东官员返回拉

萨，张经武因在迎接达赖喇嘛时座位问题上西藏地方政府没有突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没有去迎接达赖，只派 18 军宣传部长乐于泓作为代表欢迎达赖，要他在欢迎仪式上试探达赖对协议的态度。但是达赖喇嘛在欢迎仪式上对《协议》一字未提。

为了促进噶厦早日执行《协议》，张经武采取了外围攻势，命乐于泓每天拜访噶厦重要官员。拜访完毕又接着以张经武的名义给他们一一送礼。

虽然张经武进行了拜会、送礼等工作，但是噶厦对《协议》到底执不执行仍不表态。张经武没有急于求成，仍采取等待的态度，只是从另一个方面加紧了上层统战工作。又开始拜会噶厦上层官员。

实权派迟迟不向中央表态

9 月 7 日，18 军副政委王其梅率 18 军先遣支队抵拉萨，这是给噶厦一个信息，解放军大部队即将入藏。

噶厦政府对这一支小小的部队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先遣支队一住下，他们就在支队驻地三面驻扎军队，用藏军 3 个代本（相当于团）的兵力将先遣支队围住，严禁贫苦农牧民前来看望解放军。藏军每天列队敲锣打鼓，用长号吹奏 30 年代内地流行的歌曲：《桃花江上美人窝》、《孟姜女哭长城》……搞四面楚歌，想以此瓦解先遣支队干部、战士的斗志，同时不给先遣支队出售粮食，试图将先遣支队挤出西藏。

鉴于西藏噶厦政府对《协议》不表示意见的情况以及噶厦对先遣支队的态度，张经武觉得不能再等待了，便向噶厦政府提出如何执行《协议》，要他们给中央发报表示态度。噶厦推说要等阿沛·阿旺晋美汇报《协议》签订经过后再作答复。

张经武又耐心等待阿沛的到来。

9 月 13 日阿沛·阿旺晋美抵拉萨，立即向噶厦汇报了协议签订经过，并当面向达赖喇嘛作汇报。但噶厦仍不表态执不执行《协议》。

张经武派乐于泓一次又一次地催促噶厦政府向中央表态执行《协议》。噶厦政府推说 8 月已过，9 月不吉利，不能向中央表态。为了表示对噶厦的尊重，张经武又采取等待的态度。派乐于泓和 18 军联络部长徐淡庐、副政委王其梅又拜会噶厦高级官员，同时分别给他们送《协议》小册子，进一步展开统战攻势。张经武的攻势没有扭转噶厦的态度，噶厦不但不表态执行协议，并对先遣支队实行威胁，天天晚上在先遣支队周围朝先支营区内放枪，制造紧张空气，形势非常严重。9 月 19 日 154 团 3 营和该团机炮连奉张国华之命赶到拉萨，增强了先遣支队力量，噶厦的嚣张气焰才有所收敛，但对《协议》仍不表态。在张经武的再三追问下，他们不好再推，只好向张经武提出 3 个问题：

- 一、军政委员会的职权问题，包括达赖的地位和职权问题；
- 二、军队少来问题，包括改编藏军问题；
- 三、全部藏族地区统一问题，包括昌都地区划归西藏地方政府问题。

对于噶厦提出的问题，张经武带领乐于泓到噶厦政府当面向噶厦代理司曹鲁康娃、索康和全体噶伦及重要官员一一解答。

张经武说：“军政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必须有的一个代理机构，西藏军区只是一个军事机关，它与西藏地方政府会经常发生关系，军政委员

会可以管理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两方面的事情，人民解放军只来一个军，2万人左右，驻防江孜、日喀则，阿里、林芝等边防一带，拉萨只驻4000人左右，军用粮食不用西藏人民负担，中央用银元购买，其他的由内地运输。藏军可以编为解放军序列，享受解放军的一切待遇。全部藏族统一问题，要由川、甘、滇、康、青各省藏族人民投票表决，只要他们赞成即可，但目前初获解放，一切尚未就绪，而且其他藏区解放早，工作进展快，现在还不能谈统一；关于昌都地区，经中央批准即可划归西藏，这一点估计没有问题。关于达赖喇嘛的职位问题，他的职位不变，中央要他出任军政委员会主席。”

虽然张经武答复了噶厦提出的问题，但噶厦仍不答复对《协议》的态度。不久达赖喇嘛又要阿沛·阿旺晋美向张经武提出6个问题：

1. 关于《协议》能否真能执行；
2. 他本人的地位问题；
3. 班禅回藏时间；
4. 军队要少来，不能多来；
5. 他本人想去内地；
6. 张军长（指张国华）何时来藏。

张经武一一作了答复，关于达赖想去内地问题，张经武当天请示了中央，中央立即作了安排，答复达赖什么时候想去就什么时候去。阿沛·阿旺晋美向达赖转达了张经武的答复，达赖对答复十分满意，但对《协议》的执行问题，一直未促成噶厦答复。

9月26日，在阿沛·阿旺晋美的倡议下，达赖主持召开“全藏大会”，让阿沛在大会上向噶厦全体官员传达了《协议》的全部内容及签订《协议》的全过程，之后，全体官员对《协议》进行了讨论。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执行派占了上风，决定国庆节向中央发电表示拥护《协议》。但国庆过了几天，实权派仍不执行大会决议，迟迟不给中央发电表态。

阿沛·阿旺晋美等5名和谈代表多次催促，噶厦实权派仍不表态。阿沛等5人商议，由阿沛出面同噶厦交涉，说噶厦对执行《协议》如有困难，请召开西藏全区大会，我们可以到会作详细说明和解释。于是噶厦于10月20日召开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堪布、各岭、代本中的甲本、久朗等300多人参加的大会，讨论执不执行《协议》的问题。阿沛·阿旺晋美再次汇报了《协议》内容及签订经过。5位代表一再表白愿以身家性命和财产保证，《协议》对达赖喇嘛的宏业、西藏的政教、全藏黎民百姓的利益都是有好处的。为了大会发言无顾虑，阿沛等5位代表自动离会，让众官员畅所欲言。阿沛等人退出会场后，参会人员针对执不执行《协议》分为两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连续舌战3天，执行派又一次占了上风。这样，噶厦于22日写了一份会议纪要呈报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看了呈报后，同意给中央发电报表示拥护《协议》，并指示噶厦立即复电。

22日噶厦根据达赖的指示，要阿沛·阿旺晋美拟定一份电报内容，交噶厦审定。阿沛·阿旺晋美连夜拟好电文送交噶厦。鲁康娃等人又以阿沛所拟电拟内容不行为借口，不发电报，但又不叫阿沛重新拟定，一直往下拖。

张国华忍气宣传十七亲

1951年10月22日，张国华带着18军直属及154团到达拉萨。鲁康娃

等人见解放军强大军事力量到来，如再不表态执行《协议》就处于被动，才于10月24日以达赖喇嘛的名义致电毛泽东，表明坚决拥护和执行十七条协议的态度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给达赖喇嘛回了电。达赖收到毛泽东的回电后，于11月5日上午派机巧堪布昂旺郎吉携带大批礼品，慰问入藏部队全体指战员，并送大米100包，菜金藏银10000两，要求张国华转给18军全体官兵。张国华委派先遣支队参谋长、18军敌工部长陈竞波代表他接收了礼物。当天，张国华和18军政委谭冠三联名代表18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致书达赖喇嘛，感谢他对部队的慰劳。张国华并在噶厦给毛泽东发电报之后，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给达赖喇嘛赠送了礼品。

此时，西藏依然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架势。到处都是谣言，说：“解放军来了，大喇嘛杀死，小喇嘛丢到河里淹死。”“布达拉宫铜佛流泪了。”站在高楼台上的反动分子朝欢迎人群和入城队伍投石子、吐口水，咒骂开道的腰鼓队是“魔鬼”。噶厦把张国华的部队全部安排在拉萨河北岸沙滩上，张国华、谭冠三等军领导住在宇妥院内。藏军在张国华部队周围三面安设军营，暗暗地将18军主力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张国华对此晒然一笑，只是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抓紧时间休息。他自己去找噶厦的实际执政者藏王鲁康娃、洛桑扎西，要他们卖粮食给解放军。鲁康娃鼻子一哼，扭过身去说：“过去满清有个入藏大臣也姓张（指张荫桓），只在拉萨设了一个衙门，没有带什么兵，你何必带这么多军队！”

张国华淡淡一笑：“天下姓张的人多，可姓张跟姓张的不一样。我们是来执行十七条的，希望你能配合，首先是粮食问题。”

鲁康娃捻动着佛珠，叽笑道：“打败仗虽然难受，饿肚子比打败仗更难受吧？！”

张国华和谭冠三交换了一下目光，问：“你看到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没有？”

鲁康娃耸耸肩，环顾左右的贵族官员，眼里的凶光一闪，不作声。

“协议是双方代表签了字的，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你们应该协助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可你们采取的是什么行动？”张国华说着，要随行人员把十七条协议藏文本摆到鲁康娃面前。

鲁康娃要拿又没拿，像盯着一团火，嘴里喃喃咕咕：“阿沛（阿旺晋美）去北京，并未授权谈军事，十七条协议很突然……老百姓也不满意，应该修改……”当他的目光掠过张的随行人员，便有了话头，指着张国华突然狂叫起来：“姓张的，你好大胆，把军队带进来啦！”

张国华还是忍着，耐心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末尾还是强调了一点：反对祖国统一的结果，将会和军事较量一样，在政治上再遭失败。希望噶厦合作，西藏地方政府也要悬挂国旗……

鲁康娃不肯让步，面色阴沉：“西藏是一个独立的佛国，不必悬挂中国国旗，挂上了，再拿下来也不好看！”

达赖喇嘛垂帘看戏

回到营地的张国华，气得心口咚咚直跳。本来他已经学会了抓糌粑、喝酥油茶、啃生牛肉，可当饭端上来的时候，他却难以下咽了。一则顿顿是羊肉，膻味极大，总吃当然腻。二则有的连队连一天两顿稀饭都喝不上。

“不行，看来我得去见达赖喇嘛！”

张国华和中央代表张经武商量，决定10月30日以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给达赖送礼为名，正式拜会达赖喇嘛。

噶厦政府却想借此杀杀张国华的威风。当张国华派出的代表徐淡庐和平旺前去商谈拜会细节时，噶厦政府提出，张国华拜会达赖时，必须按照传统礼节，行磕头礼，即所谓朝拜。徐淡庐和平旺当然不同意，说双方的风俗习惯都要照顾，互相尊重，解放军是不兴叩头这一套的，但一定会尊重达赖。噶厦政府想到张国华那一路拦不住的精兵强将，对拜会仪式只好作了让步。

他俩人回来一说，张国华思索了一会儿，作了布置，于第二天上午9时半，带着庞大的送礼队伍，浩浩荡荡来到大昭寺前面。张国华率领徐淡庐、陈竞波、乐于泓及平措旺阶和抬着送给达赖的13件礼物的队伍走在前面，18军的军乐队鼓号齐奏，文工团员扭着秧歌敲着腰鼓，寺前如过节一般热闹。为了不失礼节，张国华带领队伍按藏族人转经的方向绕大昭寺走了一圈，然后朝罗布林卡走去。

罗布林卡是达赖喇嘛的夏宫。张国华把礼物送给站在宝座前的达赖。然后开始宗教仪式。达赖重新登上宝座，张国华将噶厦事先准备好的宝塔、佛经、哈达等5件东西一一献上，徐淡庐等人也将哈达献给达赖。张国华目光转向平措旺阶。平措旺阶虽然参加了政府工作，张国华还是让他穿上藏族服装，并且给他做了工作，要他仍给达赖磕头。在这之前，邓小平曾有过细致的交待，到拉萨之后，会见达赖喇嘛时，如果他提出摸顶，可以不受我们军队纪律的约束，让他摸顶。当平措旺阶上前磕完头，达赖又伸出手来给他摸顶。年轻的达赖受礼之后，显得非常激动，向司仪人员轻声说了一句藏语。司仪马上用汉语大声传达达赖的问候：“汉官一路上辛苦了！”

这个仪式结束后，藏方献上饭、酥油茶、面卷之类，品尝之后，其他人退下，只留张国华和平措旺阶，跟达赖进入他的卧室，稍坐片刻，又随达赖走上观戏阁。阁前装着玻璃，有一层薄纱遮住，18军的文工团便在台前开始演出。张国华用余光看了一眼达赖，只见他手持望远镜，急急地调着焦距。看来，达赖被新奇的演出吸引住了。后来摄影师要照相，达赖似乎忘了自己的身份，竟起身帮忙搬凳子……

回到住处，张经武问起今天的拜会，张国华把帽子往桌上一掬，喜不自胜：“文工团算是带对了，达赖喇嘛虽然是垂帘看戏，但看得是目不转睛。嘿！原来他这么年轻，看来也有为呀！”

张经武点点头：“我看也是。他是个纯朴的青年。你看粮食的事有问题吗？”

张国华扬起巴掌在张经武手心击了一下，嘴角露出一丝狡黠的笑。

第二天，阿沛高兴地告诉大家，达赖已下令要13个宗（县）各筹粮一万斗，另外布达拉宫仓库还拿出5千斗……

张国华的笑脸还没持续两天，又挂上了乌云。各宗受到噶厦亲帝分裂分子的阻挠，并没把粮食交付解放军，布达拉宫粮仓拿来的粮食，一化验，全部霉变，根本无法食用。更令人不安的是，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不但不支持解放军，还搞一个由商人和无业游民、流氓为骨干的所谓西藏“人民议会”，制造骚乱，形势进一步恶化……

张经武首顾布达拉宫

1952年3月传统的大法会期间，几个打着“人民议会”旗号的人向布达拉宫递交了一份所谓的《西藏人民请愿书》，要求修改十七条，撤走解放军。

4月1日上午，几个噶伦（噶厦成员）又带着3名“人民议会”代表前往张经武代表驻地，态度强硬地递交了这份“请愿书”。当晚，千余藏军和武装喇嘛突然包围了西藏工委和张经武住所，墙上、屋顶上都架起了机关枪、枪口直对着解放军。此前，鲁康娃、洛桑扎西私自下令将日喀则的炮兵代本调入拉萨，反动分子还阴谋夺取布达拉宫内的藏军军火库……市民见状纷纷囤粮积水，商店关了，人心慌慌。

已经担任西藏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心如火焚，出门寻不到司机，他骂一声“混蛋”，自己踩着油门就要把车开走……北京的毛泽东和西南局的刘、邓、贺关注着这里发生的一切，一日数电询问情况。

毛泽东下了决心：“必须将反动派痛惩一下，否则，西藏政局不能稳定，爱国分子不能抬头；生产、贸易、医药、修路、统战等各项工作均不能展开，我们将经常处于被动地位……”

“对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挑衅，西藏工委要领导爱国僧侣和人民进行有理有利的斗争，做好工作。”

张经武、张国华得到指示，商量好对策。他们把噶伦们召集来，张经武背着窗户，指着楼下说：“我们再让就要掉下去了，二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干了大量坏事，我们已经掌握了可靠证据，现在我们已无法与二司曹合作相处了，请把我的话向达赖喇嘛转达，请他做出处理吧——”

噶伦们互相观望，为二司曹开脱：“他们不会讲话，年纪太老，脑筋陈旧，说话方式不好，还请张代表原谅……”

张国华板着面孔，在一片沉静中用威严的声调说：“我们与他们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私仇，问题是亲帝国主义，还是拥护祖国？是执行协议，还是组织武装叛乱、破坏协议？对于你们内部无论什么问题，我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原则是非必须搞清！”

噶伦们只好表示同意撤销两司曹的职务。

张经武决定亲自上布达拉宫，会见达赖。

午夜，将军们还在设想着会见的各种可能。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中，上布达拉宫无疑是凶险莫测的。

张国华和其他领导都认为：如果他们加害中央代表，与中央彻底决裂，我们就有充分理由讨伐他们，但可能性不大；如果他们把中央代表软禁起来，迫使我们让步，要解放军撤出西藏，我们将据理力争，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如果他们遵从中央意见，严肃处理伪人民议会，骚乱就会和平解决，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将军们都想防止第一种、准备第二种、争取第三种情况的出现。

4月8日，张国华将张经武送出门口，两人默默地重重地握着手，张经武宽慰张国华：“量他们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我杀了，我估计软禁的可能性大，如果我一时回不来，我将在布达拉宫的宫顶，和达赖一起看同志们自卫反击的情景。我预祝同志们反击作战胜利。你们胜利越快，我平安返回的可能性就越大。”张国华点点头，立即返回作战室。他办事细致周到，并作了最坏的打算，命令军区机关和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只要情况有变，能做到立即出击。

高耸的布达拉宫内外重兵布防，从山上到山下的长长的阶梯两侧，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站满了荷枪实弹的藏兵。张经武只带了两个警卫员和一名藏语翻译，大步从容地迎着几百支枪口，一步一步地登上了布达拉宫……

军区作战室紧张到了极点。除了张国华，其他领导也都在座。没有人高声说话，只有话务员在轻声传讯号，会抽烟的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张国华司令员的眼圈被烟熏得刺痛，每隔一会儿，就叫参谋再出去看看。

李觉参谋长已让作战参谋杨一真带一架高倍望远镜和一支信号枪到军区西面广场小河边观察布达拉宫情况。如果张经武发生意外，跟随他的保卫干事一定会从布达拉宫顶上朝南的中间窗口里伸出一面红旗或发射三发信号弹，通知部队出击。

空气石块似地僵硬，将军们的呼吸都艰难异样。刚从表上抬起头来，却又低下头去看时间……

突然一声“报告”，打破了寂静。杨一真急切地跨进门，报告说：“张代表从布达拉宫出来啦！”

“确切吗？”

“是我亲眼所见，他已经跨上马朝山下走了。”

张国华大出一口气，朝谭冠三会意一笑，布置完部队继续保持警惕后，直起腰，朝副手们招呼着：“走，出去透透新鲜空气，可把我憋死了！”

这以后，达赖宣布撤销了两司曹的职务。

5月1日，噶厦宣布伪“人民议会”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但分裂的道路并没有中止。

7月28日，伪“人民议会”改头换面，成立“教友共济会”并秘密委派3名代表携带拟好的文件，企图潜越国境，向联合国请愿，想借助外国势力，将解放军全部赶出西藏。结果于9月13日在边境被截获。达赖下令查办，虽已两次审判，最后还是被取保释放。

印度大米引来了怪事

局势暂时平静了，却蕴育着更大的风暴。张国华司令员深知这一点。眼前的缺粮仍是个大问题。噶厦借故拖延，商人仍在囤积，而部队还是严令不许上街买粮，连货摊上的零食也不准买。张国华焦急的时候搓着手说：“进藏之前刘司令员说积几千年之经验，人不吃饭是要饿死的，我没有想到情况果真如此！”他只有求助于上级了。并且将部队分散驻防，同时要求各单位就地开荒种地，但远水不解近渴，他需要立即得到粮食。刘、邓将情况火速上报中央。毛泽东获悉后，要外交部和印度协商，从印度进口粮食以解燃眉之急。张国华和张经武又到噶厦政府，请他们支持人力物力，把粮食从印度接运回来。噶厦刚刚接受撤销二司曹的神旨，不好违抗解放军的意思，答应去运粮。

印度大米拉回了，部队喜气洋洋地架锅做饭。怪事又出现了：断粮时已不少人浮肿，吃了印度大米，浮肿的人更多了。张国华、谭冠三天天收到各团的报告，浮肿的人数有增无减。张国华拳头擂桌子：“难道是印度人下了毒？”

谭冠三摇头：“不会的，进来的时候大米都是经过检验的。再说也不是个个浮肿，下了毒不会这样。”

“叫部队停止食用？”

谭冠三还是摇头：“不吃它又能吃什么呢？”

于是他们又向贺龙求救，从内地运粮来顶替印度大米。贺龙也急得抽得烟斗发烫，康藏线上大雪封山，哪能增援？只好回电：“无法增粮，速查原因。”

正在张、谭束手无策之际，一个兆头引起张国华的重视：有一个连队舍不得吃白花花的印度大米，一开始就和糌粑搭着吃，结果连里的浮肿数逐日下降，最后全都消失了。张国华叫后方司令部火速将大米化验，“别忘了，糌粑也要化验！”科学又一次救了他们。原来印度大米中缺少维生素 B2，而糌粑里正好含有大量维生素 B2。张国华立即下令，吃印度大米时一定要加进糌粑或青梨。下完命令他笑了：“我当了这么长时间指挥员，下这种命令还是头一回！”

谭冠三也苦笑了一下：“咱们沾了佛光，所以长了这种能耐，以后还要变成孙悟空呢！”

此后，随着事态的不断发展，噶厦政府与解放军的关系，朝着友好方向发展。进藏部队开荒种地、发展生产，西藏人民和内地各省人民一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建设新西藏。

第二节 毛泽东诚会达赖、班禅

达赖、班禅联袂来京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京举行。达赖和班禅，作为西藏选区的代表，联袂来京，共商国是。

在历史上，五世达赖、十三世达赖、六世班禅、九世班禅曾先后来过北京，但达赖与班禅联袂来京，还是头一次。

毛泽东、党中央对达赖、班禅来京非常重视，组织了接待班子，还专门发了文件，就有关问题作了具体安排。

当时公路尚未通车，1954年7月11日，达赖一行从拉萨启程，走康藏路；7月1日，班禅一行从日喀则启程，走青藏线。9月1日两位活佛在西安相会，一同前往北京。9月4日，到达北京，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亲自到车站迎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在生活上对达赖、班禅及随行人员作了很好的安排，达赖住御河桥，班禅住畅观楼。在当时，那是北京最好的宾馆。

毛泽东会见两活佛

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亲切会见两位活佛。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十四世达赖，也是第一次同时会见两位大活佛。

按照藏族宗教界人士的说法，毛泽东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无量光佛的化身。三位至尊至圣的菩萨在人世间的化身，能够相会在一起，自然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象征国运昌盛，众生幸福。广大藏族僧俗群众，更是激动万分，他们奔走相告，这一喜讯很快从北京传到拉萨，传到万里高原，人们高兴地谈论：这真是吉祥圆满。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犹如初升的太阳，上弦的月亮，从今以后会更加发达兴旺，繁荣昌盛。

9月15日下午3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达赖和班禅都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会议开始之前，在休息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亲切会见他们，并询问了几天来他们在京的情况。毛泽东关切地问：生活习惯吗？这几天参观了什么地方？有什么活动？看了什么节目？达赖和班禅一一作了回答，对活动安排表示非常满意，并再次向毛泽东和其他领导表示感谢。毛泽东高兴地点点头，连声说：“满意就好，满意就好。”又指着周恩来说：“你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安排不周的地方，都可以找他。他是我们大家庭的管家，是个大管家，好管家。我们大家的事情都归他管。你们有事尽管找他，他会帮助你们。”

那天，达赖、班禅非常兴奋。他俩都穿着桔黄色的缎子袍。在所有国家领导人和各族各界各方面的代表中，他俩最年轻，也最引人注目。他俩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一片掌声。

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发表重要演说。他强调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达赖和班禅都不懂汉语，大会为少数民族代表准备了同声传译。达赖和班禅都戴着耳机。但是，他们为会场上团结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心情十分激动。与其说是听懂了同声传译，不如说是用心灵感受到、体会到毛泽东讲话

的深刻含义和丰富内容，以及永久的历史价值和巨大的精神力量。

会议于9月28日闭幕。在这次大会上，达赖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那一年他才19岁。在不久以后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班禅当选为政协副主席，他16岁。这期间，毛泽东多次勉励他们：“你们是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担负着很重要的责任。你们俩位都很年轻，前途远大，要好好团结，努力学习，大胆工作，我们要共同努力，把西藏的事情办好，把全国的事情办好。这样，西藏人民就会感到高兴，全国各族人民也会感到高兴。”

京都的藏历佳节

人大、政协会议结束后，达赖、班禅分别到全国各地参观视察，于次年2月下旬回到北京，恰适藏历木羊年。

1955年2月23日，是藏历除夕，当天下午和晚上，毛泽东在自己的寓所丰泽园分别会见达赖和班禅。达赖、班禅向毛泽东汇报他们在祖国内地参观视察的收获和心得体会。他们说：解放才几年，祖国各地发展很快，我们感到很高兴。

毛泽东说：“在我们国家里，许多地方还很落后，西藏也是落后的，这是应该承认的。我们承认落后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向先进的国家学习，向苏联学习。这样，我们向先进的国家和民族学习，在我们内部各民族间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共同建设，那么我们各民族都有希望，全国都有希望。”

2月24日，是藏历正月初一。达赖和班禅向周恩来汇报，说他们想在北京隆重庆祝新年佳节，邀请毛泽东主席、其他中央领导和各有关方面人士，共度新年。周恩来高兴地说：“我们想到一起去了，中央也正等你们回来后，商量过节的事。党中央、国务院要向你们二位，并通过你们向广大藏族同胞祝贺新年。”

24日下午，达赖和班禅早早地来到中南海，在休息室门口迎候客人，两位佛爷身穿黄缎袍子，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比原来估计的时间要早一些到达，在休息室同达赖、班禅交谈。达赖、班禅等了很久，不见朱德总司令来。他们很希望朱总司令也和他们一起共度新年。达赖一面同毛泽东等人谈话，眼角不时朝门外扫视。周恩来立即明白了他们的意思，抱歉地说：“朱副主席前两天到外地视察去了，不能同你们一起过节，他要我向你们表示歉意，并向你们祝贺新年。”

那天，在一排长沙发上，毛泽东坐中央，达赖、班禅、刘少奇、周恩来分坐两边，茶几上摆满了各种油炸果子和吉祥物，完全照藏族传统习惯布置。

毛泽东对达赖、班禅说：“等一下我讲几句话，向你们表示节日祝贺，可以吗？”达赖、班禅几乎同时说：“欢迎！欢迎！毛主席有什么教导，我们非常愿意聆听。”

毛泽东说：“不是教导，是祝贺。”说着从衣兜里拿出一张折好的稿纸，递给刘少奇，说：“您看看，行不行？”

刘少奇很快扫了一眼，立即递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后传给达赖，口中说：“很好，很好！”

达赖接过周恩来递过来的稿纸，转交毛泽东，学着周恩来的口气，用汉语说：“很好！很好！”说完，他自己先笑了起来。毛泽东等人也爽朗地笑了起来。

达赖、班禅跟国家领袖在一起，愉快地交谈，亲密无间。在场的人们都非常高兴，极为感动。记者们不断把镜头对准5位领袖，拍下了这一具有历

史意义的场面。

几十年过去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达赖、班禅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欢度藏历木羊年的照片，被翻印过无数次，至今还是藏族人民最喜爱的珍品。

宴会开始时，达赖喇嘛首先讲话，对敬爱的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以及所有贵宾光临招待会，和在京的藏族同胞一起，欢度藏历新年，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并向毛泽东主席和所有贵宾致以节日祝贺，祝愿“扎西德勒”——吉祥如意！

接着，达赖请毛泽东主席致词。那天是达赖、班禅作主人，事先并没有安排毛泽东讲话。可能是头一天同两位佛爷谈得融洽愉快，心里高兴，便欣然应允。

毛泽东首先向达赖、班禅和全体藏族同胞致节日祝贺。然后说：“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们各民族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间以及藏族内部的团结，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毛泽东的即席讲话，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许多藏族人士涌向他，向他敬酒，敬献哈达。学生代表们争着去同他握手，怀着崇敬的心情，致以节日的祝贺。

1955年3月上旬，达赖、班禅准备返回西藏。藏历年过后，他们分别到中南海向毛泽东辞行。

3月8日，毛泽东亲自到御河桥达赖住所为达赖送行，作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陪同会见的有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将军、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格平和汪锋。

3月9日，毛泽东到畅观楼去看望班禅，毛泽东一开始就说：“昨天我去看望了达赖，今天特意来看您，为您送行。”陪同会见的有汪锋和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春等人。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回去的准备情况，并指示汪锋、刘春、计晋美（班禅堪布会议厅负责人）要认真负责，尽心尽职，让活佛平安返回故乡。

班禅非常感动，一再表示感谢。

这时，毛泽东点燃一支“中华”烟，猛吸一口，又轻轻吐出去，沉思片刻，说：“昨天我给达赖讲了，我这个人薪水不多，开支不小。一要抽烟，二要喝茶，三还要买点书看。这样一来所剩无几。你们要走了，我也没什么礼物可送，就送你们8个字，团结、进步，更加发展。作为临别赠言。”

班禅说：“毛主席的教导非常重要，我一定牢记在心，认真贯彻。”

毛泽东又说：“前年我对（西藏）国庆观礼团的朋友们就讲了这个意思，现在旧话重提，无非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进一步搞好团结，争取进步和发展。”

毛泽东问计晋美：“您赞成不赞成团结。”

计晋美说：“赞成。”

毛泽东又问：“您愿不愿意进步。”

计晋美说：“愿意。”

毛泽东放下只抽了一半的烟蒂，平伸双手，在大家面前停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合拢，用慈祥的目光看看班禅，说：“那好，我们就想到一块去了。团结了，进步了，也就会发展。”“现在我们还很穷，很落后，西藏要发展，内地要发展，全中国都要发展。”

达赖突然求见毛泽东

1955年3月10日，周恩来举行盛大宴会，为达赖、班禅送行。席间，周恩来和达赖、班禅都发表了充满情谊、感人至深的讲话。

按照计划，3月12日，达赖一行，由刘格平、张经武陪同，经武汉，过三峡，从四川入藏；班禅一行，由刘春陪同，经西安，由青海返藏。

达赖与班禅，在性格上有所不同。班禅外向，性情直爽。达赖则比较内向，他的情感不容易表露出来，性情温和。但是，藏历年过后，尤其是即将离开北京的日子里，达赖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心情很激动。这次内地之行，是他被认选为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以来，第一次离开西藏，看见了雪域之外的大世界，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接触了方方面面的人，结识了不少朋友，对他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他认为给他印象最深、最有意义的，还是与毛泽东的相会。

第二天就要离开北京了。中央说人代会年年开，今后要常来常往。话虽这么说，但北京到拉萨，山高水长，万千阻隔，来一越也不容易，这次一来一去，就将近一年。下一次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来。在这即将离开北京的时候，达赖喇嘛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想再次见到毛主席。

本来，11日这一天，他自己的日程就安排得很紧很紧，已经取消了几个重要的活动。但是，他依然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在同刘格平、张经武、平措旺阶（中共西藏工委委员，陪同人员之一）商量工作之后，请刘格平留下，说：“刘主任，今天我想去见毛主席，请您给中央汇报，安排一下。”

刘格平一愣，前几天不是刚见过吗？他问：“有什么重要事情吗？”

“没有。”

“那……”刘格平犹豫了一下，又问：“那干什么去？”

“去辞行。”达赖喇嘛沉吟片刻，说，“我想再见一次毛主席。”

刘格平为难了。从达赖到北京，中央就指定他陪同，一起转了大半个中国，彼此都很熟悉了。刘格平知道，他提出要见毛泽东，肯定是很认真的，经过慎重考虑。怎么能轻易回绝？但是，达赖、班禅在京的一切活动，都是经中央讨论决定，由周恩来亲自安排。这么大的事怎么能临时决定，再说，毛泽东更忙，他的活动，中央有严格规定，早有安排，有时连毛泽东自己也做不了主。不请示不行，请示了也不行。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责问他：你刘格平身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难道连这一点党的纪律也不懂？！

看着面前的达赖喇嘛，态度是那么诚恳，那么执着，丝毫没有要放弃要求的样子。

怎么办？刘格平是个有个性，敢作敢为的人，他考虑了一下，对达赖说：“请您等一等，我马上去请示。”他决定直接向中央办公厅请示，一切后果只好由他自己承担。

中午饭吃过了，中央办公厅没有回话，晚饭吃过了，没有什么动静。按原定计划，达赖参加了一个又一个活动，一切很顺利。到了晚上11点多，依然没有消息。

达赖有些失望，有点遗憾，还有几分懊悔，今天是不是唐突了一些，让刘格平为难，给中央添麻烦。

刘格平更感到不安，他想得更多，觉得这件事没有处理好。

达赖说：“刘主任，毛主席太忙，今天我看不会接见了。您不用等，明

天一早就走，您早点回去休息吧！”他又自我安慰地说：“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事。以后请您代我向主席致意。”

刘格平懂得中央的规矩，按常规，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毛泽东肯定是不见了。他不无遗憾地劝达赖早点休息，就告辞了。

送走刘格平，达赖焚香祝祷，静坐诵经——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也是活佛应遵守的规矩。这时，达赖的卧室里，除他外，只剩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寝官”，是位僧人，专门负责他的起居，藏话叫“森本”；另一个是西藏工委派去的保卫科长，也是个藏族人。按规定，达赖上床休息，关了灯，才能离开。

突然门卫风风火火跑进来，说：“毛主席来了！”

“什么？”达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门卫也顾不了平时的礼节，着急地说：“毛主席来了。”

达赖赶紧出门迎接。毛泽东已经走进客厅，身边只有两个工作人员，没有任何领导人陪同，毛泽东拉着达赖的手，一起坐在沙发上。翻译也不在场，只好临时叫保卫科长翻译。这时楼上楼下灯火通明，整个大院沸腾了。达赖着急地说：“快请翻译！请刘主任。”

等人们安静下来，毛泽东对达赖说：“实在对不起，让副委员长久等了。我刚才接到报告。说您要来看我。我说，那怎么行？您明天就走，理当我来为您送行。这么晚了，没有影响您诵经？没有影响您休息吧？”

达赖十分不安，激动地说：“毛主席，真对不起，太打扰您了。”这时达赖才注意到，毛泽东穿着长长的睡衣。难道主席已经休息了？

看着达赖惊异的目光，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主席已经休息了，正躺在床上看报，接到报告，马上就来了。”

达赖喇嘛的眼睛湿润了。

他想得很远，很多。

当年第五世达赖进京，顺治皇帝本想出城迎接，但文武百官反对，说贵为天子的天国皇帝，怎么能出城去迎接客人，哪怕是极尊贵的客人。后来以“围猎”为名，出京城，与五世达赖“偶遇”于郊外，既表达了欢迎之情，又不失天子之尊，一时传为佳话。

本世纪初，十三世达赖进北京，他要见皇上、皇太后，西太后非要他磕长头，行大礼，否则不见。

六世班禅来内地，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会见，也算“皇恩浩荡”了！而九世班禅颠沛流离几十年，正赶上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历尽艰辛，备受屈辱。

而今天，毛主席这样关心我，爱护我，怎能不让人感到万分激动？拿毛主席与顺治、乾隆、西太后相比，那是大海与滴水，高山与尘埃，太阳与萤火之别。

念经信佛的人，常容易产生幻觉。达赖喇嘛觉得，坐在他面前的，仿佛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丰碑，一轮太阳。

据刘格平后来卧忆，11日上午达赖提出要见毛泽东的要求后，他立即向中央办公厅请示，不知在什么环节耽误了。到深夜才向主席报告。刘格平当时担心：一方面达赖见不着毛泽东，怕他不高兴；另一方面，干扰了中央的布置，怕挨批评，两头不好交代。并做好了挨批评、写检讨的思想准备。

刘格平不无欣慰地说：“主席来了，我也解脱了。”他还说，“据我们

所知，毛主席自 1949 年进北京，穿着睡衣出中南海参加活动，只有两次，一次是 1972 年参加他的战友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再一次就是为达赖喇嘛送行。”

这件事使达赖喇嘛深受感动。离京参观视察期间，刘格平经常给达赖讲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达赖对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回拉萨后，他又怀着崇敬的心情写了组诗《毛泽东颂》。他热情地歌颂：

啊！毛主席！您的光辉和业绩像
创世主大梵天
只有从无数善行中才能诞生这样一位领袖像阳光普照大地
您的著作像珍珠一样宝贵
像海浪一样汹涌澎湃
远及天涯
……

第三节 邪恶之火蔓延

中央授予藏军军衔

按照《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军队应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力量的一部分。”

但由于西藏上层势力和国内外分裂主义者极力干扰阻碍，这一改编计划一直没能实现。

1952年12月，西藏地方政府自行将藏军剩余部队中的老弱病残裁减，保留了5个团的建制，共有兵力3200人，其中有

178名军官。西藏地方政府极力保存这支武装始终控制在他们手中，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1955年10月，张国华和张经武、谭冠三、阿沛·阿旺晋美被中央授予中将军衔。为了表明我党我军的诚意，尽管没有改编，1956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颁布军衔时，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将军仍然为藏军举行了隆重的授衔仪式，代表国防部宣布向藏军各级军官授予相应的解放军军衔，并享受同样的解放军军官待遇。

昌都战役起义的格桑旺堆被授予大校军衔并获得二级解放勋章。

其余藏军5个团的6位（代本）团长，当时均被授予中校和上校军衔。

实行军衔制以后，进藏部队的思想工作多了起来。原先毛泽东曾设想“三年一换”防，许多人咬着牙坚持着，可现在5年都过去了，并没有换防的迹象，一些人便沉不住气了，想借精减机构、实行义务兵役制回内地，也有的把希望寄托在修通公路上——好回家……

为此西藏工委做了许多工作。相比之下，许多战士爱听张国华的说法，他说的似乎更能服人：“长期建藏思想是否树立，并不单纯表现在西藏干10年、20年或死在西藏的时限上，甚至对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地想都不想，对自己生长的乡想也不想，对父母、老婆、孩子等想也不想，如果是这样要求，那就是对长期建藏的莫大误解。因为这样一来，就忘记了西藏是整个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的一部分，没有把落后的西藏变成祖国的西伯利亚的决心和雄心……”

有人觉得这种说法对部队太迁就。张国华坚持：“在西藏，吃苦甚至献身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必须从部队的现有觉悟水平出发。当前只要求在政治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有人还是觉得这种格调太低。张国华就一遍遍解释：“总不能说西藏不苦吧？人的思想是复杂的，有的属于长期建藏的问题，有的不是，必须具体分析，分别解决，不能笼统说成是长期建藏思想不通，也不能乱提刺激性口号。有些同志向往内地，怀念家乡，怀念亲人，只要不影响工作，不必一概加以反对。”

邓小平召见张国华

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正式成立。达赖任主任、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张国华司令员任第二副主任。中央派了以陈毅为团长的代表团，在西藏，尤其在上层做了大量工作，西藏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但是在这道初升的曙光面前，仍然沉积着浓厚的阴影，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曲折和艰难。

西藏地方政府和农奴主阶级中的反动分子，对“十七条协议”开始了由

暗到明的反对。他们千方百计阻碍着西藏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尽管这些改革当时中央还是极为稳妥和谨慎的。

农奴主阶级中的反动上层死死维护着“美妙而神圣”的农奴制度。而帝国主义势力极力鼓动的“西藏独立”活动，一直在明里暗里进行着，从来没有一刻停止过。尤其是有些人公开打出了“保卫政教”的旗号，更有着不可轻视的欺骗性和煽动性。

我军进藏部队按照党中央的指示，随时警惕着外国势力对和平解放后的西藏事务的暗中插手，并反复耐心的规劝着西藏上层人士不要做不利于祖国统一的事情，否则将后悔莫及。

随着时间的推移，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日益尖锐复杂起来，分裂主义分子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暗中操纵下，妄图再次在达赖与班禅两人中制造不和，从而搞倒反帝爱国立场坚定、拥护中央的班禅大师，造成西藏解放后的大混乱。

假班禅闹剧

1955年秋，分裂主义者首先演出了一起树立假班禅的政治闹剧。

1937年九世班禅在青海圆寂后，班禅堪布会议厅在青海循化找到了转世灵童宫保慈母，并经过当时的中央政府正式批准，确立为十世班禅，这一切均是完全符合西藏历史惯例和宗教程序的。

但在此同时，西藏噶厦政府也在四川理塘找了一名灵童，但未被确认，又不甘放弃，于是他们就设法将这名灵童安置在日喀则札什伦布寺的甲康村，立为“列当活佛”。现在，分裂主义者又将这个列当活佛抬了出来，说成是“十世班禅”的真正替身。

于是乎，一场谣言就在西藏全区散开了，有人大肆渲染说：“由解放军护送回来的班禅是假的，是汉人强加给西藏的。真正的班禅转世灵童是列当活佛”……

这股谣言风浪到1955年10月初形成了高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假班禅列当活佛突然从扎什伦布寺失踪了，去向不明。

在我西藏工委办公室内，张经武将军立即召集了紧急会议，与有关领导磋商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变化。

“根据情况分析，这位假班禅很可能被人裹挟逃往国外去了，分裂主义分子妄图在国外把他列为‘真班禅’。”有关人员在会上分析道。

“是的，这很可能是一场预谋已久的政治事件，我们一定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

“如果假班禅出逃成功，将会严重损害班禅大师在藏族人民心中的威望，对于民族团结和西藏的局势带来极为严重的不利影响。”

与会者个个心急如火，纷纷要求西藏工委与解放军进藏部队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分裂分子政治阴谋。

经过紧急磋商，西藏工委领导又请示了中央，决定立即向各边境口岸、关卡致电通令，要求我军各边防哨卡马上组织力量，严密查截，一旦发现假班禅的行踪，立即用适当的方式坚决劝阻其出逃到国外。

一道道电令发出了，一个个边卡戒备加强。

10月24日上午，在位于中国和锡金交界的边境口岸的青丕村桥头的东侧，我国亚东外事处分处，一片熙熙攘攘，人流不断。

那些进出口岸的商人、马夫、边民们挤在窗口等待着办理出境的签证，

有三个商人打扮的藏胞则在一边静静的等候着，不去挤不去赶，神色显得有些不太自然。

他们的行踪引起了边防人员的注意。等到中午 12 点过，人少了些，他们便上前去办理签证，两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和蔼地走了上来。

“对不起，先生，我们有点事想找找你们。”

“有什么事，我们等着出去办货呢——”

三人勉强来到室内，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经过与藏族边防站站长卡达十几分钟的耐心热情的谈话，一切都昭然若揭……

三人中那位中等身材、白净脸、行态拘束的二十几岁年轻人终于揭开了自己伪装的商人身份，他羞愧地说：“我就是人们所说的那个假班禅列当活佛，这次是他们安排我暗中过境到印度去的。”

“你到印度干什么呢？”

“我……我也不清楚。”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答应别人强加给你的事情呢？”

“我不好意思，很多人都说我是班禅，但我最清楚我不是什么班禅，也不希望自己去争班禅的位置。”

经过反复宣传我党的有关政策，列当活佛同意不再去印度了。为了防止意外，边防站同意他暂住亚东，然后由西藏工委派人前来，在缜密的措施下将列当活佛护送回了日喀则，满足了这位活佛的愿望。

叛乱前有人制造的这起假班禅事件破产了……

周恩来新德里会见达赖和班禅

1956 年 11 月，达赖喇嘛、班禅大师应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邀请，前往新德里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两千五百周年的纪念活动。

在这个佛都盛事到来的前几天，拉萨的政治空气极不正常，曾一度已转入地下活动的分裂势力组织的“人民议会”，恢复了公开的活动。他们到处聚众闹事、上书请愿、造谣鼓动，公然号召反对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反对民主改革。一时间拉萨市区风云滚滚，山雨欲来……

1956 年年底的一天，我军领导接到了分裂主义势力企图一边在西藏密谋武装叛乱，一边企图在印度包围达赖和班禅，要求他们留在印度公开出面搞“西藏独立”，把达赖和班禅推到没有退路的境地的有关情况报告。

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张国华、张经武两位将军毅然决定立即向北京请示，并组织力量与反动势力和分裂分子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央为了表明最大诚意，本着“要以和平协商方式进行改革”的宗旨，根据西藏的具体情况再次决定做出重大让步。

中央决定：

尽量说服西藏已觉醒要求尽快民主改革的广大藏族群众，并明确宣告：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改革，也要到时视情况再定……

这就是说，为了用和平的方式推进民主改革，中央把耐心等待的期限一直延长到了 1967 年了。

但西藏反动上层人士把局面越搞越复杂，拉萨的形势日渐动荡不安起来，这时达赖和班禅都在印度，西藏的局势有失控的危险。为此，中央电令

张经武、张国华：

我驻藏各人民解放军部队指战员，在做好必要的应变准备的同时，要尽力团结藏族群众和上层爱国力量，投入更加艰巨的政治斗争。

几乎与班禅和达赖同时在印度访问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临时决定在自己的访问日程上增添一项新的内容——会见达赖和班禅。

周恩来总理在新德里与达赖和班禅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分别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准备推迟西藏地区民主改革的决定，希望他们携手团结，为建设新西藏做出自己的贡献。

达赖听了总理的谈话，表示：“一定认真考虑中央政府的意见。”

班禅则坚定地向周恩来总理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愿意尽全力执行好中央的指示，走爱国爱人民的光明道路！”

周恩来总理以自己宽广的胸怀和坦诚的态度，在两位西藏神王面前做了极为重要的工作，为西藏局势的转变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连一些有偏见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在访印期间对达赖和班禅的谈话，其作用不可低估……”

班禅大师首先用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他不顾国内外分裂势力设置的重重阻碍，机智勇敢地排除了干扰，毅然首先返回了西藏。

随后不久，达赖喇嘛也离印回国……

又一起分裂势力的阴谋被粉碎了。

叛乱分子建立武装根据地

一起起阴谋被粉碎，西藏反动上层对此并不甘心。尽管中央人民政府为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尽了最大诚意，不仅宣布推迟民主改革，而且还减少驻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的数量，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并未因此而停止其分裂活动和叛乱活动，一场更大的阴谋开始实施了……

1957年5月20日，拉萨的伪“人民议会”，一变而成为反革命武装组织“曲细岗珠”即“四水六岗”，公然喊出“永远不改”的口号。

1958年4月20日，“四水六岗”把邻近省区和昌都窜来的叛乱分子5000余人统一组织起来，与藏军、三大寺秘密签订了同盟书。

6月15日，叛乱分子在山南哲古宗建立了武装叛乱根据地。

毛泽东密切注意着事态的发展，在6月24日的一件报告中指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面叛乱，……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问。”

进入7月，“四水六岗”又组织了“卫教军”，发出“反对共产党，保卫宗教，西藏独立”等口号。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又从粮草、枪炮和人员上支持，使得西藏形势如箭已上弓，一触即发。

7月14日，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应对噶伦们表明严正立场，告诉他们：噶厦对西藏地区的叛乱分子和从（金沙）江东逃入西藏地区的叛乱分子采取纵容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反动分子一定要武装叛乱，中央就一定要实行武装平息叛乱。

邓小平分析着事态的另一面，指出：“西藏当局万变不离其宗。现在不要发动群众，只搞整顿队伍，交朋友和学习。在社会上也不要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西康叛乱武装来西藏，除噶厦自己外，我们不派人去打。”

张国华指挥部队尽量收缩到交通线和点上，有的调回内地。但由于外国反动势力的支持，噶厦的谋划，西藏境内的叛乱不断升级。叛军已经把地道挖到张国华爱人工作的银行地下，好在他们事先已得到准确情报，人员和资金已经安全转移。

7月18日，张经武、张国华会见达赖，说明中央的立场。达赖没有更多的表示，张经武有些着急，但说得很诚恳：“您对我个人可能不喜欢，但中央不管派谁来，武装叛乱都会带来严重后果！”

邓小平指示“革命两手”

此后，张国华回北京汇报。

8月9日邓小平把张国华叫到中南海，再次说明中央的政策和策略。张国华询问最重要的原则：“总书记，你看打与不打的界限……”

邓小平似早有考虑：“叛匪威胁党政机关和主要交通就打，有把握就打，没有把握就不打。”

“您是说打则必胜，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

“对，双管齐下，先把交通要道保住。”

“我们是否仍提‘六年不改’？”

邓小平颌首，补充一句：“六年不改，但出了乱子由他们负责！”

10天之后，邓小平再次召见要返回西藏的张国华和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邓小平审视着两位年盛的老红军战士，询问过回藏后的军事部署，交待：“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巩固自己的阵地，维护交通，如威胁交通，有把握就打。解放军不要轻易上阵，不要轻易把部队拿上去。”邓小平掐灭了手中的烟，朝前面空空的地方看着，继续说：“还有4年时间，长得很。收缩对了，现在主动。小据点加强一点，提高警惕，生产时把枪放到旁边。”

张国华说：“有些同志对收的政策还有误解，认为就是我们一收再收，一忍再忍才让叛匪得寸进尺，气焰嚣张。”

“收是对头的。六年不改，收缩方针没有变化。”

“西藏上层可能会有些变化。”

“他的统治者要变是另一回事，与我无关。他们要变，我们就发动群众。总之，和平改革的方针是不会变的，但完全用和平的方法是会的，我们要做准备。”

张国华和邓少东理解这个政策：“革命的两手，我们加强准备。”

“四水六岗”与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等三大寺及藏军中的首恶分子签订叛乱计划和同盟书后，各自划定发动叛乱的地区，从此一系列的罪恶活动与流血事件从康区开始了。

7月，叛乱分子在格桑地区以西的争莫寺附近，伏击了我军的运输车辆，造成重大损失。

9月17日，叛乱分子又在麻江伏击西藏军区门诊部的车队，将我军16名医护人员全部杀害。

12月18日，叛乱分子在贡噶再次伏击我军车队，杀死我军官兵37人，杀伤22人。19日又在扎郎伏击我军执勤小分队，杀害了我军副团长殷春和以及官兵96人，杀伤13人，制造了一起罕见的血腥暴行。

1959年1月叛乱队伍又围攻中共所木县委，使我方干部家属造成重大流血牺牲，叛军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无恶不做，仅在墨竹二卡地区，就有84户藏族群众被抢被害。在泽当附近的一个村子叛乱分子奸污了大部分妇女，

连老人和小孩也不能幸免；在乃东，叛乱分子竟然把群众的“心脏”挖出来示众……

这场血腥行动从康巴藏区逐渐扩大，一些被蒙骗者在农奴主高额悬赏下也武装了起来。

刚刚被我军修通的公路被破坏……

进藏的大批军用民用物品被抢被烧……

新架起的桥梁被拆毁、烧坏……

我军驻地和不少工作队驻地被袭击……

更有甚者，一些我军单独执行任务的战士和国营农场的职工，与工作队接近的群众以及工作队队员，常常遭到叛乱分子的偷袭、围捕和残杀。叛乱分子对抓住的人严刑酷罚，用最野蛮的挖心、点天灯，剥人皮等残忍不堪的方式将他们杀害，罪行令人发指……

邪恶与残暴在蔓延着扩大着。

面对我方的严正态度，达赖指示噶厦政府官员协同自治区筹委会的人一起去康区做工作。噶厦政府的官员在昌都对叛乱者进行了安抚。

在噶厦政府中，有的人就是策动支持这场叛乱的头目。其中噶厦政府常务负责人孜本朗色林就与叛匪勾结，以佛事活动为名，给叛乱分子提供经费。到了第二年年底，由康区开始的叛乱已扩大到了山南地区。

达赖指示噶厦政府，通过西藏工委向中央请示：“请中央直接出面处理康区的叛乱问题。”

中央当即明确回电：“如果叛乱分子公然攻打政府机关、学校，破坏交通，驻藏的人民解放军就要履行其保卫的职责。但西藏的社会治安，还是应由西藏地方政府自行负责解决。”

达赖授意噶厦政府改革局、政府官员、藏军军官为主的“治安会议”组成机构“解决这一问题。”

在噶厦政府的议事厅里，灯火明亮，各路官员纷纷赶来，但均属一些分裂势力的代表。会议开得神秘阴森，许多议题吵成一团，这个议论“治安问题”的会议成了支持叛乱要挟中央的会议了……

“叫我们地方政府出面平息叛乱也可以，但中央必须给钱给武器，有了武器一切都好办了——”

“对，叫中央拨枪支弹药，越多越好，不行‘借’也行，我们需要大量的武器。”

“应该让解放军与叛乱者谈判，让他们也尝尝康巴人的厉害才行。致于说武器嘛，只要我们到了手，怎么用他们管不着。”

“对，有了枪就有用处，到手后再看情况。”

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个“治安会议”开完时所有人得到的指示是“严格保密，会议内容不得外泄，大家必须用生命来担保

……”

甘丹曲郭寺庙“军火被劫”事件

几乎就在“治安会议”召开的同时。1958年6月的这一天，山南地区叛乱者首领贡布扎西率领1000多名骑兵，打着“卫教志愿军”的旗帜，窜入南木林县包围了甘丹曲郭寺庙，毫不费力的“抢劫”了噶厦政府4年前破例设在这儿的一座秘密军火库，将封存完好的500多支英式步枪、两门小炮、数挺机枪和一批德式步枪、大量的弹药“洗劫”一空，堂而皇之的全部拉走。

然后贡布扎西还在寺内大院公开宣布：“凡是参加队伍的人，每人可马上得到一支步枪和 53 两藏银，并且家属还可以论功行赏。”

第二天我西藏工委得知了这一情况，根据许多证据表明这起“抢劫军火”的事件完全是噶厦政府与叛乱分子内外勾结起来上演的一出闹剧。当即向他们做了严正的交涉，对方支吾搪塞，不了了之。

尽管我西藏工委和人民解放军反复向蠢蠢欲动的阴谋分子发出一次次严厉警告，但自恃有外国支持的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还是我行我素。

一场流血的政治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第四节 西藏平乱经过

充满腥风血雨的拉萨叛乱

藏历3月初，是西藏人民传统的驱鬼节。这一天，布达拉宫按惯例举行了盛大的跳神活动。应达赖喇嘛的邀请，西藏工委和军区的领导前往布达拉宫，观看跳神表演。告别时，达赖主动向邓少东副司令提出想到军区文工团看戏。

可是这个正常往来，成了噶厦煽动群众情绪全面武装叛乱的借口。

达赖回去不久，大街小巷立刻传遍谣言：

“达赖喇嘛要进军区，这是解放军设下的圈套要抓他……”

“解放军借请达赖喇嘛看演出，要武装绑架他，人民快起来保卫他……”一时间，整个拉萨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不明真相的人纷纷走上街头，要求保护神王，局势顿时呈现出险恶紧张的气氛。

去迎接达赖的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才旺仁增被打成重伤……

筹委会爱国人士索郎降措被残忍地杀害，拖尸示众……

3月19日，拉萨叛乱分子已聚集7000人，罗布林卡成立了叛乱指挥部，并在拉萨占领有利地形，形成对部队、机关的分割包围态势，发誓：“同中央决裂！为西藏独立而大干一场！”

张国华正在北京。虽在治病，却与西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情报告诉他：3月17日，达赖和主要官员及家属都已化装逃出拉萨。此前曾与在藏的谭冠三政委互有三封信函往还。从中看出达赖是思想矛盾的，一方面在信中谴责叛乱，述说困境，甚至提出秘密前来军区。另一方面，在逃离拉萨的当天又留给全体僧俗官员和贵贱僧民一封公开信，宣称“西藏过去是独立国家”，认定叛乱组织合法，并指定了叛乱武装的总领导。对于中央的方针，张国华了解得十分清楚。中央已表示：“对达赖本人仍应多方做争取工作，但不要怕反动派把达赖劫走。敌人这样做，不论是否是达赖本人的决定，对你们毫无坏处。”

张国华严令部队不打第一枪

毛泽东正在湖北武昌，闻讯给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和西藏军区发来急电，电报特为指出：

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们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

张国华也很清楚，谭冠三政委和李觉参谋长布置在拉萨周围的部队，早已把炮口对准了叛匪的营地，只要一声令下，那里将夷为平地。但没有人动一枪，眼看着达赖集团在月光下渡过拉萨河，向山南逃窜……他完全信赖这支令行禁止的好部队。在赶回西藏前，他在北京遥控指挥，一方面将西藏的情况及时报告中央，一方面向西藏部队转达中央的指示。

此时，张国华严令部队不要开第一枪，以极大的忍耐做着工作。

3月20日凌晨3点45分，拉萨的叛乱指挥部自视胜利在握，下达了向西藏军区、中共西藏工委、自治区筹委会发起全面进攻的命令。几千名叛乱分子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分成三路向目标冲了上来……

张国华向部队传达中央的作战意图：想办法把敌人吸引住！他同时关照

部队要注意保障上层爱国人士的安全。

为了确保胜利，中央军委增派 54 军 130、134 师和兰州军区 11 师等部队入藏平叛。

张国华昼夜关注着西藏的战事，不时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电报频频往来，一切都在周密的运筹之中。战事进行得十分顺利，他思索着下一步，向军区和工委发出一份绝密急电：

达赖和索康等反动头子逃走後，拉萨叛军有逃跑的可能。我驻拉萨部队主要任务是设法不让敌人逃走，待主力到后聚歼。除必需而又可能攻占敌据点和增设新据点（前已告）外，所有据点一律固守，继续示弱，诱敌攻我，抓住敌人；各据点间，对敌可能逃跑的道路，组织火力封锁和夜间部队巡逻；可能时设置火堆，继续使用信号、照明弹，使敌惶恐不安，增加其夜间逃走困难；装甲车不分昼夜沿敌可能逃跑的公路线巡逻；主要据点尽可能在夜间组织小分队，在据点附近活动，防敌突然偷袭。大小据点，都应有一定反突击队，但不要随便出击，避免过早消耗有生力量……

这些意见完全符合中央和军委的意图，那就是把叛军吸在拉萨，而后由张国华率增援部队把叛军包围在拉萨，加以聚歼。

坐镇武汉的毛泽东，也同意军委增调 134 师及其他配属部队火速汇于格尔木，并令张国华立即赶到格尔木，率 134 师等增援部队从藏北入藏，进行大迂回全围拉萨，令谭冠三牵制住拉萨之敌，严禁乱出击，以免打草惊蛇。

关键时刻出现致命伤

3 月 20 日凌晨 4 时许，叛匪已将军区大院团团围住，而大功率电台由于连续开机发生故障，既发不出信号，也收不到信号，但军委的意思谭冠三完全清楚：那就是不要出击！如果他在不经请求的情况下下令打出第一枪，他很可能成为违抗军令的罪人！这即使在战争年代官衔比他高的将领也不敢轻举妄动。可军区指挥机关危在旦夕，士兵在流血，不能再等待了！谭冠三拔下抽得舌头发麻的香烟。于 10 时向部队下达反击令。同时上报军委。

6 小时之后，他却收到国防部长彭德怀签发的电报，大意是说，敌我双方力量悬殊，不同意主动出击，只可依托战壕、掩体死守，等候援军解围……

谭冠三一颗悬着的心要跳出口了！事到如今，他也渐渐平静下来，一面命令部队一定要打胜，一面给军委回电，详细陈述独自决定反击的缘由，检讨组织不周之处，并自请处分。

中央很快复电，肯定了谭冠三的做法，因反击已取得战果，故不予处分。谭冠三看完电报，整个绷紧的身体一下松软下来，眼眶湿润了……

当收到军委重申作战方针的复电时，平叛部队对拉萨制高点药王山的炮火袭击已经开始，仅一个多小时，便攻占了药王山，切断了市区和罗布林卡叛乱武装的联系，打乱了敌人的统一指挥。19 时 30 分，又迅速攻占了罗布林卡的指挥中心。21 日，机动部队转入市区，逐个歼灭了盘踞在恩珠仓宅、朗加多吉宅、木鹿寺、小昭寺等据点的叛乱武装。22 日，大昭寺叛军经政治争取而投降，布达拉宫之敌也打出了白旗。3 月 23 日，军区宣布撤销朗子辖（市政府），成立了拉萨军管委员会，拉萨市的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还在武汉的毛泽东召张经武、张国华。当他俩来到东湖的石屋别墅时，毛泽东穿着灰色呢制服，从三面窗户俯临湖水的大房间里走过来兴致勃勃地和他们握手。虽然这一年因中苏关系和党内一些不同意见，使他精神一直不

很愉快，但对贯彻他意图并打了胜仗的下属，依然表现出他惯有的幽默风度。张国华和张经武坐在毛泽东对面的小桌两旁，毛泽东突然指着张经武问：“你给达赖磕头了没有？”

张经武嘴一撇：“我是代表中央去见他的，是中央代表，给他磕头……”

毛泽东格格笑出声：“为了全西藏人民的解放，你给他磕个头有什么关系？你不磕头，好，他跑了，想磕也磕不成，人家这也是‘先礼后兵’，菩萨得罪不起哟！”

毛泽东的玩笑使气氛轻松了许多。他的目光转向张国华：“你打给军委的电报我看了，许多意见很好，有预见。在西藏的部队是一支能吃苦会打仗的好部队，有不怕死的精神。”毛泽东似有所感，话里有话：“西藏离我远，可我什么都能知道，离得我近的反面却不知道！”毛泽东的面前飘着淡淡的烟缕，他用手赶了赶，把思路转向有关生死的问题：“前几天，我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和她的丈夫来看我，我同他们说，我已经66岁了，我可能会病死，也可能乘飞机遇难，或是被蒋介石的某些特务分子暗杀，总之，怕死是没有用的。怕死不能制止死亡，只能导致死亡。我并不希望死，我希望能亲眼看到帝国主义的末日。但是，如果我不得不死，我也不害怕。”

两位将军对这番谈话有些局促不安。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回平叛，询问部队伤亡和目前布防情况，张国华一一回答。毛泽东阐述平叛之后的总方针：“我早就说过，西藏的事情不能急，我们不急，达赖也不能急。叛了也好，先叛先改，后叛后改，不叛就缓改嘛。现在已经叛乱，就只好边平边改。总的方针是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少数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其结果带来了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比较彻底的解放。叛乱，对于藏族是不光荣的坏事，但是中央正确处理的结果，对于藏族人民，却使坏事变成了好事。”

扫平山南地区叛乱分子巢穴

随着拉萨的武装叛乱被我军彻底平息，西藏其余地区的叛乱分子犹如惊弓之鸟，他们一边做垂死顽抗的准备，一边选择着失败后流窜国外的逃命之路。

中央军委下令解除藏军武装，彻底地挖去了反动上层集团发动叛乱的老巢。

为歼灭叛匪主力，人民解放军向叛乱武装除拉萨外的另一个主要巢穴，被称为叛军“根据地”的山南地区进军。

山南地区南边与印度、不丹接壤，有24条道路可通向国外，北边紧依雅鲁藏布江，气温适宜，物产丰富，是西藏主要的产粮地区之一。叛乱集团早就把这里做为理想的“根据地”，1958年起就开始经营，拉萨平叛后，叛匪首领及部分溃逃的叛乱武装云集山南，与这里的叛乱武装会合，成立了另一个总指挥部。

4月8日，成都军区以4个多团兵力，分成5路，由集结地区向山南开进。部队在渡过雅鲁藏布江后，第一路由溯江向曲松、哲古方向进击；第二路分左右两翼迅速插至隆子宗、达马宗、错那宗一线地区，切断叛匪南逃之路；第三路进行正面攻击；第四路捕歼白池、浪卡子、打隆地区的叛乱武装，防其西逃；第五路担任机动任务，防止叛乱武装穿越川藏线逃跑。

军区首长明确指示：“各路部队要协调行动，力求围歼叛乱武装主力于隆子宗、曲松一带地区。”

山南地区的这一股叛乱武装十分狡猾，他们将其主力分成几股队伍活

动。他们建立基地、强化组织、接受外国的武器和物质的援助，到处烧杀掠抢，残害民众，山南地区的人民一提起他们无一不切齿痛恨。

这股叛乱武装在末日来临之际，仍然妄图与我军进行顽抗。他们加紧围攻泽当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和中央驻藏代表的派出机关，控制了雅鲁藏布江通往山南的渡口。并在曲水到泽当的一线公路沿线构筑工事、据点，扬言要和解放军平叛部队“拼个你死我活！”

由于在我平叛部队的平叛过程中，遇到气候、道路等多种没有料想到的突然情况，部队的行程有了变化。第二路的右翼部队进展很快，顺利到达，但左翼部队则未能按期到达指定地区。因此，担任正面进攻的第三路部队主力，就地等待休整两天，以期汇合两翼部队。

军区首长不得不随即变更部署，重新调整各部队的行动，准备将叛乱武装逼至隆子宗以北一带阻击围歼。

狡猾的敌人也为自己留了一条逃向境外的路，随时准备逃窜……

果然，战斗打响后，双方开始拼斗得十分激烈。但很快，惊慌失措的叛乱头子意识到完全不是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对手，就纷纷逃命，夺路向境外奔去。我平叛部队未能全部歼灭山南叛乱武装，尽管如此，这个叛匪的指挥部在我军沉重打击下，终于4月21日彻底完蛋。

山南地区的人民含着激动的泪花，感谢解放军再一次把他们从叛匪的残害下解救出来。一位藏族老阿妈紧紧拉住我军某部一位连长的手，泣不成声地说：“菩萨兵！菩萨兵啊！你们要是再不来，我们这儿没有人能逃脱叛匪要我们到国外流浪的命运呵——”

我军平叛部队在山南地区又经过连续奔袭，不断清剿，将残余的叛乱分子一一挖出，缴了他们的武器枪械，解除了他们作恶的装备，并完全控制了整个山南地区，荡平了叛匪多年经营的这个据点。更重要的是割断其余地区叛乱分子外逃和与国外联络的通道，为进一步彻底平息西藏地区的武装叛乱奠定了基础。

为确保青藏公路补给运输安全，防匪西窜，人民解放军第54军军长丁盛率部队，对藏北青藏公路以西地区展开进剿，经过40多天的反复搜寻、追歼，于7月上旬歼灭叛匪2000多人，基本上肃清了班戈湖、申扎和黑河之间的股匪，并建立政权配合地方做发动群众的工作。

粉碎纳木湖地区叛乱分子的顽抗

6月19日，在青龙地区聚集的叛乱武装见拉萨、山南两个叛乱指挥中心相继被我军扫平，个个如惊弓之鸟，他们汇同纳木湖、麦地卡和昌都等重点地区的叛乱力量，避开我军平叛部队的迫剿，沿纳木湖北岸和西岸往南逃窜……

这股叛匪所经之处，狼烟滚滚，村庄一片火海，城镇一片废墟，他们猖狂地残害各地的藏族群众，欠下了一笔笔的血债。

我平叛部队奉命追击，紧紧咬住逃窜的这支叛乱武装，力求将其全歼。7月1日，平叛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对进入纳木湖南岸的叛乱武装形成前堵后追东西夹击之势。此时叛军头目已预感到末日来临，他们命令部下：“构筑工事，拼死一战，决不缴枪——”

3日上午，我军开始了对叛匪的进攻，平叛部队在军区的指挥下，分成东西两路进行合击歼敌，将匪军的主力牢牢困在包围之中……

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顽固的叛乱分子拒不放下武器，凭借他们熟悉的

地形拼命抵抗着。

军区当即命令：“行进至羊八井、当雄一线的部队，立即分路由南向北攻击、封锁全部公路和交通线，将敌人彻底围歼——”

7月6日，我军以果断的行动将叛乱武装全部人马统统围在了纳木湖以南的山沟里，然后开始了最后的进攻。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平叛部队个个奋勇当先，猛冲猛打，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血战，战斗打得极为艰苦，敌人分成小股分散顽抗着。一直到7月8日下午，我军终于歼灭大部分叛乱武装，其余敌人溃散在两道山沟里，分散隐蔽行动，寻机逃跑。

“不让一个叛乱分子逃掉！”我军命令一下，各部严密封锁所有山口要道，在包围圈内逐地进行搜索。这场艰难曲折的搜索战又打了21天，直到7月24日，终于将纳木湖的4000余人的叛乱武装全部歼灭。在此战中我军的政治工作发挥了强大的威力，围剿中一律采取包围喊话，不抵抗就不开枪的原则，并利用俘虏喊话劝降，一个叫甲巴的俘虏，一次就劝说238人放下了武器向我军投降。

这次战斗，基本肃清了这一地区的叛乱武装，保证了青藏运输线的安全畅通。

围歼麦地卡、昌都叛军

接着成都军区又以约4个团的兵力，自8月17日起，对盘踞麦地卡地区的叛匪进行围剿。8月26日，我军在海拔4800多米的高原上忍着风雹狂风高原缺氧的困难，昼夜兼程快速行进，仅用一天时间就对麦地卡以彭措湖为中心的5000余名叛乱武装形成了包围之势。

8月27日，围歼这一地区的叛匪战斗打响，经过7昼夜的军事打击和政策攻心，终于歼灭了叛军主力，转而投入了全面的清剿之战。在清剿中我军分片包干，政策宣传为主，让俘虏住帐篷，吃干粮，我军战士却住露天吃野菜，用实际行动揭穿了叛乱头目的反动宣传，很快赢得了人心和人民的大力支持，到9月15日为止，顺利地结束了这一地区的平叛战斗。

10月底，我军又先后平息了昌都东南一带的武装叛乱活动，从而结束了这一地区长期动荡不安的混乱局面，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到1959年年底止，西藏各主要地区的大股叛乱武装已基本平息，中央指示：“再接再厉，迅速平息边沿地区叛乱武装，不留下后患。”

驻藏部队经过短暂休整之后于1960年2月15日起，对西藏东北部恩达一带高寒山区的沿边叛乱武装展开了攻势。

在这些沿边地带交通闭塞，漏网的叛匪顽固分子纷纷逃到这些地区，利用国外分裂势力提供的武器、电台等物质援助和特务分子的训练，成立了叛军的各级建制机构，活动十分猖獗，扬言要在这里“与解放军最后一决高低！”

2月29日起，平叛部队采用从边沿地带进攻包围的战术，逐步将叛军队伍全部压缩到附近100公里的范围内严密包围了起来。3月15日起开始进攻。当逼近拉孜时发现叛乱武装有逃跑的迹象，我军某营指挥员毅然下令：

“全体人员放弃走路，改从山下滚滑到山底堵截叛军——”

一声号令下，全体指战员一个个争先恐后、奋不顾身地从海拔800多米高、坡度为五、六十度的山顶雪峰上滚了下去。只见数百名战士抱着枪，掩住头一个个在雪坡上滚滑下来，有撞伤了仍然一步步爬行着下滑，有的昏迷了醒来又继续前进，还有的战士用自己的身子在坚硬的岩石上垫底，掩护战友。

雪坡上、岩石上、山沟里，到处都留下了斑斑点点的鲜血，在阳光反射下更为夺目耀眼。

终于抢先下到山底的战士堵住了叛军的逃路，与敌人展开了堵截激战。我军排长易乃红率3个战士冒着敌人七、八挺机枪的密集火力，顽强的钉在那里打退了叛军的一次次反扑，为大部队赶到争取了时间。

这股叛军终于没能逃脱我军的打击，到4月15日为止，全歼了这儿的的所有叛乱武装，此后，平叛部队又分进包围，逐一对沿边地区温泉、那曲、巴青的叛乱武装进行了平息，到1960年10月底，肃清了昌都东南等沿边地带的叛乱活动。到1960年年底为止，西藏全区只剩下1000余名零星的叛乱分子，这些人多数系叛军首领和骨干死硬分子，他们聚结在昌都东南，班戈乃墨脱等最边远的地区继续与我军对抗。

中央进一步做出了指示：“对于这些人主要是靠政治、靠发动群众，同时进行坚决的军事打击来实施斗争。”

平叛部队化整为零，组成若干个小分队，深入当地群众之中，广泛开展政治争取的工作，并相机进行必要的军事斗争，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这一部分叛乱分子多数投降，少数被歼灭。到1962年3月，叛乱武装大部分被我军歼灭，少数人逃往了境外，全区的叛乱彻底被平息下来。至此，历进3年的平息西藏反动上层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斗争宣告结束。据统计，人民解放军共毙、伤、俘叛匪9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35500多支、炮70门、电台41部，并击毙、俘获空降特务25名。人民解放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阵亡官兵1551（军官168人），受伤1987人（军官200人）。

平叛斗争得到藏族人民的广泛拥护支持，班禅大师代表西藏广大僧俗群众致电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声讨叛乱行径，拥护平叛行动。

据不完全统计，西藏人民支援解放军平叛行动达1.58万余人次，计约43.9万余个工日，支援畜力达10.4万余头（匹），计约286.62余个工日，他们为平叛斗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有力保证。

在平叛斗争中我军部队认真执行了1959年3月21日总政治部发出的《关于坚决平定西藏叛乱的政治工作指示》，把军事打击、政治工作和发动群众三者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认真地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俘虏政策、宗教政策。

我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对于一切放下武器者，就地实行优待，受伤的治疗、投诚的欢迎。对于一些被胁迫的群众，进行艰苦细致工作争取了他们大多数人脱离叛军，回家生产，并提供物质条件。平叛部队不住寺庙，不动经书、不摸佛像，不触及群众的一针一线，用行动挫败了反动上层集团制造的种种谎言。

历时3年的西藏平叛，我军部队英勇顽强，艰苦奋斗，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为这场在特殊条件下进行的特殊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正如西藏军区前司令员张国华将军所说的那样：“西藏平叛斗争，将做为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永载史册！”

第五节 美国训练西藏叛军

这是一份情报员的手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长期以来，美国以所谓关切西藏“人权”“自由”为借口，支持、训练西藏极少数分裂分子，企图分裂我们伟大的祖国，破坏我中华民族统一，干涉中国内政。这里收录的是一个情报员长期积累起来的部分事实材料摘抄。

利用联合国干涉西藏

1950年1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遣间谍分子劳威尔·托马斯会同查逊、西藏摄政大札等密商成立一个非法“亲善代表团”，打算分别去美、英、印度、尼泊尔四国求援，俨然把西藏打扮成早已是一个“独立国”的样子，并由美国合众社加以宣布。当这个代表团先遣人员到达江孜时，由于我外交部提出抗议，美、英等国不得不致电西藏地方政府要求撤回代表。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这时美国不甘心它在中国的失败，妄图利用联合国来干涉中国解放西藏。它一面指使非法的“西藏代表团”向联合国提出所谓“呼吁书”；另一方面又唆使萨尔瓦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团于11月15日向联大提出一个干涉西藏问题的提案，诬蔑中国的行动是“外国入侵”，要联大“设立委员会授权研讨联大对此事可以采取的适当步骤”。同年11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诬蔑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西藏是“侵略”，并胡说什么“美国认为这是一件最不幸最严重的事件”。

1955年春，一位不露姓名的美国情报官员曾扮做“游客”到噶伦堡游览，专门会见了达赖喇嘛政治圈子里知名度很高而又最熟悉西藏情况的苏格兰传教士乔治·N·帕特森。在有前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叛逃分子参加的会议上，帕特森作了4天翻译。这位美国人提出一个10年援助方案，策划推翻中国在西藏的统治，并将任命一名与大使馆没有联系的专业美国特工人员，专门处理西藏事务。与会西藏代表拉加·邦达昌点头同意。这次由帕特森当翻译的会议，代表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西藏进行的最后决定。

策划西藏脱离中国

事实上，美国在西藏早有隐蔽活动，还在1951年就与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有联系，策划西藏脱离祖国，指挥噶厦上层反动分子叛乱。

1958年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教官在海耳营秘密训练第一批西藏分裂分子。监管这一隐蔽行动计划的是中情局的一位重要人物理查德·梅文·比塞尔。

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西藏分裂分子的计划，仍然在进行中。1958年8月，几名在海耳营受过中情局训练的西藏人登上一架由美国人驾驶的四引擎飞机，被空降到拉萨以南和贡嘎地区，每人都配备一支手枪、一支自动步枪、发报机、毒药片（必要时供自杀用）等。在拉萨附近空降的两名藏人，潜入罗布林卡夏宫，会见了达赖的总管帕拉·土登。会谈后帕拉交给他们一封信，叫他们用无线电台拍发给美国。信中说，他觉得武装暴动是没有前途的，最好的办法是在西藏扔一颗原子弹。这两个空降藏人后来和美国特工人员取得了无线电联系，然后转往藏南活动。

派英报务员跟随达赖

1959年，杜勒斯让比塞尔成为中央情报局各项行动计划的主管，实际上是让他负责全球的秘密行动。其中之一就是海耳营的西人行动计划。

1959年1月22日和3月3日，杜勒斯曾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有关西藏的备忘录。美驻台湾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一直让华盛顿了解西藏事态的发展，而一切可靠消息都来自中央情报局。

美国中央情报局代理局长查尔斯·卡贝尔和督导部远东分局局长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在此时期几乎每天都与戈登·格雷电话联系，他们还安排了一个跟随达赖喇嘛“旅行”的无线电话报务员。这位特工人员能不断指示地点空投生活物资，还能和附近的“民族自卫军”取得联系，同时又能给中央情报局每日提供信息。

1959年4月2日，西藏叛乱集团向华盛顿方面请求：“你们必须尽快帮助我们，用飞机运来能供30000人所需用的武器。”

精心策划秘密终泄露

4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中央情报局把一份秘密报告，一封艾伦·杜勒斯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信和一份报告达赖喇嘛观点的电报都摆了出来，情报局长的信中主要是写关于达赖喇嘛要继续反抗中国的决心。1959年5月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继续支持西藏叛乱，并将行动方案扩大，要在美国本土开始训练西藏“游击队”。

美国训练西藏“游击队”的基地设在科罗拉多州的海耳营地，该基地位于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地区，空气稀薄，与西藏相似，是中央情报局最理想的场所。西藏人来此受训，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身在美国。他们分批密训，计划训练约500人，分5个组。训练后再秘密送回西藏、西康等地。

1959年当秘密训练正在进行时，达赖喇嘛到了联合国。此时美国怕人们把注意力引向美国插手西藏问题，因此躲在幕后，建议轻轻地敲中国一下，给一个“温和谴责”。由于美国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利害关系不一致，1959年10月2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对西藏的“人权”问题只表示关注，至于西藏人要求的“独立”和“主权”，大会却只字未提。

1961年12月7日，中央情报局由海耳营地运出一批受过训练的西藏叛军。在午夜出发，预计黎明公众还在沉睡时，到达129英里以外的彼得森空军基地。但是事与愿违。由于山路崎岖陡峭，军车陷入雪坑，延误了时间。结果，西藏人到达基地时已经天色大亮。一个精心策划的秘密泄露了。

诬蔑诽谤中国政府

当时密训的西藏人乘坐C—124型飞机，这架飞机在机场检查时，美国兵以枪口顶着47个围观群众要他们离开。并说：“为了国家安全，不许出去谈论此事，否则就是违犯国法。”

不料第二天，此事便被刊登在《科罗拉多泉报》上。根据美国安全法，中央情报局不得在国内搞准军事行动，同时也无权对公民实行预防性拘留，因此彼得森机场上的混乱事件，迫使中央情报局中止其他隐蔽行动计划。

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佩尔·赫尔姆斯·罗斯等几个美国国会议员的支持下，在众议院汤班·兰托斯召开的人权小组会议上，发表了根本不存在的所谓“西藏地位”问题，并提出“五点计划”，要求变西藏为所谓“和平区”，同时还无中生有，要求什么“放弃中国在西藏的人口迁移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民主自由……”等等。而且美国一些国会议员竟不顾国际关系准则，公开支持达赖鼓吹“西藏独立”、破坏中国统一的政治活动。接着1987年10月1日国庆节，拉萨便突然出现一伙暴徒闹“西藏要独立”及打砸抢烧杀的骚乱事件。10月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佩尔提出的

一项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修正案，颠倒是非，诬蔑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并公然要求美国行政当局插手西藏事务，干涉中国内政。12月3日，美国参、政两院竟召开联席会议，通过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进行诬蔑和诽谤。

制造一场骚乱事件

1988年3月5日，由于美国当局的活动和间谍分子的暗中插手，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乘拉萨祈祷大法会议仪式即将结束之机，又制造一场骚乱事件。12月10日，几十名喇嘛、尼姑也在拉萨游行闹事，鼓吹“西藏独立”，1989年3月10日，达赖在华盛顿的特别代表丹增德通在美国“首都地区西藏之友会”召开的报告会上，公开呼吁美国公众给议员们写信，开展游说活动。与此同时，在“美国争取西藏自由委员会”的支持下，又组织了一次在联合国总部前闹事，并到中国代表团驻地示威。

1991年4月16日美国总统布什竟约会达赖，而国会于5月7日荒谬地承认达赖和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的“真正代表”。

第十章

人民海军两战蒋舰，“剑门”、“章江”号沉没海洋。崇武海域，两岸海军三次大较量。

第一节 香港来客

一幕“毋忘在莒”的闹剧

一次次“反攻”的失败，并未使蒋介石甘心，他为了重新鼓起蒋军官兵“反攻大陆”的勇气，又于1964年12月20日视察金门时，演出了一幕“毋忘在莒”的闹剧，梦想田单复齐故事重演。

何谓“毋忘在莒”呢？蒋介石称：

最近金、马前线官兵，效法2200年前田单在莒县和即墨，纠合军民，忍辱负重，牺牲奋斗，百折不回，卒能驱逐敌人，恢复其齐国的精神，发起了“毋忘在莒”运动。本来在41年（1952年），我为了勉励前线军民，殷忧启，雪耻复国，曾经以“毋忘在莒”四字，题名于金门太武山上，做为将来反攻复国胜利，使我全体战友和人民，毋忘今日在台、澎、金、马的军民，共患难，同生死的千古不磨的纪念。这在今天反攻复国前夕，由前线官兵来推动“毋忘在莒”的民族复兴运动，不仅最足以显示我们前线军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志节，而且也必能在军中，在学校，在乡村，在社会的每一角落，每一军民，掀起举国一致的心理革新，精神动员，人人走向战斗的新行动和新气象。其实，这亦就是我对大家所常常勉励的“团结奋斗，雪耻复国”八个字的意义。

蒋介石为了将此一运动推展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明令公布了《毋忘在莒运动实施纲要》。尽管蒋到处演讲、动员，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实则无人真正响应，倒是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祖国的号召，使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纷起响应。

失意之际，蒋介石想起了一个人——曾名噪海外的原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

曹聚仁是何许人？为什么蒋在失意之时会想起他？事情还得从9年前说起。

热心于两库和平统一的贵宾

1956年7月1日，罗湖桥海关，从香港那边匆匆过来了一个50多岁的男罕，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迎了上去。握手寒暄后，他们上了一辆在那里等候的轿车。这位香港来客，就是集作家、教授、记者于一身的曹聚仁。

专门迎候他的是中联部派来的徐主任。

曹聚仁当时名噪海外，虽说是个做学问的文化人，却因其言其行其与高层人物的特殊关系而被人称之为“谜一样的人物”。他年轻的时候，被称为章太炎大师的高足。他还是鲁迅的朋友，著有《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等书，担任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蒋经国在赣南，邀他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与蒋经国关系甚好。

他在广州稍事休息就直飞北京。不知道曹先生为什么选择7月1日这在中国很特殊的一天从香港过来。可是，连日来海外华人各界，无论其政治信仰如何，都为3天前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的演讲激动、兴奋，并生发出很大的

期望。

3天之前，也就是6月28日，周恩来在中国人大第一届第三次会议的演讲中，传达出了新的信息——

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的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正在港澳人士议论纷纷，新闻界视为热点时，曹聚仁又突然北上。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人为的安排？敏感的香港新闻媒体自然注意他的行踪。曹聚仁还未成行前，种种猜测与议论，一时间就充斥于港澳报纸。为此，行前他对友人解释道：“我这次回祖国去，绝无政治上的作用，只是替新加坡《南洋商报》到大陆上作广泛深入的采访工作，同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北京，社方派我兼任该团记者，这便是我访问祖国的重要任务”。

毛泽东密晤曹聚仁

其实，曹聚仁这次北上，是他离开大陆到香港整整6个年头后第一次回来。他这次回来，早在周恩来“6·28”讲话前，就作了商量与安排。

几乎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神秘人物，比曹聚仁早不了多少日子北上。这个神秘人物神秘归来，导致了9年后的国民党2号人物李宗仁的叶落归根。这个神秘人物就是程思远。

程思远和曹聚仁两人北上之行都很突然，都带神秘色彩。

7月16日下午，颐和园里。在一艘普通游艇上，周恩来和陈毅陪着一位客人划船。游客们玩得太尽兴，竟然没有觉察领袖就在这儿。这位客人就是曹聚仁。他很高兴。

曹聚仁进入正题，谈起周恩来“6·28”演讲。问道：“你许诺的‘和平解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

周恩来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

周恩来又继续说：“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双方完全可以合作……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此后，曹聚仁风尘仆仆，每年都回大陆两三次。在北京，他除遍访各界人士外，接触最多的是邵力子与中央的高层人物周恩来、陈毅等，特别是他先后得到毛泽东的两次接见。

1956年10月3日下午，住在北京新侨饭店的曹聚仁得到通知，毛泽东一会要在中南海怀仁堂里接见他。

这天下午，国家好些领导人都要出席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的大会。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他要会见曹聚仁。毛泽东与曹聚仁作了长谈。

“你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不要有顾虑，给我们指出来。”毛泽东说。

曹坦率他讲了自己的观感。

事后，他告诉四弟曹艺，说：“想不到，我的著作，主席差不多都看过。我说我是自由主义者，我的文章也是‘有话便说，百无禁忌’的，主席认为我有些叙述比较真实，而且态度也公正，又叫我不妨再自由些。”

一年以后，在《北行小语》的一篇文章里曹聚仁谈到这次会见的谈话。文章说：

因为毛氏懂得辩证法。世间的最强者正是最弱者。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于水，至坚强者莫之能胜”。从这一角度看去，毛泽东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的路的。他们可以容许蒋介石存在，而且也承认蒋介石在现代中国史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转变呢。

泄露“炮轰金门”内幕

1958年8月23日，中午，12时。厦门前线，万炮齐发。小小的金门岛，短短一小时内，就落下3万颗炮弹。火力的猛烈和炮弹的密集程度使人咋舌。

一位军事家说：“这和二战中盟军攻击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震惊世界的金门炮战是中午12时开始的，奇怪的是在炮战开始前几小时，新加坡早晨出版的《南洋商报》，就发表了金门即将炮战的消息。

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自然是最高机密，怎会在一张海外报纸上率先曝光呢？

奇怪的还不只此，炮战延续了6周，10月6日，北京突然发表了国防部文告（即《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作出停火7天的决定。此文告是在10月6日发表的，而有关此事的专讯早在10月3日就从香港传到新加坡。10月5日在《南洋商报》发表。

是谁一而再地获得机密？

这位“通天”人物就是曹聚仁。这一年，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了曹聚仁。那天，毛泽东还和他共进午餐，江青作陪。曹还是书生本色，说话无顾忌，当着江青的面，他大谈了30年代上海影坛的轶闻与掌故，那是江青最忌讳的。

就是这位热心于两岸和平统一的贵宾曹聚仁，他从最高层预先得到即将炮轰金门的消息，他本是《南洋商报》的记者，记者这职业总是喜欢独家新闻，于是他抢先把这消息捅了出去。就在读者疑信参半拿着当日《南洋商报》时，无数发炮弹正从大陆射向金门。

这就形成一起泄密事件，据说有关部门曾对曹聚仁进行批评。

不过，另外也有不同的说法。

曹聚仁虽是高层隆重接待的贵宾，但毕竟是来自海外的党外人士，他能得到这一机密，绝非平常。金门炮战“属于惩戒性质”，炮击不久，就进入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为主的阶段。先行示警，也在情理之中。

曹聚仁化名捅消息

炮击进行了6周，金门守军已到了弹尽粮绝之境，此时如果我军发动登陆，金门唾手可得，然而，出乎意外，在国庆节后的第5天，即10月6日北

京发表了《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即国防部文告），文告一再阐明炮轰的目的是惩戒性质，要台湾当局接受和平解决两岸争端的建议。文告声明：“从10月6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果护航，不在此例。”

国防部文告是在10月6日发表的，又是这张《南洋商报》在10月5日发表。发表时署“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3日专讯”。

《南洋商报》驻香港办事处从何得到这个特大消息。这郭宗羲又是何许人？这一连串谜一样的问题，引起许多人探玄索秘的兴趣。

1994年3月，《中华日报》的记者，几经寻觅找到了《南洋商报》已退休多年的老报人薛残白先生。

薛残白先生已83岁高龄，他是1929年进《南洋商报》的，从事报业已60年以上，对《南洋商报》的情况知之甚详。

50年代，薛残白是《南洋商报》（中文版）主编。据他说，1958年8月，《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曹聚仁正在北京采访，而且还获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接见，并与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薛先生肯定地说：“能得这样重大的消息，除了曹聚仁，当时的商报是不会有第二人的。”

“那么，为什么这则消息发表时不署曹聚仁的名字，而是署郭宗羲呢？”有人问。

薛先生说：“我只记得那时商报驻香港办事处有个姓郭的办事人员，这位年轻人当时不是写新闻的。按我的推测郭宗羲是个假名，很可能是曹聚仁为了省麻烦而用的化名。”

几位造访者仍流露出不满足的神色，于是热情的老先生又建议：找香港的郭先生一问，他一定会告诉你们真相。

经过一番周折，《中华日报》的记者，终于找到了定居香港的郭旭先生，郭先生也有73岁的高龄。

郭先生说：“当年我是商报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记得当时确有一则大新闻，是曹聚仁从大陆把稿传到香港，再由我传到新加坡。”

郭旭说：“郭宗羲这个名字还是当年商报的总编辑李微尘起的（李微尘后任新加坡政府外交部长）。如果问商报是不是有个驻港记者叫郭宗羲，那当然是没有啦！”

在曹聚仁发了专讯的一周后，毛泽东于1958年10月11日致函周恩来，谈起曹聚仁：“曹聚仁到，冷他几天，不要立即谈。我是否见他，待酌。”毛泽东冷落曹聚仁，并非是因为过早发了停止炮击的消息，而是给台湾另一边（蒋介石）看的。”

这同样不是空穴来风。毛泽东在《再告台湾同胞书稿》中，曾提到《南洋商报》：“好几个星期以前，我们的方针就告诉你们领导人了。7天为期，6日开始。你们看见10月5日的《南洋商报》吗？人都有新闻观点，早一天露出去，那也没有什么要紧。政策早定，坚决实行，有什么诡计，有什么大打呢？”这份《再告台湾同胞书稿》，原定10月13日发表的。毛泽东临时改变了主意，没有发表。10月13日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从前述未发表的稿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并无责备曹聚仁之意。

拨开迷雾，水落石出，金门炮战的两次提早曝光，原来都与曹聚仁有关。此后，曹仁聚继续热心于两岸和平统一大业。

第二节 台湾依仗美国武力

第七舰队入侵海峡

朝鲜战争发生后的第三天，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决定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并令美国第七舰队入台湾海峡，“防止对台湾岛的任何攻击”。

第七舰队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香港《天文台》日后曾刊登一篇题为《急驶东京湾的美国第七舰队》文章，如是吹嘘了它的实力：

美国第七舰队，是自由世界远东的一支主要军事力量，这个舰队驻扎在北起堪察加半岛，南迄苏门答腊的辽阔水域内，它的任务是防止两支最大的共党国家——苏联及中共——军队的侵略动向。

它也是一种警察力量，它从来没有向它所巡逻的水域的海岸进行侵略性行动。这个水域的面积约有3000万平方英里，其中最重要的部份就是在东南亚海岸的水域。但是由于最近中南半岛形势危急，它已奉命急驶东京湾，以防万一，因此该区局势，大堪注目。

美国在太平洋区有约39万正规军，其中大部分是海军（约24万人），包括第七舰队及第七舰队，还包括许多岸上设施及6万名海军陆战队。美国空军在这地区内保持两大单位——驻在日本及冲绳岛的第五航空队以及驻在菲律宾的第13航空队。每个航空队通有600至700架作战用的飞机。空军人员的总数约65000名。这地区内的美国陆军有3个师，共约8万人。

第七舰队的组织是经常改变的，而且在不断发展中。在通常情况下，它有6万名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人员，125艘舰艇（包括3艘攻击性航空母舰）及650架飞机。这个舰队在情况需要时可迅速扩大编制，增加舰只实力。

补充这支攻击力量的，尚有一支由舰艇及飞机组成的抗潜艇部队及一支由运输舰、攻击性货船、登陆舰、海滩登陆艇及一支由舰艇及飞机组成的抗潜艇部队及一支由运输舰、攻击性货船、登陆舰、海滩登陆艇及一艘攻击性直升机母舰所组成的两种部队。另有一支由30艘补给舰组成的机动后勤部队，负责向战斗舰艇供应粮食、燃料及弹药。此外，尚有水雷艇队，一支抗潜艇巡逻队，一支空降特种警戒部队及一支海军陆战队。

第七舰队在组织上分为五个特种部队及五个特种组合，每一单位各有明确划分的任务。但是主要的攻击力量是在三个特种组合中。这三个特种组合，都是以一艘攻击性航空母舰及其飞机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

在通常情况下，这三个特种组合皆在战略上集中行动。一个驻在北部，在日本水域活动。第二个驻在中部，经常在冲绳与台湾之间。第三个驻在南部，通常在南中国海活动。

这三个特种组合经常分散部署，这是核子时代的安全所需的，以免在突袭之下一举被歼。舰队当局采取了谨慎措施，从不使3艘攻击性航空母舰同时逗留在同一个港口中。即使进行救济任务或对远东各地进行访问时，也皆保持这种分散原则。

美国的第七舰队的力量是惊人的，驻在航空母舰上口200架作战飞机，代表着强大的攻击力量。通常在一艘巨型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分为6个中队。

除了一个中队之外，其中5个中队都是喷射机。此外，每艘航空母舰上尚有一些测候机、直升机及轻型运输机。

第七舰队对于抗潜艇战特别有备无患。它配备有新式的探测设备，对于侦察潜艇有高度的正确性。一旦探到敌方潜艇的位置后，就由飞机加以对付。

第七舰队享有的主要有利条件是：编制上的伸缩性，不受敌人攻击的危险以及得以避免使任何盟国成为攻击目标。它纵贯西太平洋南北的三个特种组合，可以在一两天内合并

为两个或一个。大部分攻击部队可以在接获通知后于短时间集中起来。空中力量的部署也可随意调动。在巡逻中的潜艇可以召回来参加攻击部队。

第七舰队在西太平洋没有岸上基地，而且根本不需要。属下的舰艇都可以在海上补给。因此，舰队司令可以不必征询任何附近国家的同意而执行任务。

这舰队分布在辽阔的海洋中，是个难以袭击的活动目标。对于这样的目标，敌人的弹道飞弹是无所施其技的。

舰队在公海上活动，不会招致敌人向诸如日本或菲律宾等盟国实施攻击。敌人向太平洋地区内的任何国家的港口发射飞弹，不会伤害第七舰队的还击力量。

从第七舰队的战斗力及共党的明显目标看来，这支舰队已经作出的贡献，曾如下述：

第一、它曾经并且继续在保护南韩。近来第七舰队虽然很少在朝鲜半岛周围的水域活动，但它足以保证万一韩国再遭侵犯时，联合国将获得一些决定性的优势。第二、在远东国家中，日本享有特殊的安全，得以免受共党攻击。因为这支舰队保证了日本周围水域的安全。第三、这支舰队出现在台湾四周的水域中，使共党无法下手攫取。

同时，整个东南亚获得这支舰队的保护。虽然这地区是亚洲大陆的一部分，没有海路进入，但是第七舰队仍可以有许多作为。它可以向越南、泰国及其友军提供他们所需的空中支援，使该区的附近的共党武力有所顾忌。这支舰队也可以确保载运弹药、武器及其他供应品的船只之安全。而且第七舰队可以用直升机、登陆艇或在码头上使成千成万的海军陆战队登陆，开入内地与友军并肩作战对抗侵略。由于它具有那么大的威慑力量，所以它每次出动的结果，总是消弭战争而不是参加战争，目前东京湾风云险恶，越寮两国形势危殆，为奠边府之战以来所未有，第七舰队随时出动，自有十分迫切的需要，这次它将作出什么贡献，我们等着瞧吧！

关于第七舰队的主要侵略基地，《解放军报》于1964年89日做如下揭露：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一支主要的侵略力量。20年来，它不断扩大侵略，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在北起日本，南到印度洋的广大地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侵略基地网。这些基地是：日本的横须贺、佐世保、岩国，冲绳的中城湾，菲律宾的苏比充湾以及台湾的高雄、基隆等地。通过这些基地，美国一方面镇压当地人民的革命运动，控制所在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对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民族独立国家进行侵略活动。现在，我们把这些基地的情况简要地介绍一下。

日本是美国在远东的最主要的军事基地，也是美军第七舰队的“大本营”。第七舰队在日本的主要基地有：横须贺、佐世保等军港，岩国、厚木等机场，以及20余处海上演习场和其他设施。横须贺是日本最大的军港，港湾设备等都极为优良。美国占领横须贺以后，把它作为第七舰队司令部的驻地和主要的后勤支援基地。在那里，第七舰队设有一个庞大的后勤供应中心（弹药库、修船厂、医院以及其他单位）。第七舰队的舰只经常在那里活动。佐世保是第七舰队的主要补给基地，第七舰队的第73特混舰队（后勤补给）司令部就设在那里。岩国和厚木是美军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联队（属第七舰队指挥）的驻地，在岩国还驻有300多架飞机，其中包括两个海军巡逻中队的飞机。此外，第七舰队在爱知县依佐美，还设有一个强大的长波电台，可以向北起北极圈到印度洋的广大地区内活动的潜艇进行指挥。

冲绳面对我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现在，冲绳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整个岛屿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军事基地。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属第七舰队指挥）全师1万8千人驻在冲绳。美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联队的一个直升飞机大队也在冲绳的普天间。美海军陆

战队第三师经常处于紧张的训练备战状态，随时准备投入侵略战争，是美国在远东的主要机动登陆兵力。冲绳的中城湾是第七舰队的一个重要停泊和集结地，也是美国封锁和侵略我国的一个重要据点。在冲绳的那坝，还驻有美国的一个海军巡逻机中队。这个中队的飞机以那坝为基地，屡次侵犯我国领空。

菲律宾处于西南太平洋的咽喉地位，面对着东南亚。美国海军认为菲律宾是一个“理想的海军基地”，具有“极好的战略位置”。随着对东南亚侵略活动的加剧，美国正在日益加紧对菲律宾基地的建设和控制。第七舰队在菲律宾的主要基地有：苏比克湾军港和桑莱海军航空站。苏比克湾位于马尼拉湾，距我国仅 600 海里，目前已成为第七舰队在南中国海活动的最主要的基地。近年来，第七舰队三次陈兵南越，多次武装干涉老挝，都是以苏比克湾为出发地或集结位置和补给基地。在苏比克湾，第七舰队设有后勤供应中心（弹药库、修船厂以及其他设备），还包括有一个库比岬海军航空站。为了加强对东南亚的侵略，美国海军在 1962 年特地派了一个两栖舰船大队司令部常驻在那里，以加强训练准备和指挥。在这同时，美国为加强战争物资贮备和战地补给的所谓“海上流动仓库”，也经常驻在那里。离苏比克湾不远的桑莱海军航空站，是第七舰队主要航空兵基地，经常驻有一个巡逻机中队，执行对我国沿海的巡逻侦察任务。

台湾是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在美国的霸占下，台湾的高雄、基隆，都已成为第七舰队的重要活动基地。在这些地方经常驻有第七舰队的舰只。第七舰队所属的第 72 特混舰队，就以这些地方为基地，在我国沿海进行封锁、侦察等挑衅活动。在 1955 年我军解放一江山岛和 1958 年美国在台湾海峡对我国进行战争挑衅时，第七舰队的舰只都曾经大批地云集在台湾海峡，妄图以武力威胁我国。

香港是第七舰队舰船的一个重要“休假”港口。在那里，第七舰队经常驻有一艘供应船（通常为驱逐舰），负责与英国海军的联络、通信中继以及所谓“休假”事宜。第七舰队的舰只经常定期去那里“休假”。

南越的现港是第七舰队侵略南越的主要据点。第七舰队的舰只经常在那里活动。

多年来，第七舰队一直密谋侵入印度洋，建立军事基地，以填补所谓“真空”，并直接衔接在波斯湾和地中海的美国舰队。1962 年，美国与印度合伙在孟加拉湾东南的安达曼群岛修建海军基地。1964 年 4 月，第七舰队的航空母舰“好人李查德”号和 3 艘驱逐舰等正式到印度洋等地“访问”，开始了第七舰队对印度洋广大地区的侵略活动。

蒋介石观看海空演习

“8·23”炮战后，美军为了显示自己的武装力量，不断进行所谓的“例行训练”，台湾媒体也借此机会给予极力吹嘘。

1958 年 11 月 14 日，台中央社连续发出了本社杨孔鑫自美国航空母舰的消息。上午 10 时发出的消息题目是“蒋总统今天笑容洋溢地参观可以发射核子武器的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举行的海军联合演习”，全文如下：

蒋总统今天参观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举行的军事演习，总统于上午由美驻华大使德鲁姆赖特陪同从台北坐直升飞机于 10 时降落在这艘巨型航空母舰的甲板上，受到美国美军官兵的热烈欢迎。

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霍普伍德上将、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基维德中将、美国第 72 机动舰队司令布莱克本少将和美国第 77 机动舰队司令克拉克少将皆在“中途号”伫候总统莅临。这艘美国军舰上的欢迎仪式十分隆重，乐队奏出中国国歌，礼炮放了 21 响，巨舰的主桅上挂上了中国国旗和总统旗，总统曾检阅舰上阵容整齐的仪队。

这次海空大演习是于上午 10 时 50 分开始，随同蒋总统参观美国第七舰队海空联合演习的中国高级官员有陈副总统、参军长黄镇球、参谋总长王叔铭、海军总司令梁序昭、空

军总司令陈嘉尚、联勤总司令黄仁霖、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国防部联络局长胡旭光、总统侍卫长吴顺明、副侍卫长许承力、英文秘书沈剑虹等。

这是蒋总统第四次参观负责在台湾海峡担任协防任务的美国第七舰队。

第一次是在民国 43 年（1954 年）1 月 9 日，总统坐在 33100 吨的航空母舰“黄蛙号”的司令台上，由当时的第七舰队司令薄赖德中将与当时的第 72 机动舰队司令赫定少将陪同参观美国军舰和喷射飞机的联合演习。

第二次是在同年 11 月，总统乘一般斯诺克式的潜水艇潜入水下 10 尺，这也是总统第一次乘潜水艇潜航。

第三次是在去年 11 月 11 日，蒋总统和夫人从台北坐直升飞机降落在另一艘 33100 吨的航空母舰“偶优之李却特号”的甲板上，参观第七舰队的海空演习，那次遇到倾盆大雨，曾使当时的第七舰队司令比克利中将指挥的海上演习延迟了一小时。总统在参观演习后曾在那艘航空母舰上答复新闻界的询问，说美国对于中国的支持“毫无问题的”，是坚定而持久的。

这回也是陈诚副总统第三次参观美国第七舰队的军事演习，他只在蒋总统乘潜水艇潜航的那一次没有和总统同行。

随行参观这个盛大演习场面的中外记者，包括电视广播、摄影采访共 39 人，其中中国记者 18 人，外国记者 21 人，外国记者代表的单位包括：合众国际社、美联社、美国电视新闻、路透社、法新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国家广播公司、纽约时报、日本共同社、朝鲜时报、美军星条报、美军广播电台。

4500 吨“中途”号航空母舰长 968 呎，宽 136 呎，吃水 32 呎半。舰上有 5 吋炮 14 门，3 吋炮 40 门，可载包括新式轰炸机在内的各型飞机 137 架，舰上并可放射导向飞弹，这艘时速 33 海里，威力强大的航空母舰，是于 1945 年建造完成，造价达美金 9 千万元。

下午 2 时，杨孔鑫发继续从“中途”号航空母舰上发出消息，说：

蒋总统今天穿着五星统帅制服，戴白手套，胸前佩青天白日勋章。

今天台湾海峡的天气特别晴朗，蔚蓝的天空像刚洗过的一样没有一片云彩。温暖的太阳使每一位参观的人都在这个初冬的季节却有“初夏”的感觉，只有秋天的微风，海平静而无波，而且光亮得像一面其大无比的镜子。

这次演习是在事先经过周密安排而且是严格保密的，“中途号”巨舰子今晨 6 时 45 分才奉命驶到台湾岛北部海外，距离中国大陆一百海里的海上。参加演习的其他美国海军部队直到今天早晨 6 时许才奉到直接命令。

演习是从上午 10 时 50 分开始的。美国的三艘航空母舰“中途号”、“刘克星吞”、“提康德罗加”和 150 架各型飞机事先进入预定位置。在“中途号”舰的两侧还停着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的旗舰“海伦娜号”和两艘驱逐舰“勃里却特号”与“克辛号”。

一批属于美国第 11 海军陆战队的飞机第一次飞过“中途号”巨舰时，这次显耀美国在远东海军的强大实力的实弹演习就开始了，这次演习被称为“学院演习”。

从“刘克星吞”号和“提康德罗加”号舰上起飞的飞机接着掠过“中途号”舰的上空。

当 37 架各种形式的飞机，从“中途号”舰上利用各种方式飞出时，掀起了这次演习的高潮，当一架飞机准备妥当后，只费 42 秒钟的时间就冲入高空，这些飞机从飞行甲板上喧嚣地飞出时，那个声音实在是震耳欲聋，即使肩并肩站着两个人用高声喊叫也彼此不能听见话语。

飞机群升空后即表演火力，包括空中扫射、轰炸、发射火箭炮和空中加油，射击的海面目标只距“中途号”舰数海里。这批飞机的飞行轰炸和扫射的技术可说是简直没法再好。

12 时半，机群开始一架又一架地飞回军舰，它们降落时每架只费时 30 秒钟，比起飞时还少 12 秒钟。

蒋总统和随行的高级官员坐在舰桥上参观这次第七舰队的精采空中火力表演，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霍普伍德上将和第 77 机动舰队司令克拉克和总统在一起。

当飞机从飞行甲板上飞出时，“中途号”舰开足马力向演习地区航行，这时风力变得很强，使站在甲板上的人感到呼吸都有点困难。

演习于 12 时 50 分结束。

蒋总统和其他参观的人们于下午 1 时在舰上午餐，总统于 2 时半坐直升飞机离开军舰回台北。

美国第七舰队是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尚未消除的时候举行这次军事演习，从今天上午 0 时直到演习完毕，共匪未向金门发射一炮，美国第七舰队现有的实力如下：

125 艘军舰，500 架飞机和 6 万人员，组成 6 个机动舰队和 5 个主要的混合机动部队。

“北斗”两栖空降演习

1963 年 11 月 26 日，代号为“北斗”的台美联合两栖空降演习在台湾南部海面展开序幕。台中央社称：

“北斗演习”是今年中（台）美两国联合举行的第四次例行防御性演习，演习正副统裁官分别由美国第七舰队两栖部队司令李约翰少将和中国海军李少将担任，双方动员的兵力有两栖舰艇 21 艘、部队 3000 人、飞机 100 架。

参加演习的中美陆战队士兵，已由两栖特遣部队的船团运抵台湾南部的“车城”滩头，并进入演习阵地，执行在演习中所担任的假想敌任务，同时其他海上及空中的假想敌部队亦正在组成中。

据中国国防部宣布，在“北斗”演习担任假想敌的美军部队是原驻琉球基地隶属美军第七舰队司令穆勒将军麾下的陆战队第 3 师，由师长马斯特少将指挥。另有中国海军陆战队两个连及一个陆军空降步兵连。

这项预期于 12 月 5 日结束的两栖空降作战演习，地点在台湾西南部海面与地区。参加演习的中美部队将于今天起开始在基地实施装载出海船团海上运动及先遣作战清除航道等作业，12 月 2 日在台湾南部数处海滩实施两栖登陆与空降着陆，并展开内陆作战。

中美两国曾联合宣布，这次演习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中美两国部队的密切合作与深切了解，并使中美双方人员熟练两栖与空降防御作战计划的作为与执行。

演习的构想是假想敌军由海上及空中侵入台湾南部并推进至东北方的北纬 23 度线时，即为国军部队所围困。中华民国政府依据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商请美国协助，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穆勒中将遂受命编组中美两栖与空降部队，向入侵的敌军侧背实施两栖突击登陆与空降突击，与国军部队会师，以夺取滩头阵地供盟军后续部队登陆，以摧毁并驱逐入侵的敌军。

“北斗”演习是今年内中美双方联合两栖空降作战演习的第二次，今年 3 月下旬中美双方曾在台湾南部举行一次大规模的“银锋”演习。

中美联合“北斗”演习新闻组今天宣布，美国海军“红鱼”号潜艇将在这次两栖空降登陆作战演习中担任假想敌的角色，在这次演习中对中美特遣部队实施攻击。

新闻组并说，中美联合举行的“北斗”演习与美国第七舰队及远东各盟军部队间所举行定期性的演习相似，旨在熟练各型两栖作战与维持已与盟国间建立的密切合作关系。

“枕戈”演习

1964 年 3 月 3 日，台中央社连续报道了代号“枕戈”的演习情况，说美

蒋在此次演习中共出动兵力 5 万人，各型舰艇 120 多艘，飞机 900 架，是近年来美国在西太平洋与“盟国”间所举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蒋介石 3 日曾到登陆滩头参观演习。其报道内容摘要如下：

蒋总统今晨从美国第七舰队的旗舰上坐直升机飞临“枕戈”演习的登陆滩头，参观中美联盟的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演习。

这位中华民国元首是于今晨 7 时 50 分飞到登陆滩头。在此以前，总统曾在旗舰上观察中美海军舰队的海上作战情形，并作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穆勒中将的嘉宾。

进行了 19 天的“枕戈”演习今天是“登陆日”的最高潮。中美两国海军陆战队在海空火力支援下，自清晨 8 时起分三个滩头突击登陆，并实施陆上作战。

当总统到达美军登陆滩头参观台后 10 分钟，两栖登陆的高潮即告开始。在第一舟波的登陆艇和两栖战车冲破海浪驶上滩头时，岸上响起了如雷的爆炸声。中美空军超音速喷射战斗机群一批又一批向滩头俯冲扫射，支援登陆部队顺利推进。

总统对美军部队的动作非常注意，当他从望远镜中看到美军登陆的熟练战技时曾点头赞许。

总统在美军登陆滩头停留了约 40 分钟，然后转到距离约 30 公里的国军登陆滩头，参观国军两栖登陆部队的岸勤作业，步战协同，攀登悬崖和政治作战。总统于 9 时 50 分到达国军登陆滩头第一参观台，这时候中国海军陆战队 1200 名官兵已分成 7 个舟波登陆，在滩头建立了阵地，并继续向 531 号和 480 号高地挺进。

总统在参观台上一面听取简报，一面用望远镜视察正在源源登陆的坦克车和陆战队官兵，攀登山崖的演习。

总统在国军登陆滩头视察了 30 分钟，然后由中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郑为元中将陪同坐车到距参观台 1000 多码的公路边再下车，步行穿过田野巡视登陆步队的团指挥房和心战分遣队的演习作业。

总统曾走近高地的山丘旁，详细观察演习计划的执行和进展，对参加演习官兵的旺盛士气和战斗精神，甚表满意。

总统于 10 时 50 分离开登陆滩头。

自中美两国先后实施 5 次联合两栖登陆作战演习以来，蒋总统亲临参观这是第二次。49 年间的中美联盟“蓝星演习”，总统也曾到美国海军旗舰上和登陆滩头观战。那一次总统曾发表谈话，认为中美两国联合作战演习，证明了中美两国军事合作精神，也已确切奠定了共同胜利的基础。

这次演习，中美双方共出动兵力 5 万人，舰艇 120 多艘，飞机 900 架。

第三节 “八·六”海战

两艘敌舰隐蔽出航

1965年8月5日拂晓，我海军某部观通站的雷达兵们擦拭完雷达，正在启动机器搜索海面。突然，在萤光屏上发现东南海面上有两个目标，一前一后，鬼鬼祟祟地闯进了东山——南澳渔场。雷达兵们紧紧把它盯住，并立即报告了上级。

这二个目标，为什么一直往渔船里钻呢？这个问号，经过站长和雷达手们集体“会诊”，判明是美制蒋军舰，其型号分别是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

这两艘国民党海军巡防第二舰队旗舰，于1965年8月5日5时，从台湾左营隐蔽出航，驶向广东沿海。

“剑门”号（编号65）原系美国“海鸦”级舰队扫雷舰（大型、钢壳）、“巨嘴鸟”号（编号MSF387），1965年4月由美国驶抵台湾。这艘军舰排水量为890吨（标准），全载1250吨，航速每小时18节（一节等于一海里），舰上有76.2毫米炮一门，40毫米炮4门，雷达一部。

“章江”号（编号118）原系美国海军猎潜艇PCI232号，1954年6月由美国驶抵台湾。这艘军舰排水量为280吨（标准），全载450吨，最大航速每小时20节，一般航速14节，舰上有76.2毫米炮一门，40毫米炮一门，20毫米炮5门，火箭（组）76.2毫米一座，深水炸弹投射器4座，雷达一部。

这两艘猎潜舰是蒋窜扰我东南沿海的主要舰种之一。经常窜入我渔场，破坏我渔业生产，威胁我渔民安全。我海军担任护渔任务的舰艇部队，为了保护渔民生产，早就准备给予惩罚。

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获悉“剑门”号编队出航后，立即制订作战方案，确定以护卫艇41大队高速护卫艇4艘，鱼雷快艇11大队鱼雷艇6艘，组成海上突击编队，以161号炮舰和快艇11大队5艘鱼雷艇为支援兵力，并指定汕头水警区副司令员孔照年乘598号护卫艇，负责海上指挥。

作战海区预定在南沃岛以东，东山岛以南，或南沃岛以南，南澎岛以西海域。指挥所决定：先打“剑门”，后打“章江”；隐蔽接敌，靠拢近战；高速护卫艇先开炮，穿插分割，掩护鱼雷艇突击。

“海上先锋艇”负责指挥

担任指挥艇的598号护卫舰，是我15年前在万山海战中，首创以小艇打败大艇的“先锋号”。

不过，如今的“先锋”号护卫艇，已换成崭新的铁壳艇。这是由我国自己设计，大连造船厂制造的高速护卫艇。新艇装备后，官兵们利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航行1000多海里，从汕头到大连，从大连至汕头，一路上边航行边训练，基本掌握、适应了新艇，人人能独立值更。

两个月前的5月24日，国防部授予“先锋”号以“海上先锋艇”称号。

护卫艇41大队3中队先锋一号艇全体同志，……自1950年参加万山海战，曾首创小艇打大舰，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成功战例之后，多年来在执行战备训练、护渔护航、巡逻警戒、抢险救生等各项任务中，均取得了突出的成绩；部队意志旺盛，不畏强敌，不怕困难，敢于斗争，英勇顽强，保持和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为此，特授予先锋一号艇以“海上先锋艇”称号，希望全艇同志戒骄戒躁，认真总结

经验，不断努力，保持和发挥这一荣誉。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加紧扩大印度支那战争，并屡对我国进行直接的军事挑衅，我海军部队应学习先锋一号艇全体同志的革命精神，百倍警惕，加强战备，苦练过硬的杀敌本领，为加强我海军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随时准备歼灭敢于来犯之敌，争取更大的胜利。

5月27日，《人民海军》报发表了社论《向“海上先锋艇”学习》。

在纪念万山战役胜利15周年的日子里，海军在南海舰队的驻地湛江市，召开了“海上先锋艇”命名大会。

会议于1965年6月11日召开，开得相当隆重。海军、中共中央中南局、南海舰队、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和当地党政负责人，以及战斗英雄、模范人物和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代表出席了大会。

庄严的国歌奏过之后，海军领导人宣读了国防部的命令，把国防部发的奖状授予“海上先锋艇”艇长石天定。

霎时，场内掌声雷动。

6月12日，海军南海舰队作出了《关于学习“海上先锋艇”革命先锋精神的决定》，号召全体指战员，学习“海上先锋艇”官兵的革命先锋精神。

当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革命精神所向无敌》。

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革命先锋精神威风凛凛》。短评在扼要评述“海上先锋艇”英雄事迹后热烈欢呼：

先锋艇革命的先锋精神光芒万丈！

两个月后，海峡战火又将再起。指挥艇就非“先锋艇”莫属了。

编队抵达云沃湾

在敌“剑门”、“章江”号隐蔽出航的当天下午，“海上先锋艇”正停泊在汕头5号码头上。

官兵们出海一个星期，今天放假。

晚饭加菜会餐，补的是4天前的“建军”酒。

大队长请来了水警区副司令孔照年。

大家频频碰碗，以解多日的海上劳顿。孔照年跟官兵们碰了酒碗，看着大家的吃相心里很高兴。

艇长石天定对大家说，“首长发话了，酒随便喝，但不能醉。”

饭堂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当官兵们喝酒正在兴头上的时候，一个参谋进来，把孔照年叫走了。

石天定艇长感到挺纳闷。

酒足饭饱之后，石天定溜溜达达走在码头上，望着海湾里的战艇，见有成群的白色海鸥在海湾上空飞来飞去。

大队部通信员跑来，喘吁吁向他报告：“作战值班室通知，海上发现可疑目标，让你们艇备航。”

石天定跑到艇上，拉响了警报。

很快，信号兵挂起了黄旗，机电兵启动了主机。

全艇人员很快集合在前甲板上，清点人数。按规定，战艇出海，艇员被落在码头上是要挨处分的。

石天定对本艇的官兵还是有数的，官兵们的素质是没说的。大家无不清楚自己是“先锋艇”上的人。

还真缺一名。

是外部来艇实习的任副艇长。

任副艇长酒喝多了点，听到警报就往码头跑，结果摔倒了。他见有几个水兵，也不知哪艇的，忙说：“把我抬……抬到艇上去。

那几个水兵送他到“先锋艇”时，艇员各就各位了。

一辆吉普车开来，嘎然停在码头。

孔照年和4个参谋从车里出来，急忙登上了“先锋艇”。

艇长石天定迎上前去。

“有两个目标。”孔照年说，“到南沃岛云沃湾待机。”

他们一起登上了指挥台，战艇就起航了。

21时24分，“海上先锋艇”向浩浩森森的大海驶去。

后面是护卫艇601、558、611。

石天定感到肩上的担子挺重。作为编队指挥艇，一举一动举足轻重，无不影响着编队指挥员的作战指挥，影响着后面3条艇的行动。

这次行动十分仓促，有些事没来得及准备，连战斗动员会都没开成。

石艇长跟指导员徐寿祺在指挥台上交换了下意见，简单分了下工。石艇长操艇不能离开指挥台，有些事只能由徐指导员到各舱各战位跑了。

23时，编队抵达云沃湾。

孔照年对石天定和徐寿祺说：“你们现在的任务是，抓紧时间睡觉。”

石天定明白首长的意思。他们的官兵在海上漂泊一个星期，体力的确没恢复过来，不休息好，仗打起来怕顶不住。

“我们想抓紧时间动员一下。”徐寿祺说。

“简短点儿。”孔照年同意了。

一会儿，陈运和副艇长跑上指挥台。

“孔副司令，紧急电报。”陈运和喘息着说，“指挥所命令我们马上出击！”

孔照年看完电报，随命令编队起锚出击。

护卫艇编队在茫茫的夜海上疾驶。

“章江”号首先中弹

“孔副司令，特急电报！”陈运和又跑上指挥台。

孔照年接过电报。

电报是舰队发来的：

总参谋部批准了舰队的打击方案，并作如下指示：

1. 放进来打，越近越好；
2. 集中优势兵力打；
3. 不要误打自己的渔船和外国商船；
4. 打过之后不要追击太远，以防上当；
5. 争取晚上打，拂晓前撤回。

这时“剑门”号编队由兄弟岛东南海面向西南航行。我军的4艘护卫艇和鱼雷舰编队分别由云澳湾、汕头出航，于6日0时40分护卫艇编队开到了与鱼雷艇编队会合的海域，却与鱼雷艇编队联络不上。

由于岸指引导的误差，鱼雷艇编队偏离了作战海区。

孔照年只好率护卫艇编队，向敌舰编队接近。

敌“剑门”、“章江”两舰成单纵队由东北向西南驶来。

我护卫艇组成战斗队形迂回接敌。

雷达兵在左舷 90 度，距离 9 海里处发现敌舰编队。

石艇长想，这样迂回接敌，时间长，航程远，不利于抓住战机。

“孔副司令，我们高速直线追击行吗？”

“可以。”

孔照年果断决定，放弃掩护协同作战计划，命令护卫艇高速追击。

不久，“剑门”号编队依仗火炮程远的优势，先行开炮。

解放军护卫艇队冒着密集的炮火，高速接近目标。

各艇指战员由于求战心切，将“准备射击”的口令听成“射击”，因而先后向“剑门”号编队的火光方向开炮射击。孔照年及时下令制止了这种无效射击。

敌人的炮火仍在吼叫。

过了一会儿，后面的 601 艇前主炮又打起来，大概是不服敌舰的火力。

后面的三艘炮艇又是一阵乱打，而此时敌舰目标仍在射程之外。

孔照年火了。开始骂娘。

“没有命令不准开炮，这是战场纪律！”

孔照年当即宣布了三条规定“没有命令不准打；看不清目标不准打；瞄不准不准打！”

护卫艇编队高速接近了敌舰，敌舰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

敌舰的炮火越打越密，我护卫艇只好曲折航行，躲避着敌人的炮弹，往前冲。

敌舰离我越来越近了。

“各艇射击！”孔照年命令道。

“打！”

各艇主炮、辅助炮全吼响了，一串串炮弹披着烈火，扑向敌舰。

敌人的炮弹也在呼啸。

根据穿插分割的作战方案，必须把两敌舰冲散。“先锋艇”冒着敌人的炮火首先向两敌舰中间直插过去，一边猛烈向敌人开火。

后面的艇也高高地昂起艇首，插过来。

敌舰被冲散了，一艘向东，一艘向西。

按作战计划，先打“剑门”，可“剑门”一边打炮，一边东逃了。

孔照年命令咬住“章江”。

护卫艇紧紧咬住“章江”号不放。

临近 3 时，艇队抵近“章江”号，在距离 500 米处保持同向运动时实施集火突击，一直打到相距 100 米以内，使“章江”号连连中弹。10 分钟后，“章江”号高速冲向解放军的艇群，企图寻隙逃跑。

611 舰奇迹般返回

我 598、601 号艇立即加速冲上前去堵击。611 号艇一面猛打“章江”号舰，一面穿越其航线，正好处于己方艇队与目标之间。当战斗激烈的紧要关头，611 艇左主机意外停车了。机电兵麦贤得立即跑过去启动机器。

突然，一发炮弹打进机舱爆炸，弹片击中了麦贤得的前额，直插到左侧靠近太阳穴的额叶里。

麦贤得脑脊液外流，失去知觉，跌倒在地。

当副指导员给他包扎时，他突然苏醒过来，他的嘴里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他要站起来，腿也不听使唤。他急得乱推副指导员，左手指着机器。

另一个机电兵领会了他的意思，启动了机器。

麦贤得以惊人的毅力站了起来，头上缠着绷带，在隆隆的4部主机旁走来走去，不停地检查着机器，保证了机器正常运转。

敌“章江”号被打得起了火。

我护卫艇从500米打到100米距离，冲过了“章江”号，只好再拉开距离打第二个回合。

麦贤得所在的611艇却行动迟缓，同已经起火的“章江”舰绞在了一起。

“章江”舰想借611作护靶，寻隙逃窜。

孔照年命令各艇打穿甲弹，向“章江”水线以下要害部位射击。

8月6日凌晨2点51分，敌“章江”接连两次爆炸，至3点33分，沉没于东山岛东南约24.7海里处。

我611艇当时已17处中弹，有3个舱室进水，弹药库中弹起火，4部主机打坏了3部，60%的人员伤亡。

611艇在如此重创的情况下，却奇迹般地自航驶回基地战，后被海军授予“海上英雄艇”称号。

麦贤得以惊人的毅力坚守在机器旁。战后，他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错把小岛当敌舰

护卫艇编队围攻“章江”的时候，偏离航向的6艘鱼雷艇。在夜色朦胧的海面上发现了一艘军舰的黑影。

鱼雷艇抓住战机向敌舰发射鱼雷。

“预备——放！”

“嗖——”一枚。

“预备——放！”

“嗖——”又一枚。

10枚鱼雷发射完毕，敌舰既没起火，也没沉没消失，纹丝不动。

官兵们面面相觑，感到不可思议。

指挥员命令高速接敌。

临近一瞅，原来是座小岛。

6艘鱼雷快艇奉命返航。

“章江”号被击沉后，“剑门”号仍在外围海域徘徊。

南海舰队为扩大战果，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即令在云澳待机的鱼雷快艇第二梯队119、120、121、122、136号5艘艇投入战斗。

同时，南海舰队命令战场上的3艘高速护卫艇和161号炮舰，立即追歼“剑门”号。

5时，护卫艇队追至距“剑门”号6海里时，“剑门”号舰上的所有火炮一齐向艇队猛烈急射，曳光炮弹在解放军各艇周围乱窜。

艇队指战员无所畏惧，沉着机智地进行反炮火曲折机动。

围攻敌舰“剑门”号

照明弹划过夜空，照得海面上通明，炮弹拖着长长的火焰，在夜空中穿行，炮弹落处，升起一两丈高的水柱……

“剑门”向我猛烈开火，“先锋艇”中弹3发，炮弹炸断了舷边栏杆。

我601艇紧随“海上先锋艇”，像箭一样径直向敌舰冲去。500米、400米、300米……离敌舰越来越近，可是艇长吴广维还没有下射击命令。他想：要等待指挥舰的命令，要打就打它个稀巴烂。战艇一个劲地向前冲，吴广维也一个劲地给自己下命令：近一点，再近一点！到敌舰跟前打。可是，炮手们的手却痒得难熬了，他们不时地朝艇长那里看，他们是多么急切地盼望艇长下开炮命令啊！眼前这些蒋舰，就是经常闯入我渔区抢劫杀人的海盗，怎么能叫他们在战士们眼前多存在一分钟呢！

水兵们胸中燃烧着怒火，恨不得飞上前去亲手掐死这些敌人为人民报仇雪恨。

战艇飞快奔驰，离敌舰只有60米了，孔照年下令还击。等待已久的601艇艇长吴广维把手从空中猛往下一劈，高声命令：“打！”“狠狠地打！”只听“咚咚咚”一阵连珠炮响，601艇上的前后炮和机关炮一起开火，一颗颗拖着一道道亮光的炮弹，径直向敌舰轰了过去，炸得敌舰上腾起团团浓烟烈火，敌舰前炮立即被打成哑巴了。

胜利的喜悦鼓舞了水兵，他们受到了首长的嘉奖。

水兵们正准备进行第6次攻击时，就听到从指挥艇上传来首长的声音：“601打得好，你们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第一个回合就打掉了敌炮，再加把劲，把敌舰打沉！”

把敌舰打沉！这是战斗命令。601战艇上的全体水兵更加集中精力，决心彻底干掉敌舰。当他们转过一个弯又向敌舰冲击时，吴广维头部受伤，但他仍站在指挥台上指挥战斗。

突然一阵海天倾斜，吴广维摔倒在指挥台，嘴里还在下达命令打打……

这时，北海舰队来实习的代职副中队长王瑞昌冲上前来，主动站到艇长位置，指挥各炮向“剑门”轰击。

王副中队长是一个多月以前来这里跟班见学的，临时在二中队代职副中队长。艇队接到惩罚蒋军的命令，王副中队长积极向领导请求参战，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只有调换战斗岗位的时候，没有停止战斗的时候，枪声就是命令，敌人来了，就要向前冲。”

领导上答应了他的请求，派他到601艇协助艇长指挥战斗。他一踏上甲板，就把自己看成是艇上的战斗成员，帮助艇长组织大家作好战斗准备。航行中，他和艇长并肩站在指挥台上，组织观察了望，积极提出指挥意见。

发现敌舰了，指挥艇命令他们高速前进。王副中队长对艇长说：“战斗一打响，我包管通信联络和观察敌情，你集中精力指挥作战！”说完，就把敌舰的方位通知雷达兵，要求他紧紧咬住敌人！

当艇队进入射击阵位，火炮顿时轰鸣起来，炮弹像雨点般地倾泻到敌舰上。敌人也拼命挣扎。在第三次冲击敌舰的时候，突然间，跟王副中队长并肩站着的艇长突然昏倒了。原来是一块空爆的弹片打伤了艇长的头部。王副中队长把艇长安顿好，立即跨过一步，在弹片纷飞中昂首屹立在艇长的位置上，大声说：“现在我代理艇长，注意我的口令！”他果断地命令各炮向敌舰猛烈轰击。

王瑞昌虽然也担任过艇长，但是因为艇型不同，对这个战艇的性能并不熟悉。但是他坚信勇敢就是胜利，靠近了就能用快、准、猛、狠的火力消灭敌人，于是马上命令各战位：“没有命令不准开炮，靠近了狠打。”

前炮长黄兆良指挥着全体炮手们，对敌舰进行了重新瞄准，不断占据射击有力角度，等待射击命令。

我护卫艇曲折航行一炮下发，回避着敌人的炮火。至距敌舰 5 链时，所有护卫艇的炮弹齐向“剑门”倾泻。

“剑门”号再次中弹起火，主炮也没了回音。

这时，我鱼雷艇编队高速飞来，海面上泛起一片雪白。

护卫艇驶向“剑门”舰首，用小舷角攻击，掩护鱼雷艇占据有利阵位。

自接到出击命令后，副大队长张寿瀛立即率领鱼雷艇队，直奔战区，迎击敌人。

航行中，张副大队长想起自己在淮海战役中初上战场的情景。那时由于心情紧张，错漏了不少战斗动作。这次他是个“老兵”了，本着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原则，提前下达了准备战斗的命令。各艇都认真细致地再次作了检查，使战艇完全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

他注视海面，没有发现敌舰的踪影。但是，张副大队长下定了决心，只要敌人敢来，就坚决消灭它。“前方有闪光！”张副大队长仔细观望，断定这是敌人打炮的火光。

张副大队长立即命令全速冲击！

火光在前，越来越近，观察更清楚了。张副大队长通过报话兵向各艇喊道：“同志们，喷白光的是敌舰，瞅准目标，从弹道下面冲进去。狠打不留情！”说着，他的指挥艇一马当先，像离弦的箭一样射向敌舰。其余各艇寸步不落，保持着严整的战斗队形，奋勇冲杀。

敌舰还在拼命挣扎，慌乱地规避着。这时候，张副大队长根据毛主席关于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教导，集中力量攻击“剑门”号。说时迟，那时快，一声号令，强大的火力射向敌舰，“剑门”号想逃避也来不及了。敌舰弹舱爆炸了，油舱也爆炸了，火光映红了海面，浓烟遮盖了天空，汹涌的海水迅速吞没了成堆的废钢烂铁。

5 点 22 分，“剑门”沉没于东山岛东南 381 海里处。

天渐渐亮了。

鱼雷艇胜利返航，护卫艇打捞俘虏。

这次海战，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一次海上歼灭战，一举击沉国民党海军 2 艘军舰，击毙国民党军少将胡嘉恒以下 170 余人，俘“剑门”号中校舰长以下 33 人。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海战中阵亡 4 人，伤 28 人，损伤护卫艇和鱼雷快艇各 2 艘。

雄鹰展翅迎战友

大约 7 时左右，歼灭美制蒋舰的战斗刚刚结束不久，战区上空，立即飞来一批又一批我人民空军的机群，迎接我人民海军的舰艇胜利返航。

飞行员们从高空往下看，只见碧蓝的海面上，一艘艘舰艇，排成雄伟的战斗队形，劈开重重巨浪，全速向着港口飞驰。飞行员们一面警惕注视着海空，严防敌机偷袭我舰艇；一面频频摆动机翼，向胜利归来的海军战友致意。水兵们在海面往空中看，只见一对对矫健的雄鹰，风驰电闪，在舰艇上空巡航，也激动地不住向空中挥手，向掩护自己安全返航的空军战友致谢。

当人民空军接到配合海军战友歼灭骚扰我渔场的美制蒋军军舰的命令后，机场上就开始忙碌起来。地勤人员在仔细地检查每一个机件；飞行员们在待命起飞，他们说：“我们要像保护长机一样，保证舰艇安全，决不让敌

机碰掉海军战友的一根毫毛！”“让海军同志集中力量狠揍海上敌人，空中的敌人我们包下了！”

天刚破晓，海军击沉敌舰的喜讯传来，空军机群也展翅来到了海战地区上空。他们知道，敌人突然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定会出动飞机偷袭我胜利返航的舰艇。因此，尽管乌云翻滚，细雨蒙蒙，雾气腾腾，天气十分恶劣，他们还是穿云破雾，以整齐的战斗队形，在我舰艇上空，组成了一道坚强的空中屏障。

在机群伴随舰艇返航途中，忽然听到耳机里传来地面领航员的声音：“注意，东南方向有敌机。”“好，来多少，打多少！”机群立即以昂扬斗志，加大速度，占领空中有利位置。随时准备痛击胆敢窜来的敌机，继海军海上歼灭战之后，再打一空中漂亮仗。

但是，空战没有发生。

台湾空军出动4批16架飞机，在我护卫艇编队上空盘旋数圈。但他们一看情势不妙，赶快钻进云雾，向外海逃去。

就这样，我英雄战鹰出色地保卫着海军战友，乘风破浪，胜利归来。

渔民海上捉蒋军

6日凌晨，正处夏汛生产大忙季节的福建东山渔场，浪涛滚滚，渔火点点，厦门和东山地区的渔船正乘风破浪追捕鱼群。这时，海面上传来了隆隆的马达声，由远而近，越来越响。有着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渔民很快就分辨出又是前来进行骚扰的蒋帮舰艇。

渔民们一面警惕地注视着海上的动静，一边坚持进行生产。一转眼，我英勇的“海上轻骑队”飞速追来。距离厦门地区捕鱼船队五、六百米的海面上，突然升起一串串信号弹，紧接着响起一阵阵震撼海空的炮声，弹火把海面照得通明。

渔船上广大渔民们欢腾起来，大声喊道：“打得好！打得好！”厦门地区渔船上有一个年仅21岁青年渔民、基干民兵阮亚空，他的祖父和叔祖父、叔叔都被蒋军捉去。祖父被敌人害死在金门，叔祖父被打死在海上，叔叔至今下落不明。那天，他旧仇新恨一起涌上心头，万分愤怒地对同伴说：“同志们，报仇时候到了，赶紧抓俘虏去，一个也不让它逃掉！”船上的渔民们都齐声喊道：“对，敌人钻到海底，我们也要把它捞上来。”说着，许多渔船上的渔民，拿起渔钩、三角刀、绳子，从四面八方战区冲上去。

经过一阵激烈的海战之后，两艘敌舰被我海军击沉。这时候，渔民们一面向胜利返航的我人民海军舰艇部队招手、欢呼，一面勇猛地追歼跳海的逃敌。厦门地区的一条机帆渔船顶风劈浪，冲在最前头，一个久经对敌斗争锻炼的老渔民，挺立在船头上，用锐利的眼睛观察着海面。一会儿，他突然发现一个黑点在浮动，便断定是企图跳海逃窜的敌人，马上报告姓阮的船老，立即机灵地掌稳着舵，并鼓励轮机手加大马力紧追上去，“抓活的！”船很快靠近了这个黑点，清楚地看到原来正是一群落水蒋军爬挤在一个小救生筏上，妄想逃命。

渔民看到了敌人就放声喊话：“你们逃不了啦，快投降吧！”“缴枪不杀，宽待俘虏！”这时姓阮的渔老和渔民阮亚空马上一个箭步从船上跳到捕鱼用的小竹筏。他们驾驶这个小竹筏破浪前进，真是急如风，猛如虎，首先逼近敌人。龟缩在一起的5个敌人，有的负了伤，血迹满身；有的慌张跳海时跌伤了腿；有的光着半截身子狼狈不堪……。这些蒋军一见渔民冲到前

面，吓得浑身打颤，只是哀求说：“长官，饶了我们吧！”另一个一边臂膀负了重伤的蒋军高举着一只手战战兢兢地说：“渴坏了，给我一点水喝吧！”

渔民们根据我军优待俘虏的宽大政策，把他们抓到渔船上送回大陆后，马上给他们吃饭，换上了干净的衣服。负了伤的还送进医院治疗。

海军舰艇部队举行庆功大会

“8·6”海战结束的当天，新华社发表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颁发的嘉奖令，表扬当天凌晨在东南沿海前线连续击沉美制蒋舰两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部队。

嘉奖令说，8月6日凌晨，海军连续击沉了美制蒋帮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这一仗打得坚决，打得干脆，打得漂亮，是近几年来海上作战最大的一次胜利。你们的胜利，是对蒋帮的一次沉重的打击和有利的惩罚，也是对美帝国主义加紧向我进行军事挑衅和猖狂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行为的严重警告。

嘉奖令说，这次胜利，是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加强战备，发挥我军近战夜战优良战斗作风所取得的显著成果。

嘉奖令说，近来，蒋帮配合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活动，加紧了对我东南沿海的袭扰破坏，并且叫嚣要“反攻大陆”。希望你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突出政治，继续保持常备不懈的战斗姿态，认真总结经验，切实做好各项战备工作，进一步加强护渔护航，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

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把来犯之敌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的社论，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6日凌晨在广东省南澳岛和福建省东山岛附近海面，胜利地击沉了窜扰我东南沿海的美制蒋帮军舰两艘。我们热烈祝贺海军部队取得的这一巨大胜利，并向参加这次战斗的全体指战员表示衷心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这是一场漂亮的海上歼灭战。捍卫着我国东南海防的海军舰艇部队，说打就打、打得快、打得准、打得狠、打得利落，一个回合就把来犯的敌人连人带舰地打个片甲不留。这个胜利充分显示了我人民海军高度的作战水平和勇猛、果敢、迅速、顽强的战斗作风。

这是人民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四个第一、把政治工作摆在首位，不断提高全体指战员阶级觉悟的结果；也是我人民解放军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的结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人民军队，就一定能够击败一切来犯的敌人，不管他们从空中来，从海上来，还是从陆上来。

我海军部队的这一胜利，是对蒋帮又一次严厉的惩罚。蒋帮不仅一直派遣美制军用飞机窜扰我大陆，而且不断出动美制舰艇对我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和破坏，危害我渔民生产，威胁海上航运。这种海盗活动最近更是猖獗。我海军部队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和安全，给予蒋帮以狠狠的打击，这是完全应该的。

我海军部队的这一胜利，也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一次有力的警告。不用说，蒋帮近来加强对大陆的骚扰和破坏活动，是受美帝国主义唆使的。据美国报刊透露，约翰逊政府打算利用蒋帮窜扰我国大陆来配合它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计划。美国的高级军政官员最近一个时期频繁地到台湾活动。在华盛顿的怂恿下，蒋帮的头目纷纷叫嚷着要“反攻大陆”、“开辟第二战场”。在南越战场被打得焦头烂额的约翰逊政府显然想在蒋帮的身上打主意，用它来作为一枚过河卒子，为美国的扩大战争计划效劳。这表明美帝国主义已到了“病笃乱

投医”的地步了。

人们知道，约翰逊政府最近正在侵越战争中加快升级，大量增兵南越，准备打一场朝鲜式的战争。美国的宣传机器公开鼓吹要同中国人民较量一番。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已经不止一次地警告过美国侵略者，我们是作好了准备的，如果美帝国主义低估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决心，硬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人民的头上，严阵以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奉陪到底。美帝国主义不论是指派它的喽罗上门，还是它亲自出马，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都一定把来犯之敌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

1965年8月12日，击沉“剑门”、“章江”号的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部队，下午在东南沿海某地隆重举行庆功授奖大会，表扬在战斗中有功单位和有功人员，勉励全军指战员再接再厉，在保卫祖国领海，加强护渔护航的斗争中，为人民创建更大的功勋。

会场布置得庄严隆重，四周悬挂着“向参战有功的同志们致敬”等巨幅标语。墙上张贴着来自各地的贺信和慰问信，充满着胜利的气氛。

参加今天庆功授奖大会的，有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广州部队首长郭成柱、广东省副省长李嘉人，南海舰队首长吴瑞林、方正平，以及驻地陆军、空军的领导干部和当地的党、政负责人等1600多人。在这次海战之后，迅速赶往战区勇敢捕捉逃敌的福建厦门地区的民兵代表，也来到海军驻地参加庆功授奖活动。

会上，李作鹏副司令员宣读了国防部长林彪的嘉奖令。郭成柱代表中共中央中南局致贺词，并代表广州部队领导机关向参战部队授奖旗。

在立功受奖的人员中，有历次战斗中都荣立战功的指挥员，有新提拔起来的青年干部；有超期服役的老战士，也有入伍半年多的新水兵，其中有艇长、指导员、炮长、航海兵、机电兵、译电员等各方面的指战员。他们在各个战斗岗位上，为保证战斗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李作鹏副司令员首先在大会上讲话。他代表海军党委，海军首长和海军领导机关向参战的全体指战员，向荣立战功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致亲切的慰问和热烈祝贺。他说，这次胜利是近年来我海上作战的一次最大胜利。这次胜利再一次证明了，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怕牺牲，就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所向无敌。李作鹏强烈谴责了美国在疯狂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同时，加紧对我国进行的军事挑衅。他要求参战的舰艇部队，保持高度的警惕，认真总结战斗经验，把战备工作做得好上加好，随时准备消灭敢于来犯之敌，争取更大的胜利。

广州部队首长郭成柱接着讲话。他向荣立战功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这次战斗的胜利证明：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不仅在小米加步枪的战争年代里指导我们由胜利走向胜利，在有了现代化装备的今天，更是我们作战行动的指针，只要正确掌握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就不管在陆地，在空中，还是在海上，都可以打胜仗。

广东省副省长李嘉人和来自海防前线各地的代表在会上讲话时，热烈赞扬英雄的海军部队在保卫海防、护渔护航的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他们表示，今后一定同全国人民一道，做解放军的后盾，以加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行动，支援子弟兵，做到要什么支援什么，要多少支援多少。

同这支英雄海军部队并肩守卫在海防线上的陆军部队的代表王淳，空军

部队的代表张磊，在讲话中热烈祝贺海军战友们取得的光辉胜利。他们一致表示，学习海军舰艇部队百倍警惕、常备不懈、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消灭来犯的敌人。

在南海舰队首长吴瑞林讲话之后，立功受奖的单位和指战员的代表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讲话。荣立一等功的某艇艇长许永江在会上说：这次海战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各级领导正确指挥，地方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大力支持，兄弟部队密切配合的结果。党和人民给了我们很高的荣誉，这是对我们的鼓舞和鞭策。我们一定认真总结战斗经验，进一步发扬我军敢于近战夜战、敢于刺刀见红的革命精神，把各项战备工作做得更加充分，更加扎实，用新的胜利回答党和人民的关怀。

港英当局把 4 名蒋军人员送往台湾

1965 年 8 月 26 日下午，我外交部西欧司副司胡叔度召见英国代办处临时代办卫孚，就香港英国当局把从被我击沉的蒋军舰“剑门”号、“章江”号逃跑的 4 名蒋军事人员送往台湾事，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警告。

胡叔度副司长在谈话中首先指出，8 月 6 日，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的美制军舰两艘，向我广东省和福建省沿海一带窜扰，当即被我海军部队击沉；舰上部分蒋介石集团的军事人员从海上逃跑，其中有 4 名被挪威商船海顺号于 8 月 8 日载至香港，香港英国当局即于当晚把他们送往台湾。

胡叔度副司长接着严正指出：“最近蒋介石集团军舰对我东南沿海进行窜扰，是在美国政府加紧向我国进行军事挑衅和猖狂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情况下进行的。上述 4 名蒋介石集团军事人员，是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部队作战时逃跑的。香港英国当局有责任拘留这些被带至香港的蒋介石集团军事人员，并把他们交给中国政府处理。但是，香港英国当局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迫不及待地把他们送交台湾蒋介石集团。这是对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在中国沿海进行骚扰破坏活动的明显支持。我们对此绝对不能容忍。中国政府就此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警告。”

社报著文赞功臣

海军舰艇部队举行完庆功大会后，新华社及解放军报等新闻单位，连续介绍了在战斗中立功的官兵们。现摘录其中数篇，以补充展现战斗的实况。

钢铁水兵姜宜资

战斗快打响了。姜宜资接到了开炮的命令，他立刻指挥着艇上的火饱和兄弟舰艇一起开火，霎时间无数的炮弹倾泻到敌艇上，敌舰“章江”号指挥台被打得冒起了团团烈火。这时敌舰还在垂死挣扎，疯狂向我射击，姜宜资勇敢沉着，在敌人的炮火下，不停地给瞄准手指示目标，指挥射击。并高声命令炮手：“快打呀，快叫这个家伙喂鲨鱼去！”当打得正激烈的时候，左炮弹药不够用了，他一边命令装填手运炮弹，一边跑向左炮接替装填手的岗位。突然飞来块弹片，他的左腿负了伤，感到一阵剧痛。二号炮年李向宏见他身子一歪，连忙问道：“班长，你挂花了吗？”姜宜资忙答道：“没有！”他咬紧牙关，不让战友知道他受了伤，并且一个箭步跳上了左炮的战位，双手一下托起了沉重的弹夹，咔嚓一声，把炮弹装进膛，拉大嗓门喊道：“打！”大炮不停地轰击敌舰。姜宜资忍着剧痛；一边装弹，一边观察着敌舰上的弹着点，及时准确地指挥射击。当他连续装了几百发炮弹以后，伤口痛得厉害，觉得左腿越来越吃不住劲。但他暗暗地下定决心：“挺住，一定要挺住！”他把右脚使劲蹬住护板，接着又将身体的重心挪过去，顿时便觉得身子轻了些，手也突然增大了劲，大炮更猛烈地吼叫起来，不一会，敌舰“章江”号便葬身海底。

打沉“章江”号敌舰后，姜宜资又不顾疲劳地作好新的战斗准备。他立即和全班战士一起擦炮，清理炮位上的弹壳，搬运炮弹。他想到敌人的“剑门”号还没有歼灭，一场更激烈的战斗还在后头，一切疼痛都被忍受下来，他一再提醒自己：“坚持！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接着，敌舰“剑门”号又被我军舰艇团团围住，一场更大的歼灭战开始了。在这最后的激战时刻，姜宜资的伤口痛得更加厉害，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忍住阵阵的剧疼，挺立在战位上，沉着准确地指挥着火炮，英勇顽强地消灭敌人。他愈打愈猛，一直坚持到击沉敌舰“剑门”号，这位无坚不摧的钢铁水兵，才离开战位。他怀着无限胜利的喜悦，和英雄的水兵一道凯旋。

炮班班长陈乐华带领新兵揍“章江”

战艇穿过夜雾，冲破海浪，向敌舰疾驶。炮班班长陈乐华严守在战位上，准备狠狠惩罚胆敢来犯的敌人。

陈乐华看了看身旁的3个伙伴：上艇不到一年的新同志单技存、单国友，6个月前才由距离手改成瞄准手的高长才。这三个小伙子非常机警，看样子准是个海上好猎手。陈乐华满怀信心地鼓励他们说：“我们前两天才学过《为人民服务》，现在正是为人民效力、为祖国立功的时候。只要沉着勇敢，就能消灭敌人，完成任务。”两个新战士在他的热情鼓舞下，向他保证：“我们穿军装时间虽短，勇气可不短，班长挺着胸膛打，我们决不缩着脖子供弹。”

战斗打响，陈乐华打右炮，高长才打左炮。敌人的炮弹从头顶呼啸着掠过，新战士勇敢地完成着供弹任务。这时，高长才还击心切，一脚踩下击发装置，打了好几个连发。炮弹拖着亮尾巴，在敌舰左右前后猛烈的爆炸。陈乐华马上命令他：“打点射，注意节省弹药。”说话间，战艇绕到敌舰左舷，距离敌舰只有几百米。这是右炮发挥威力的好机会，陈乐华瞄准了一阵猛打，直打得敌舰后甲板起火。敌舰拼命顽抗，一发炮弹在战位上空炸开了花，弹片打得炮位的护板当当直响，陈乐华马上鼓励新同志：“不要怕，压住它，消灭敌人就能保存自己。”

随着话音，他们把更多的炮弹射向敌人。“章江”号中弹燃烧，在剧烈的爆炸声中沉入海底。

战士们欢呼胜利，又驾驭着战艇猛追企图逃遁的“剑门”号。

航海班长余昭玉掌握航向追敌舰

航海班长余昭玉，劈开两腿站在战艇的操纵台前，两眼紧盯着前方兄弟艇微弱的尾灯灯光，努力保持着编队队形。

余昭玉根据指挥员的口令，根据前面兄弟艇的尾灯，准确地修正着航向。一阵激浪，打得艇首猛然一歪，他赶紧把紧操纵杆，修正航向。当他要检验方向是否正确，想看看舵角指示器时，指针已经死死地停住不动了。小伙子心里有点紧张，想向指挥员报告，但马上又稳下来。心想：不，不能打扰他，可别影响了他的指挥决心。于是，余昭玉开始全凭手上的感觉来操纵。他对于自己的感觉充满了信心：平常夜间训练时，不是专门关掉舵角指示器的照明苦练摸黑操纵吗？现在正用上这手功夫了。

护卫艇很快和美制蒋帮猎潜舰“章江”号打上了。敌人企图逃跑，艇队猛追。不一会，兄弟艇冲到前面去了，他们掉在后面，已经看不到兄弟艇的尾灯。余昭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看准艇上空云缝里露出来的两颗星星，对着它修正航向。护卫艇又很快赶上兄弟艇，投入了激烈的战斗，为人民立下了战功。

报务班班长陈子文

联络畅通立战功

战斗打响了，指挥艇和指挥所的联系越来越频繁。报务班长陈子文戴着耳机，坐在工作台前一份一份地抄收着电报。

艇上实行了灯火管制，舷窗和门都关得严严的，舱室里热得闷人。陈子文的身上、脸上，不停地流着汗水，衣服湿得像刚从水里捞起来一样，但他根本没理会这些。

突然，响起了震耳的炮弹爆炸声。他知道战斗打响了，就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两个耳朵上，努力从炮弹声和机器轰鸣声中，捕捉那微弱的滴滴……的声音，生怕漏掉一个信号，保证联得上。

战斗越来越激烈，收信机、扩音机和报话机都不能正常工作了。这时，陈子文又要捕捉信号、抄写电码、蹬马达，电压下降的时候，还要换电瓶和给电瓶充电。然而，不管怎样忙，他都不放过一个信号，把信号当作命令。

陈子文就这样冒着高温，在报房里紧张地工作着。从出航护渔到胜利返航，陈子文一直在报房工作了13个多小时，收发报100多份，全无差错，荣立一等功。

舰艇的“眼睛”

在海军某部击沉蒋“剑门”号和“章江”号的庆功会上，有两位远道赶来的客人，水兵们谁也不认识他们。可是，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水兵们都怀着感激的心情，念叨着他们。他们就是在此次战斗中，荣立集体二等功的某观通站的两位代表。

夜雾弥漫的渔场，情况真是瞬息万变。敌舰、我舰、商船、渔船。前前后后，多达几十批、央百艘。船艇穿来穿去，时离时合，时隐时现。只要稍一马虎，把目标弄混了，就会贻误战机，甚至发生意外。

突然，上级查问：××距离、××方位是敌舰还是我舰？这个目标和“章江”号在萤光屏上的回波几乎一模一样，没有一双慧眼是很难分辨清楚的。五好战士、雷达兵王永明根据这个艇的活动规律，毫不迟疑地回答：这是我艇。××方位的目标是“章江”号。在雷达兵的准确引导下，刹时间，我艇和敌舰的回波交织在一起，走马灯似地搏斗起来。在这种复杂情况下，王永明仍然胸有成竹地掌握着敌舰和我艇的情况、方位、距离，及时地向上级报告。

“××方位，××距离，目标消失。”——“章江”号被我打沉了。躲在一旁的“剑门”号，借着夜雾的掩护，拼命向东南方向逃跑。我艇和敌舰的距离开始拉远了。“加速，加速！追上去，追上去！”雷达兵们心里不断为我艇队加油。雷达兵们从萤光屏上看到，我艇队已追上了敌舰，大家格外地高兴：“近了，更近了！”一刹时，又见被我艇队紧紧咬住的那个亮点，突然跳动了几下，就在萤光屏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剑门”号的覆没。

“剑门号、章江号都被我们打沉啦！打沉啦！”这时，指导员徐锡友才发觉，从昨晚到凌晨，他们一连干了10多个小时，汗水淋漓的军装，竟拧得出水来了。

机电班长尤金山奋不顾身保水源

机舱里响着震耳的马达声，护卫艇矫健地冲破夜雾，劈波破浪，向前疾驰。

机电班长尤金山一刻也没有忘记出航前指导员徐寿祺说的话：“为了替渔民兄弟报仇除害，决不能让敌人逃掉！”尤金山拿着手电筒，揭开一块又一块的地板，钻到一个个角落里，反复检查油量、水量和管路阀门。

突然，艇身剧烈地颤抖了几下，尤金山兴奋地喊叫起来：“开炮啦！”他一边激动地

数着发射的炮弹，一边及时地向炮位输送淡水，冷却炮管。忽然，一股热水射到他的腿上，他转身弯腰一看，水管的卡箍震裂了，淡水猛烈地喷出来。他心里一急，若是淡水漏光了，机翼和炮管就无法冷却，战艇就要失去战斗力。他用手电筒光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向战友们发出信号，接着就毫不犹豫地扑到淡水管上。尽管水温高达 80 多度，也决不撒手。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拼命也得把淡水保住”。

后机舱里的轮机兵看见信号立即起来，用胶布包住了裂口。尤金山擦了擦汗水，发现手上烫起了好几个大泡，但他仍然坚持检查和维护各个部件。

马达在轰鸣，炮艇在前进。站在驾驶台上的石天定艇长，满意地夸奖轮机班干得十分出色！

被俘蒋军受到宽大待遇

被俘蒋军海军官兵揭露，美国正在加紧武装和控制蒋海军，唆使蒋加紧对我沿海地区进行骚扰破坏活动。

被俘蒋军海军官兵说，美国继 1965 年 4 月武装台湾大型猎潜舰“剑门”号之后，又把一艘与“剑门”号同样型号的“居庸”号“送”给台湾当局。“剑门”号在开往台湾之前，美国专门改装了舰上的装备，增加了火炮和其它武器。被俘蒋军海军中校参谋黄致君说，美国武装大型军舰的同时，还把一批可以在浅海活动的小型舰艇“送”给台湾当局，加强对我沿海进行骚扰破坏活动的力量。黄致君说，蒋前海军“总司令”刘广凯曾透露，美还将用一批专门配合这些舰艇在海上活动的飞机武装蒋海军。

美国在武装蒋军舰的同时，加强了对蒋海军人员的训练。被俘蒋军海军官兵说，近年来，蒋海军人员在美国军事学校受训的连续不断，受训时间有的两个月、3 个月，有的长达一年、两年。当时单在美国西雅图海军基地受训的就有数十名。不久又有一批蒋海军人员前往美国军事学校受训。据从美国受训回来不久即被俘蒋军“剑门”号下士陈考善说，他 1965 年第一季度和近百名蒋海军官兵在美国西部太平洋沿岸圣地亚哥海军基地受训时，从衣食住行到训练内容，都是由美国一手安排的。他们先分别在枪炮、鱼雷、反潜艇等专业军事学校进行陆上训练，然后出海进行海上训练，所有训练课目都是在美国军事人员直接指挥下进行的。

被俘蒋军海军人员还谈到美国步步加紧控制蒋海军情况。他们说，目前蒋军海军中美国军事“顾问”五花八门，名目众多，有反潜艇“顾问”、枪炮“顾问”、两栖作战“顾问”、水雷“顾问”、通讯“顾问”、电子“顾问”、轮机“顾问”、物质“顾问”等，多达十几种。蒋军海军的一切活动，从日常训练、海上演习直到对我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破坏，都是在美国“顾问”策划和批准下进行的，连舰艇上更换一个机器配件，也都要得到美国“顾问”的允许。有些美国中士、上士“顾问”，连蒋军海军将校级军官都不放在眼里。但是，蒋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大都不愿为美蒋卖命，对美国“顾问”的控制十分不满，当面叫“顾问先生”，转身就骂他们“美国佬”，“洋鬼子”。

被我沿海军民捞救俘获台“剑门”、“章江”号官兵。受到宽大待遇，其中负伤人员被立即送到医院抢救和治疗。在这次海战中，由于敌舰“剑门”号和“章江”号中弹沉没非常迅速，因此，被俘的蒋帮海军官兵弃舰逃生时都非常狼狈。许多蒋帮海军官兵被我沿海军民捞起俘获时，身上仅穿一条裤衩。对于这些身无衣物的被俘蒋军官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及时发给他们衣服

和日用品等。担任抢救和治疗蒋军伤病员的医院，根据他们的伤情，分别给他们进行输血、输液、取出弹片、注射抗菌素等各种手术和药物治疗。有一些被俘蒋军海军官兵患有肺结核、胃病、风湿性关节炎等慢性病，在台湾时得不到治疗，被俘后也都受到照顾。一个年青的俘虏看到我军人员给他包扎伤口、发给他衣物时，感动地说：“你们真好。”

当他们谈起遭到我舰艇围攻的情景时，十分庆幸自己跳海逃得快、没有为美蒋白白送命。他们说，解放军舰艇实在来得太突然，太勇猛了，炮火太厉害了。还没有等他们弄清情况，炮弹就劈头盖脑地砸了过来。如果逃跑稍慢一点，早就随舰尸沉海底，葬身鱼腹了。

“章江”号被俘人员说，当他们发现被解放军舰艇包围的时候，指挥台上已弹如雨下，接着，油柜起火，弹舱爆炸，顷刻间舰体就沉没了。“剑门”号被俘海军中士梁可能谈到，在“剑门”号上指挥这次窜扰活动的蒋军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海军少将胡嘉恒，没来得及下令还击，就被一顿炮弹打倒在指挥台上“哎呀哎呀”直嚎。这时，全舰乱了套，人人拼命抢救生器材，各自跳海逃命。梁可能说：“当时，只觉得一切都完啦，没想到还能逃出一条活命，真是万幸！”

当记者告诉他们，现在台湾正在“歌颂”你们在“弹药告罄”的情况下“下令自沉”，两舰官兵已“与舰共存亡”，并吹嘘什么在战斗中击沉了我军军舰5艘，击伤4艘，“取得了巨大胜利”。这些被俘的蒋军人员听后都表现出哭笑不得的神色。有的说，活见鬼，活见鬼，谁“与舰共存亡”？要是“与舰共存亡”，我们还怎么能回到大陆受到宽大待遇呢？有的说，自己被人家消灭了，没有碰伤人家一条舰艇，还说打了胜仗，乱吹牛皮，真是丢人！

一个月后，有关单位还安排他们参观了人民公社和工厂。

参观中，人民公社社员、原蒋军19军45师士兵王克勤告诉被俘蒋军海军人员，他是1953年窜扰东山岛时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人民政府宽待被俘人员，根据他的要求，让他回原籍参加生产。几年来，他用劳动所得盖了房子、买了家具，还结了婚，现在有一个孩子，全家生活过得很愉快。因为他劳动积极，还几次受到公社、大队的表扬和奖励。被俘蒋军人员听了都很感动，“剑门”号被俘蒋军士兵李明说，他本来对人民政府宽待俘虏政策还有些怀疑，为自己的前途和出路担忧，听了王克勤的介绍，顾虑打消了，认识到自己只要好好改造，努力生产，为人民服务，前途同样是光明的。

在工厂参观时，被俘蒋军海军人员看到厂里使用的机器都是国产的，产品远销国外十几个国家，都很高兴。他们说，在台湾，重要工业部操纵在美国手中，工厂用的机器几乎全部是外国制造的。解放以来新中国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被俘蒋海军“剑门”号舰长王韞山11月25日在广州与从南京家乡赶来的老母、妹妹团聚。

母子兄妹叙离情，话家常。71岁的老母告诉儿子，16年来祖国和故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家里的生活一天好过一天，自己还当了居民委员会的调解委员；老人家再三训诫儿子，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妹妹瑞华告诉哥哥，王家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而在新社会她念完大学，有了工作和两个孩子的美满小家庭。王韞山不胜感慨地说：“我在台湾时听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和各式各样的谣言，担心在大陆的家属会遭到迫害，谁知事实恰恰相反，

现在亲人们在祖国大陆生活都很好。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承蒙政府宽待，过去为美蒋反动派卖命是多么可耻！今后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娘的话，洗心革面，重新做

在广州的这些日子里，母子3人畅游羊城，王韞山的老母还跟被俘受到宽大待遇的蒋帮海军“剑门”号、“章江”号官兵会见。

第二舰队部中校作战官黄致君，在被俘3个月后给台湾蒋海军老同事写了这样一封信：

国民党海军巡防第二舰队部的老同事们：

我被俘已经3个月了，现在跟各位谈谈我这段时间的感受。

8月6日的海战中，“剑门”号和“章江”号被人民解放军击沉后，我在海上被俘了。当时我十分恐惧，我想也许要在“集中营”里度此残生了，这辈子完了。

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想法错了。记得我被俘的时候，我的手表因表带断了，落在甲板上，一位人民海军战士拣起来，交给了我。我说手表不要了，送给你吧。他摇摇头，说解放军宽待俘虏，私人财物是不没收的。当时，我觉得有点奇怪，世界上居然还有不贪财物的人！

我因负伤被送进医院，起初，我的疑惧也是很大的：会不会给我真治疗？是不是要拿我当试验品？事实作了有力的回答。经过医生护士近一个月的医治护理，我完全复原了。在治伤期间，医护人员诚恳和负责的态度，使人感动万分！

我们到了广州，参观了6个工厂，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流溪河水库、华南植物园、广州动物园、黄花岗72烈士陵园、水上居民新村等，还观看了光辉的国庆典礼。每一次参观，都使我感到非常新奇和惊讶。短短的16年，祖国居然进步这么大，发展这么快。许多事情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是绝对不相信的。通过参观访问使我对大陆、对祖国开始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同时又使我惊奇，是什么力量，使沉睡了长年的中华民族，又重新站立了起来。

过去在台湾，我们都以为留在祖国大陆的家人都过着“悲惨”的生活。可是，事实也完全不是那样。大陆籍的被俘人员已与家庭取得了联络，家属生活都很好，大家都有工作，许多60岁以上的老人都在家乡安度晚年，我的母亲已经70多岁了，住在长沙，身体很健康。我姐姐黄柔济，在湖南安化当小学教员；哥哥黄一君，在湖南武岗当技术员；弟弟黄又谊，在武汉华中工学院当助教；他们并没有因为我当了国民党海军军官受到任何歧视。

时间真快，转眼3个月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以前的顾虑和疑问，也逐渐消除了。现在，我充满了喜悦的心情，准备迎接美好的未来。

最后，祝各位老同事健康快乐！

你们的老同事黄致君

1965年11月30日

1966年春，被我击沉的美制蒋舰“剑门”号和“章江”号上的33名落水被俘的蒋海军人员，被全部释放。

被释放的33名原蒋帮海军人员中，有原“剑门”号中校舰长王锡山，原蒋海军巡防第二舰队中校作战官黄致君，原蒋海军通信研究室少校侦测长柯德辉，原“章江”号中尉轮机官李德纲，以及徐长庚、李荣村等29名“剑门”号和“章江”号的蒋帮海军士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根据我军一贯宽待俘虏的政策，决定将上述

被俘蒋海军人员全部释放，资遣回家，给以生活出路。对于家在台湾省、本人又愿意回去的李德纲、李荣村等 11 名原蒋海军人员，本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释放他们回台湾与家人团聚。

中央领导接见参战代表

1965 年 8 月 17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彭真、贺龙、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等。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海战代表孔照年，徐寿祺等官兵，并同他们一一握手，合影留念。

同一天，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再次接见了“8·6”海战有功单位、有功人员代表孔照年、徐寿祺等同志。

代表们汇报了击沉敌舰的战斗情况。

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他向参战人员表示亲切慰问，并赞扬他们说，打得好，打得坚决，发扬了英勇顽强精神，运用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陪同接见的有海军首长张爱萍、徐玄清、萧向荣、王宏坤、张学恩、张秀川等。下面是谈话记录摘要：

周总理：（问孔照年）你是哪里人？

孔照年：山东平阴人。

周总理：什么时候到海军的？

孔照年：1952 年到海军的。

周总理：这次是哪些艇打的？

孔照年：有 587 艇，598 艇……

周总理：你说这些我也记不住，你告诉我什么型号的？

孔照年：高速护卫艇 4 艘，快艇第一突击群 6 条，第二突击群是 5 条。

周总理：第一次虽然没有打上，但给第二次创造了条件，也要表扬。不要打好了仗就表扬，打不好就批评，主要是总结经验。海军获全胜是第一次。第一次没打中，不是打在小岛上了吗？近战、夜战犯点错误是难免的，第二次不是就打好了吗？

罗总长：高速炮艇是我们自己造的，吨位小速度快。近海作战，我们以小的、快的，整他的大的，行不行？

孔照年：完全可以。

周总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嘛！我们总是以小的打大的，围住了消灭它。在海南岛打鬼怪式飞机不也是这样吗？

张主任（海军政治部）：那一次如果准许打，能打下一两架。

周总理：它自己把自己的打下来是一样的。（稍停）

周总理：空军、海军都是这样，开始总是以小的打大的，以弱的打强的。美国这么多兵力放在越南；运输、补给困难，像死的一样。今天《人民日报》登了，你们回去看一看。

罗总长：三军比起来，你们的战机最多，要抓住战机。

周总理：不是每一次来都打，要有理有利。打起来不要急，要近战、夜战、群战，把敌人分隔开，先歼灭弱的，先打小的，后打中的，孤立大的、强的。

……

周总理：这次不是有一个轮机兵，头部负了重伤，看不见，还坚持把艇开回来。现在怎么样啊？

孔照年：还昏迷不醒。

周总理：一定要抢救。你们回去，向伤病员、牺牲的同志的亲属，转达党中央、毛主席对他们的问候。

庆祝我人民海军舰艇部队一举击沉美制蒋“剑门”“章江”号军舰的活动，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拍制了纪录片。

影片以“欢呼海上歼灭战”为题，纪录了我海军舰艇部队在击沉了美制蒋帮猎潜舰“剑门”号和“章江”号以后，全部安全返航，受到东南沿海某地军民热烈欢迎共同庆祝这一重大胜利的各个场面。影片还纪录了我人民海军部队在庆祝胜利的同时，派出舰艇巡逻在祖国的海疆，保卫渔业生产，准备随时消灭敢于来犯的敌人。

“8·6”海战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召开特别联席会议，提出了撤销刘广凯“海军总司令”职务的议案。虽有美国军事顾问为刘广凯出面说情，但会议仍以压倒多数的优势通过了议案。

自从万山海战之后，台湾当局的官员们一直认为“海军总司令”是“倒霉的差使”，桂永清易位刘广凯，换来换去，没寻到一个能扭转乾坤之人，连美国军事顾问都不无感慨之词：台湾海军尚未走上鼎盛便开始衰落，目前已不能与大陆海军匹敌。当务之急不是发展舰艇，而是改变策略。

第四节 崇武海战

两艘“永”字号驶出马公岛

1965年11月13日深夜，台湾海峡夜黑天寒，风大浪高。经常伙同蒋其他军舰袭扰我东南沿海渔场的美制蒋护航炮舰“永昌”号和大型猎潜舰“永泰”号，借着夜幕掩护，又偷偷摸摸窜入我福建省崇武以东渔场行凶作恶来了。

“永昌”号护航炮舰（舰号61）原系美国“可钦”级舰队扫雷舰，舰号AM287，1944年下水，1948年由美国交给台湾，改为护航炮舰。舰的标准排水量为650吨，全载945吨，航速10至14.5节（每小时航行的速度单位——一节等于1海里，即1.852公里）。舰上装备有76.2毫米高平两用炮两门，40毫米炮4门，20毫米炮6门。

“永泰”号大型猎潜舰（舰号62）原系美国护航驱潜舰，舰号PCE864，1942年下水，1946年由美国交给台湾，改为大型猎潜舰。舰的标准排水量为640吨，全载903吨，航速12至17节。舰上装备有76.2毫米高平两用炮两门，40毫米炮4门，20毫米炮6门。

这两艘“永”字号舰，属国民党海军南区巡逻支队，是当天下午13点20分从澎湖列岛的“马公”隐蔽起航的。

这次，“永”字号一启航，舰长就命令船上人员把舰上活动的东西固定好。一些有经验的老兵，便知道军舰又要开向大陆沿海了。

自8月6日我人民海军舰艇部队一举击沉美制蒋舰“剑门”号和“章江”号后，在蒋舰艇部队中引起巨大震动，怕死厌战的情绪急剧上升，士气更加低落。每次被派出海袭扰渔场，他们都提心吊胆，唯恐遇到强大的人民海军的打击，使他们落到同“剑门”号、“章江”号一样的下场。

“永”字号出海开向大陆沿海时，“剑门”号、“章江”号覆灭的情形又一次占据了蒋军的脑海。

他们中有的垂头丧气地一声不响；有的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有的用喝酒来壮胆；还有许多人把救生衣放在方便的地方，准备跳海逃命时用起来快一些。一个年仅22岁的台湾省籍的年青蒋帮海军士兵，最近刚刚订婚，心情更是沉重，睡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小声地对睡在他旁边的人说：“这下可要小心啦，要是遇到解放军舰艇打起来，就完了，回不了家啦！”

我舰艇编队星夜出海

“班长发现两个新目标。”雷达兵孙亦龙报告。

班长茅汉明来到荧光屏前皱眉盯着那亮点，凭他经验判断：是蒋帮的舰艇。通过回波显示分析，他断定是“永”字号舰。“狗日的又来了！这回绝不能放过它！”

大雾山观通站的敌情报告，很快传到海军东海舰队指挥所。

为打击敌人的袭扰活动，舰队首长经请示决定给予惩罚。

海军福建指挥所紧急会议召开了。

指挥官们对敌情作了分析。按“永泰”号编队的航速，预计23点左右可抵达乌丘。考虑到外海有美国两艘驱逐舰的游弋，而金门、马祖、东引等岛又停泊着国民党海军舰艇，于是将作战海区选在乌丘正南8海里处。

决定以护卫艇（炮艇）6艘和鱼雷艇6艘组成突击编队。海坛水警区副司令魏垣武担任编队指挥员。

同时派护卫艇 4 艘进至崇武东南 15 海里处担任警戒和海上救援；再派 3 艘护卫艇至西洋岛以东海域佯动，以钳制东引的敌舰。

为了争取时间，指挥所一面向东海舰队和福州军区上报作战方案，一面果断地先将各参战部队向平潭娘宫集结。

编队指挥员魏垣武艇靠艇的办法，召开作战会议，交代任务，进行战斗编组：

指挥艇：573 护卫艇。

第一突击群：573 艇、574 艇、576 艇、579 艇。

任务：攻击敌编队前导航。

第二突击群：588 艇、589 艇。

任务：牵制敌编队殿后舰。

第三突击群：6 艘鱼雷艇。

任务：在护卫艇攻击之后，实施鱼雷攻击，发展胜利。

战争中关键问题就是时间。时间就是胜利。魏垣武非常清楚这一点。当总参谋部还没批准作战方案前，一切不能等待。指挥所的指示跟他想法一样，一边航渡，一边等待上级命令。

魏垣武登上指挥艇 573 艇的指挥台，下达了起航的命令。

霎时港湾里机器隆隆，海水翻滚。

573 艇打头，继而各护卫艇、鱼雷艇一一离港，驶向黑沉沉的夜海。

编队向东沙屿开去。

周恩来作了五点指示

茫茫的夜海上，双艘“永”字号军舰编队仍鬼鬼祟祟地向乌丘行进。

大雾山的雷达兵时刻盯着他们。每隔几分钟，他们就向指挥所报告海情。目标在我指挥所海图上蠕动。

魏垣武挺立在指挥台的挡风玻璃前，凝视着黑沉沉的海，两手不时下意识地摸摸胸前的望远镜。风呼呼刮着，头顶上的帆布天遮抖动有声，他那灰蓝色的确良军服也唿啦抖动。他的心既平静又不安，沉着又躁动。“要打好，决不放过敌人。要冷静，沉着……”

他一面观察海面，一面思索着上级的指示和研究过的战斗方案。

他顺着指挥台的水密门而下，走到海图室，与副大队长李金华和业务长一起，对照海图上敌舰标图，进一步研究打法。

报务兵不时传来电报。

指挥所命令：位于 576 艇的护卫艇大队长马干、政治委员龚定高为编队预备代理指挥员。第三突击群由鱼雷艇支队副参谋长张逸民指挥。

这种边行动边组织战斗的快速反应，为这次战斗赢得了时间。

战艇开到了东沙屿。

指挥所来电：总参谋部批准作战方案，并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 5 点指示：

要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先打一条；

要近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组织准备工作要周密一些；

不要误打自己；天亮前撤出战斗。

周恩来的指示，无疑给全体参战官兵以极大的鼓舞。

22点16分，编队由东沙屿出击。

海上猎手的“眼睛”

舰只像条蛟龙，冲破波浪向战区疾进。

雷达班长刘启明两眼闪着怒火，全神贯注地盯着萤光屏，警惕地搜索着目标。刘启明有一双被誉为海上猎手的“眼睛”。

但锐利的刀刃是磨出来的，刘启明的硬功夫是练出来的。雷达兵要完成作战任务，必须熟悉海区特点。为了这，他看呀，画呀，记呀！磨秃了多少支铅笔。海区里每块礁石都深深地刻进了他的脑海。他凭记忆就能迅速地画出一张详细的海区图。

每次出海，不管风浪多大，他都始终坚持苦练。一次炮艇出海训练，连续航行十多个小时，大伙都很疲劳，他一直坚持操作，眼睛盯着萤光屏，两手像个支架，平伸着扭住开关。他逐渐感到头晕脑胀，腰酸背麻，还不断地呕吐，可是他仍然抖擞精神，继续坚持。忽然，萤光屏上像撒了一把炒热的芝麻，黄色的光点闪闪烁烁。这种回波他过去从没发现过，后来弄清原来是一群浮在水面上的海鸥。他高兴极了，满身的疲劳都溜跑了。因为他又懂得了海鸥的回波在萤光屏上的形状。为了掌握回波的特点，训练中每当发现目标，他就跑到甲板上进行观察，在心里“登记”。几年来，这样一次一次的“登记”，使他具备了判别目标的过硬功夫。现在当萤光屏上出现一条回波，不管是小似芝麻，还是大如蚕豆，他不仅能判定是商船还是礁石，如果是船只，还能告诉你有多大吨位。

有的港口，航道狭窄，暗礁遍布，沙滩多，海底浅，雷达要在这里进行导航，真是一个难攀的险峰。有的人一提这事就摇头，刘启明呢，却不相信有翻不过的高山。他结合训练，反复研究，终于研究出狭窄航道雷达导航的方法。

突然，一个模糊的、淡黄色的光点一闪。他把扫描线往上一压，亮度一增强，看清了两个小毛虫似的光点，一前一后，有节奏地闪动。根据目标的方位和运动规律，他不仅判断出是敌舰，而且识别出了舰型。他迅速地报告：

右舷三十度，××海里，“永字号”两艘。

“好！咬住它！别丢掉。”魏垣武在指挥台上向他喊。

“是！”

魏垣武命令各艇缩短距离，准备战斗。

我指挥艇中弹受伤

信号兵王树生头戴耳机，手持话筒，通过超短波报话机，倾听各艇的请示报告，又及时准确地把编队指挥员的命令传达下去。

舰艇在出击途中，突然遇到了礁石很多的航道。王树生根据指挥员的命令，引导舰艇绕过暗礁，胜利地冲向敌人。

他的这手本领，完全是在平时一点一滴磨练出来的。1964年春节，部队执行巡逻任务时，正赶上刮起八级大风，舰只摇摆达到25度。王树生把这种环境当作是锻炼本领的大好机会。艇只在浪峰上颠簸前进，他胃里的饭水都吐尽了。别人劝他休息一下，他说：“平时不在大风浪里锻炼，战时怎能过得硬。”就这样，他利用海上执勤机会，坚持训练了11天，大大提高了适应

海上生活的能力。

为了熟练掌握通信技能，王树生不知流了多少辛勤的汗水。他不是指挥员，却对战术原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是参谋人员，却能快速准确地绘制作战海图。他还把沿海岛屿、港湾、礁石的名称和特点，抄在本子上，刻在脑海里。他认为，这些对完成通信任务，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参战前不久，在全大队考核中，他获得了通信比赛第一名；连续两年被评为一级技术能手。

艇队距敌舰越来越近了。

“护卫艇成右梯队！准备用右舷攻击。”魏垣武果断地命令道。

王树生向各艇复诵着命令。

魏垣武透过挡风玻璃，看到了两个黑乎乎的家伙。他知道，这时指战员们的全部精力集中在一个“打”字上。各艇的每门火炮都压满了炮弹，昂扬的炮管指向了敌舰，无数双仇恨的眼睛盯着迎面而来的魔影。火炮瞄准手已把瞄准镜的十字线对准了魔影，灵活的大脚作好了踏击发器的准备。

只等他魏垣武喊一声“打”字。

现在，他还不想喊。

他想起周恩来总理关于要近战的指示，根据他以往的经验，目前还不到最有效发挥我火炮威力的最佳距离。

还不到完全压倒敌人的有利时机。

他有海战夜战的经验。他曾在惊涛骇浪的黑夜，率领艇队，冒着敌人炮火，一举击沉了美制蒋舰“沱江”号；在祖国人民欢度春节的时候，他又指挥艇队，歼灭了渔民们恨之入骨的蒋炮艇“63号”。他为人民立下了多次战功。

他在战斗中的最大特点，就是沉着勇敢，敢于与敌人近战夜战，敢于与敌人“拼刺刀”。

现在，他沉住气，让战艇继续高速接敌。

此时，风呼海哮，浪花飞溅，官兵的心都如上了膛的炮弹，都在急切地等待着那一个字。

魔影越来越近。

敌我的距离愈来愈小。

他看到了敌舰的舰首，指挥台，炮塔……

他终于喊出了那个字：“打！”

信号兵王树生响亮地复诵了他的命令。

霎时，“轰”“轰”巨响，各艇几乎同时射击，无数条火龙直喷敌舰。

敌旗舰“永泰”号一下子就被打懵了，开始打转转。他们不知共军的战艇从哪里一下子冒出来的。

炮声隆隆，火光闪闪，一组组炸弹在敌舰上开了红花，在黑黑的夜幕下绚丽灿烂。

敌旗舰“永泰”号掉头就跑，直向乌丘方面逃窜。“永昌”号边逃边向我射击，炮弹在我指挥艇附近爆炸，激起一股股高高的水柱。

魏垣武稳立指挥台，聚精会神地指挥，不时下达着命令。

王树声复诵着他的命令。

23点30分，敌舰窜到我指挥艇573艇右舷60度，距离5链。

魏垣武察觉情况不妙，指挥艇陷入两敌舰之间，处于被挨打的位置。当

即命令指挥艇调整位置，转而向敌殿后舰攻击。

中队政委苏同锦处于兴奋状态。在与敌舰交战前的那一刻，他站在指挥台左侧的大器材柜上，半截身子露在挡风玻璃板外面，不时叫道：“同志们沉住气，靠近了再打……”开火之后，他不时高兴得挥臂高呼：“打得好！就这样打！”还不忘提醒舵兵，“小顾把舵操稳，让火炮更好地发挥威力……”

正当他兴奋得大叫“打得好！狠狠地打”的时候，一发炮弹呼啸飞来，在指挥台后侧炸响。弹片蹦在小伙房的铁烟囱上，发出了一声奇异的怪响。悬在指挥台的雾钟，也响起叮当之声。

一块弹片飞来，击中了苏同锦的头部。

他只是感到脑袋被什么撞了一下，一阵发木……

信号兵王树生发现政委从大器材柜上跌到指挥台地板上，赶忙抱起他，给他包扎。

他只说了声，“不要顾我，狠打……”就闭上了眼睛。

与此同时，副大队长李金华也牺牲了。

操艇的副艇长尹希龙负伤倒下了……

魏垣武突然感到一股气流猛冲过来，弹片飞进了他的胸部、腹部、右眼……

他双手抓住罗径上的磁铁球，才没有倒下去。看到指挥台上倒下好几个人，操艇的尹希龙也负伤了，魏垣武对参谋刘松涛大声命令道：

“刘松涛，你来操艇！”

刘松涛没有立刻站到操艇位置。

“刘松涛……”魏垣武又叫。

刘松涛此时也受伤了。随着那声炸响，他只觉得头一震，好像头上在流血，他想伸出右手摸一摸，右手臂却不听使唤，怎么也抬不起来。

他的右臂骨头都打断了。他用左手往头上一摸，钢盔打坏了，这才知道自己负了重伤。听到魏垣武在叫他，他尽最大努力，顽强地站了起来。

他走到了艇长操艇的位置。“我保证完成任务！”他向魏垣武说。

鱼雷快艇编队出击

海战仍在激烈进行，无数炮弹在两舷的水面上炸响，激起一个个水柱。炮弹的曳光穿行在敌我之间的海空上，飞来飞往，照得夜幕下的大海一片火红。

刘松涛忘记了自己的伤痛，沉着地操纵着战艇前进，攻击敌舰。

一排巨浪扑上指挥台，刘松涛伸出左手去抓挡风玻璃板上的格台时，一下子没抓住，打了个趔趄，就在他身子一晃的功夫，他才察觉右手的食指也被打断了，只连着肉皮，操作不方便。

他忍着疼，拽下了那食指。

这时，身旁的人才发现他负了伤，忙给他包扎。

在海图室里搞海图作业的业务长，通过传声筒说：“我上去换你吧？”

“不！”刘松涛说，“我还行。”

这时，魏垣武胸部在流血，鲜血浸透了灰蓝的军装。战斗刚刚开始不久，自己就负了重伤，这是怎么说的。他心里烧着一团火。

“妈的，老子一定要击沉你们！”他心里骂道，“老子只要有一口气，就跟你们干到底！”

战斗在紧张地进行。

信号兵报告：“快艇请示行动！”

魏垣武这时伤势已很重了，流血太多，头晕目眩，脚步虚浮。

他还是果断地下达了命令：“命令……快艇攻击！”指挥艇发出两发信号弹，召唤鱼雷快艇进行攻击。

魏垣武晕倒在指挥台上。

“魏副司令，魏副司令……”信号兵王树生跑过来，扶起他，忙给他包扎。

大家才知道他受了伤，围拢过来。

魏垣武知道自己难以坚持了。

“快，告诉 576 艇马干、……龚定高，接替指挥……告诉他们，一定击沉敌舰！”

“是。”

王树生立即拿起话筒，呼喊 576 艇，并通告整个编队各艇。576 没回话，他只好连连呼喊。

魏垣武又昏了过去。

当人们将他抬起，准备把他抬下艇长室时，他又醒了。

“别把我抬下去，我就在这儿躺着……”他一手抓住了通往中舱的水密门。

人们只好把他放在指挥台上。他就躺在水密门旁。

战艇一边吼着炮声，一边追击着敌舰。

鱼雷艇突击群指挥员、鱼雷艇第六支队副参谋长张逸民看到信号弹后，发出了立即命令各艇迅速展开，冲破“永昌”号舰火力网。实施鱼雷攻击。

第二组 131、152 号艇先后三次展开和进入战斗航向，并于第三次展开时发射鱼雷，由于“永昌”号转向规避而没有命中。

张逸民当即改用集群多向的迂回围击战术，指挥 4 艇同时攻击。

14 日 0 时 30 分，在第一组两艇佯攻的配合下，第三组 145 号艇进入战斗航向。

张逸民抓住战机下令：“单艇相继攻击！”

145 号艇冒着密集炮火，沉着地逼近“永昌”号至 1.9 链处，同时发射两枚鱼雷。“永昌”号尾部被击中一雷，当即失去机动能力，开始缓慢下沉。

鱼雷命中“永昌”号

573 艇上的魏垣武从昏迷中醒来，直喊“快艇攻上去没有？指挥关系转移了没有？……”

他发现信号兵王树生也倒在他身旁附近，他就用脚蹬王树生。

王树生立即站起来，继续呼喊 576 艇。

在刚才一阵纷飞的炮火声中，王树生突然感到身体一震，耳机和话筒被震掉了。用手一摸右腿粘糊糊的，接下来才感到了剧痛。

他想起指挥关系还没转移给 576，战时的通讯联络一刻也不能中断，他很快摸到了耳机和送话器，立刻戴上耳机，抓着话筒呼叫。

“576， 576——”

在炮火的闪光中，他看见自己右裤管上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手上的伤口血流不止，也把话筒染红了。

他忽地把右腿蜷曲起来，并用左腿紧紧压住右腿的伤口，防止流血过多。

这时，一个大浪扑上了指挥台，冰冷的海水刺进他的伤口，他一声不吭，

咬牙坚持着。

“576，576——”他继续喊叫。

576叫不通，他就叫别的艇，请他们转告576艇，联络总算沟通了。

在573艇和576艇没有转移指挥关系之前，由于指挥艇573艇的罗径损坏，战艇在黑暗中转向形成背敌航行。我军失去了连续攻击的机会。

负伤的“永泰”号旗舰一看有机可乘，便边打边逃，高速向乌丘屿而去。

14日0时40分，573艇上的魏垣武再次从昏迷中醒来，仍问“指挥关系转移了没有？快艇出击了没有。”

“打中了，我们的鱼雷打中了！”信号兵洪度才告诉他。

“好……”魏垣武脸上浮现出微笑，又昏了过去。

中雷的敌舰并没有马上沉下去。敌人的炮火仍在轰鸣，做着垂死挣扎。

“猛虎艇”上的电影工作者

这时候，大队参谋长王克奇率第二突击群588艇、589艇，赶到战区，以猛烈的炮火向“永昌”号射击。加速了“永昌”号的下沉。

被誉为“猛虎艇”的588艇在以往的海战中屡建战功，早在1958年的夏天就已初显神威，和兄弟艇一起击沉了美制蒋舰“沱江”号，创造了小艇打大艇的范例。艇上的水兵个个都是铁打的水兵，他们单艇敢打，单入敢冲，刀山火海也敢闯。在1964年4月9日深夜，他们单艇出击，直插两敌战岛屿之间。狡猾的敌人想利用他们紧靠老窝、有炮火支援的有力条件，妄图乘隙偷袭。588艇急速扑了上去，敌艇一看不妙，慌忙调头转舵，向巢穴逃窜。指挥员一声令下“追击！”战艇像一把飞刀一下子插进敌占岛海湾水道。官兵们沉着勇猛，在“狼窝”里厮杀。前炮瞄准手戴学明、成志仁始终把敌艇套在瞄准镜的十字线上。轰轰轰，一组组炮弹落在敌艇上，敌艇很快着了火，弹药库也爆炸了。敌艇在夜海中沉没。等敌占岛上的敌人打开探照灯，在海面上搜索时，588艇已押着俘虏胜利返航。

今天的588艇更是大显神威，犹如猛虎，一发发曳光炮弹带火冲向敌舰，打得指挥台炮塔上的敌人乱作一团，鬼哭狼嚎。

在588艇上，有两位特殊的人物在为炮手们搬运炮弹。

有两位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他们是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的宋崇和应福康。

宋崇和应福康是这年9月份来到福建前线部队深入生活和拍摄有关解放军生活的艺术性纪录片的。

11月13日晚，宋崇和应福康从外面工作回来，刚到码头，看见海军战士们在紧张地进行战斗和起航的准备。他们立刻拉住一位战士问：“有什么情况吗？”

“有情况，马上起航！”一个战士回答。

他们二话没说，立即到码头驻地把摄影机、照明灯、电线等摄影工具搬到“猛虎艇”上。在航行中，他们迅速做好拍摄电影的准备。他们看到中队长走过来，就问道：“中队长，今天打仗的希望大不大？”

“你们要做好战斗准备！”中队长坚定地回答。

他们从中队长的语气和严峻的脸上，感到今天与往常不同，肯定要去打击敌人。他们立刻找到指导员秦卫邦，要求分配战斗任务。指导员说：“拍电影就是你们的任务。”应福康再三要求：“我们有两个人，力量有多余的。”指导员说：“战斗打响以后，你们力量有多余的话，宋崇同志就在前甲板搬

运炮弹，应福康同志在后甲板搬运炮弹。”接受任务以后，两人立即在甲板上交换了意见。他们认为，拍摄战斗场面平时很难遇到，这次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战斗的真实情景记录下来，这是我们电影工作者的责任，也正是考验共青团员的时刻。应福康严肃地对宋崇说：“如果我牺牲了，你来接替我的工作。”宋崇说：“我一定完成这个任务，”

今天，24岁的宋崇第一次想到了生与死的问题。他想到自己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自己是革命的后代，应该听党的话。现在，党要自己到部队来锻炼，在火线上锻炼，自己就应该像革命前辈那样为革命而英勇战斗。这时，应福康问他：“如果你牺牲了，有什么话需要向组织上讲？”宋崇说：“我正在申请入党，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了，希望党委追认我是为一名共产党员。”应福康说：“对，争取入党是我们共同的愿望，让我们好好干吧！”两人紧紧地握了手，分别奔向自己的战位。

海上风浪很大，船摇摆得很厉害，海浪不时地冲上甲板，打得战士们浑身透湿，但是战士们个个坚守战位，一动也不动。瞄准手坐在炮位上，睁大眼睛，警惕地注视着前方的海面。宋崇却吐得很厉害。枪炮班副班长葛毅给他送来两个苹果：“你吃吧，吃了以后可以更好地打击敌人！”宋崇拿到这两个苹果，感到一股深厚的友情。应福康也碰见了葛毅。葛毅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老应，我是跳帮组的组员，船靠近敌人以后，我就要跳到敌人船上去。应福康说：“你跳到哪里，我就拍摄到哪里。”葛毅说：“好，我一定抓几个俘虏给你看看。”解放军战士的这种革命英雄气概，给了两位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这时，广播器里传来了准备战斗的命令。副指导员戴学明来到宋崇面前，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现在，我们距敌舰只有x海里。在这次战斗中，让我们受到更好的锻炼。”宋崇激动地说：“在后方我是一个民兵，在前线我是一个战士。我一定要和战士们一起坚决消灭敌人。”指导员秦卫邦又来到他们的炮位面前，向他们传达了上级首长对这次战斗的指示，并且说：“我们不能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希望，我们‘猛虎艇，是真是假，就要在战场上看我们能不能杀出威风来。”接着他又问：“大家有没有消灭敌人的决心？”宋崇、应福康和战士们一起高喊：“有决心！”

炮艇接近敌人以后，敌人向我军开炮了，我方没有立即还击。直到逼近敌舰的时候，“猛虎艇”和其他兄弟艇才用猛烈的炮火向敌舰射击。这时，炮声震天，一片火海，宋崇和战士们一起紧张地在搬运炮弹。宋崇一边运弹，一边放大嗓子对炮手说：“你们狠狠打呀！要多少炮弹，我们就运多少。”这时，船摇晃得更厉害了，人站不住，大家就扑在甲板上传递炮弹。宋崇还不顾炮口喷出的烫人的火星，不顾震耳欲聋的炮声，站在炮身下把空炮弹夹拾起来，传到舱底下再进行装弹。

这时，应福康站在后甲板上，两手高举摄影机，拍摄我战士英勇杀敌、敌舰中弹起火下沉等情景。船摇晃得更凶了，海水把摄影机打湿，摄影机走了电，应福康的手麻得发痛，但他还是挺立在甲板上，坚持把这些海战场面拍了下来。

“永昌”号沉没于乌丘以南海域

敌舰被我战艇团团包围了。

包围圈由大慢慢缩小。

至敌舰100米时，不少炮艇向敌舰水线部位射击穿甲弹。

敌舰下沉加速。

敌舰舰尾沉入水中，舰首跷起，像是庞大的怪兽绝望地张着大口仰望夜空。

敌海军官兵纷纷跳水，有的穿救生衣，有的往海里扔救生圈。

14日1时6分，敌舰“永昌”号沉没于乌丘以南15.5海里处。

我海军官兵停止炮击，开始抓捞俘虏。

这时，在588艇上的年轻摄影师应福康，站在后甲板，一面把摄影机抱在怀里，一面握着冲锋枪，搜索海面上的敌人。突然，他发现炮艇的前方，有一个黑糊糊的家伙，他立即用冲锋枪对着海上的俘虏，和大家一起高喊：“蒋军官兵，赶快投降，缴枪不杀！”宋崇也拿着一根长篙打捞俘虏。

战斗结束以后，他们都对记者说，通过这次战斗，在思想感情上和战士们更加接近了，对战士们也了解得更深了。在战斗中，战士们紧紧地握着自己的手，虽然只简短地讲一两句互相激励的话，却好像讲了千言万语一般，觉得自己的心和战士们紧紧地联在一起了。宋崇在返航途中，遏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写了200多行的长诗歌颂海军战士英勇杀敌的革命精神。他朗诵给大家听，大家都说很有感情。他很有体会地对记者说，“通过这次战斗，使我进一步深深体会到生活是创作的真正源泉，没有生活，就没有诗歌，不参加战斗，就没有战斗的激情，就不会有好的创作。”

突击编队捕捞9名战俘后，于14日3时5分遵令返航。

民兵们投入了细致的搜索

当海战的炮声响起之后，沿作战海域自北往南，长达百里的海岸线上，无数的渔村沸腾起来了！

彻夜守卫海防的民兵们，看到火光，听到炮声，就像接到了战斗动员令。霎时间，我人民海军在海上歼敌的消息传遍了那些渔村，武装民兵和基干民兵们拿起武器，普通民兵拿起斧头，渔民们拿起驶船的“三宝”，似急风如骤雨，朝着集合地点飞跑。

民兵副营长谢吓珠，接到值勤民兵的报告，看到火光，就去集合民兵，还未跨出大门，民兵们已带着各式武器，把大门围住等待接受任务了。

民兵陈仁春近来生病卧床，听到海上炮声，跳下床，跑到集合地点，又随民兵们奔向海边，和大伙一块，不顾寒风袭人海水刺骨，把停在岸上修理的大船抬下海。干部们让他回家休息，他说：“打仗了！病，还能挡住我？”

青年民兵周金龙和他的11个伙伴，半夜里刚把渔具抬到船上，准备趁着潮水出海捕鱼。看到海上火光，马上把渔具又抬回岸上，带着武器跳上船去，把船驶到港口，等命令。

渔民们没有忘记，那130多条载重渔船有的被日本鬼子烧掉，有的被蒋军抢去凿沉，1千多渔民求生无路，掩埋了200多个亲生骨肉，130户逃亡外乡。谁能忘记，蒋军的三次大袭扰，抢烧杀无所不为，炮击海上渔民。

面对东海富饶的渔场，谁不痛恨蒋军。

“快下命令，出海抓俘虏去！”

集合起来的民兵渔民们，纷纷通过电话向上级提出请求。

43岁的老渔民高吓龙，永远忘不了解放前夕乌丘屿的蒋军对他施用过木棍碾腿、烧红的铁丝刺身等种种酷刑。他叫上当基干民兵的两个儿子：“走！一道出海去，给你老子报仇！”

60多岁的老渔民黄各锥也挤在人群里求战。

临近拂晓，上级从电话里给各地集中待命的民兵送来好消息：窜扰破坏我渔场的美制蒋舰，被我英勇的人民海军打得落花流水，一沉一伤。

同时下达了命令：

“扬帆出海，抓俘虏！”

早已急不可待的民兵们，听到胜利的消息和命令，立刻欢呼着跳上海边的渔船。

民兵船只，升起满帆，一只只像离弦之箭，朝着凌晨战斗火光升起的方向驶去。

刚刚略为平静的大海，这时又掀起了七级风浪。浪头一个接一个压向船头。一股股冰冷的海水泼进船舱，溅到人们身上。

船只进入了作战海区，民兵们投入了细致的搜索。海面的每一块浮木，每一只时沉时浮的海猪都逃不过大家的眼。

这时，曾被火光映红过的海上战场，已恢复了往常的宁静。

“永泰”号已带伤逃之夭夭。

“永昌”号已被浪涛吞没。

落水逃命的蒋军官兵，有的已被我海军舰艇部队活捉，有的已葬身鱼腹。

看看空荡荡的大海，看看那逐波腾跃的大鲨鱼，民兵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

参战艇队返航之后，编队指挥员魏垣武已处于休克状态。体温急剧下降，血压量不出来，伤势严重，生命垂危。

敌人的炮弹片严重地损伤了他的身体，上级决定用一切办法抢救他。

海军411医院的战地救护组程主任等赶到码头，给他注射了强心剂，进行了输血；同时，福州军区首长也派来了总医院的胸外科的胡主任，骨外科于主任赶到驻地组织抢救。

“一定要救活魏垣武！”上级领导命令医生。

当听说魏垣武要输血时，部队和地方的同志踊跃报名，争着为魏垣武输血。

枪炮长阮光明，一人就献了250毫升。

魏垣武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基地刘政委说：“我没完成好战斗任务！”

“你打得勇敢，打得很好！”刘政委安慰他，“要好好养伤，大家都很关心你。”

入院以后，他的神志好一些，就让护士给他读报，听收音机。

台湾当局正式承认战舰一沉一伤

【美联社台北1965年11月14日电】

台湾国民党“海军”扫雷舰一艘在海战中被中共的炮艇击沉，直至今天傍晚仍未见宣布有任何幸存者被救起。

台湾当局早已经承认一艘扫雷舰被击沉。台湾国民党“海军部”发表的公报说，今天凌晨0时55分，“该扫雷舰被击中，受了重伤，即下令将该舰放弃。”

在被击沉的扫雷舰上的国民党官兵共约100以上。

【美联社台北1965年11月13日电】

台北“国防部”承认损失一艘扫雷艇，据说它是从事交战的两艘国民党的军舰之一。

“国防部”说，另一艘炮舰业已驶返基地。

台北“国防部”的公报说：“我们的炮舰已平安地驶回乌丘屿，但是，已经受到严重损坏的扫雷艇则已放弃了。”公报说：其他国民党军舰已驶往作战现场，展开对船员的搜寻，唯失踪人数多少未经陈明。

1965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题为《祝海军再获大捷》的文章，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担任护渔任务的舰艇部队，又一次痛惩窜入我福建崇武以东海域的美制蒋帮海盗舰只，一举击沉敌舰一艘，击伤另一艘。这是我英勇海军部队继8月6日海战大捷之后，再一次取得的重大胜利。

这一新的胜利，是我海军部队保持常备不懈的战斗姿态，切实做好各项备战工作，高度警惕地护渔护航所取得的显著战果。他们能够在蒋匪舰艇窜入我渔区之后，迅速地打，坚决地打，以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克敌致胜，正是由于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突出政治，苦练杀敌本领，充分发挥了我军近战夜战的光荣战斗作风。

蒋帮海盗舰艇不顾我们警告，胆敢继续窜入我渔场进行破坏活动，显然是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进行的。这是美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军事挑衅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8月6日我海军大捷之时，我们曾发出明白的警告：美帝国主义不论是指派它的娄罗上门，还是它亲自出马，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都一定要坚决消灭之。说到做到，充当美帝国主义走卒的蒋帮美制舰艇，又一次遭到了应得的惩罚。

美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加紧对亚洲的军事部署。不断叫嚣要把战争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对于美帝国主义这一狂妄的侵略计划，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时刻戒备着。我海军部队的新胜利，表明了中国人民这一坚强的战斗意志。

我们谨向参加这次海上歼敌战的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祝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四个第一，突出政治，加强战备，戒骄戒躁，再接再厉，随时消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祝你们为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奋斗不懈！

同一天国防部长颁布嘉奖令，表扬14日凌晨一举击沉击伤美制蒋帮军舰各一艘的我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部队。

嘉奖令指出，这一仗打得坚决，打得快，打得好，是继今年8月6日击沉美制蒋舰“剑门”号、“章江”号以后，在海上作战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是对蒋帮配合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越南战争，不断对我东南沿海进行袭扰破坏活动的沉重打击和有力惩罚；也是对美帝国主义疯狂扩大侵越战争和加紧向我进行军事挑衅的严重警告。

嘉奖令说，这次胜利，是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握手中武器，常备不懈，虚心学习兄弟部队作战经验，大力发挥我军英勇顽强，机动灵活，善于近战夜战等优良战斗作风所取得的良好成果。

嘉奖令说，在庆祝胜利的时候，希望你们务必要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更加谦虚谨慎，更加兢兢业业，积极努力，认真总结经验，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为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而奋斗。

11月17日，下午，福建前线军民两万多人，下午在福州市隆重举行祝捷大会，热烈庆祝我人民海军护渔舰艇部队击沉击伤美制蒋舰各一艘的重大胜利。到会军民一致表示，要向英雄的人民海军学习，军民团结一致，百倍

警惕，加强戒备，筑成钢铁般的坚强防线，叫一切胆敢来犯的敌人，有来无回。

盛大的祝捷大会在下午3时开始。当参加击沉击伤美制蒋舰战斗的人民海军护渔舰艇部队代表进入会场时，全场掌声雷动，鞭炮齐鸣，向痛歼海盗、保护渔民的英雄水兵致敬。少先队员将一簇簇鲜花献给了英雄的海军。

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首长韩先楚、叶飞、刘培善，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海军东海舰队负责人陶勇等出席了大会。

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魏金水等和沿海地区的工人、农民、渔民、学生和民兵代表，以及守卫在福建前线的一部分解放军陆海空军指战员，也参加了大会。

在大会上，魏金水和省委书记处书记伍洪祥，代表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委员会以及全省人民，向这次为保护渔民而英勇作战的海军舰艇部队赠送了锦旗。

魏金水在会上讲话。他代表当地党、政府和人民，向取得这次海上大捷的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祝贺，并号召全省人民，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进一步向英雄海军部队学习，努力搞好生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作好民兵工作和支前工作，做到生产建设和战略两不误，保证前线部队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支援，哪里需要就支援到哪里。

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负责人韩先楚在讲话中说，这一次海战打得坚决，打得快，打得好，这是参战部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切实做好各项战备工作，因而一声令下，立时出动，在黑夜大海中顶风劈浪，猛扑敌舰，打得又狠又准。他们在夜战、近战，发挥了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勇敢沉着，杀出了威风，压倒了敌人。

韩先楚严厉谴责美国疯狂扩大侵略越南战争，并且不断指使蒋对我东南沿海进行袭扰破坏活动。他说，伟大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战胜的。不论美帝国主义指使它的走狗来，还是亲自出马；不论从天上来、海上来，还是从地上来，也不论从这个方向来，还是从那个方向来，我们都将给予坚决打击，彻底地消灭。

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负责人陶勇在讲话中，勉励水兵们要牢记毛主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认真总结经验，戒骄戒躁，打一仗进一步。

福建前线海军部队代表张朝忠讲话后，战斗英雄张逸民代表参战部队讲话。我们向党保证，只要敌人敢来窜犯，我们保证一声令下，立时出动。党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党叫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都要战胜它；不论是什么敌人，我们都要压倒它，消灭它。

参加庆祝大会的渔民兵代表陈仕瑞，也在会上表示，搞好生产，做好民兵工作三落实，紧握枪杆，提高警惕，配合人民解放军保卫海防。

11月21日下午，海军护渔舰艇部队在福州隆重举行庆功授奖大会，表扬在这次战斗中荣立战功的单位和有功人员。

参加庆功授奖大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韩先楚，福建前线部队负责人刘培善，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东海舰队负责人陶勇。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第二书记范式人，书记处书记、福建省省长魏金水也出席了大会。

大会开始，韩先楚代表国防部宣读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给参战部队的嘉奖令。

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在会上讲话。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在讲话中，热烈赞扬护渔舰艇部队指战员，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热爱，严惩海盗，给福建全省人民带来了鼓舞。

福建前线部队首长刘培善在讲话中号召前线陆海空军指战员，把福建前线所有部队都建设成为党和人民的一把得心应手的革命尖刀。

福建前线空军首长李世安代表前线空军指战员在会上表示，和海军战友并肩作战，消灭一切来犯的空中强盗。

在热烈的掌声中，立功受奖单位和立功人员代表秦伟邦讲话。他说，这次海战的胜利，归功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归功于上级的正确指挥，归功于当地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归功于兄弟部队的密切协同。

1965年11月26日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接见了14日凌晨击沉击伤美制蒋舰各一艘的我人民海军护渔舰艇部队的代表。

这些代表都是这次作战中的有功人员。接见时，他们向周总理和罗副总理汇报了这次海战的情况。

周恩来总理、罗瑞卿副总理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赞扬他们打得坚决、打得快、打得好，是继今年8月6日一举击沉美制蒋舰“剑门”号、“章江”号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周恩来、罗瑞卿还勉励他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加突出政治，认真总结经验，戒骄戒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狠狠打击胆敢来犯的一切敌人，争取更大的胜利。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勉励，使代表们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表示：决心把国防部在嘉奖令中的5条指示，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今后要更加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苦练杀敌本领，随时准备消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

接见时在座的，有海军东海舰队负责人段德彰、饶守坤、梅嘉生等。

崇武以东海战，历时1小时33分，击沉国民党“永昌”号，击伤“永泰”号，俘敌9名。我人民海军牺牲两人，伤17人，轻伤护卫艇和鱼雷艇各两艘。

从海战中看出，我人民海军指战员打得顽强勇敢，打了胜仗，但也有一些失误，教训是深刻的，是林彪一伙过分强调突出政治，干扰了军事训练和战术水平的提高。

崇武以东海海战以后，国民党军的海上窜扰活动逐步减少，到70年代就终止了。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内，解放军舰艇部队常备不懈，英勇作战，经过241次海上战斗，共击沉国民党海军舰艇18艘，击伤49艘；击沉海匪特务船和胶舟53艘，击伤海匪特务船21艘；缴获各种艇船207艘，击毙3491人，俘虏3236人。

第十一章

冒险访印，周恩来和平祈望落空。“里窝那”进攻计划出笼，中国军队被迫反击。

第一节 周恩来冒险访印

中国总理祈求和平

1960年4月19日，印度首都新德里上空阴云密布，细雨霏霏。弥漫升腾的水汽犹如浓厚的暮霭，笼罩着整座城市。国际机场上的各色信号灯，也失去了往日的绚丽光彩，远远望去，好似一篷篷朦胧的光晕。

印度总理兼外交部长尼赫鲁，站在贵宾厅宽大的落地窗前，久久地凝视着窗外的停机坪。他身着长袍，棕色的脸庞上嵌着一对黑亮而灵变的眸子，微微翕动的嘴唇不知在自语些什么。他步伐稳健，精神矍铄，除了那一头华发和唇间黑白相杂的胡须，任谁也不会相信，他已经是71岁的高龄了。

“这位老人推动了世界。”

印度人这么说，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领导人都这样评价过他。

然而此刻，他的心境却如这阴雨的天气，晦暗、沉郁。

他在等候一位贵宾，一个老朋友。

这人就是5年前在万隆会议上，曾和他并肩站立，高举紧握的两手，向世界呼唤和平的周恩来。

外交部一位官员匆匆走到尼赫鲁身边，轻轻地说：“总理先生，周恩来的专机准时从仰光起飞，再有10分钟即可到达。”

尼赫鲁微微颌首，目光依然凝注在玻璃窗上。那上面有十几条因细密雨点聚集而划出的水痕。

邀请中国总理，也许是对的。万隆会议前后，尼赫鲁曾4次会见过周恩来。他敏锐地感觉到，周是一位极其出色的外交家，具备一个伟大领袖应有的、全部的优秀品质和出众的才能。他温和、聪睿，极其宽容而又一丝不苟，伟人所独有的各种才智竟汇聚到他一个人身上，真是不可思议。尤其是他迷人的风采和善解人意的谈吐，倾倒了几乎所有结识过他的人。尼赫鲁明白，自己在万隆会议上的成功，起码有一半得力于周恩来。

此时，周恩来的专机已进入新德里上空，这位共和国总理的心境也是沉重的。

中印两国友谊渊远

中印两国是友好邻邦，两国人民的友谊渊远流长。早在一千多年前，佛教就由印度传入中国。中印之间约有2000公里的边界，虽然从未正式划定过，但在历史上按照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形成一条传统习惯的边界线。这条边界西段沿着喀喇昆仑山脉，中段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东段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它一直受到两国人民的尊重。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代表背着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会外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团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划了一条“麦克马洪线”，企图把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才使中印两国边界的传统习惯线遭到破坏。

尼赫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头几年里，把与中国的友好作为印度外交政策的中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可谓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1950年4月，印度作为非社会主义国家，率先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社会对“红色中国”的遏制政策，印度坚决反对。

尼赫鲁认为，一个“新亚洲”的崛起已经打破了“旧的力量均势与平衡”。他指出，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对“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视而不见。尼赫鲁认为，尽管印度在世界上具有某种“道义”方面的影响，然而，它却不得不承认：“与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相比，世界的命运将更多地取决于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

1952年5月22日，在印度国会人民院尼赫鲁公开称：“中国是我最崇拜的国家。”

毛泽东以楚辞向尼赫鲁惜别

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毛泽东主席极尽东道主之宜。北京50多万人（印度记者报道为100万人）扶老携幼，夹道欢迎印度贵宾。那时北京人口不多，可谓倾城而出，是世界历史上欢迎外国领袖绝无仅有的最盛大场面。

尼赫鲁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总理曾陪同他参观中国最大的石经聚集地——北京房山石经室，看到堆积如山的石经，尼赫鲁十分羡慕。作为佛教发源地的印度，也难有如此之多的宝物。尼赫鲁半开玩笑地对周恩来说，愿用等量的黄金换得石经。周恩来笑着回答，黄金有价，石经无价。当初刻经的和尚恐怕很难想到，自己有“点石成金”的功劳。由此可见中印两国长远的文化交流和珍贵的友谊。

据印度退休外交官、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过10年的白春晖先生回忆，尼赫鲁离开北京前夕，毛泽东主席亲自将他送到车门，临别前，毛泽东以一双大手紧握尼赫鲁的手，嘴里喃喃念出了屈原《楚辞·少司命》诗中那两句动人肺腑之言：“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毛泽东为什么给尼赫鲁如此崇高的礼遇，赠送如此动情的诗句？这是因为毛泽东和尼赫鲁虽然语言不通，相貌各异，但可谓一见钟情。据说，在1962年中国领导人讨论对印自卫反击的高级秘密会议上，毛泽东还说，尼赫鲁是个朋友，不应对他忘恩负义。毛泽东和尼赫鲁可谓“性相近也”。

尼赫鲁过高估计印度力量

尼赫鲁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印度的独立解放事业，先后5次被捕入狱。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超人的组织才能，他和圣雄甘地一道，将印度各党派、各阶层、各种宗教信仰的民族团结到一起，终于赢得了印度的独立。随后，他又创立了不结盟运动，在美、苏两个对峙集团的夹缝中，开拓出了广阔的天地。

尼赫鲁生活简朴，总是穿布料衣裤，白小帽，白大褂，据说他的夫人是在他40几岁的盛年时过世的，以后一直没再娶，一直和他的独生女儿英·甘地一家生活在一起，这在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中，尤其在尚存多妻制的印度上层中是少见的。

他每在群众集会上出现，便是万众欢腾，欢呼入云。无论是对上层还是对衣不掩体的人他都恭敬致意，亲切询问，一群群人争着亲吻他的衣角，亲吻他踩过的土地，对他敬如神灵。如此崇高威望还是来自他为印度争取独立长期艰苦奋斗的经历，更来自他的高尚品德，绝大多数人从内心认为他是印度各民族的骄傲与团结的象征。

尼赫鲁在和他的女儿英·甘地访华后，更是对新中国的成就由衷敬佩，大力宣扬。他说他在中国每一块土地上，每个人脸上看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看到了这个国家万众一心的团结，看到了她光辉无限的前景。这段时间，他如同朝圣归来的圣徒，三句话不离“伟大的中国！”

1955年的万隆会议，达到了他人生辉煌的顶点。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一道，极力倡导并通过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亦成为未经选举的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尼赫鲁和其他历史人物一样，也有他的局限性。当时的印度上层较普遍受英国绅士风度的影响，自视甚高，对别人再羡慕也觉得比不上自己。原中国驻印度武官朱开印，曾见过印度军方有个文件，上面以武器装备的精良程度来判断、对比各国的军力。文件认为中国是最不行的，宣称印度士兵足可以以一当十，甚至更多。后来他们的军事代表团参加了朝鲜停战监督，对这种估计作了修订，认为中国士兵能吃苦耐劳，但即使加上这个因素，印中两军的单兵战斗力仍是一个能抵六个。

军方的这种估计，在尼赫鲁本人一次讲话中（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前报上公布的）也居然认可。大概是基于这种估计，更由于中苏分歧，苏联公开站在印度一边，对我国横加指责，给印度加油打气，才使印度上层原本激烈反华的某些派别占了上风，在原本存在的中印两国争端尤其是西藏主权与边境线等问题上大肆兴风作浪，促成了尼赫鲁对中国态度的变化，接着才有印度向我国发起一连串的政治攻击与武装挑衅，其结果是我国不得不自卫反击！

欢迎仪式匆匆结束

周恩来这次访印，就是祈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境争端。

天空隐隐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3架波音客机从云层里露出银亮的机身。尼赫鲁做了个手势，当先步出贵宾厅的大门，走到停机坪侧早搭好的大帐篷里。

飞机划过溅着水花的跑道，最后停在机坪的中心。

舱门拉开，第一个走出机舱的是周恩来。他顾盼了一下整个机场，仿佛没有注意到前来欢迎的仅百十余人，仍然微笑着，扬着手臂走下舷梯。

尼赫鲁的心抽动了一下，他不知道这是好运气还是恶兆头。他回头望了一望，跟在身后的，除了各国外交使团的人外，只有七、八个板着脸孔的自己的属下。顿时，他心头涌起了一阵窘迫。前3次来访问时，欢迎的人群如潮如海，政府的所有官员几乎都挤到机场，期望目睹一周恩来的风采。整个新德里万人空巷，市民都拥到车队必经的大道上载歌载舞，祈祷祝福。可如今呢？他不能不感到愧疚。多少年来，大度和好客曾经是他自诩的本性啊！

周恩来走过来了，脸庞比往昔清瘦了不少，鬓角也添了几根华发，只是握手还是那样有力，拥抱仍是那样真诚，这倒使尼赫鲁心头的窘困释然了不少。

“周总理，还认识我吗？”一个身穿西服裙，肩挎照相机的年青女记者双手紧握着周恩来的手，用流利的中国话问。

“《泰晤士报》的记者，大名鼎鼎的韦尔娜小姐，我怎么会忘呢，记得嘛，咱们碰过杯，喝的是茅台酒，不过，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杯子里可掺了不少矿泉水噢！”

周围的外交使官都笑了起来，不懂华语的赶紧问翻译，“总理先生的话很可笑吗？”韦尔娜更是乐不可支，一对碧蓝色的眸子里溢出了泪水。

稍顷，韦尔娜问：“周总理，您的和平使命能完成吗？”

周恩来两手一张，做了个西方人惯用的无奈的手势说：“尽力而为吧，办这样的事情，一个诚意是不够的，需要两个……”

欢迎仪式进行了25分钟，便匆匆结束了。车队沿着空荡荡的大街，驶向中国代表团下榻的总统府。

一路上，尼赫鲁提心吊胆，生怕有哪个歹徒端着冲锋枪，从荒僻的巷道里杀出来。周恩来来访前夕，各反对党大喊乱叫，要组织示威游行，举办“不投降周”集会。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并且保证不让出一寸土地，才把这股疯潮强压下去，可面对着被边界纠纷刺激起来的群情激愤的国民，谁又敢保证不出意外呢？

直到周恩来和陈毅乘坐的黑色道奇轿车平安驶进总统府时，尼赫鲁才长舒了一口大气，顿觉四肢酸软，靠在座背上，竟起不来了。

新德里舌战

新德里，1960年4月25日晚7时30分，周恩来将举行记者招待会。

消息传来，顿时轰动了新德里的记者。

各外国领事馆及新闻台社都知道，在此之前周恩来曾提议和尼赫鲁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这个意见遭到了印方的拒绝。为了使各国外交使团和舆论界对中国立场有进一步的理解，周恩来才决定单方面行动。

新德里的新闻记者向来以敢于藐视权威和大人物，以尖锐的诘问和发难使别人难圆其说而引为自豪。如今，居然碰上一个敢在狮子嘴上捋唇毛的。

晚7时一到，总统府圆柱厅里已是人头攒动、空无一席了。记者们静候周恩来登场。

经受过风浪和战火考验的周恩来阅历惊人的丰富，他似乎已经预见到招待会上可能出现的尴尬场面，为了取得先声夺人的效果，平息一下有些记者有目的的愤怒火气。人一到齐，工作人员便开始散发早打印好的周恩来的声明，上面扼要简洁地阐述了中国的立场：边界从未划定，问题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谈判未达成协议之前，双方应维持边界现状，不应片面行动，更不允许使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最后，周恩来将双方的共同点或接近点规纳为六条，一并印在显赫的位置上。

晚7时20分，周恩来、陈毅带领随行人员走近圆柱厅的边门。韦尔娜突然闪了出来，惶急地说：“总理先生，有帮人准备不顾外交礼仪向您发难，您可要小心啊！”

周恩来微微点头，从容不迫地说：“谢谢您，韦尔娜小姐。”说完继续前行。

韦尔娜又迅疾地抢到前边，语音凄颤地：“周，这不是招待会，是射击场，您是唯一的靶子，上千只枪口都瞄准了你，你不能进去。”

周恩来严肃了，轻轻抚了抚韦尔娜瘦削的肩膀。“放心吧，新德里的子弹打不倒我。”

韦尔娜没有危言耸听。的确，印度新闻托拉斯的一伙人，预先抢占了有利位置，准备在周恩来一走进大厅时，就狂呼口号，给他一个下马威。可惜得是，他们的注意力被手中的周恩来的声明吸引住了。以至周恩来跨进大厅，踏着红地毯，缓缓靠近前排居中的讲台时，才有一个尖细的声音喊：“中国佬，滚出去！”但这阵小小的骚动还没等掀起大浪，就被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淹没了。

周恩来用睿亮的双目扫视了一下会场，然后开始了45分钟的讲演，他的语音沉稳，略带沙哑，却极富魅力。台下的记者在笔记本上“唰唰”地记录着。周恩来再次重申了中国的立场。最后情真意切地说：“中国、印度，都有着5000年的古老文明，印度的圣河佛殿、经典颂文，曾经给中华民族的成长注入过丰厚的营养；中国的四大发明，特别是造纸术和火药，也为印度的经济、文化的繁荣做过贡献。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和平相处，休养生息，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印之间从未发生过真正的战争。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即使遇到再大的问题，也应坐下来，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切不可对上辜负了列祖列宗的遗德，对下贻害后世子孙。”……

周恩来的演讲刚一结束，圆柱厅里便爆起掌声的大潮，韦尔娜拍着巴掌，兴奋地站了起来。数百名记者受到感染，也纷纷离座站起来。

在新德里召开记者招待会，是一种令人畏惧的煎熬。印度内政部长夏斯特里在一次招待会上曾被质问得面红耳赤，当场出丑。财政部长德赛竟在招待会中途被嘘下讲台。这一点各国的领导人和政治家都有耳闻。但是，令人无可争辩的是，自从周恩来跨进这座圆柱厅的第一步起，他就控制了整个会场，那些准备发难、炮轰的记者们，居然随着周恩来的一举手、一投足，语音的抑扬起伏，老老实实地聆听了45分钟，这确实令人不可思议。

周恩来端起茶杯，侧身呷了一口茶。他从不正对听众喝水，事无巨细，都处处体现出对他人的尊重，这就是周恩来的魅力之所在。

周恩来转回身，清了清喉咙，说：“有位朋友告诉我，在座的有不少是战神鸠摩罗的子孙，准备好了炮弹轰击我。我觉得，心里有火、有气，就应该发出来，我愿意承受。因为，我是你们的朋友。”

这一下，会场居然沉静下来，出奇的静。终于，有一个留大胡子的人站起来说：“我是印度新闻托拉斯的记者，请问周恩来先生，中印边界的领土划分已经是十分明确的了，难道还有什么必要再进行谈判，再重新划分吗？”

周恩来耐心地回答：“如果你对中印边界的百年历史多做些研究，并且能真诚地倾听一下中国政府的呼声，我想，你是不会提出这种问题的。”

这位印度人刚坐下，身旁一位欧洲人站了起来：“我是英国路透社记者詹姆斯，总理先生口口声声要靠谈判来解决问题，请问，原本属于别人的东西，你认为有什么资格和必要去讨论这东西的归属？”

周恩来严肃地说：“詹姆斯先生，在国与国的领土纠纷中，你刚才的比喻显然不十分恰当，我愿就这个比喻再做些说明，如果一个强盗夺走了别人的东西，那么原物的主人不该向强盗讨还吗？”

詹姆斯气急败坏地说：“你……你敢说印度是强盗。”

周恩来坦然地说：“强盗，有，但不是印度，而是英国的殖民政策。中国和印度是朋友，而且应该永远是朋友。”

后排一位记者拍了拍詹姆斯的肩膀，站起来问：“总理先生，你们不打招呼，在有争议的地区擅自修了一条公路，这难道也是在表示和平、尊重和友谊吗？”

台下响起得意的嘘声、口哨声。

周恩来诚恳地答：“不错，我们是在喀喇昆仑山侧修了一条公路。这就是青藏公路，是为了改善新疆、西藏地区的交通困难状况而修筑的，其中有几段因山脉阻隔，穿越了阿克赛钦地区的一角。我们原本以为，这是众所周知的中国领土。后来印度政府提出了抗议，我们愿意就此问题进行协商解决。”

如果这不算和平、尊重、友谊的话，那么印度政府越过传统的边界，在有争议地区建立军事据点，武装巡逻，不但不打招呼，而且逐步推进，动枪动炮，这又算是什么呢？如果说彼此都伤害了感情的话，我们中国也仅仅是因为一条用于和平建设的公路。”

台下的记者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周恩来的雄辩虽早有耳闻，但今日才是第一次领教。

“我是印度独立记者托姆拉。总理先生，你不认为，中印之间的领土争端，愈演愈烈，直到今天动枪死人的境地，完全是你们自恃大国身份，对印度横行侵犯的结果吗？”

周恩来冷峻地说：“不对。缅甸、不丹、尼泊尔都是小国，也都和我们有‘麦克马洪线’的困扰，可为什么我们能和平地达成边界协议呢？事物的逻辑并不是当一个大国与一个小国发生纠纷的时候，大国就必然是无理的、蛮横的。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那么印度同巴基斯坦、锡金的边界纠纷，也是大国欺侮小国吗？事实上，印度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是一个小国，她的综合国力，她的人口，她的国际地位和威望，尤其她引以骄傲的几千年的古代文明，一丝一毫也不比中国差，这怎么说得上是大国对小国的侵犯呢？”

托姆拉激怒地涨红了脸，晃动着粗短的胳膊，扯着嗓子喊：“不管怎么说，你们是侵略者，是你们伤害了印度的感情，你们要滚出去……”

周恩来的面孔异常冷峻，语气却异乎寻常的平稳：“如果说到伤害感情，我想反问一句，究竟是谁伤害了谁？去年我国在平定西藏叛乱时，明知有些人背后搞鬼，我们并没有责怪，而是在采取军事行动前，电告贵政府，保证对印度侨民提供保护。达赖喇嘛逃往贵国避难，中国政府根据‘对政治犯可以给予保护’的国际惯例，予以了宽容。在边界纠纷中，中国军队没有前进一步，连例行的边界巡逻也停止了。我们伤害谁了吗？可是印度政府呢？面对领土纠纷拒不谈判，至今不断派出军队在我领土内巡逻。多次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军民。去年，在我国处理自己的内政西藏问题时，印度各城市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华游行，声援西藏叛乱集团。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去年4月，在贵国孟买，政府怂恿一批歹徒，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肖像贴在中国总领事馆的墙上，往肖像上抛掷变质鸡蛋、烂西红柿和砖瓦泥块。请问，这是什么？这不仅是伤害了我们的感情，而且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侮辱。”

托姆拉惶急地辩解道：“那是一小部分人，绝不能代表印度政府……”

坐在周恩来身侧的外交部长陈毅猛然站了起来，抓起话筒怒不可遏地喊道：“够了，不要狡辩了，我只说一句，中国是受到损害了，中国是受到了损害了，毛泽东主席有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谓予不信，皇天可鉴。”

大厅里的人被陈毅的话全部震慑住了，记者们你看看我，我瞅瞅你，苦笑着摇头，尴尬地喘气。

在座的每个人都明白，陈毅不光是外交部长，而且是身经百战的元帅。

周恩来接过话筒说：“请原谅，我的外交部长是军人出身，打了20多年仗，脾气不好，刚才是一时愤慨所致，并非威言恫吓。我想最后再说一句，中印两国都曾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饱受过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蹂躏。中印两国应该友好、和睦。自家的事好商量，绝不能让边界纠纷再继续扩大，以致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

韦尔娜站起来，极严肃庄重地说：“我还有一个问题，总理先生能够坦

诚相告吗？”

周恩来扬扬手说：“我想，我会尽其所能地回答你。”

“那好，据我所知，您今年已经 62 岁了，比我的父亲还要大 8 岁，可是，你为什么仍然那么年青、美俊，像个小伙子，能回答吗？”

全场上静默有顷，猛然炸锅般爆出一阵畅快的大笑，将刚才剑拔弩张的火药味驱赶得纤缕不存。

与刚才舌战群儒，大展辩才的情形相左，此时的周恩来，倒真有些腼腆了。他望了望身旁忍俊不禁的陈毅，又摊了摊两手，嗫嚅着说：“这样的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吗？”

“不行。”这两个字，居然是上千名记者用不同语言异口同声发出的轰鸣。

周恩来搓了搓两手，说：“好，我回答，我只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进行生活的……我……”

周恩来的话音未落，台下的掌声、叫好声犹如天边滚过的巨雷，上千名记者全部站起来，跺着脚，拍着巴掌，喉咙里宣泄着各种代表欢乐和赞赏的音符。

这浑杂的持续长达 7 分钟的雷声里，竟然包括刚才那些曾向周恩来发难的人。

然而，周恩来的和平祈求落空了。

第二节 “里窝那”进攻计划出笼

“里窝那”计划的制订

1962年10月1日，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3周年大庆。当首都北京的夜空鸣响着隆隆礼炮，绽开着五彩缤纷的花朵的时候，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防部作战厅里，正在进行着十分重要的作战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参加会议的有陆军总参谋长塔帕尔上将，前陆军参谋长蒂迈雅上将，参谋局长考尔中将，东部战区司令莱普森中将，第33军军长乌姆拉欧·辛格中将，第4师师长尼兰詹·普拉沙德少将，参谋部助理迪隆少将，参谋部作战处长帕利特准将。此外，还有3位文职官员，内阁秘书凯拉，国防部秘书克萨林，情报局局长马立克。

身为文职官员的梅农，虽然担当着国防部长的重任，但当他面对着一个个肩扛金花、绶带斜挂的将领时，总有一种情不自禁的压迫感。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他的看家宝便是斥责、嘲笑他们。因此，属下的将领对他多有不满，可又不得不感激他，因为他用频繁的调动不断晋升他们的军衔，同时又大幅度地提高了军官，特别是将军们的薪金。他在任期间，军队的武器装备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尤其是他同尼赫鲁之间极亲密的私人关系，没有一个军官不对此感到畏惧。

梅农首先做了简短的开场白后，说：“尼赫鲁总理已前往伦敦参加英联邦总理会议，临行时授权让我制定一个将中国军队清除出去的作战计划，我已经指令总参谋部拟定了，这就是‘里窝那’作战计划，下面就请帕利特准将宣读作战计划的文本。”

帕利特准将推开文件夹，说：“取名‘里窝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这是一个地名，意大利的一个港口，二次大战时，总参谋长曾在那儿作过战，仅此而已。”

接着，他宣讲了作战的任务和要点，在东部，要占领塔格拉山脊，将中国军队赶出塔格拉山；在西部，要拔除中国军队的21个据点，占领全部有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为了加强东部的军事力量，拟在最快时间内组建特种部队第4军，考尔中将亲赴东北边境指挥，并兼任第4军军长。进攻的准备，要在10月10日前完成。

帕利特准将刚刚讲完，蒂迈雅上将就高声喊叫起来：“不可能，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你拿什么去组建第4军？凭什么同中国军队打仗？怎样在10月10日前完成进攻准备？你知道那儿的地理地貌吗？全是1万4千英尺以上的连绵不绝的大山，在地图上量出3个小时的行军距离，实际要走上3天。后勤保障全部要靠空投，可是，那儿连一块空投的平地都找不到，制定这种计划，不是疯子，就是傻瓜。”

考尔中将敲了敲桌面，严肃地说：“蒂迈雅将军，请你放尊重些，这份作战计划，是我和塔帕尔上将一块制定的，你尽可以批评、修正，但决不可诋毁，更不能全盘否定。要知道，印度的每个人都不耐烦了，指责我们为什么不把中国人赶出去。许多报纸骂我们是胆小鬼，不能担负起保卫祖国的重任，做为一个军人，你能忍受吗？再不行动，政府就要垮台，我们都要被送上绞刑架，你懂吗？”

蒂迈雅冷笑连连地说：“如果这个计划出自别人之手，或许还有探讨的可能，可是你一参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短短的10年间，你从一个少校升

到中将，坐上了参谋局长的宝座，你算什么，你真枪实弹地指挥过一次战斗吗？还不是凭着你那张漂亮的脸蛋，巧舌如簧的嘴。为了你的提升，我曾经辞职过一次，很可惜，没有挡住你亨通直上的官运。这一次，我豁上一切不要，山要阻止你，什么‘里窝那’，完全是几张烂纸，你也绝不能出任第4军军长。”

考尔尖利地说：“你最好放明白些，这是作战会议，不是可以随意进行人身攻击的议会，我的任命书是尼赫鲁总理临行前亲自签署的，为此你尽可能再辞职一次，不过这回，不会有人再劝你收回了。”

这一刀深深刺穿了蒂迈雅的心脏。两年前考尔由第4师少将师长升任参谋局长职务时，蒂迈雅曾极力反对，认为他好夸大言辞，极富幻想，又无实际作战经验，担任仅次于参谋总长的职务，确实不能胜任。但尼赫鲁断然否决了他的意见，直接签署了任命书，为此，蒂迈雅一气之下，请求辞职。如果蒂迈雅坚持到底的话，那么军队内任人唯亲的裙带路线真相或许会大白于天下。然而，蒂迈雅在尼赫鲁一番恳切言辞的劝导下，收回了辞呈，尼赫鲁便给了他一个闲职。新闻界为此做了一番沸沸扬扬的报道，责怪他的“儿童游戏式的”小孩子脾气。蒂迈雅将军受尽了凌辱。从此，便也雄风殆尽，闭门不出了。

但是，做为一个戎马一生的老军人，他始终关注着中印边界的军事纠纷。当看到尼赫鲁推行考尔的前进政策，不断往前推进，修建了一个个军事哨所时，他感到既可悲又可笑。这只是一只小孩子捋大人胡须的游戏，一旦大人被扯痛了，便会给一巴掌。为此，他多次给尼赫鲁写信阐明这种做法的愚蠢可笑，希望他能下令收回军队，聚成铁拳，在关键方面给中国军队以致命的打击。然而，尼赫鲁却宠信梅农和考尔，默许他们继续往前走。第一步是把哨所建到中国哨所前面，看到对方没有动作，第二步又把哨所推进到中国哨所的后面，切断中国哨所与主阵地联系。现在他们要推进第三步了，把中国士兵哨所拔掉赶出去。这可是潜藏着最大危机的一步。蒂迈雅根据一生的作战经验认为：前两步中国忍让了，第三步绝不会忍让。积蓄已久的中国军队不但会打败他们的进攻，而且会趁势反击过来，消灭全部印方边境部队，甚至会趁势追击，攻占新德里。这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刻，他不能再沉默了。他自报奋勇参加了这次作战会议，又挺身而出陈述了一大通理由，然而，他除了从辛格中将那饱含同情的目光中得到些许安慰外，其它的都是漠然的冷眼和嘴角的蔑笑。他绝望了，喜马拉雅山不只是美丽的雪山女神，她还有两个恶魔的化身，一个是难近母，一个是时母，她们不仅相貌狰狞，而且性情残酷，全印度的婆罗多将毁在这两个恶魔的手中。不知是哪根神经的灵感，使他忽然想起长篇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这个传说。他两眼含着盈眶的泪水，缓缓站了起来，颤抖无助的手，无意间碰翻了茶杯，茶水溅到了考尔笔挺的军服上。

考尔惊呼一声，接着暴怒地揉了揉蒂迈雅一把，险些把老头子推个趔趄，愤愤地说：“老精怪，早下台了，还罗嗦什么，不知羞耻。”

蒂迈雅仿佛没有听到，呻吟着说：“部长先生，快从梦中醒来吧！中国军队并非不堪一击，也不会永不还手。想想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想想朝鲜战场上的美国军，想想刚刚被镇压的西藏军队吧！我不想说，可我不能不说——中国军队要胜过我们百倍。”

这最后一句，激怒了在座的全体高级将领。顿时，椭圆形的会桌上响起

一片责骂声：“你不配当军人！”

“浑蛋！”

“卖国贼！”

“滚出去！”

“滚！”

蒂迈雅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恳怜地望着梅农。

梅农只是眨动了一下厚眼皮，连头也未抬，挥挥手说：“你走吧，你确实老了。”

蒂迈雅用手背抹了抹老泪横流的脸，挪着颤巍巍的步子，弯着沉重的腰脊，向外离去。

临近门口时，他忽然转过身，威风凛凛地大喝了一声：“狗崽子们，你们将一个个被枪毙。”

随着重重的一声门响，作战厅里沉寂下来，许久没有发言，蒂迈雅的预言，仿佛将在座的人心都冻僵了，凝固了，失去了灵动的活力。

许久，这沉默都未被打破。

忽然，作战厅里响起了一个悠长、平稳，时而还有起伏变化的鼾声。

国防部长梅农，旁若无人地伏在桌上睡着了。

这位动过一次脑手术的老人，尽管有爱打瞌睡的毛病，但是今天的会议，他似乎不该睡着，这是决定印度命运的会议，也是决定他命运的一个夜晚。

当两个格斗的巨人，拔出腰间锋利的剑，准备向对方的要害一刀捅去的时候，他却睡着了。

暴怒而又狂傲的考尔对着梅农的耳朵，大喊了一声：“继续讨论‘里窝那’计划。”

艰难的印军先遣部队

这是什么声音，低沉、暗哑、粗重而又恐怖。

夜幕里，一个个“小甲虫”正沿着雪山女神垂在前胸的手臂颤颤地蠕动。她猜悟到了，这是坦克，当今尘世的杀人武器，它有钢铁的外衣，坚硬过铸塑自己躯体的岩石；它能喷射致人死命的炸弹，将现世的万灵之长送往另一个世界。

它后面跟着一列列的士兵，都是吸吮着自己乳汁长大的生灵。他们背着杀人的凶器，正兴高采烈地走过来，好像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崎岖的山路，能变得再陡峭、再狭窄些吗？让他们走得慢些、再慢些。

天庭飘落的雪花，能洒得密些、再密些吗？让他们被热血激昏的头脑清凉下来。他们还在急急地行走。

知道吗？你们是在去赶赴一场生死宴会，结局只有一个——杀人或被杀。

喜马拉雅女神睁开穷通千年的慧眼，看到了割断的血管流淌着血的浓浆，洞穿的胸膛喷溅着血的雨滴，进飞的弹片撕裂开血的肉体，……晶莹的雪岭被污血浸塌了，洁白的羽衣被浓烟灸黑了，无数的死之幽灵在空中飘荡、浮游，苦痛的呻吟和怨毒的诅咒充斥宇宙。

死神在颠狂地舞蹈。

两边都是可爱的子民，该庇护哪一方呢？

女神的慧眼酸楚地合上了。

也许，在法轮上，这是一场无可避免的劫难。

“报告旅长，先遣支队报告，因天黑路陡，加上降雪，部队无法行进，可否就地宿营？报告完毕，上尉参谋尼兰儋。”

达尔维准将走下吉普车，仰头看看黑幽幽的天幕，又抬手看看手表，表盘上的绿色莹光指针告诉他，已经凌晨一点了。

“通知部队，安排好岗哨，就地宿营，何时开进，等待命令。”

“是，”尼兰儋行了个军礼，转身向前跑去。

“走，跟我到前边看看。”达尔维披上大衣，对两个卫兵说。天寒，军队下发的羊皮大衣太重、太厚，达尔维不愿穿，便跑了几家皮毛店，买了块貂皮，又连夜赶制出来。

如今抛下娇妻爱子，露宿在这荒山僻野里，心中自有无法倾诉的苦涩。

沿途，士兵已在架设帐篷，虽然忙碌，却没有声响，显见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

达尔维走到部队最前面。飞雪中隐约可见一道险峻的山梁。路边，两个士兵在低声痛苦地呻吟。

“怎么回事？”达尔维关切地问。

“报告旅长，他们从山坡上摔下来，扭伤了腿。”旁边一个军士长身份的人报告。

一听说是旅长，两个伤兵坚持着要站起来。

达尔维按住他们的肩膀，蹲下身子，轻声问：“伤得重吗？”

一个士兵说：“报告旅长，我的脚踝扭了。”

达尔维从兜里掏出微型手电筒，仔细看了看，脚踝肿得很粗，紫红。单薄的胶鞋扔在一边。

另一个士兵说：“我和他一块滚下来了，腿扭伤了，不能动。”

达尔维撸起士兵的裤腿，腿部有好几块擦伤的血渍。

这是两个年青的士兵，柔软的唇毛还不能叫做胡须。因穿着单薄，躯体在寒风里瑟瑟发抖。

达尔维站起来，对军士长说：“帐篷搭好后，马上把他们抬进去，天亮送旅部救护所。今夜取消灯火管制，可以燃火取暖。”

“是。”军士长惊喜地喊。

“旅长，师部来电。”尼兰儋又跑过来报告。

“念。”

“达尔维准将，你部是否按预定时间开进至指定位置，请速回电。”

“预定时间？指定位置？见他妈的鬼。”

回到旅部的帐篷，达尔维拿起话筒：“接师部，我直接和师长通话。”

报务员抬头望望满面怒气的旅长，迟疑地思忖着是否该提醒旅长，通话要用密语。

“普拉沙德少将吗？我是达尔维准将，目前，我们被困在 4300 高地北侧，夜暗路滑，无法前进，我已命令部队宿营

“什么，到达旺？见鬼，到达旺还有 80 公里，眼下这个山梁我就翻不过去，坡太陡，有 65°……”

“普拉沙德将军，再提醒你一遍。我们不能听参谋部那些浑蛋的话，尤其考尔，那是个蠢驴，傻瓜。什么‘前进政策’，到前面建那么多分散的据点干什么？”

“把中国人赶出去？将军，你还在做梦，光 20 个据点的后勤保障我就应

付不了。吃、喝、穿、用，全要靠人背，这儿没有空投场，我不能让我们旅的官兵都成挑夫。”

“克服困难？谁都会喊，你来试试。雪地里，我的士兵穿着单衣，他们每人只有一床毛毯，马上大雪封山了，皮鞋也没有。即便把他们赶上山去，也会风冻成肉干。”

“什么？让考尔来，我拒不执行。”

达尔维愤怒地摔掉话筒。

尼兰詹站在达尔维面前，鼓足勇气说：“旅长，我不许你这样辱骂考尔将军。”

“噢！？”达尔维坐在折叠椅上，点着一支雪茄，上下打量了尼兰詹几眼。

“考尔将军是我的救命恩人。”

“什么时候？”

“4年前。”

“什么地方？”

“东边，埃尔佛尔峰。”

“怎么回事？”

“4年前，我渡假时，和两个朋友一块去爬埃尔佛尔峰，恰巧碰上雪崩。我们掉进了峡谷，两个朋友都摔死了。我背的帆布袋救了我，我被挂在一根突出的树杈上。当时虽没死，可是绝望了。那时正是封山的季节，不会有人到山里来的。可是出了奇迹，考尔将军那时任第4师师长，封山后去视察高山哨所，恰巧路过那儿。我的呼救声被他听到了。他把尼龙绳固定在汽车上，坠下冰川，将我背了出来。”

达尔维站起来，抽出嘴里的雪茄，踱着步说：“嗯，很侥幸，很精彩，像小说里的故事。不过，你要知道，一个优秀的登山运动员，不一定是个好将军。”

“可他是为了国家啊！把中国人赶走不对吗？”

“对，对极了，可愿望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他的前进政策，制定的根据是中国不会反击。凭这一点，他就不配做军人。”

“可我觉得他很勇敢，很果断……很英明，也很漂亮。”

“你被恩情蒙住了眼，你没看透他。他从没打过仗，却在指挥一场战争。这是印度军人的悲哀。”

达尔维脱下大衣，躺到行军床上，望望神情苦痛的尼兰詹，说：“好了，我的参谋，你尽可以膜拜他，可我不，他没救过我

“砰，砰”两声锐利的枪声，划破了雪山的暗夜。

达尔维猛然坐起，惊问：“怎么回事？”

一个军官跑进来报告说：“廓尔喀营抓到了几个藏民，我们怀疑是中国军队的侦察兵，藏民说是做毛皮生意的。双方动了手。”

达尔维漫不经心地问：“解决了吗？”

军官说：“都绑起来了，正在审问。”

“唔，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

“是，他们带了不少毛皮，今夜是不是可以借用一下。”

“可以。”达尔维将大衣盖在身上。

“我的参谋，我可要睡了。但愿你的救命恩人这次别把你送给死神。祝

你做个好梦。”

把刺刀对准中国士兵的胸膛

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千百条峡谷中，克节朗山谷也许是最美丽的一个了。

每年春夏，冰山上的积雪融化，顺着脊坡流下来，汇成清澈奔腾的克节朗河。受南季风的影响，河边草木葱茂，百鸟啁啾。沁绿的草坪上，几十种野花，随着气候的演变，霓虹灯般调换着绚丽的色彩，逗引得千姿百态的蝴蝶，在这儿翩跹飞舞。

这是一个未染红尘的神话世界。

此刻，中国士兵吴元明跨过克节朗河的择绕桥，来到桥西哨位上，正守护着这块原始的圣地。

他今年 22 岁，四川江津县人，在这儿站岗已经一年多了。

他由衷地喜爱这个地方。

这儿莫不是家乡的再造吧！瞧，那涂满绿彩的石壁，不就是家乡的翠屏山嘛？哨位旁那片青葱的毛竹，正是儿时和小伙伴们捉迷藏的游乐场呀！

还有那熟悉的长长短短的鸣唱；

还有那闻惯了的草木泥土的青涩的气息。

唯一不同的是，这儿的山大都戴着顶白帽子，一年四季总也不摘。指导员说，那白绿相间的地方是雪线。

它不热吗？每年暑季，吴元明一下岗，就爱脱掉衣服，浸到克节朗河里。这水冰冷、清澈，一会儿就能凉透肺腑。茶道上说：雪水沏茶是上上品，用克节朗河的水冲茶，一定是世界上最最好的。自己在里面洗澡，是不是太可惜了。

这些天，他不那么悠闲了。印军的飞机，时常在头上转，树林里，也不时闪露出一张张长满大胡子的脸。前天，他们居然围着桥头，修了 3 个地堡。他们要抢占这块地方吗？吴元明的心缩紧了。

在这儿站岗，无疑是站在狼群之中了。

他不怕，他是共产党员。再说，后边有主阵地，翠屏山后面（他愿意这样叫），家乡的父老姐妹都在看着他。

果然，上岗不一会儿，印军从一个个地堡里钻出来了，摆手、叫喊、端起枪做射击状。可是吴元明不理睬他们。

一个布巾缠头，黑纱裹须的军官，带着 30 多名士兵，端着机枪、冲锋枪和上了刺刀的步枪，一步步逼了过来。

20 米、10 米、6 米。

他们想干什么？吴元明心里有点发毛，端冲锋枪的手也在微微颤抖。

不能退，一步不能退，这是哨位，祖国的领土，死也不能退。打死我可以，我这扳机一搂，就是倒了，也能赚他们十个八个。可千万不能当俘虏。不能给家乡人丢脸。

印军停住了，印军官不知嘀咕了几句什么，一个铁塔般的大个头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走到他跟前。刺刀的尖刃离吴元明的胸膛只有一厘米。

这家伙个头太大了。吴元明只好把冲锋枪口上移，对准大个子兵的胸膛，紧握扳机的手里满是汗水。

双方的目光在对峙。

四只眼睛，便是四柄利剑，在突刺、撞击、劈杀……

这是胆的角斗；

这是力的抗衡；
这是信仰与荣誉的竞赛。

1 分钟、2 分钟、3 分钟……

大个子兵的目光由狰狞、凶厉，逐渐变得犹疑、怯懦了，目光的正锋，避开了直接的对刺，缓缓下移，最后凝注在黑洞洞的枪口和吴元明紧扣扳机的食指上。

吴元明的心坦然了，嘴角浮起一层蔑笑。

敌人的意志垮了。

果然，大个子兵持枪的双手开始颤抖，渐渐地，门板样宽厚的躯体竟打摆子般哆嗦起来。

上来两个印度兵，把他架了下去。他已经不会走了。

印军官恼羞成怒，一挥手，又上来一个。

这一个块头也不小，谁知更是个草包，刚上来胳膊就发麻，只好由双手端枪变成单臂挟枪，两手轮替着甩来甩去。

于是换上了第 3 个、第 4 个、第 5 个……

吴元明如钢浇铁铸的一般，一动不动。

印军官亲自出马了。

后面 3 挺轻机枪张开支架，拾起枪托。

20 多个士兵“哗啦”围了上来，将吴元明困在中心。

刺刀一层层、一叠叠地布满脸盘、胸膛、肩胛、后背……

有一把刺刀竟对准他的眸子。

阳光下，钢刺的光波晃动得难以睁眼，眼睫毛都感觉得到森森的寒气。

总共 24 把刺刀。

24 把刀，犹如 24 颗恶狼的獠牙，随着一声呜咽，刹时便会把他撕咬得粉碎。

吴元明右手的扳机扣得越紧了。

“不能开枪。”

“绝不能先放第一枪。”

“这是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命令。”

吴元明昂起头来，泰然地望着远处的雪山，飘绕的白云。

他觉得，自己就是翠屏山。

不，绿色的衣领是“雪线”，他是喜马拉雅山。

在“雪线”之上，还有一颗镶着国徽的“太阳”。

择绕桥印军再次玩火

天早透黑了，山林的夜，出奇的静。只有克节朗河水永不疲倦地弹奏着舒缓的小夜曲。

桥面坑道里，潜伏着 3 名中国士兵。

这是我边防团派出的前卫警戒哨。

吴元明半蹲在坑道里，一边咀嚼着苦涩的草根，一边观察着周围的敌情。

他清楚地记得上岗前连长刘道臣的话。

“根据情报，敌人这几天可能有行动。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择绕桥是主要的通道，要保护好，桥西阵地不能丢。”

“敌人如果向你们开枪，你们可以还击。这是昨天军区张司令员来视察时下达的最新命令。今年以来，我们已经有 49 名战友倒在他们罪恶的枪口

下，这笔血债一定要他们偿还。什么时候反击，听命令。”

对面树林里发出一阵唏唏嘘嗦的声响。

吴元明赶紧捅了捅身边的沈定湖和王确云。

今几个敌人要动真的了。

果然，树林里出现了几个黑瞎子般的人影，慢慢向白天的哨位逼近。

哨位上有两个穿军装的草人，是吴元明和战友们扎的，晚上立在那儿，和真的没啥两样。

敌人上当了，吴元明慢慢探出枪口，心里忍不住想笑。

“哒哒，”两声枪响。

印军打响了第一枪。

吴元明冲着响枪的地方“嘟嘟”就是一梭子。

只听对面“哎哟”了一声。山林又恢复了沉寂。

沈定湖贴着耳朵问：“敌人撤了吗？”

吴元明悄声说：“只敲掉一个，他们肯定还要搞鬼。”

“轰隆！”一声爆炸。两个草人倒了。

敌人以为枪没打准，扔出了两颗手榴弹。

沈定湖正要还击，吴元明一把拉住他，咬着耳朵说：“别急，等他们露脸。”

果然，几个印军见没动静，站了起来，晃了晃手电筒，要欣赏一下刚才的战果。

“打！”吴元明的枪口首先喷出了一溜火舌。沈定湖、王确云的冲锋枪也像刮风一般响了起来。

敌人像受了惊的兔子，回头便跑。

晚了，愤怒的子弹雨泼般倾泻过来。

枪声停了，一个受伤的敌人还在高一声低一声痛苦地喊叫着，他大概是刚才那伙人中唯一的幸存者了。

敌人被激怒了，3个地堡里的轻、重机枪，一齐向他们这个小小的阵地倾泻着子弹，堑壕前的泥土、石块被打得四飞迸溅。

突然，一颗手榴弹落到了堑壕里，尾部“嘶嘶”冒着青烟。

沈定湖手急眼快，抓住手榴弹又扔了回去。“轰”的一声，手榴弹在敌人的头顶爆炸了。

吴元明高兴地喊起来：“打得好，就这样干！”

敌人的地堡离战士们的堑壕太近了，只有十几米，还不如篮球架到中线的距离远，手榴弹从拉弦到爆炸大约需要5秒钟，所以扔过来的手榴弹大都还没炸。

吴元明和战友们一气扔回去18个手榴弹，他们每人携带着4颗手榴弹都还没舍得用呢！”

忽听背后一声响，又是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

吴元明慌忙去摸，咦，怎么不见冒烟？

终于他摸到了，是一块石头。

“咚，”又是一声响，沈定湖赶紧摸，摸到一截松树根。

敌人没手榴弹了，就用这些东西乱扔起来。3个战士身上每人都挨了几下子。

什么军队什么板眼，硬是一群流氓。

印军开始打炮了。炮弹掠着树梢，吱吱怪叫着落下来，把堑壕前后炸得烟雾弥漫，后边的主阵地上也是一片火海。

吴元明忽然明白了，大声说：“小沈、小王，敌人想攻占择绕桥，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3个人分了工，一人封锁一个地堡。

地堡里的敌人一露头，一梭子子弹马上就飞过去。

桥西这个小阵地成了敌人眼中的芒刺，他们开始实施集中轰炸了。

炮弹雨点般倾泻下来，堑壕早已夷成平地。3个战士的耳朵都被爆炸的巨响震得流血。浓烈的黑烟和滚滚的热浪呛得他们喘不过气。

又是一声巨响，吴元明只觉得右腿一颤，便酸麻地失去了知觉，知道自己受伤了，迅速抽下腰带，将腿根部狠狠扎住。

急救包和衣服都被烧焦了，像晒干的红薯干贴在身上，一动，就扑簌簌地掉下来。

炮声停了。

硝烟散了。

择绕桥还在。

阵地没有丢。

吴元明抹了把脸上的灰土。两个战友从土里钻出来，顽皮地向他眨眨眼睛。

月亮露出了皎洁的脸。

山林恢复了先前的宁静。

克节朗河水还在唱着那首永不厌倦的歌。

3个战士却听不到了。

永远听不到了。

他们的耳膜被震裂了。

天放亮了。

印军地堡枪眼里，伸出一个黑糊糊的布包，布包绑在一根木棒的顶端。布包上插着一根引信，正“嘶嘶”冒着蓝色的火花。敌人要炸桥，把3个战士困在桥西。

吴元明欲扑上去，可是猛一使劲，没站起来，这才意识到自己受伤了。他猛拍了小王一掌。

小王会意地纵身跃出堑壕，扑向药包。

吴元明和小沈的冲锋枪，同时封住两个地堡的枪眼，小王拉住药包，一把扯掉导火索，接着和地堡里的敌人争夺起炸药包来。

敌人抓住木棒用力往里拉，小王挟住药包死劲往外拽。

这种“拔河”比赛简直是战争中的奇观。

小王个头不高，力气也不大，使上全身吃奶的劲，仍然拽不出来。

死神就站在旁边，多延续一秒，清醒过来的敌人就会打死他。

“快放手，”吴元明着急地喊。

他不知道，小王耳朵也听不见。

小王好像已将一切抛置脑后，圆脸憋得紫红，拼上性命也要赢得这场拔河的胜利。

吴元明灵机一动，大喊：“扔手榴弹。”

小王听不见，也不理会。

地堡里的敌人吓坏了，慌忙松了手。

小王没防备，一个后仰摔在地上。

炸药包脱手，顺势落到河里。绑炸药包的木棒，一多半竖在河面上。

从此，这木棒就直立在择绕桥下的急流里。

它成了印军，向中国武装进犯的铁证。

如果哪位读者有兴趣，路过择绕桥，尽可以查证一下这木棒的来历。

次日，中国外交部代表声明，强烈抗议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向驻守在克节朗河择绕桥头的边防哨所进行猛烈的炮击，打死打伤边防连长刘道臣等七人。这是继朗久、空喀山事件后的又一次严重的军事挑衅。中国军队将保留还击的权力，并警告印度政府，“玩火者，必自焚。”

印度外交部照会，抗议中国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悍然向印度边防哨所进攻，开枪开炮打死官兵 13 人，伤 26 人。这是中国政府有意恶化两国关系，妄图霸占印度领土的又一罪行。

两国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各说各的理。

世界舆论倾向何方呢？

“中国军队敢出兵朝鲜，和美国军队硬碰。太好战了。”西方的记者说。

“中国军队镇压了西藏军队的反抗，嗜武成性。”不了解内情的记者说。

“印度是个弱国，怎么敢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打仗。”不结盟国家的记者说。

一个时间内，中国似乎有些孤立。

其实，只要到择绕桥头转一圈，那根直立在克节朗河中的木棒，便会告诉他们全部真相的。

第三节 喜马拉雅山的哀叹

中国军队被迫反击

1962年10月，印度当局错误地估计形势，在大国支持下，向我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我西藏、新疆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这次自卫还击战，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进行。从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2日基本结束，历时1个月，经历了两个作战阶段。

第一阶段，自10月20日至28日。主要反击方向为克节朗——达旺地区。战前，印军在东段和西段的兵力为1个军部、1个师部、4个旅部、21个步兵营，约22000人。我军投入作战的部队有：西藏边防部队4个多团、新疆边防部队1个多团和昌都、林芝、山南分区的部队。在克节朗方向，我军根据印军布势前重后轻、翼侧暴露、正面宽、纵深浅的特点和地形情况，采取了从两翼开刀，迂回侧后，包围分割，各个歼敌的战法。自20日上午7时30分开始反击至当天下午，便大部歼灭了该地印军。接着，分兵5路，齐头并进，乘胜追击，于24、25日，先后进驻车新桥、达旺等地。在西段地区，我军于20日8时25分对入侵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之敌发起反击，经1小时战斗，全歼该敌。21日乘胜扩张战果，至23日便全部扫除了班公湖两岸及其以北地区的31个印军据点。随即挥戈南下，反击巴里加斯地区之敌，歼其一部。昌都、林芝、山南分区部队，也于10月20日实施反击，先后拔除敌据点多处，进占易古通、马尼岗、塔克新和哥里西娘等地。第一阶段作战至此便告一段落。

第二阶段，自11月16日至21日，主要反击方向为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和瓦弄地区。战前，印度当局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使东西两段总兵力增至3万人。我军投入作战的兵力也增加到13个多团并一部分炮兵。在西山口至邦迪拉方向，我军根据印军布势特点，以部分兵力反击西山口，打敌之头；以部分兵从两翼夹击申隔宗、略马东，击敌背腹；另以部分兵力实施远距离、大纵深的迂回、直插德让宗、邦迪拉之间，断敌退路。这样，便形成了对西山口、德让宗地区之敌的多路向心合击，经1天激战，我军占领西山口、德让宗、申隔宗，歼灭印军一部。19日，占领邦迪拉，并于略马东地区围歼近千名逃敌。尔后，主力即在西山口至邦迪拉地区展开搜剿，一部分兵力继续向南追击，于21日进占吉莫山口、比里山口和鹰窠山口一线。在瓦弄方向，我军一部于16日晨发起反击，歼敌一部，印军第4军军长和第11旅旅长仓皇逃走。我军在当天下午即占领瓦弄，一部就地搜剿，另一部分兵向南追击，至21日，先后进至萨木维尔和金古底，逼近传统习惯线。在西段地区，我军于11月18日至20日，清除了残存在我境内班公洛地区的6个印军据点，歼灭大部守敌。在东段中部，我军也于11月18日开始反击，先后拔除印军据点16处，歼敌一部。

毛泽东下令中国军队“退避三舍”

这是1962年11月中旬。毛泽东独自走出了中南海春藕斋，球场里的乐曲还在响着，节奏悠长舒缓……

稍顷，周恩来总理也走了出来，他们沿着中南海的林荫道边走边谈。

毛泽东望着涤着水面的柳丝，回头问道：“信已经交出去了吗？”

已经全都交出去了。”

11月17日，中国总理周恩来给亚非20多个国家的首脑写了一封长达20

多页的致函。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原则立场，表达了希望和平解决争端的愿望。

“一边是军事仗，一边是外交仗，都要争取主动，我看打得差不多了吧？”毛泽东问。

“总参送来的报告，部队士气高昂，东、西两线都推进得很快，已经到达传统习惯线，歼灭敌人 5000 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

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基本上是歼灭战。”

“为了给和平谈判造成有利条件，我们准备就地停火，部队后撤。”

“我看可以，就地停火，退避三舍，我们让他们一点，也看出谈判的诚意。”毛泽东在甬道边的石凳上坐下来，随手又点上了一支烟。

周恩来双手抱在胸前：“这样做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

“我们做了这就是先例，总要有人先做吧。”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目光平视着远处的红墙。

1962 年 11 月 21 日 24 时，中印边境中国边防部队接到了毛泽东签署的命令。

总参谋部用特急电报下发到各部队。电文如下：

西藏军区前指、军区、丁指、廉指、新疆军区并成都、兰州、北京军区：为进一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中央决定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为了促成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我军决定于 11 月 22 日零时起，主动停火，并于 12 月 1 日开始，主动撤回到 1959 年 11 月 7 日双方实际控制线的内侧 20 公里地区。遵此，现将部队下一步行动部署如下：……

总参谋部

1962 年 11 月 21 日 24 时

11 月 22 日清晨。新德里。

一队高级轿车鱼贯驶向新德里机场。街头一片冷清，街夫正在清扫街角上的落叶和垃圾。

内政部长夏斯特紧裹着长领大衣，心急如焚地坐在轿车里。他将到阿萨姆邦紧急视察，重整提斯浦尔行政机构，给民众以胜利的希望和信心。他心里明白此行凶多吉少，别说是他，就是总统亲自来，也难有回天之力。

轿车在新德里机场候机厅外面停住了。他们正欲走进候机大厅。

在候机厅门口，报摊前面围满了人，不少人在争购报纸，有的人异常兴奋，互相握手拥抱。

部长秘书是个富有好奇心的年轻人，他走到了报摊跟前。

他看到了一行醒目的大标题：中国单方面宣布就地停火，并将马上撤兵。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条新闻。随手抽了一份报纸跑了回来。

“部长先生，中国人宣布就地停火了！”

“停火！”夏斯特大吃一惊，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我们该怎么办？”

夏斯特思忖了片刻说道：“回去，我们先回去。”

车队又向新德里市区驶去。

“去总理私邸。”夏斯特对司机说。

汽车停在尼赫鲁私邸外面的街上。夏斯特匆匆走进了客厅。

尼赫鲁一边整理上衣，一边走了出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尼赫鲁问。

“中国单方面宣布停火。”夏斯特将报纸递给尼赫鲁。

尼赫鲁接过报纸，一连看了几遍，看来他根本不知道中国停火的消息。

“他们为什么不打了！”尼赫鲁自言自语道。

1962年11月22日零时。中国军队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被中国军队包围的印军，大部分不知道停火的消息。包括帕塔尼亚少将对此也一无所知。

11月22日晨，整个战区一片宁静，瓦利少校带着几名印军士兵，拖着饥肠辘辘奄奄一息的身子，在邦迪拉以北的密林中寻找可食之物时，碰上了一支中国巡逻队。

一名中国军官向他们走来。

瓦利少校有气无力地拔出手枪，他的手哆嗦了一下，手枪掉到雪地上。

“你连开枪的力气也没有了。”中国军官捡起瓦利掉在手上的手枪交给他。用流利的英语说：“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全线停火。”

“这真……真是个好消息，有……有吃的吗？”

中国军官将一袋炒面，扔给瓦利少校。

中国巡逻队走了。

瓦利少校双手捧着炒面，凝视无语。

帕塔尼亚少将在原始森林中已经躲藏了5天5夜了。

天亮时分，他从树洞中爬了出来，扶着树杆吃力地站起来，他身上的最后一点力气已经消耗殆尽，他感到身子轻得如一张纸。

阳光将巨大的树影投到他的脸上，他的脸色惨淡如雪。他看到在不远处的一个山头，一队印军溃兵正在寻找着什么，他们面带喜悦，好像遇到了什么令人高兴的事。

天空中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一架军用直升机降在林中的空地上。从飞机上跳下来两个印度军官。

路透社提斯浦尔28日电：被中国人在色拉山口切断的印军司令帕塔尼亚少将昨晚被直升飞机安全载抵这里，同一架直升飞机还运来了3名受伤的印度人。

帕塔尼亚将军在山地的丛林里走了5天，没吃饭没喝水，他是在直升飞机紧张地搜寻以后才被找到的。据这里报道，被中国人切断的其他军官和士兵也开始从中国的防线后面奔向平原。

1962年12月1日，中国军队主动后撤。到1962年3月1日全部后撤到1959年9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这是中国政府出于保持中印友好关系的愿望，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表示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

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将在反击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进行擦拭维修，将缴获的其他军用物资进行整理包装，于12月中旬交还给印度。对被俘人员，一律不杀、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生活上给予优待，受伤者给予治疗。

1963年5月26日，春城昆明阳光明媚。在昆明机场的跑道上，停着一

架印度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

一大批中外记者等候在候机厅的门口。在候机大厅内，中印政府官员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正在轻松地交谈。

几辆大轿车驶到了候机大厅门口。第一个从在轿车上下来的是印军第 7 旅旅长达尔维准将，他身穿笔挺的藏灰色毛料西装，脸色红润，面带微笑向记者们摆手。跟在他身后的是几十名被俘的印军校级军官。其中只有一名满脸胡须的印军老兵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第 11 旅的马鲁营士兵车隆。

车隆被罗兹中校独自丢在原始森林中，靠树皮苦撑了 3 天 3 夜。一位头部负伤的中国军官上尉连长李荣汉，在水沟里发现了昏死的车隆。

李荣汉用负伤的身子，背着车隆，爬出了原始森林。在山角下李荣汉拦住了一辆中国军队的吉普车。从车上下下来的是 54 军军长丁盛和副军长韦统泰。

“报告首长，这里有一名印军伤兵。”

丁盛将军走到路边，弯下腰问：“他还活着吗？”

“还有一口气。”李荣汉回答。

车隆吃力地睁开眼睛，映入他眼帘的是中国将军肩上的金星。他吓呆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

韦统泰看了一下手表：“马上用车把他送到后方医院，要全力抢救，告诉院长这是我的命令！”

车隆终于活了下来，而且今天将返回他的故乡。

《泰晤士报》记者韦尔娜小姐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车隆先生，听说是一名中国上尉和两名中国将军协力救了你的命，对此你有什么感想？”

车隆显得非常激动：“我当时吓呆了，我不敢相信，神话。”

周围的记者都笑了。

“你在中国的感受如何？”

“我乐意一辈子当中国的俘虏，他们爱我，我也爱他们，以前我恨他们，那是以前。”

达尔维准将被记者们团团围住，他面对记者众多的问题，已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我想说，中国对待战俘是充满人道主义的，是非常尊重人权和人格的。我已经多次给我的妻子写信，告知她，我在中国很好。我早已肯定地告诉她，我将很快返回印度。”

有记者问：“难道你从来没有考虑过中国会不会处决战俘？”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战前在陆军总部我曾经认真研究过中国的战俘政策，没想到我又亲自尝试了一下，中国不会那样做。”

法新社记者问：“您对这场战争有什么见解？”

“我不想谈更多的，我们的武器装备胜过中国，训练素质也不比中国差。但是我们谁也不会想到中国士兵会用身体滚过雷区，用胸口去抵枪眼。这是我们无法预料的。还有他们的俘虏政策，如果战前印军士兵了解了这一点，我想他们恐怕比现在更难指挥。”

印军战俘鱼贯登上飞机。车隆拥抱着中国医护人员，声泪俱下。站在一边的印度政府官员尴尬地转过脸去。记者们抓紧时机按动照相机的快门。他们知道这种真实场面，不可能是中国政府精心安排的。

达尔维准将最后一个登上飞机，就像面对中国军队的进攻，他最后一个撤出章多一样，仍然保持着军人的风度和尊严。

他举目遥望了最后一眼中国苍翠如碧似锦如画的山河，心头竟浮起一丝惜别之情。

达尔维准将回国后，曾两次得到提拔。1965年指挥一个旅，参加过印巴战争。但他始终没有被提为少将。这些都没有影响他在陆军中被公认为是一名杰出的将领。达尔维的重要军事著作《喜马拉雅的失策》对中印边境战争的独特看法，使其成为一部军事名著。

印度国防部于1965年发表了中印边境战争中，印度陆军损失的数字：

死亡：1383名

失踪：1696名

被俘：3968名

失踪人数大于死亡人数，这的确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如果中国军队推迟宣布停火，如果印度士兵了解中国战俘政策，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呢？

在中国军队停火之后，至少有5000到7000名印度士兵，从原始森林中得以生还。

中国遣返了全部战俘，仅有26名印军士兵因重伤抢救无效死亡。中国方面全部附有详细的病历和抢救记录。

停火之后，印军东部军区司令森中将，第4军军长考尔中将，第4师师长帕塔尼亚少将，几乎同时向乔杜里参谋长提出了辞职。

乔杜里中将批准了森中将和帕塔尼亚少将的辞呈。他劝说考尔到旁遮普邦从事军训工作。考尔一口回绝了。

尼赫鲁曾劝说考尔不要辞职。他在给考尔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毕奇：

对你的辞职，我感到遗憾。我曾努力劝你不要这样，但是既然你坚持要这样做，我也就无能为力了。导致你辞职的事件是伤心的，我们中间许多人也为此感到苦恼。但是我相信，关于这些事件也不能特别责怪你。有许多人要对这些事件负责，也许这些事件只是由于当时的环境所造成的。

我相信，像你这样一个精力充沛、有爱国心的人是不应该无所事事，不为国家效劳。也许，不久你可以找到这类对国家有用的工作。……

你的真挚的

贾·尼赫鲁

尼赫鲁事后曾提议让考尔担任副部长一类的职务。即使这种有职无权，无足轻重的文官闲职，也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后来金融资本家特贾博士聘用了考尔，考尔干了一段金融，这一行实在不是职业军人所为，考尔屡试不顺，只好悻悻辞职，从此考尔在军界、政界彻底消声匿迹了。

中印边界战争对任何人的影响都不能和尼赫鲁比肩相齐。

尼赫鲁的个人影响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不结盟运动几乎瓦解了。他整日病魔缠身，沮丧不堪。公开化的批评和攻击与日俱增，有人公开叫他下台，人们感兴趣的是谁来当尼赫鲁的继承人。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

1964年1月8日，在布巴内斯瓦尔召开的国大党年会上，坐在主席台上的尼赫鲁突然中风，左侧瘫痪。1月26日到4月2日，在征得尼本人同意后，秘密为他的健康举行了宗教祈祷仪式。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的心脏病猝发，在家中去世。

中国军队后撤后，印军自1963年开始，又逐步向前推进，继续侵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大片领土。对此，中国政府仍以维护中印两国的传统友谊为重，继续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30年来，尽管中印两国进行了多轮会谈，但由于双方意见分歧较大，中印边界问题仍无长足进展。

30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国的诚意。历史还将需证明多久？

喜马拉雅山上的积雪，年复一年，依然洁白。中印同为喜马拉雅山脉的两大文明古国。当我们立足于世界屋脊，鸟瞰这个风云变幻的旋转球体，中国人民不希望看到来自任何一方的黑色烟尘玷染这座圣洁的冰峰。

中国5000年文明的历史长卷，镌刻着这个民族不容侵犯的意志和渴望和平的愿望。

喜马拉雅山上雪，应该永远洁白。

尼赫鲁是1964年去世的，活了76岁。在此10年前，60多岁的他非常健康，他晨起锻炼，能倒立行走，能将他的一个七八岁的外孙（后来的拉·甘地总理）一手高高举起。朱开印推测，他后来健康状况恶化可能与他发动中印战争有关，他过高估计印度的力量，结果一败涂地。他很可能是气死的，悔恨死的！

但是，尼赫鲁还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一位品德高尚的领导人。中印两国目前正日益发展着友好往来与兄弟情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伟大精神再次在更广泛坚实的基础上实现。

第四节 雨过天晴

高层往来恢复

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同印度人民的传统友谊。自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为恢复和发展同印度的睦邻友好关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两国关系逐步得到改善。近几年，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印关系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双方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日益扩大，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正朝着长期稳定的方向发展。

1976 年两国恢复互派大使。70 年代末，开始恢复高级官员的接触和互访。通过这些活动，增进了相互了解，为两国关系的逐步改善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1979 年 2 月，应黄华外长的邀请，印度外长瓦杰帕伊访问中国。这是 60 年代以来印度内阁部长首次访华，标志着两国高层政治往来开始恢复。两国外长就国际局势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黄华外长指出，中印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友好起来，尽管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有分歧可以讨论，不应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我们在致力于消除分歧的同时，应努力探索我们的共同点，使两国关系不断发展。

瓦杰帕伊外长表示，为了两国的利益，我们有必要建立新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通过坦率交换意见将能够而且也必须作出有目的的努力，探索在我们的关系中恢复相互信任的可能性。

邓小平等我国领导人会见瓦杰帕伊时表示：中国愿意积极同印度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只要中印双方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定能发展得很好。我们在许多领域中发展合作的前景很广阔。

邓小平说，我们要抓紧时间来改善两国的关系。我们应该求同存异，两国的边界问题可以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应妨碍我们在其他方面改善关系。我们在国际问题上有不少共同的想法。两国领导人要多来往，逐渐增进相互了解。

1980 年 5 月，中印两国总理在贝尔格莱德参加铁托总统葬礼时进行了会晤，双方都表示要共同努力改善两国关系，发展友好合作。

1981 年 6 月，黄华副总理兼外长访问印度。这是自 1960 年以来第一位中国政府领导人访印。中印两国外长在友好的气氛中就国际和双边问题举行了广泛、深入、坦率的会谈。双方一致认为，通过友好、诚挚的会谈，可以使彼此更加了解，缩小分歧，增加共同点。双方还就含边界问题在内的双边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认为边界问题不应成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中印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领域是广阔的。双方达成了就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进行官员级会谈的谅解。中国同意印度香客到西藏神山圣湖（冈底斯山和玛法木错湖）朝圣。印度总统雷迪、副总统希达亚图拉以及英·甘地总理分别会见了黄华。

1984 年 11 月，中国政府特使姚依林副总理赴印参加英·甘地夫人的葬礼，会见印总统宰尔·辛格和总理拉·甘地，双方均表示了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

1985 年 10 月，中印两国总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再次举行会晤。双方均表示要改善中印关系，发展两国友好。

1987 年 6 月，印度外长蒂瓦里顺道访问中国，与刘述卿副外长举行了会

谈。蒂瓦里外长转达了拉·甘地总理给中国政府的口信：印度希望恢复和重建两国的友好关系。双方应消除过去的误解和怀疑，以便找到两国关系的新开端。刘述卿副外长表示，中国珍视同印度人民的传统友谊，中国政府重视同印度改善和发展关系。双方讨论了两国边界问题。万里代总理会见了蒂瓦里外长一行。

1988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会见了出国访问途经北京的印度人民院议长巴·拉姆·贾卡尔。万里委员长表示，中国真诚希望在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印度的睦邻友好关系，两国没有理由不友好相处；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只要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耐心地进行友好协商，这一问题是不难得到解决的；在积极寻求解决边界问题的同时，双方应努力发展其他领域里的关系，并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贾卡尔议长说，只要两国都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关系和解决边界问题的意愿，印中边界问题是会逐步得到解决的。

中印关系的新阶段

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应李鹏总理的邀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时隔34年之后印度总理首次访华，是中印关系中的一件大事。李鹏总理同拉·甘地总理在友好、坦率和相互谅解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等中方领导人先后会见了拉·甘地总理。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及双方共同感兴趣的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对两国近年来在贸易、文化、科技、民航等方面的合作和交流情况，给予积极的评价，并认为双方可以在广阔的领域里互相学习。双方强调，由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搞好国与国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也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指导原则。双方一致认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恢复、改善和发展中印睦邻友好关系是双方的共同愿望，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两国领导人就中印边界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李鹏总理阐述了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并强调指出，互谅互让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双方同意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边界问题。在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办法的同时，积极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努力创造有利于合情合理解决边界问题的气氛和条件。为此，双方决定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如建立关于边界问题的联合工作小组和经贸、科技联合小组。中方对一些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对祖国的活动表示关切。拉·甘地总理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印方不允许这些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访问期间，两国政府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民用航空运输协定和文化合作协定的1988、1989和1990年交流执行计划。拉·甘地总理邀请李鹏总理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印度，李鹏总理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访问结束时，双方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

拉·甘地访华后，中印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两国之间部长级以上的高层互访明显增多，各方面的交流迅速扩大。两国政府都以积极态度推动双边经贸、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关系的发展。双方在国际事务中也加强了磋商与合作。

1989年10月，吴学谦副总理对印度进行友好访问，会见了印度总统文卡塔拉曼和总理拉·甘地。在同印度外长拉奥的会谈中，吴学谦表示，两国

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愿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改善和发展同印度的关系，也希望与南亚国家在此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拉奥外长强调，印度和中国在许多问题上观点接近和一致。两国领导人倡导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两国关系，也适用于国际关系。印度愿同中国一起争取建立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双方对发展在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表示出积极的态度。

1990年3月，钱其琛外长访问印度，同印度外长古杰拉尔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举行会谈。印度总理维·普·辛格会见了钱其琛外长。辛格总理表示，印度新政府强调要同邻国改善关系，中国是最大的邻国，印度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和平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只要双方有这一愿意，两国间存在的一些困难是能够解决的。钱其琛外长表示，1988年12月印度前总理拉·甘地访华时，中印两国总理在会谈中达成的谅解可以作为继续发展关系的基础。中印双方应继续保持高层领导人的接触，同时共同努力来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边界问题。中印两国都有巨大的经济潜力，两国合作的领域是广阔的。4月，印度副总理兼农业部长戴维·拉尔率团参加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第二十届亚太区域会议并顺访中国。农业部长何康同他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农业合作达成了广泛的一致和谅解。姚依林代总理会见了拉尔。拉尔表示，印度新政府决心继续保持对华关系的连续性和国内各党对华政策的一致性，在当前世界正在发生变化的时候，印中两国相互信任和合作很重要。同月，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率团参加在新德里举行的亚行年会后访问了印度，分别拜会了印度副总统夏尔玛和副总理戴维·拉尔。

1991年2月，印度外长舒克拉访问中国，同钱其琛外长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李鹏总理和吴学谦副总理分别会见了舒克拉。李鹏总理在会见时表示，我们高兴地看到，1988年印度总理访华后，两国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和发展，中印两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希望两国能够本着这些基本原则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这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舒克拉说，印度总理对中国的访问十分重要，它使两国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折。印度政府将继续为发展两国关系做出努力。他还表示，印度政府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不允许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在印度的任何地方从事政治活动。5月，吴学谦副总理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前往新德里参加前总理拉·甘地的葬礼，分别拜会了印度总统文卡塔拉曼、总理钱德拉·谢卡尔，并拜访了拉·甘地遗孀索尼娅·甘地夫人。

中印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1991年12月11日至16日，李鹏总理应印度总理纳·拉奥的邀请对印度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时隔31年之后中国总理首次访问印度，是中印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访问期间，李鹏总理同拉奥总理举行了会谈，并分别会见了印度总统、副总统等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李鹏总理还同印度各主要政党的领导人以及经济界、文化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和印中友好团体的负责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继续保持两国间的高层互访，并认真探讨了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的途径，都赞成本着求同存异、着眼未来的精神积极推动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进一步开拓和深化两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关系。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不应成为发展关系的

障碍，表示将通过友好协商早日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双方还同意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前，保持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并商定了一些具体计划和措施，包括把边防人员的不定期会晤改为定期会晤。中方对一些西藏人继续在印度从事反对祖国的活动表示关切，并重申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中国、制造“西藏独立”的企图和行为。印方重申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华政治活动的政策。双方强调，中印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成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一致认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发展中国家更应互相支持，加强合作，共同对付面临的严峻挑战；强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双方同意继续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领事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孟买和上海恢复设立总领事馆的协定》、《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关于恢复边境贸易的备忘录》、《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 1992 年贸易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航天部和印度共和国航天部关于和平利用外空科技合作备忘录》。访问结束时，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这次访问使中印关系在各个领域取得了新的发展，并为两国之间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2 年 5 月，应杨尚昆主席的邀请，印度总统文卡塔拉曼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印建交以来印度总统首次访华，在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杨尚昆主席、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分别会见了印度总统。两国领导人对近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给予积极评价，赞扬中印 50 年代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两国间高层接触，扩大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双方认为，中印边界问题是复杂的，主张继续通过和平谈判早日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同时采取必要的信任措施，确保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为解决边界问题创造良好的气氛和条件。在谈及西藏问题时，印度总统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不得进行干涉。印度政府不支持达赖喇嘛在印度领土上进行任何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两国领导人还介绍了各自国内的建设情况，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看法。

边界问题会谈取得进展

中国和印度有长约 2000 公里的边界，分西、中、东三段，从未正式划定。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1981 年至 1987 年，两国副外长举行了八轮官员会谈。双方在会谈中充分说明了各自的立场，表达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愿望。中方表示，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边界问题，并主张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前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通过上述会谈，双方在解决边界问题上增进了相互了解。1988 年 12 月，中印双方商定建立边界问题的联合工作小组，继续探讨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努力维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自 1989 年 9 月至 1992 年 2 月，该工作小组举行了四轮会谈。1990 年 8 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二轮会谈中，双方同意两国边防人员举行不定期会晤。在 1992 年 2 月举行的第四轮会谈中，双方就制定信任措施、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进行了磋商。双方同意，两国边防人员于每年 6 月和 10 月在中印边界东段的棒山口和西段的斯潘古尔湖地区莫尔多通道实际控制线两侧，轮流举行定期会晤。在双方会晤站之间建立有线电通信联系。通过上述会谈以及双方采取的措施，有效地维护了

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双边贸易稳步增长

1977年中印恢复直接贸易。1984年8月，两国政府签订了贸易协定。此后，两国贸易逐步发展，1985年两国贸易额为1.2396亿美元。我对印出口的主要商品是生丝、砂糖、杂豆、化工品、机械设备、纺织品、煤炭、医药等，进口主要商品有铁矿砂、铬矿石、茶叶、尿素、人造丝等。1988年12月成立的中印经贸、科技联合小组迄结稿时已召开三次会议，双方共同认为两国贸易大有潜力，应尽力扩大贸易额；同意今后除互派团组外，鼓励在对方国家举办或积极参加对方国家举办的博览会、展销会、互设公司代表处，以增加交易机会，开拓新的交换商品品种。双方表示，愿意在两国企业间开展易货、补偿贸易、来料加工、对销贸易等多种贸易方式。为减少印方贸易逆差，近年来中方采取积极措施，大量增加自印进口铁矿砂等，使我自印的进口状况有所改善。1992年双边贸易额增至3.3943亿美元，其中我国出口1.5844亿美元，进口1.8亿美元。这一年的贸易总额超过了1989年历史最高水平的2.7119亿美元。

中印间传统的边境贸易自1962年中断。双方根据1991年12月签订的恢复边境贸易备忘录，同意开放中国西藏的普兰和印度北方邦的贡吉为边境贸易点，从1992年夏季起恢复边贸。

双方均希望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合作，同意开展相互投资、建立合资企业、引进技术、劳务出口以及联合参加第三国承包工程等多种形式的合作。目前，双方已签订一项印招聘中餐厨师合同和几项技术转让协议，包括转让小高炉炼钢技术。此外，印海运公司将10艘集装箱船交我进行加长改造，金额约5000万美元。

许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加

近年来，两国间科技界代表团及各种考察团互访频繁。1988年双方签署了两国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合作项目涉及农业、水产、轻工、纺织、化工、医药、卫生、电子、生物技术、气象、航天等领域。1989年3月，中印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确定了39个合作交流项目，基本得到执行；1991年7月，第二次会议又决定将农业、化工、激光、遥感技术、材料、生物、电子学等8个领域作为两国科技合作的优先领域。1991年12月，两国签署了和平利用外空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有关部门就可能的合作领域进行了认真的探讨。

1988年，中印签署了两国政府间第一个文化合作协定。1988年12月和1991年3月，双方分别签署1988—1990年和1991—1993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两国在文化艺术、教育、社会科学、体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领域建立和发展了密切的联系，双方每年都有大量的代表团互访交流。

中国共产党于1983年和1988年先后同印共（马）和印共恢复了关系。1985年和1990年又分别同印度国大党（英）和人民党建立了关系。几年来，中共与上述政党间来往频繁。来访的印度政党领导人主要有：印共（马）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1987年4月和1990年3月），印共总书记拉奥（1988年3月），国大党（英）总书记阿扎德（1987年7月顺访），人民党副主席海格德（1990年6月），国大党（英）总书记贾卡尔（1990年9月），印共（马）政治局委员苏吉特（1991年9月），国大党（英）工作委员会委员、

前总书记加德吉尔（1991年11月）等。同时，我方重要的往访有：中联部副部长李成仁（1988年12月），中联部部长朱良（1989年2月），中联部副部长蒋光化（1989年3月和1991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锡铭（1991年3月），中组部部长吕枫（1992年1月），中央委员、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1992年4月）等。

1990年6月，印度国防学院院长、海军中将高维尔率团访华，这是自1958年1月叶剑英元帅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印以来，两国军队之间的首次友好交往。同年11月，北京战略学会副会长柴成文访问印度。1991年3月和6月，我国国防部外事局局长傅加平和印度陆军情报局局长卡纳中将进行了互访；同年5月，印度前陆军参谋长孙达吉访华，11月，我国国防大学副校长马志伟中将率团访印。1992年3月，印度国防研究分析所所长贾斯吉特·辛格空军准将（退役）访华。

中印合作人佳境

1993年12月4日上午9时30分，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圆满结束印度之行，乘专机离开新德里，于当地时间10时零5分抵达伊斯兰堡，开始对南亚之行最后一站巴基斯坦的正式友好访问。

在印度访问期间，李瑞环主席会见了拉奥总理、印度邦院副议长海普图拉女士、人民院文长帕蒂尔、外交部长迪内希·辛格、外交国务部长巴蒂亚及议会事务部长舒克拉，并拜会了夏尔马总统。两国领导人就进一步增进双方的相互了解、促进中国政协与印度联邦院之间的合作交换了意见，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在此不久，印拉奥总理访华，两国政府签署了协定，为最终解决边界问题创造了重要条件。李瑞环主席表示，两国在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和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他强调邓小平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希望自己发达，也希望印度发达。

李瑞环在拜会夏尔马总统时引述了邓小平同志1982年说过的一段话：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但在世界上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国家，中印两国人口最多，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过去我们合作得很好，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世界所公认。双方合作有广阔的前景，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李瑞环主席此次是应印度副总统兼联邦院议长纳拉亚南邀请，对印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国政协与印联邦院的接触始于1993年初。年初，中国政府外事委员会组团访问印度，受到海普图拉女士的接见，两国议会有了首次接触。此次李瑞环主席的来访则使双方的合作步入一个新的起点。

在与海普图拉副议长、帕蒂尔议长的亲切会见中，李瑞环主席表达了不断加强联系和交流的良好愿望。他说，人民政协是我国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也是我国协商议政的政治机构，在对外事务方面，人民政协积极发展同各国议会、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在谈到政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时，李瑞环主席说，人民政协对外交往有着许多特点和优点：政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因其是包括各党派、团体在内的统一战线组织，有较高的权威性，因为政协领导成员中包括党派、团体的领导人，政协的建议和意见一般都受到社会的重视，在民主政治建设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相当的灵活性。因为政协有别于政府职能部门，也有别于执政党机关，具有说官亦官，说民亦民，亦官亦民，非官非民的特点，许多事情办起来比较方便。

海普图拉女士及帕蒂尔议长表示，愿进一步加强与中国政协的交流和联系，为促进政府、议会、民间团体和人民间合作，为两国关系增添活力。

李瑞环主席印度之行，为中国政协与印度联邦院之间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相信双方的合作在今后几年内会取得迅速发展。

